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七一册目次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十卷（二）

〔清〕過珙輯評

清康熙十一年紹聞堂刻本

治安策序　　賈誼

時天下初定制度疏濶匈奴侵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事多所匡建故曰治安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疏平聲此數語先自出其目立通篇之案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厝音措置也此段大論先駁倒時論本末舛逆首尾衡決舛音謂謬也衡同横衡決斷絕也國制搶攘搶不安貌攘亂也叠下此三句即後無數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事非甚有紀胡可爲治紀理也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數上聲此段述所以陳策之意是一篇序也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反味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反轉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一寫樂兵革不動二寫樂民保首領三寫樂匈奴賓服四寫樂四荒鄉風五寫樂百姓素朴六寫樂獄訟衰息七寫樂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八寫樂海內之氣清和咸理九寫樂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十寫樂名譽之美垂於無窮十一寫樂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此總寫樂上十二句結束分作三段

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十二寫樂顧成廟文帝生時所立其制簡朴指顧而成之故名此段歷舉治安之效歆動之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此言爲治者德在祖宗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幸愛也此言爲治者德被天下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此言爲治者德及後世總結上樂與今同一段以陛下之明達此句明許文帝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此句暗自許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具爲治之資素預也至此序已畢下特恐忽之故再高自許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亡同無此段言所陳之策至當不易

過商侯曰本末詳明首尾該貫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特其明目張胆無所忌諱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連篇議論只以如此

若帝士則士亦直言

癃。扶杖而往觀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昔除東地方有司宣吏宣布詔令民雖衰老羸瘦癈疾病者莫不扶杖往而聽之皆謂太平指日可待但恐我病者斯老病將死不及見之願得少緩須臾思見德化之成也斯民望治之心如此此段歷叙文帝之美將以觀其後效

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嚮風 正看迪用四方字見四方在向風之時自當終日思德化之成少副百姓之望 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 言在左右者皆豪傑方正人也今乃與之日日射獵搏殺禽獸以傷帝王之大業使天下之人失其所望臣切爲陛下惜也大業指上功業方就三句說悼傷也 詩曰 大雅蕩之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臣不勝大願 大願成終也 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

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 漢初尚仍秦制以十月爲歲首今欲定制度循于古法須用夏時之二月爲歲首定明堂以祀先王之道以教之以造太學以行養老之典招集儒生修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 此段先帝行養老尊賢之事然後可恣意所爲反復可嘩曲盡其意 古者大臣不媟 媟音屑狎也 故君子不當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惟無時不敬故反不見其敬之容色也見同現顯示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以稱大禮 也齊同齋 道方也稱副也謂宴游射獵之事非大臣方正之士所得與故皆以道自處以節自勵大臣如此凡在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仰副朝廷優待臣下之大體矣稱去聲 如此前能如臣所言則陛下之道尊敬功

不如此六句收拾結果欲文帝尊賢養老求直諫而聞其過也

再申一結

游不失樂三句括盡全篇

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不能如臣前所言則行 日壞而榮日滅矣 正結 尊敬指上養老有典待臣有禮而言可見射獵之事不尊不敬非所以訓行日壞而榮 日滅言因此射獵一事即有從前無窮之盛德必至日就虧壞而榮名亦日以消滅 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 言平素誦詩書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薦舉登于天子之廷正是得志行道之時乃舍其所學而從事射獵將生平所學之事遂致隳壞臣又爲諸臣惜也愍音敏悲也 陛下與諸臣宴游 宴游小游也共之 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 朝廷之事與大臣方正之計之 游不失樂朝不失禮 一朝也不一游也 議不失計 不失乎禮天子禮也陛下烏得不念 軌事之大者也 不失乎議不失乎計也不失乎樂此朝廷之大者也所以致治哉

過高侯曰賈山駭緊不遠是極切當事借秦爲喻是極不切當然人主好諫而惡直比德于堯舜課功于湯武而不知天下已潰又是古今極切當事此言之所以爲至也

論貴粟

鼂錯

錯穎川人尚申商刑名之學為人峭直深刻孝文時錯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先以隋珠夜光之璧設喻後以蟠木根柢設喻後又以孝忠思慮引上文又類伏所謂忽出忽奇

謂荊軻之報燕丹雙劍之興吳漢寳等書事何足爲道乎大王之前此段言所以信讒之人之故因梁王貴盧能待士而及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物有先容則貴士有先容則賢珠與璧雖希世之珍若暗投于路則人疑有光怪異不按劍相視此因無人先告以珠璧之故也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蟠音盤柢音帝輪囷音倫困蟠木根柢蟠曲之木根也因音容蟠木蟠曲之木輪囷高大也離奇盤曲無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爲之先容也。萬乘器天子車輿之屬蓋謂蟠木盤曲之木求人爲拔日先容飾之則萬乘天子車輿之屬以爲之容飾也用而忽爲天子器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怨而不見德。右之人先加雕刻爲之容飾也蛇傷之見大蛇銜明珠以報其德而適足以結怨結怨無人先容雖寳不足之類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若有人爲之先容不但貴者足以立功當世即至賤無用而人爲枯木朽株亦可立功而爲以見士何獨不然意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左右之人爲之先容即先容也雖竭精誠。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士當窮困羸弱之時雖有才之士固不足論即有才如伊尹管仲忠可亞于龍逢比干之輩亦無足結怨亦必襲己之精誠以效之于君是士雖蒙堯舜之道徐先容雖可欲比于伊尹管仲而不見人爲之先容則亦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則人君不見德而祗足結怨枯木朽株之不若也能不悲乎是使布衣之士懷才不展曾枯木朽株之不若也能不悲乎此段言士之見用不見用全在人主之左右之口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範模謂之陶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聖王制御天下亦猶是也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卑亂謂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佞口所不爲卑亂所牽制亦不爲佞口所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中庶子官名荊軻至秦持千金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容于秦王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而匕首見此言信左右之窮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西伯出獵于渭濱見呂尚坐茅而漁載以歸立爲太師此言不狗于左右非因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故言文王之得太公如烏之集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得觀乎昭曠之道也。不遇王之作鳥集謂秦之已至則之王何也以其能越拘攣而馳域外之見而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沈溺也牽引也帷牆之所居言音爲臣妾之所制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受羈縻皂食牛馬槽也言使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周之介士怨世不用抱木而死焦自以爲不留之耳富貴者不爲此故也此言守道之士不能由左右進用人不當聽左右之言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謂人有盛飾而入朝者必貴行義者自矢以不敢以私汙之況有名號者必貴乎義不汙其名號者底礪其名號之士若磨礪于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里名勝母曾子以爲不順故不入邑號朝歌墨子以爲不時故回車

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辭純乎孔孟從然

人主究心治道於此深哉

書曰茂哉茂哉者彊勉之謂也（此引證以足前意 遺者勉力不息之謂）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由從也 適往也 謂此道理由之則治 不由之則亂 乃是人君所由以到那治處的路頭）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道是總名 是虛位 故仁義禮樂可實見諸行事者 皆為行道之具）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自古聖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 傳及子孫 故雖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 至數百歲 如夏家四百 商家六百 周家八百 皆是禮樂教化之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中上意 樂）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王者當治之初 一代之樂未作 則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 為教化漸陶薰染以深入乎民心 及夫教化既行 風俗移易 即以美善之治奏之于樂 其音正大和平 合乎雅頌矣）

（雅頌之樂成 亦何自成哉 然則教化之情不得而 此又二句以足上意）故王者功成作樂（王者治定功成而樂作 所以樂其德也）樂其德也（樂以發揮其美德者也 下樂字音洛）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以樂發揮 可以變化風俗）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此五句見樂之無日不在人心）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此二句見樂不隨時代為盛衰）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虞舜去今已遠 而韶樂尚存 此一段言樂則韶武之意）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總前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句）是以政日以仆滅也（仆音富 仆滅猶[illegible]）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前代享國長久 入幽厲 周傳至幽王厲王 周道遂衰 其實道未嘗亡 只是幽厲之肆行暴虐 不肯率由先王之道耳 此見正與所由適道之意相反）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宣王奮發有為 興其廢滯 補其敝壞 以昭明文武之功業 則周家治道遂復振興復古）詩人美之而作（詩人因其功德 美而作詩以頌之）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如仲山甫之徒 此皆夙夜不怠 力行善政之效）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此引孔子之言 明人能行道 則道因人弘 非道之能弘人 所由道不由道 全在于人）故治亂廢興作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illegible]）

（繼絕全在于天）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若不由道 便失治天下之統 此段贈承天人之意以對 制作樂一段）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此受命之符也（此正天人相與之際）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以見天人合）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武王伐紂至孟津 渡黃河 忽有白魚跳入舟中 魚者鱗介之物 有甲兵之象 白者商家所尚之色 乃武王勝紂之兆也 既渡河 又有火光自天而下 落在武王所居屋上 化而為烏 烏有孝名 乃武王善繼文王之緒 而以火德王天下之兆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周公觀火烏之瑞 乃曰復哉復哉 復報也 言周有盛德 故天復報此瑞也 此言符瑞之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不[illegible]）

謂是主意 一一疏要白

受命之符 前後言之 爲意旦不凡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此篇指武帝任用酷吏，故勸其尚德緩刑，宜求其端于天意。）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為政者不欲民為惡，則當素教之；苟不教而遂殺其民，則謂之殘酷不仁。）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以上舉天之任德不任刑，以人君不任教化為非。）

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借孔子以今陛下……）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

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此太學庠序中又設師儒之官……[illegible]）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illegible]……）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既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illegible]……）至周之末世，大為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此下又借秦始皇為戒）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秦始皇十一年，二世三年，共十四年……[illegible]）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心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illegible]……）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illegible]……）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illegible]……）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illegible]……）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illegible]……）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illegible]……）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illegible]……）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武帝讀相如子虛賦，悅之，以為郎。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守又多為徵發轉漕萬餘人，用軍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諭告巴蜀民以見本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刻此處者性[illegible]被

者也。賞罰不足以懲人所以辱顏漢朝而心不慚恨于降胡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孤恩亦負也陵無功以報漢固爲孤恩漢戮陵母亦爲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忠于事君雖無慷慨激烈之行者亦不肯愛死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陵使今日能安于死節以報漢而不孤恩漢亦未必能眷念于陵而不負德也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名不成而歸國不如其死于此安能出受吏議以蹈不測之罪願子卿勿再望陵歸漢也刀筆之吏治獄之官文墨如招詳案卷之類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我意已決再有何說相去萬里，人絕路殊。人路既殊又并不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永不復見幸謝故人，勉事聖君。故人指大將霍光君光與上官桀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武在匈奴時娶胡婦生子名通國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倘因南風北向寄書以慰我羈身絕域之人是所望也李陵頓首。

過商侯曰悲壯大有英雄失路無可奈何光景讀項羽記頓令人氣盡讀蘇武書頓令人氣伸昔人擬其辭作必天下更有李陵之遇者始寫得李陵心事出然天下若更有李陵之遇又當別寫一李陵心事何必借題爲美談哉真作無疑

建議妙在救時此書發于武帝繁訟之終宣帝繼統之始所裨不小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無知弒襄公桓公公子糾自立而興霸業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妃驪姬欲立其子奚齊獻世子申生殺之卒立其子奚齊後里克弒奚齊及其弟卓子惠公立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殺懷公自立而霸諸侯伯同霸近世趙王不終，趙王如意爲呂后所害諸呂作亂，呂產呂祿作亂被誅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言推己之心以天下也是以囹圄空虛，囹圄獄也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即世崩也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援引也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大將軍謂霍光股肱漢室，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亡義謂昌邑王立有德，有德謂宣帝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

無取國君含詬

之忠

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亾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褒字子淵蜀人王襄為益州刺史以褒所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奏於宣帝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作是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

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

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此言賢者遇不遇知

後成湯知其賢舉以爲相太公困於鼓刀。鼓刀是屠割其刀太公曾爲屠户殺牲口後文王載與俱歸尊爲師尚父百里自鬻。鬻賣也百里奚貧時曾自賣于人爲牧牛者後秦穆公舉以爲相甯戚飯牛。甯戚貧時曾爲車戶自車下飯牛叩牛角而歌齊桓公聞之任以國政離此患也。皆遭罹此不遇之患以上言賢者屈于不知己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則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及其遭遇明君凡運籌畫策即合上意諫諍過失即見聽納進退左右則得用其忠居位任職則得行其術君臣一心如此關猶用也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卑辱汙也奧幽也渫音洩狎也蔬粗飯蹻音橋草履膏肉之肥粱食之精者此二句言去卑而榮自賤而貴如伊尹居阿衡之任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之相秦國甯戚之任齊政是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及至功成名遂朝廷剖符爵以封之錫茅土以榮之子以光前而裕後爲士者所資而說者之道可不謂榮乎

此段引易詩以見賢聖之不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蟋蟀蜉蝣二蟲名謂有聖君自有賢臣其感召之理蓋虎嘯而風聲自然龍興而雲氣自上然猶蟋蟀必待秋而鳴蜉蝣必待陰而出此非上有所感而下自有以應之乎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易經乾卦之辭言人君以聖德而居尊位正如飛龍在天上爲臣者遇此時便當利見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皇美也詩大雅文王篇言美哉此衆多之賢士皆生于周文王之國中由此觀之可見世道將平主上明聖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俊乂之士感時君之聖將不求而自至矣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

此段復以虞夏三代君臣相得爲證見聖君賢臣相得之樂

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善鼓琴者遞鍾琴名逢門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烏號弓名言元首股肱合爲一體精神意氣聚會于一君得臣而益見其聖臣得君而益見其賢其相得之樂以善鼓琴之伯牙而操遞鍾之古琴以善射之逢蒙而彎烏號之良弓得心應手者意乎合猶未足以喻之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聖主之功業不能獨成必須賢臣而後弘大俊士之善行不能自見必須明主而後顯揚上下俱欲。驩然交欣。上欲下以弘功下欲上以顯德相得益彰豈不驩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遭遇如此誠千載而一時有論說致生精兵乎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翼一作□沛一作□又作□譬如鴻鳥之毛得遇順風其飛甚遠高大魚在淵深之水其游甚遠其得意如此。

賢主得賢臣則能合于天下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何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言其化之被者遠近無所不及遐夷貢獻萬祥畢臻之驗也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言天下之賢臣爲天下之耳目天下之所及不必而已而天下之所不及不必而已故聖主不必窺望傾耳而自明聰也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其恩德之所及與祥風和氣而俱偕矣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君之道不過欲今太平而已太平是責也塞今已優游是望也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言君之所以爲天地之道者乎如天地之自然而虛無爲此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言人君能法天地自然之道而無爲則休嘉之徵應將不期而至而人君之壽考亦于是乎無疆矣垂衣拱手長享太平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世家者紀諸侯之世系也以其子孫皆有國土故曰世家孔子非諸侯而亦稱世家者以聖人為教化之宗又代有賢哲故列孔子於世家

讀其書而向往　觀其物而向往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瞻望也景大也行路也景行之行云聲言彼山之高也則可以仰而陟之矣行之景也則可以行而至之矣）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謂高山尚可仰景行尚可行雖夫子高深難量莫可企及然嚮往之誠未嘗一日去諸懷者）余讀孔氏書（余因心之嚮往而依讀其書覺道德仁義竟寓于天壤間因而想見孔子之為人）想見其為人。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又至魯拜觀孔子之廟堂遺風猶在見其車服有神聖之容禮器存雍和之色復見諸生考禮于其家）

（猶時時習禮于其家直令予低徊不能遽去云）（又信他人……）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君王以位賢人以德皆不過榮于一時及其沒也則泯泯無聞）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若孔子不過一布衣未嘗為君王也自其沒以至于今相傳已十餘世無論道德崇奉不衰而斯文一脈凡為學者皆宗之不止當時之榮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折衷者折其衷而取中也上自天子王侯下逮中國凡習六藝者皆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聖至不能贊一詞但約略想其夫子之所以為至聖者）

（此贊只從讚嘆想望處着筆總無一語實贊而敬仰無窮之意已見 孔子一家而孔子之尊已極矣人多以項羽本紀為非世家之例不知孔子以土而世其家以德而世其家也）

秦楚之際月表　司馬遷

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令按秦楚之際撥亂繼遭逆殺人促故以月記事表明也表錄其事而見之謂事徽而不昔顯表明也故言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際謂秦既失政漢未嗣統群雄各自稱王之時也陳涉與吳廣領丁夫至大澤鄉期當斬因以叛秦謂秦楚之時擾亂紛爭天下未定太史公因讀史而至其際曰秦并天下自以為有萬世之安也陳涉始發難）虐戾滅秦自項氏（項羽虐戾為屠咸陽燒秦宮室阿房以滅秦此號令一嬗也）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自高帝起兵誅暴秦其撥亂者撥之使定暴者誅之使平因以平定海內卒踐天子之位以立漢家不拔之基此號令又一嬗也）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嬗音禪三嬗陳涉項羽漢高五年成帝業）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亟速也此段言陳項劉三人受命之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謂舜禹之興其德洽百姓出政曰攝考驗也）（湯武伐秦）（虞夏之興其積善功莫大于虞舜功以累而後成功以累而後立且歷年數十以至恩德洽于百姓然猶未敢遽立也使之攝事而事治以驗之又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以驗其人歸天與然後使之試之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言虞夏受命之難此段言湯武之王契湯之祖后稷武王之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此句單指武王以見湯耳）其後乃放弒（謂再觀之湯武亦不遽王由祖宗累世之德至武王觀也二此）

平準書

司馬遷

漢武帝朝桑弘羊領大司農書管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師故命爲平準

國家無事四字是敘富之本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自漢文景至武帝初年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先紀當時極盛景象下分析之民則人給家足民間殷富都鄙廩庾皆滿官倉粟多倉有屋曰廩倉之小者曰庾庾音臾而府庫餘貨財官帑錢多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累上聲積也巨萬今萬萬也貫朽謂積貯已久錢索朽壞不可計筭校計也此言錢之盛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陳舊粟也相因積積年久也積音恣言積粟太多倉中不能容受甚或堆積露天以至腐爛敗壞多不可食此言粟之盛衆庶街巷有

以上敘七十年間風俗因富而盛

馬阡陌之間乘羣而成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牝音頻字乳也牝即雌也字牝孳乳之母馬也言國家有征伐會同之事皆乘父馬若有乘字牝者輒擯斥而不用此言馬之盛阡陌田間道路也守閭閻者食粱肉二十五家爲閭里門曰閭守閭閻者即今所謂里長也粱粟之美者爲吏者長子孫爲胥吏者久于其職至于子孫長大其法猶不輕改長上聲居官者以爲姓號時無事職不遠遷如司馬氏司空氏之類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絀同黜猶除去也謂自愛之人不敢輕易犯法故所行之事先求合乎仁義理之當然偶有恥辱必除去之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網法也役財驕溢或至兼并溢滿也時因禁網疏闊人皆役役于財貨驕橫自滿弱肉強食勢不至吞併不止此單就居官者言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富豪無官位者以威勢武斷鄉之曲直武強也宗室有土

此段敘武帝初年風俗因富而衰　此下四節皆外事而兵而勞民費財給足之民從此爲先論之財從此耗物盛而衰之驗也

乖介民地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謂室廬輿服擬于天子竟不以職分爲限有乖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時國家無事財粟無所用人視之自然不甚惜所以有此驕溢兼併舉動耗費凡物不能有盛無衰此固其發盛而衰者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今福建台州永甌是也來同係事兩越南越及閩越也南越今廣州南海閩越今福州建安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初嚴助朱買臣平定南越東甌以閩地險阻一反覆乃遷徙其民于江淮之間此謂一處有事則一處耗財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罷謂疲于應役也此謂兩處有事則兩處耗財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彭吳賈領兵之將朝鮮外國名用兵始開其道而滅之更置其地爲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此謂

三處有事則三處耗財及王恢設謀馬邑恢誘匈奴入朝伏兵馬邑俟之匈奴覺驚走還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此謂天下有事則天下無處不耗財行者齎居者送行謂兵發在途者居謂戍守在邊者齎音摘揣裹擩而行送謂輓粟而餉也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抏音玩消耗之名巧法巧詐避法也這百姓貧弊故行巧避之法財賂衰耗而不贍贍足也財耗而事久不可息不得不思生財之法如下文所云入物者補官賣爵出貨者除罪賣法選舉陵遲廉恥相冒干祿者多不得不停選舉而人鮮賣行此賣爵流弊武力進用法嚴令具犯法許衆不得不用武從而治加嚴酷此賣法流弊興利之臣自此始也謂桑弘羊孔僅之屬賣爵賣法俱有流弊而用復不足故又別圖興利之策

遊俠曰武帝勞民費財，不留一字斥言。然揚厲其盛處，字字皆有不滿之意。師明言物盛而衰，亦只說得一半，並未暢所欲吐。末云興利之臣自此始也，語氣極冷極嚴。

此一起言不受有[illegible]

伯夷列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六藝不載，則不足取信可知）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言經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四十二篇，是詩書有缺亡也。然尚書有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尚可知）堯將遜位，讓於虞舜，（循堯避讓也）舜禹之間，岳牧咸薦，（岳謂四岳，牧謂九牧，皆官名，薦舉也）乃試之於位，（一見其難）典職數十年，（謂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此虞夏之文可以考信者，見堯讓舜之難如此，以明讓天下於許由之妄）而說者曰：（諸子雜記）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之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此見說者之易如此）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一又不止許由）此何以稱焉？（卞隨、務光，殷湯讓以天下，並不受而逃。然經史所稱能讓者，惟堯舜，不及許由、隨、光。今以堯舜讓位之難觀之，則許由、隨、光其人或出于寓言，未必實有其人，故不稱說之也）太史公曰：（自史遷）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自言曾登箕山上見許由冢，又疑許由實有其人作[illegible]）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言聞莊周之說也。許由洗耳于潁水，卞隨自投于桐水，務光負石自沉）

眞知己

此見鮑知然知者絕少

[illegible]

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潁水名今鳳陽府有潁上縣）少時。嘗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卽後同賈南陽分財利多自取事）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不以負得爲言）（以上六句是綱）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卽齊桓公小白名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使魯殺公子糾故管仲請囚鮑叔謂桓公曰君將治齊則高傒與叔牙足矣若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從之遂以爲相）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管仲相齊治以九惠之政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齊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九作糾聚集也匡正也）（結句）（自東遷夷狄亂華管仲之相桓公也霸諸侯尊周室攘夷狄天下之亂于是爲之一正此段以任政之謀驗其賢）

管仲曰。（卽以仲言作叙事）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賈音古居貨曰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窮困時與鮑叔同賈南陽分財利每多自取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家之貧也受知一）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爲字去聲鮑叔有事吾嘗爲之）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謀事每多差誤鮑叔不以我爲愚亦知我之有利不利也受知二）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逐也三仕三見黜逐其無德能可見矣鮑叔不以爲不肖知我時命之不遇非敢不遭時也受知三）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性良友能知孝子

此意雖與他人言性良友深知之

感知己之言

鮑叔眞足之言

此段歷[illegible]管仲政[illegible]

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戰敗而走鮑叔不以我爲畏怯知我有老母在堂不忍死也受知四）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吾與召忽同奉公子糾會後魯殺子糾召忽死之吾愧不能死而請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是知我不以不死小節爲羞而恥功名之未著於天下也受知五〇五受知皆以在世人目之爲貪爲愚爲怯爲不肖爲無恥處獨具慧眼以不害其爲賢方是知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知人已無二故拙父母仲以舉世無二件說不但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其相成也此鮑叔止此仲言）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鮑叔以進賢之功其所食祿邑傳至于十餘世猶不絕其祿至列身朝廷爲名大夫者亦往往多有進賢之食報如此）天下不多管仲之賢。

而多鮑叔能知人也。（賢非知無由用故知人者之難得尤甚于賢看鮑叔後世食福誠非管仲可及此段叙管仲得進之由歸重鮑叔之知人）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廉恥爲四維）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少姬蔡女嫁于齊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包茅所以縮酒）桓公實北伐山戎。而管仲

警句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盟，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節儉四字是晏子定評亦是晏子一生本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以上總叙晏子大賢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

千古交情盡頭語

晏子於

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

御者一段是襯晏子爲賢[illegible]

晏子之怪 怨乎日熟 見甚自得 形狀故耳

即論游軼 一事可見

六尺高位重祿自相齊國匡君濟民名顯諸侯卽今者之出蹴然不安儼若有思妾觀其意念深矣雖無大貴之見常若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六尺八尺州照應）乃爲人僕御（見役于人虛有其表）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若吾子身長八尺不啻過于晏子乃不能自立而爲人之僕出而御車誠可羞也然觀子之意氣不如自媿反昂然自得妾何所仰望乎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其夫深自愧悔痛加）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抑損晏子怪其異于昔日因而問之遂以實對晏子賢其進德足當大任薦諸公朝以爲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所著書）及晏子春秋（晏子所著書）詳哉其言之也。（先贊書）既見其著書（有此句方見傳當略）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將○書○撇）軼事（軼事往事也吾思著書易行事難既見其所著之書因欲觀其所行之事故論次其傳至于其書亦宜入傳因世多有之是以不論但論其遺軼之事世不多聞見者）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傳中所未述）（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子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後出義在則勇往爲之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說音稅）（至于立朝強力以諫不苟其說雖至犯君之顏而不避由此觀之其思之所存豈非所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令平聲爲去聲惜乎晏子死矣假令晏子而在雖爲晏子執鞭亦所忻慕然而不可得也故次其傳而歎息不能置云）

過商侯曰兩人霸功之迹傳在人口畧不寫及只將軼事點綴寫一番冷處著筆此文章人棄我取之法也○管仲傳首叙其之出處次言受鮑叔之知次言任政相齊事凡三段縱横自得真神化之筆○晏子傳獨取解左驂薦御者之事蓋太史公爲李陵故幽于縲絏家貧不能贖罪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其人故寄慨于晏子耳就解驂薦御二事是一輕一重一賓一主至于贊中執鞭乃是借他人題目發自己感慨不然僕御之婦且羞其夫爲晏子御反豈堂堂一太史反忻慕執鞭耶正妙在借御婦作一反形以發其激切仰望之詞耳讀者不察便謂太史傳晏子特特表此二事是豈作者本意哉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景昭三姓皆楚之同族，如屈平、景監、昭滑、景差是也。楚王授屈為鄂，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左徒，官名，即左右拾遺之官。）博聞彊志，（寫其學問。）明於治亂，（寫其經濟。）嫻於辭令。（寫其文章。嫻音閑。此三句寫屈原本領。）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是明於治亂處。）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是嫻于辭令處。二句寫屈原作用。）王甚任之。（此句寫屈原知遇，為下爭寵之由。）上官大夫與之同列，（上官，姓。上字伏下寵字，與下對看。）爭寵而心害其能。（同列故爭寵，字甚深，其圖之已久，必思害其能，待時而發也。）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屬音囑，藁音稿，謂方創制憲法也。令之本尚未改正。）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奪為爭寵計。）屈平不與，（以未定故，當留改削。此句難端便作于此。）因讒之曰：（讒，譖也；讒，毀也。）「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伐，誇也。切中庸君之忌。）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以奪而不與，誣其居功自伐，且謂每令如此非我莫能為等語，正所以害其能也。此所以懷王之怒且疏。從來庸主出以示明聖，一關臣下居功，未有不犯所忌。此寫屈原廢棄之由。）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就王言。）讒諂之蔽明也，（就上官言。）邪曲之害公也，（就上官行事言。）方正之不容也，（就己見疏言之。）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憂愁自悲，幽思暗地思君。離騷一副自悲思君總之，因憂國熱腸，故獨言之。此釋離騷字義。）離騷者，猶離憂也。（離，罹同。）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慘，毒也。怛音妲，痛也。天與父母至尊親人所必至也。離騷中如皇考伯庸之類，至窮而無可如何，未嘗不呼，此情所必至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知以事其君，讒人間之，（間，去聲。）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信字忠字承正道直行句。疑句指懷王，謗句指上官。）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怨即憂愁幽思之意，非怨懟也。以上寫離騷出于情之作。）國風好色而不淫，（好，去聲。指二南。）小雅怨誹而不亂，（指節南山以下。）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好色如離騷經所云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之類，皆比語，非實事。怨誹如云九死未悔，何傷等語。仁臣云者，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設借用之。）

上稱帝嚳，（離騷經云：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帝嚳，高辛也。言我得賢人如鳳凰，以諭諸國賢君，又恐帝嚳先我而得之。）下道齊桓，（離騷經云：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甯戚，衛人，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以為相也。）中述湯武，（離騷經云：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言湯禹周武皆儼敬論道，莫有差殊，故得永年。此三句論議道德，志本無有。）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治指三后。云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以三后言三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眾芳喻群賢也。重華，舜也。經云：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沅湘，江水名，在江南，故云南征，言己行聖道不容于時，將濟江就舜以陳之也。亂指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謂禹樂，九州之物產也。九辯與九歌，舜禹之樂，夏康娛以自縱。）

啟乃祐啟之啟言禹以此啟後而尚有太康之娛樂自縱卒以失國又云羿淫遊以佚佃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
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封狐大狐也羿因夏衰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于內
施賂于外樹之詐匿而事其權勢羿佃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貪失致自即滅亡故
云鮮終又云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言夏桀背天道卒為湯所滅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為無
道殺比干醢梅伯殷亂逆不長此因句還是明治騷本罔其文約其辭微文字也計離驗經之字本
是無多辭語也讀離騷經之詞皆隱而不露此二句還是切辭今本顏其志潔其行廉廉有分辭
之意志與行俱從文辭中看出行去聲下同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文不害其為約舉
類邇而見義遠辭所以謂之撥其志潔故其稱物芳經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又樹蕙之百畝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蘭蕙椒桂皆草木中之最香音以喻賢能輔君以致治也其

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經云如宗國不可去故寧從彭咸之所居彭咸殷之賢大夫諫其君
不聽自投水而死濯淖汙泥之中淖音鬧濁也蟬蛻於濁穢蛻音稅謂如蟬之蛻
殼也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
埃音哀即塵也皭音爵淨也泥同涅滓同淄總言其潔在塵俗能超出塵俗之表清白不染之意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志字根其志潔切措之于身則為行宣之于口則為文辭總謂志中
微出故畢表其志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亦無不可以上寫離騷之盡善屈平既絀此初寫屈
平不遇為從汨羅死地絀音黜廢棄也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
之秦惠王惡齊楚合從且有婚姻之好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佯偽
也張儀本秦相偽為不合而去秦國以極厚幣帛賂楚王左右王聽左右之言遂得委質事楚王質音致所執以

見君者如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是也曰秦甚憎齊憎惡也齊與楚從親秦齊與楚
從親不得遂志于齊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謂欲割地與楚
令楚與齊絕也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懷王貪其地果與齊絕貪字是斷法遂絕
齊句伏下齊不救楚使使如秦受地遣使往秦領受商於之地下使字去聲張儀詐之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張儀事楚不過為楚絕齊詐楚既絕齊張儀遂復歸
相秦昔人譏楚懷王詩云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來語甚婉轉楚使怒去歸告懷
王使去聲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
淅丹淅二水名謂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也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屈姓匄名匄音蓋
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將去聲遂取楚之漢中地不得秦地反失楚地

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藍田縣名屬陝西西安府魏
聞之襲楚至鄧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
救楚應上絕齊楚大困以上非外敵于張儀之策以屈平既絀不得諫故也明年秦割漢
中地與楚以和即割楚地以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
甘心焉甘心謂必得之而志願始遂也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楚方怨怒欲殺張儀而儀乃敢請往以有靳尚鄭袖在也如楚又因厚
幣用事者臣靳尚即上官大夫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
詭辯設巧言辨白也張儀預先算定此著故敢慨然而往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詳張儀始終事為屈原諫楚懷王張本竟字復字下筆有法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

云屈平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君嘗見祭甚善但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以楝葉塞上以五色絲縛之此物蛟龍所畏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天問招魂哀郢俱離騷篇名悲其志。悲其志者猶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而不見察也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所自沉淵即汨羅江謂之地而生哀慕之心固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賈誼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二語似以爲不必死故怪屈原之自取讀鵩鳥賦。鵩音伏鴞鳥似雞不祥之鳥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鵩鳥入室主人當死賈生所爲作賦也再讀其賦言同生死輕去就具有曠識又不必執當去不當去之說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屈原傳七　元　紹聞堂

發憤也

過商侯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怨字道得著。舜于田而號泣。孝非怨不成。原澤畔而行吟。忠非怨不摯。文亦惓惓懇懇。得怨字之意

見滑稽亦本六藝來此即太史公之深旨

看他六藝下竟添一語甚

喜隱二字便伏中二段

欲叙威王之好酒先以淫樂提宗

淳于髡爲三段看

中可以解紛之旨

滑稽列傳　淳于髡

司馬遷

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異同也崔浩云滑稽流酒器若滿已之類是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以比人之言語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云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言六藝之文雖異其於治天下之道一也禮以節人。恐其流樂以發和。恐其偏書以道事。先王之政事在焉詩以達意。人心之鬱結易以神化。吉凶悔吝生乎動春秋以道義。撥亂反正亂臣賊子知所懼易春秋六藝之道足以治天下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所謂天道恢弘不盡六藝一途即如滑稽者流所談之言微中亦足以解其紛亂此二語爲滑稽要領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髡音坤淳于姓髡名贅壻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謂之贅贅壻音最長不滿七尺。身材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雖不出衆然滑稽多口辯是以屢奉使命應對諸侯自能隨機應變未嘗以詞之或屈而受辱數音朔屢也使去聲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滑稽傳一　三十　紹聞堂

齊威王之時。喜隱。此段是總冒喜隱謂自恃其明智好爲隱語不欲人攻己也好爲淫樂長夜之飲。長夜自暮達旦也此沈湎不治。沈音沉湎音沔沈湎沒溺於酒也不治無休時也委政卿大夫。委付托也謂將國家政事一委之于卿大夫百官荒亂。百官效其淫樂之所爲相率而爲荒怠逸樂以致諸侯並侵削其地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以隱說便是投其所好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喻威王在位三年不蜚又不鳴。喻已久怠忽荒政蜚音飛致一無所爲蜚同飛王知此鳥何也。不蜚不鳴都是何意王曰。此鳥不飛則已。

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

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

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

於秦亡歸燕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暴怨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與之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

叙匕首纔微惜其虛發

寫荊軻先寫其客惜

寫秦舞陽先寫其敗皆各義法也

是激字義[illegible]荊大下上[illegible]未得與[illegible]死有所不[illegible]

音灘上聲肉袒也搤同扼捉持也搤音宛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齒謂齒相磨切也腐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乃今得聞教計有所出矣乃今二字雖甚[illegible]乃遂自刎刎音吻[illegible]憤此刎也此何等物件特贈如此直截與於期亦信得荊軻是節俠子太子聞之馳往哭極哀[illegible]既已無可奈何一句開旋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樊於期既自死其首恰用得着太子落得盡力哀哭以表其始終愛客之誠玩既已無可奈何六字非惜其不能生乃惜首入函故着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匕首短刀也匕音比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音翠染也謂以毒藥染匕首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濡縷言以匕首試人血出乃僅如一絲縷極少便立死乃爲裝遣荊卿爲裝治行裝也謂將匕首入督亢圖內以匣貯之令荊軻持往燕國有勇士

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已知舞陽不足副也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既有爲荊軻者又欲待人與俱其日中全不見有舞陽可知余無與荊卿客必燕市狗屠狗屠不著姓名此日不來必恥爲用也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疑得無理覷荊卿爲何如人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以舞陽先行荊軻不得不行荊軻之意此激荊卿也荊軻怒叱太子叱當得怒叱尺憤也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豎音樹童僕未冠者豎子指舞陽爲也謂舞陽令日此去必不得復反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謂吾所以遲遲不去者欲待客來同往以成事也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荊軻既欲待客同往高漸離從此亦與荊軻之情值不[illegible]人荊者所爲用也

讀此一段令人神動色飛

前寫得太淋漓慷慨此處寫得從容委蛇另是一種筆墨

明知事未必成不得不發亦由光所云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意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恐軻不出死力臨行使人着喪服送之以堅其意盡微有[illegible]色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謂餞行上道也昔黃帝子名纍祖好遠遊死于道後以爲行神凡遠行者祭之高漸離擊筑看他又叙出一人爲後文伏案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徵音旨徵音淒越變徵爲羽其聲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兮音奚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還讀旋復爲羽聲忼慨壯其聲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擊上文既云取道則在道上且行且歌也故再加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瞋音春上聲目怒貌軻以壯世界無知己故其聲悲復忿己畢竟有以自見故其聲壯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徑去不與送行者作別還是與高漸離飲燕市傍若無人行徑且這些人原不在荊軻眼中也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中庶子官名厚遺即厚贈之意嘉爲先言於秦王曰代人作詞命語又見一調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謂燕畏秦之威不敢出師以與秦之軍吏抗怖音布恐懼也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不必金千斤邑萬家而樊於期之頭得矣況又贈以督亢之地耶函封爲圖地下發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蒙嘉代作辭令語語動聽銷算千金厚遺寵臣役倆如此下使字去聲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九賓是國必立九卿九官外國之賓至則設

左右手二句應前

（九賓以陪之尊崇之義也看他大鋪張體面九賓公侯伯子男公孤卿大夫也使去聲）荊軻奉樊於期頭函。（函封）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匣分出）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往昔之勇安在）羣臣怪之。（果非吾客幾露出破綻此二句一以表荊軻前此待客有因一以表舞陽後此未嘗上殿）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音習懼也此先釋羣臣所怪）願大王少假借之。（假借謂不使迫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使得畢使於前。（時七首在此圖匣內舞陽所執軻恐秦王竟與舞陽所施其刼刺故為此詐欲代舞陽持圖上殿下使字去聲）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句）圖窮而七首見。（看圖畢七首不覺現露出來見音現）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七首揕之。（荊軻一手把秦王之袖一手將七首揕之）未至身。（謂七首未着身）秦王驚。自引而起。（句）袖絕。（因為急走之故袖絕）（句）拔劍。（句）劍長。（句）操其室。（室劍鞘也）時惶急。（句）劍堅。（句）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此又夾敘羣臣）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

前笑而謝此笑而罵描盡荊卿身分

是被荊軻趕着回頭急。是時侍醫夏無且。（且音苴）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藥囊謂貯藥之囊提音抵謂抵住荊軻使不得向前逐也看他百忙中敘出無且上）秦王方環柱走。（再敘一筆前環柱走）卒惶急。（句）不知所為。左右曰。王負劍。（句）王負劍。（劍長且堅以推在背後則便於拔）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人已成廢不復可用）乃引其七首以擿秦王。（擿即擲字）不中。（句）中桐柱。秦王復擊軻。（句）軻被八創。（劍傷也創平聲）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此笑與前顧笑舞陽而笑其從容嘆惋）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生劫之謂欲如曹沫之劫齊桓公約契謂以所反之地書之于契以為約信此自笑自罵之詞）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鎰二十四兩也）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北直謂之燕都薊音冀今順天府薊州是也）燕王喜太子丹等。（燕王名喜）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

發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離為附傳也。前叠着魯句踐雙起，偏放過蓋聶，而以魯句踐單收，是文家避呆板處。過商侯曰：予于荊軻之刺秦王有三恨焉：待所善客與俱，以激于太子，決計遂發，所僅與舞陽共事，一也；方把袖時，又不肯以試人濡縷之鋒使之立死，必欲效曹沫生劫齊桓故事，反為所擊，二也；引七首擲秦王，不中，中柱，疑其劍術未善，誠有如蓋聶、魯句踐所譏，三也。然軻事雖不成，把一箇七尺軀，做出驚天動地大買賣來，照耀千古，讀之至今凜凜有生氣，安可以成敗論英雄哉。

酷吏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太史公憤酷吏慘刻嚴刑因為作傳而此篇則列傳之序也於是先引孔子老氏之言立案而以己意斷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引孔子之言一證〕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再觀老氏雖非孔子之倫其所稱亦有足述者老氏之言曰德治天地之上者不自見其德因循自然養人性命而其德和氣流行民德全是以有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之下者就就不敢失墜自守不則有德可見有名可稱然不道及身而止是以無德也〕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者所謂法令所以禁暴止邪不知法令既煩而盜賊反起矣老氏之論如此引證二〕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總斷二語引證語〕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此二句是全篇綱〕

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昔秦時也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此發網密之禍如此〕當是之時。〔謂秦時也〕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惡平聲勝平聲〕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謂此時而言道德足以化民鮮不以為不勝其任而有溺職之罪矣引孔老句證猶人任愉快原〕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雜引孔老語作一句看〕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道德經之言〕非虛言也。〔若今觀酷吏之所為誠有如是者其言信不虛也此又總斷孔老語應前以見秦用酷吏之事〕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觚孤音稜也圜同圓斲音卓削去也雕刻也吞舟之魚喻大姦惡人也言漢高反秦之政約法三章去嚴法崇寬簡是猶破稜角之物而為圜去雕琢之飾而反樸蹤吞舟之大魚寧使之漏網焉此三句言其極疏略民〕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烝烝盛也謂官不必巧避法律此二句謂寧漏大姦而民不姦〕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言在漢之寬然後至於無姦道德必不在酷吏〕

〔作過一篇俠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使酷吏一篇精神至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其勢不得不明嚴簡是反其一句而收出道德耳語不多而意盡焉指不孔氏家法玩閱識其先黃老而後六經者不之談信〕

貨殖中有大道理大作用

貨殖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因李陵獲罪自傷家貧不足自贖故感憤而作貨殖傳通篇非非於富國富家得勢失勢之言似不能無歎慕者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序並稱千古之絕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兒當亂世雞犬不寧此謂其聲相聞者一以見相去不遠一以見太平之極也民各甘其食力田取之美其服樹桑得之安其俗各安其土俗之所宜樂其業各守其本分之所業至老死不相往來以其無情欲故終其身可以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此即指上文所云輓同挽塗粉飾也言必用此澆樸之風以挽回近世塗民之習俗吾恐當今之世亦幾乎無此等美行矣此太史公將伸已說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以見其必不能然行去聲身之所行謂之行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好去聲口欲極芻豢之味草食曰芻穀食曰豢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謂詩書所載虞夏以來之事使無此等風俗勢能謂勢所能至之榮多此一句妙見人之欲富者皆由此念樂音洛使俗之漸民久矣謂民之漸染此俗亦已久矣漸音箋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眇音妙謂雖告以微妙之論漸染已久終難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此是因之利導之未說富字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謂賤極則人棄之使可徵將來之必貴貴極則人爭取之使可徵將來之必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以物之貴賤預料但使民交相勸勉勤於日夜之休息則所出自多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一旦國家有急則人物歸自不用發徵期會矣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此皆合於道而自然之效驗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虞人取山林之材利者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辟音闢開闢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從事本計者多則足以阜財求而人登饒裕從事本計者少則不足以阜財求而人憂匱乏饒充足也鮮少也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智巧者可以致富愚拙者足以致貧此使富自傷家貧意

自古第一貨殖人

故太公望封於營丘營丘齊地地潟鹵潟音昔鹵音魯潟鹵地可煮為鹽者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繦錢串也輻車輪中木之直指者謂人物之多如錢串之相連車輻之湊轂也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之輕重也九府周禮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三歸臺名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二句出管子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

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此太史公自傷家貧非富人莫能仁義也）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若至一朝失勢則無來趨矣）以而不樂夷狄益甚（以當作已謂趨炎附勢之徒見此光景憤焉不樂反眼若不相識惡薄之狀此夷狄為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富則可以善終以其能自愛其身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熙熙和樂貌）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壤壤同攘攘）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千乘數何時府庫虛乏責及侯王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慨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

（通篇只是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一句註感上半不言貧富下半連用數個富字打醒全篇意旨可見）

是節借韓子口中將儒抑游俠　史公只為下高游俠無人援救故發憤而游俠借題馬世俗言之皆錯　非意以季次靠有何　功業而有志之不倦合游俠所以行達之者而不見稍何如

游俠傳序

司馬遷

（游俠者以布衣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謂之游俠太史公為之作傳而先列總序於前）

韓子曰（韓即韓非）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儒俠）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儒之總名謂當世之儒春秋國史之總名）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公晳哀字季次原憲字子思皆孔子弟子）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段言不得志之儒也）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二段皆是借儒作引說入游俠）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行去聲）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二語俠士本領）蓋亦有足多者焉（言游俠雖不軌於義然觀其一立身二濟人亦有足取）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棘津即渭濱）夷吾桎梏（在手曰桎在足曰梏）百里飯牛（飯音反飯牛謂牧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菜色饑之色）此皆學士

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於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沒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

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而輕儒也只爲綴紀人所時有胸中自有感觸耳故讀伯夷晏嬰游俠貨殖等篇作太史公文看便有理會作列傳看便沒分曉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亦未諒及此也

太史公題先黃老此數句司見尊六經本意　自任不小　重提孔子　引述子言以起已修史意　別嫌疑以遺盾不討賊嫌于弑君許世子不嘗藥嫌于弑父之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太史公作史記草創未就遭李陵之禍被腐刑逆後書成因自序其作史之意云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先人謂其父司馬談也此處須看先處與孔子卒後至此數句言周公審孔子本即實事也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以年數計之實有繼其傳者有能紹明世明之世接大道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段言道統五百年一傳自惟適當其時不得不任表章之責明明欲以史記繼春秋也只得一句不說矣口吐出便是一篇自序已畢下忽借壺大夫問答語反覆成文上大夫壺遂曰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壺音關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春秋記事之書其義在筆削與他經不同故單提出騎形史記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董生即董仲舒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此段言作春秋之由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自春秋作而三王之道明于上天子知所守矣下辨人事之紀人事之紀明於下臣下知所法矣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百姓知所適矣善善惡惡善惡知所懲矣賢賢賤不肖賢不肖知所勸矣存亡國國之將亡者存之是補弊也繼絕世世之已絕者繼之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此段極歎春秋一書之大以引起自

敘事有曲 直未明者 春秋則是 曰是非行 非而不必 隱循微者 多疑處附 開入發難 登不久之 無人然後 下須與久 上如此非 一致不決 曰猶豫

已作史。**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以天道爲人事之準，變化之意出乎其中。○皆說易 **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以五倫爲萬行之源，惟禮有以經紀之。○皆說禮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帝王事蹟所以爲法制禁令者，莫備於書。○皆說書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諷。**詩可以感人之心志，凡借山川谿谷之諷喻以達其意者，無不記之。○皆說詩 **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樂所以養人之性情，因和而樂發爲聲音，故樂樂所以立。下樂字音洛。○皆說樂 **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正說到春秋，謂春秋褒貶進退賞罰，而人無不治矣。此分言六經之用。 **是故禮以節人，**恐其流 **樂以發和，**恐其情之戾也 **書以道事，**先王之故典存焉 **詩以達義，**言人心之鬱結 **易以道化，**吉凶悔吝生乎動者 **春秋以道義。**既臣賊子知所懼焉，夫道術引導也，此

以春秋爲主，他經俱是陪說，故撥亂春秋綱領易說

分言六經之用。○○○○○○○○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二句用公羊傳語，春秋所書皆亂世之事，辨是非以明義，撥亂反正莫切近於此，不比五經統言治亂而已也。 **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試觀春秋，吾合計其文字不啻數萬，吾約其指趣，尚有數千。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其義無所不該，無所不備，不獨一事一物爲然也，即萬物之聚散皆存於春秋全部之中，是文何其密也。按春秋文共一萬八千字，稱數萬者，多之之意也。 **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于蒍氏，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僖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於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麇，十三年楚公子比弒其君虔，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如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二十七年魯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一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諸，晉滅焦陽，楚滅道房申，凡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弒君亡國奔走者，皆由失其所以然之故，皆是失仁義之本耳。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兩引易詞，以明本不可失。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此總括春秋全部事迹，以反正者所當知也。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俱歎春秋之不可不知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

春秋所該具備，而以其父子之分尤有獨嚴，故提出言之

又爲父發申明之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蒙被也此皆不見讒賊所致如晉侯殺申生專目之類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此皆不知經權所致如趙盾許世子之例其實皆以爲善爲之總上文有國與人臣本非欲爲不善只因不明其義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故陷於惡名而不能脫甚言春秋不可不知夫不通禮義之旨即春秋義字又生出禮字以起下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聖人因禮義以作春秋後人當因者秋而知禮義惟不通其旨則君臣父子之訓皆失其道君不君則犯犯謂逆犯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春秋援義例以著一定之罪故有犯

春秋中實有此等人此等事史

公道出於後人刪潛不小

誅無道不孝四樣罪名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予之以天下之大過俾君臣父子俯首受之而不敢辭者亦以禮義之不可渝而春秋之旨有以大白於天下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收括前意極嘆春秋至此方是宣尼心事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從禮字又帶出法字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讀此方見禮與春秋相爲表裏

再借壺遂詰難疑一段下便暢所欲言不如此終有餘憾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上春秋起下史記空文即春秋之文章也斷禮義明是非以當天子之賞罰此春秋達王事之旨也迴護自家當去聲今夫子上遇明天子既有明君下得守職又得任用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一一自有賞罰夫子只享無爲之化可矣夫子所論

壺遂疑於春秋以忠刺爲本故復言與諸經一體以明其意

欲以何明今欲作史論列是非何欲所明耶借此一問以明己意太史公曰唯唯沽應否否之略折不然重特伸明之以明其非之甚余聞之先人曰應也先人以明其有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本爲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此言諸經皆作於治世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禾猶負也春秋一書人咸以爲刺譏之文而不知一體上推三代之至德所以褒崇周室以垂鑒戒是與衆經一把俱爲至純厚至隆盛之書亦非今刺譏亂世而作也此前聖天子意漢興以來至明天子指武帝獲符瑞白麟封禪封泰山禪梁父祭也梁父山名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此皆受天命清和之氣所致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譯音亦傳言也塞即塞門來款

發明所以作史之故

服從也重譯者殊俗言語不通故使人傳達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萬事既具雖竭口稱揚猶恐不克宣明聖德以盡其意願可不爲之記載乎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此句是賓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此以上遇明天子之故當得表章此句是主且余嘗掌其官掌太史之官有文史之責有文法之變廢明聖盛德不載於書不載是一之節滅功臣三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不述其行事是二節墮先人所言且先人有言余死汝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者今當否世罪莫大焉得正以守下職而不爲論著是墮先人所言矣是三節之故當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得此論述春秋之故此段答他欲以何明何言史記與春秋不同極其純厚於是論次其

可見太史公不遭罰前已作史記特未卒業今欲發憤而爲之也

援引許多不得意而著書之人以自見

儼然與孔子作春秋並興

文七年（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凡七年○七年之間取其文而論次之）而太史公遭李陵（怨諫入獄事）之禍幽於縲絏（太史公遷自稱也言巳爲李陵後李陵降匈奴而數譏太史公帝怒下之蠶室）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歸罪得法此正是作自序本意）身毀不用矣（謂受腐刑也此又與孔子言之不用道之不行類）○退而深維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隱約猶窮愁也隱約窮愁之士意有所不遂或詠之爲詩或著之爲書只求傳於後世即所爲窮愁著書意也）昔西伯囚羑里演周易（紂聽崇侯虎譖囚文王於此因演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演廣也）○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孔子戹于陳蔡還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靳尚害之原病王聽之不聰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丘明因無目著國語）○孫子臏腳

而論兵法（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斷其兩足齊田忌喜客進孫子與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偏之）○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不韋爲秦相有罪始皇徙之於蜀嘗著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韓之公子也韓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王下吏治非）○（遷作說難孤憤二書）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傳述往昔之事以思來者）○（垂見於後世即上所謂欲遂其志之思也）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而止遷之史記上紀黃帝下至武帝止於獲麟也此段借窮愁著書明史記之作實繼春秋有不能讓者）

伏

遷爲侯因作史有家法開口便提先人作史有宗派開口便提孔子作史有折衷開口便提董生只此三數行便有原有委可法可傳後然自負于尼山之後然哀而史記述事豈偶然者哉

又提筆削春秋反覆詳明歷公獲麟而春秋作武帝獲麟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漢武帝時李陵降匈奴帝將誅陵母妻遷盛言陵才器不可誅後有譖遷與陵善故爲游說遂受腐刑遷既被刑之後爲太史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爲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

（此書備言幽憤詞氣婉至令人讀之悲惻見刑餘無聊之況）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先述來書中之詞推賢進士四字是一篇之綱）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望怨也不相師不從善也推書中之意若少卿怨我不肯相師而徒聽流俗之人所言也）僕非敢如此也（輕辨一句下更詳辨）僕雖罷駑（雖字一曲罷同疲駑下乘者曰駑也馬之下乘）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嘗亦字一曲言雖無用亦嘗聞長者之教言嘗於書中所云推賢進士之道而問昧昧若是乎長上聲）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言無知己者此又一曲殘謂被刑穢謂被刑之辱尤罪自外至者也）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諺曰一曲言無知已者即欲修名立節當爲誰作乎上爲字去聲令平聲）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泰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知音者）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何則一曲引古言有知己者然後不虛所自勉也上聲爲去聲）若僕大質已虧缺矣（若僕一曲大質謂身也虧缺謂被刑也應上身殘二句）雖材懷隨和（隨和隨侯珠卞和玉）行若由夷（由許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汙也已上答所以不相師之故作如許曲折）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從漢武帝還）又迫賤事（又值家私事）相見日淺（相會日少）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此說前所以不答之故卒音猝間去聲）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少卿任安字安爲戾太子事下獄少去聲）涉旬月迫季冬（季冬刑日也言更一旬一月後便當就刑）僕又薄從上雍（薄迫也言又欲從天子祀祭於雍）恐卒然不可爲諱（卒然言速也不可爲諱言死也）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憤懣同悶謂書未答而少卿死是我終身不得於中憤懣之氣得申於足下矣）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少卿死長逝幽明既不相接而我之私心抱恨無窮期）請略陳固陋（此說今所以答之之故）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闕然不報處已上先作如許曲折妙看他一片心事更無前矣此答明而欲明向將死之友此等處可想見古人交誼）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合也此是處已也）愛施者仁之端也（此是待人）取予者義之表也（此是合義）恥辱者勇之決也（此是處困）立名者行之極也（此是垂後行去聲）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此全人之行於世而立名者也先特標出五者始得列於士林今反之）故禍莫憯於欲利（憯痛也利指贖罪謂貧不能贖也罪最慘）悲莫痛於傷心（可悲之事非一而痛惟以忠爲誣最）行莫醜於辱先（辱先謂祖先之也）詬莫大於宮刑（詬恥也宮刑即腐刑男子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腐刑之首此四語與上五者正相反）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孔子爲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趙良諫商君曰：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寒心，懼其禍之必至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武帝朝宦官趙同參乘，袁絲伏車諫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餘人同載。上笑下趙同。絲，袁盎之字也。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傷氣，猶短氣。弛木書之寄。如今朝廷雖乏人，把衆朝公卿大夫盡情罵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惟，思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行音杭。搴音謙，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累，上聲。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鄉同向，廁同次。太史令千石，故云下大夫。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此因切恨宮刑，忽追咎未被宮刑之前情。史悲悅。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闒茸音塔冗，猥賤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此段仍是切恨宮刑，因切恨故言之。縷縷非反覆辭推賢進士也。輕少羞辱當言之上。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緩加此一筆，因情極故說了又說。且事本末未易明也。謂僕之隱忍受刑而不辭者，其事之始終未易明悉也。以下

僕少負不羈之才，謂才質高遠，不可羈繫。不受刑本末，用且字垂(?)。長無鄉曲之譽。謂不由薦舉出身。鄉曲，即鄉黨也。長，上聲。此二句見欲因文史故得仍舊。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者也。太史職薄，故得入其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人戴盆則不得望天，以有所蔽也。如賓客家之累，使不能竭才力一心營職。故絕賓客之知，望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自明初意如許，無奈事有大謬，如下文所云也。此段自敘其尚未被刑之意。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謂同爲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此先明與陵無舊好，則救陵非爲陵游說可知。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自僕觀其爲人至此，以平日之志行信之。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難，去聲。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媒，酒酵也。孽，麴也。謂一事之失，亦小過耳，乃爲文俗吏苛責，遂致釀成大罪，亦猶造酒者以媒孽而成也。今人何等痛心。此先略敘下，更詳敘。當上聲。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戎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餌音耳。垂餌猶見贪也。橫，去聲。

蹙悵其發，與功欲揜，已故陵之失，就愛護以兵，所謂出此，武已然，其場而文，即遂一已，之好惡，論其功罪，使名滿負屈千古，恨同。

事于變敗之中又復為得如此

又故意為出公卿王侯醜態

言已以素行卜李陵故為之援救此一段是篇中語

挑（不聲挑撥也）仰億萬之師。（胡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詳）日所殺過當（謂挑敵求戰也。言陵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去聲）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震怖畏而恐懼也）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舉上聲。左賢王右賢王匈奴部長之號）戰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呼勞呼軍士而慰勞之也。血流在面淚流入口沬音靧洗面也。勞去聲）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弮音圈讀為拳。弮者謬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而猶虛張空弓以抵冒單于之白刃士卒見陵如此無一不爭勇而願死於敵者此就陵以孤軍深人難為力處敘出）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以少擊眾之功不宜埋沒）

評註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報任安書　五　紹聞堂

王侯皆奉觴上壽（陵至浚稽山使陳步樂還報言陵得士死力所向克捷群臣喜陵之功皆以酒上之天子為之稱慶也使大聲奉同捧）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已上詳敘李陵）甘味聽朝不怡（此寫陵關係如怡悅也）大臣憂懼不知所出（此所以敘）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陵功也。以見原為主上起見應上以求親媚句淪音創傷也怛音妲懼也悼音道痛傷也款款忠實貌）悲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必與眾分而共之故得人盡死力也）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將去聲。彼觀猶觀彼也言李陵之意欲於匈奴立功以歸以當其彼敗之罪而報漢恩也當上聲）事已無可奈何（是無可奈何不能自全亦）

敘已所以救陵與陵所以救漢一一歷詳

進序事宜相較其關中砥礪誠有不可明言處

之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暴音僕然其摧敗匈奴之兵功亦足以表勢白於天下不謂漢朝之未諒也）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因問而對原無所容心其間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廣猶開也睚眦音涯眥怒目相許意辭指媒孽者之言謂僕言陵之功亦不倘為陵也誠欲抵弘人主待將帥之意兼以杜塞眾人媒孽之辭耳）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前出令陵為助兵及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不欲貳師成功而為陵游說以脫罪下遷腐刑理治獄官也沮音蒞阻遏也說音稅）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眾吏議以為罔其上天子為終欺從其議遂定宮刑）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法可以金贖罪而遷家貧無力自贖回思前此）

評註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報任安書　六　紹聞堂

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總室家之累何益。或親知左右能出一言為之伸救則罪猶可末減懷而顧之皆無有也回思前此總貲客之知何益）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法吏獄官也囹圄音零吾周獄名深幽者不見天日）也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此段詳敘自己）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隤壞也降音杭。佴音貳次也蠶室漢行腐刑之所蠶室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者恐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使其避風養創乃能得生故曰蠶室言我今又次之於罪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為陵與己皆有隱衷一樣不能與俗人說結盡上許多詳敘之文）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功定論僕家世原非列侯世爵之比漢初論功定封皆申以剖符丹書之信符者以）

自明致死之故

未遇所以自殺謂之詳明

竹長六寸刻篆書於其上分而爲兩半以留京師半以與官府郎令之印信也丹書（以硃書詔文介功臣世守以取信者）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倡優女樂也謂其所職掌不過天文律曆卜筮巫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如倡優所畜以爲謂戲者故爲流俗之所輕也此非自謙乃再發筆起明所以不自引決有故）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次比謂比並也以所處之位卑賤死亦不足爲重輕）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言我向所樹立不足以表見當世故死而不足重）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此結過不肯引決下重敘被辱等次說終不引決）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報任安書七　紹聞堂

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此不辱之序根篇首行莫醜於辱先句來）其次詘體受辱（如長跪對簿之類詘音屈）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犯罪着赭衣也赭赤色）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關穿也木索如夾棍拶指之類箠馬檛也楚界尺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古之犯罪者皆剪短其髮以別於平人即所謂髡鉗也嬰繞也金鐵如鍘鍊之）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即黥劓刖等刑）最下腐刑極矣（腐刑即宮刑屬下蠶室已被辱爲極也根篇首大於宮刑句來）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語欲恐朝廷）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穽音靜）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猶先也）今

此歷舉古之不自引決者以西伯與淮陰等人並譏

若擬人不倫古人文字亦不如此拘拘

歷引古人處時位亦有受辱不曰引決者以見受辱亦不同

交手足受榜箠（榜擊也謂縛手足而受刑也）幽於圜牆之中（圜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搶音槍上聲謂叩首至地也）視徒隸則心惕息（謂心中恐懼役使徒隸者）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謂未被辱之先猶可言也今事已至此而猶號於人曰不辱者真所謂強顏耳縱欲引決亦無及矣又曷足貴乎此段自敘受辱強上聲）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崇侯虎譖之於紂故囚文王於羑里九侯進女於紂女不喜淫紂殺九侯文王聞之嘆息羑音酉羑里獄名）李斯相也（相去聲）具於五刑（李斯爲趙高所譖乃先行墨劓等四刑而後大辟故曰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以下俱漢臣淮陰王韓信有人告信以謀反高帝僞遊雲夢遂縛信以歸陳地名）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彭越是梁王張敖趙王張耳子因貫高等謀反）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五　報任安書八　紹聞堂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絳侯周勃誅諸呂立孝文後勃被囚請室請罪之室也）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魏其侯竇嬰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論棄市赭赤色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即枷杻械三件也）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季布爲項羽將數窘漢王高祖滅羽求布布乃髡鉗賣朱家爲奴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往賀潁陰人灌夫字仲孺怒罵之乃繫於田蚡之居室髡鉗刑髡也鉗音箝）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將相並去聲）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罔猶法也埃音哀塵之細者）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以士之定計於鮮與古人受辱不自引決合而言之則勇怯強弱原無定質由形勢驅逼而成一聽於人之自）

此微旨[illegible]之失

處（耳又何徒其忍辱乎古有是言引而斷其不辱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繩治也墨貪吏不潔之辨也言前數人皆不能早自裁決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箠之此時而始欲引節自決不亦遠於知哉）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已上言不必引決其者乎）（文此此下再發筆起議不引決乃更有所欲為）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然定計於鮮所以必死者其情本非樂死因有所激不得不死耳此特表引決人能如此）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見非顧妻子者）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

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應上激於義理句）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江淮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卑賤之人尚能引決自裁況我以忠為誣若論義理所激亦非不能引決者應上有所不得已句按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犯贓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至此方說出作文自以[illegible]之人設意）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倜儻猶卓異也先虛提一筆下皆倜儻非常之人勝乎聲）蓋文王拘而演周易（演音兗謂廣其說）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

無限曲折至此方說所以不引決之故

此撥先哲以[illegible]不小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此段引彼古人著書之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上既辨叙此又復舉左氏孫子者以其無目無足與己之刑餘無異故著書亦宜與之一例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謂於舊聞之散失者則網羅之雖未能盡得其詳然略考其行事合始終而綜討之知其何以成而興何以敗而壞也此是敘作史本原）上記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

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此說出不自引決本心如此）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予畏所恨在此故再加一句謂之罵盡俗人）且負下未易居（負應作勝負之負謂敗名之下）（與處也）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為閨

立志如此故不[illegible]小節名垂不朽也不肯輕示人[illegible]

閭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剌戾也謬誤也此答少卿不能推賢進士意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音曼曼美也辭言辭也無益於俗不信祇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死日無論俗人輕處自有定論此辭之謂也死則事於本由矣所謂蓋棺論始定也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明其中鬱勃多長短故略謹再拜

遇禍後什曲盡李陵事有無限爲疏處如得當報漢當可憐誰然言無可奈何其所推收功亦是以暴於天下自是千古平心之論其自道處感慨悲壯並無一不非君上之心所謂怨誹不亂者矣

三國文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蜀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孔明將率軍北駐漢中欲伐魏以圖中原臨發上此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先帝謂漢昭烈帝劉備也殂音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不着半句閒言語只用八字說盡帝崩後精神當時三分謂魏吳蜀曹丕國號魏孫權國號吳漢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開張聖聽不爲左右蒙蔽以光先帝存亡安危轉期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此段先帝傳遺之德在外忠志之士貴鼓舞以張大其氣使得展其才猷不宜自菲薄謂必取法堯舜高自期許不宜妄於不德引淺近之說致失義理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陟升也臧善否惡也否音鄙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此段言刑賞不可偏用以爲內外諸臣勸懲之術從治體上講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裨音卑益也此段言宮中切屬

五提先帝

之事宜聞張聖聽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向寵襄陽人蜀將行去聲督督率也愚以爲營中之事營中切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行音杭此段言府中之事宜問張聖聽

六提先帝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傾頹敗壞也先漢謂高祖文景武宣後漢謂桓靈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此段言賢臣不可不親不可不用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長上華坊本註蔣琬留府事則長史參軍當作二人張裔蔣琬孔明出師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臣根上賢臣來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臣本布衣以下敘己出處本末

日而待也此三臣先生所進恐出師後未必用故又另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

七提先帝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八提先帝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傾覆音福謂先帝建安十三年值曹操敗先帝於當陽之長坂傾覆極矣當此敗軍之際當操將東下臣因事急請奉命求救於孫權遣周瑜等同拒曹操於赤壁此誠危難之間也詳建安至今建興五年已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九提先帝

大事也大事討賊之事也先帝于永安病篤謂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言猶在耳忠豈忘心此段追敘先帝親信之殊遇以起下文出師圖報之意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

十提先帝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音盧水名有瘴氣不毛[illegible]南中諸郡也初益州[illegible]督師雍闓反於南中孔明斬闓孟獲收餘衆攻孔明孔明生取孟獲釋使更戰七縱七擒[illegible]心服不反謂臣當蜀近南中南中不靖豈能安心北伐於是先取南中時念晉天瀘水難渡臣以爲苦[illegible]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七縱七擒方令孟獲心服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帥音率獎勸也中原指魏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奸凶指魏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十一提先帝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雍洛二州兩漢所都故曰舊都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此三臣皆以自[illegible]

十二提先帝

任去聲出師則必使之自代耳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看他說出師必連三臣稱補者此表所憂不在外而在內盡也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觀此數語自是付他得這至于司馬懿寧受巾幗之辱不敢出戰若言矣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過商侯曰懇懇惻惻是君臣語亦是父子語看其敘寵遇則曰三顧臣曰諮臣曰寄臣以大事敘報效則曰許先帝曰受任曰恐付托不效當年心事自有耿耿不可磨滅處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孔明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表云云

開口又提先帝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漢指昭烈賊指曹操此以天下大勢言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强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此以西蜀利害言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應上偏安句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冒危難三字是一篇之綱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

再提先帝[illegible]

三提先帝

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魏應漢是魏適疲困于西蜀也又務於東既疲於西賊若結好東吳并力西守未可進也乃曹休東與吳陸遜戰於石亭以致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兵法云乘其勞而擊之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創音窗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未及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此段言成王業者無坐定之理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據越郡謂英雄謀天下時不可違機不可失而坐談小儒焉足以知之卽如曲阿之劉繇魏郡之王朗非不各據州郡談王說霸自稱名士當其論安危言計策動必引古之聖人自以爲坐談可以定天下矣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暗諭議非計者不可聽今歲不

條陳利害

[illegible]

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孫策孫權兄也謂用人則妬賢嫉能羣疑滿于腹內臨事則畏首畏尾衆難塞于胸中今歲有可超之時既退縮而不敢戰明年有可乘之勢又顧慮而不敢征之使孫策由小致大遂并江東坐談小儒焉可論事臣之所未解者此其二也此段言失時不戰必致以國資敵應上坐以待亡句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于南陽爲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操于烏巢時曹公輕少困避而走危於祁連征西域戰危于祁連山下偪於黎陽袁譚據黎陽曹操攻之袁譚以兵逼其後幾敗北山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運糧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開門曹操引去雲擂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操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于潼關操將北渡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操幾殆然後僞定一時爾總言其成功之難

四提先帝

況臣才弱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此段言不冒危必不能定王業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東海昌霸反操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昌霸乃人名蔡註作地名非是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爲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渦入淮軍合肥者四次奕卒不能成功此二句暗喻街亭敗績之失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圖謀也謂轉謀曹操也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降操操留夏侯淵守漢中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此段言用兵者勝不可必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郃音合喪去聲長上聲將去聲曲長謂鄉曲之長郎守地之兵也屯將也遂之將也諸將以疾病死坊本

五指先帝　六段先帝……　之事只在日之事亦難料五與上文六段將相照應

作戰非是死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賨者叢賨叟青羌皆征南中所得渠帥四人散騎武騎皆騎兵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復去聲分音問此段言不乘時出師待精兵既盡之後欲出不能矣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此段言戰守勞費相同一隅之地必不能持久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按十二年先帝將其衆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曹操恐先帝據有其地乃率精兵五千往逐之及于當陽之長坂先帝乃棄妻子走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拊拍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秭音子秭歸地名蹉跌吳違棄前盟遣呂蒙襲關羽取荊州先帝痛羽之亡奮力復仇又爲陸遜所敗以致秭歸之蹉跌不意曹丕乘此遂廢獻帝爲山陽公自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于覩先帝曹操之事而知凡事未可以預料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過商侯曰一篇只是說事勢成敗難以逆料然卻條陳利害已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其意以爲聽臣之言則有如前所云云者否則利鈍所不敢知亦冀先帝陰有以諒之也忠貞之意溢于毫端眞有古純臣進諫之風

過商侯曰先生豈是一味吟風弄月與塵尾清談者比蓋因晉祚將移之時世道人心俱不可問故託五斗折腰之說解組歸田看篇中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二語微意已見辭義[illegible][illegible]楚聲而無怨尤局蹙之病

突然而起　起甚

結二句與起句相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在士農工商之外者）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此點出五柳先生來歷）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仕晉止八十三日後不仕宋）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此段寫先生之性情）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吝音[illegible]）（此段寫先生之嗜好）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室廬淺狹環遠也堵墻也蔽猶遮也）短褐穿結（衣不完）簞瓢屢空（食不足）晏如也（此段寫先生之安貧）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段寫先生之自適）贊曰（總而論斷之曰贊）黔婁有言（黔音虔黔婁姓庾齊隱士威王師之）不戚戚於貧賤（證傳中家貧晏如句）不汲汲於富貴（證傳中不慕榮利句）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味黔婁之言其庶幾五柳先生之流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證傳中飲酒寫文章自娛句　酣音咸以口含物也觴酒盃也）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自命羲皇上人非晉宋閒流品無懷氏葛天氏太古時二帝）

過商侯曰此傳即先生自述試把先生行履與此傳相印證其一種瀟灑奇逸風度宛然恰合

林次崖曰歷叙武氏罪惡而無容身之地討賊辭嚴義正文勢奇峻得有是文夜明珍珠當世瑰寶似此文亦宇內所罕出也武后見其文而稱其才謂宰相失此人女中丈夫也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徐敬業唐大臣徐世勣之孫也勣賜姓李武曌武氏則天后之名也武氏竊據大位敬業因起兵討之時賓王共事故代作此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謂出身微賤 昔充太宗下陳。下陳謂妾也外戚傳充下陳于後庭 曾以更衣入侍。更衣武氏以更衣之便入侍太宗 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春宮謂東宮晚節謂晚年也 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隱匿侍先帝之私恩陰謀高宗後房之嬖幸 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始未承恩猶希鼓引既而入門則心懷嫉妬而舒展蛾眉不肯讓人矣王皇后先帝所備位婦也未易搖動乃潛扼殺女以誣之其讒也不啻鄭袖之工矣是其狐媚之才偏能惑主主心安能不發其露 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此段繼叙其淫亂之罪 翬音輝翬翟雉也翬文不苟故后車后服皆圖翬翟之彩麀牝鹿也其性最淫武氏既爲高宗發幸因乘翬車披翬服是踐元后之位實入後宮陷吾君如鹿之聚麀聚麀者謂武后初爲太宗才人後爲高宗后是父子聚麀也 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虺蜴毒蟲也蜴音亦 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鴆音陣毒鳥食蛇其羽歷酒上飲之即死 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神器謂天下也 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君之愛子盧陵王也囚于房州之別宮 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賊之宗盟竟委以腹心之重任即武三思等是也此段叙其弑逆之罪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霍子孟霍光也廢昌邑王以存漢朱虛侯劉章也誅諸呂以安劉舉此以嘆主國無人之意

此數語前叙其兵強之勢以壯三軍之氣恭默謹嚴而名義亦甚正

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趙飛燕于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謠 漦音離涎沫也夏后藏龍漦于庭周時發之漦流于庭宮妃感之而生女棄于市有賣檿弧箕服者收養成長賈于褒人周幽王伐褒褒人獻此女即褒姒也幽王嬖之遂至亡國以夏后所藏故言夏庭之衰由此也總喻武氏意此段言討賊之無人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冢音腫 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此段自述其興師之非妄 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以言乎馬則鐵騎萬千以成群以言乎車則玉軸遠近以相接 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海陵江浦皆地名 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朝來升帳呼諾之班聲響動而凜然若北風起幕之劍氣衝而煥然若南斗平 班聲或作班馬之聲更雅 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喑音陰叱音尺吒音詫 叉去聲怒恨而喑嗚則山岳爲之崩頹怪異而叱吒則風雲爲之變色 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摧敗也此段形容軍容之盛 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出居漢地亦有水土之恩 周至也或情叶周親能無骨肉之痛叶音葉 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檄文到日往者送之居者事之幸吾君共立勤王之大勳願彼此同心無

倣太白致出此語

心顏不以長揖見拒此二句是求荊州接見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桓溫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絕妙王東亭在側嘆其奇才此言接見之後若肯親近尤可自展所長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登龍門聲價十倍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此段寫荊州既為衆望所歸必不使己不能自見

青雲士謂古之立言傳世者非以登仕路為青雲也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王子師為豫州州牧名爽辟音闢徵聘之意下車官府到任也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名融此一引古山濤作冀州北直冀州山濤晋人為冀州牧人接引後進者甄拔三十餘人甄音真甄拔猶提拔也甄分別也察也或為侍中尚書後至三公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再引古人接引後進者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此二句謂荊州能推誠下士人皆感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漢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此段言荊州嘗接引後進不異古人故願托門下以自效難去聲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彫蟲小技不合大人彫蟲技謂作詩賦之類恐不相合不敢遽投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書人寫字人也然後退掃閒軒繕

自許不肯太過非一味誇大者比

長價價字與上聲價價字相應蓋淺士謂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故願委身國士亦欲長其聲價也

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清萍劍名結綠玉名薛燭秦客善相劍卞和善識玉故曰長價此段言欲獻所著于荊州冀藉以表見長上聲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張侗初曰白當王室多難之日作為詩歌不過豪俠使氣狂醉于花月間耳及觀此書大都衒玉求售自為己地社稷蒼生曾不係其心較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日語哉然其文自作退高侯門人謂白一生負才使氣未免粗豪然觀其不敢為黃鶴樓詩乃是天下第一虛心人能識郭子儀于行伍乃是天下第一有眼人即如此書雖有一段強項不服處然畢竟眼中卻有荊州並未曾有目空天下之想故必有李白之虛心隻眼然後可以為狂為放人因可負才使氣乎哉

序僅百餘而逸趣幽情流逸先只近今猶令人称羨紙上

樂音洛下同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喻法）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天地也）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群季白之諸兄弟謝靈運之弟曰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嘗宴客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斗）

過商侯曰只起手二句便是天仙化人語胸中有此曠達何日不堪宴春夜桃李特其寄焉耳

起手四句共十二字早寫盡秦始混一已後縱心造志至于如此真宏元大筆

多如此看　其燧宮牙字心字角字又縱迴字高啄字蜂房水渦上宮字細總虛上下樓閣之寫若無此段則不知宮中有空閒處作者爲苦心　歌臺暖殿立地如春

阿房宮賦

杜牧

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阿房宮在咸陽秦始皇所建極其修麗後項羽入關而焚之其火三月乃熄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兀高而上平也蜀山蜀中之山也四句敘造宮之始）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覆去聲覆壓上臨下也就阿房之形勢自上而下覆壓于秦中者三百餘里此其地之廣也若言其高則僅與天日隔離而已二句是一大總）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驪山在北咸陽在西自北漫結屋直至兩淺其曲折起止之遠如此）二川溶溶流入宮牆（渭川樊川之水此總敘宮之高而大下乃縱橫細寫四面）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就廊腰之縈曲而言則紆曲如腰鉤就簷牙之湊合而言則相向若鬬上分言之此合言之耳）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盤盤猶疊疊也囷音窘囷囷猶簇簇蜂房蜂窠也渦同窩水迴流處矗音觸高起也落瓦溝滴落也[illegible]如蜂之房如水之渦其瓦縱遠而望之但見[illegible]不知其幾千萬落此十句敘宮中樓閣之盛）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此敘宮中橋梁道路之麗）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此敘宮中歌舞）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妃次于后者嬪音貧媵音尹嬙音祥嬪媵嬙俱婦官也王子皇孫指六國之公族也已上寫宮人此段已下寫美人則承上起下處）明星熒熒開妝鏡也（言鏡之多）綠雲擾擾梳

舞止則冷立地如秋

妃嬪女婢也

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棄擲言其多不能盡收貯于几庶也邐迤言棄擲不止一處也

忽發議論[illegible]

逆用五多字俱借放形此妙妙

敢怒二字筆力千鈞

上敘其侈此則嘆息而言其然益極言其以侈奢自取敗亡也

曉鬟也（言鬟之多熒熒明也鬟音還髻鬟也擾擾猶紛紛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言脂之多）烟斜霧橫，焚椒蘭也（言香之多）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轆音鹿車聲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縵音慢緩也此敘宮中美人之多已上寫美人已下寫珍奇）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橫寫六國珍奇）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豎寫六國珍奇）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此非嗟嘆六國只是寫秦之多耳收藏經營精英俱蓄積之意輸納也）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鐺音撐釜鐺也礫音力瓦片也邐迤音里以道路也此敘宮中珍寶充積）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錙銖音諸朱八兩爲錙十）使負棟之柱（寫阿房之多）多於南畝之農夫；（秦重錙銖）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磷磷石聲也庾倉也）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九土九州也）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嘔啞音謳鴉歌聲也此總上極寫秦奢也）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獨夫謂秦王也此寫秦止此）戍卒叫（陳涉）函谷舉（漢高）楚人一炬（項羽）可憐焦土！（一篇何等巨麗只以此四字了之戍音庶戍卒[illegible]卒此發言宮之高大皆取諸民而爲之所以斂怨而一致族滅）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此根上取掠其人旦不能有等句來族滅也此根上取之盡錙銖等句來總嘆六國與秦之亡皆由于暴其民自取其禍）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秦也？（此五句反說覆解上文）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結一寫垂戒後世意妙）

過商侯曰。前半將宮殿樓閣。迴廊複道。美文珍奇。千態萬狀。逐一描寫。或壯麗。或紆折。或窈窕。阿房一齊都現。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壯麗者。紆折者。窈窕者。如是如是。阿房頃刻都盡。世上一切夢幻泡影。石火電光。如是如是。

一名大吉　仕至少傅　何

四友亦誹　甚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自此先生自謂忽忽荒荒無生之意）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洛即洛陽）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淫浸淫也）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悟我空偏之理而修者是小乘法，悟法兩空而顯真理而修者是中乘法，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此心即佛，依此而修者是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安定地名，皇甫姓，朗之其字也）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過從也）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暨布衣之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好去聲，過平聲）必為之先拂酒罍，（[illegible]）次開篋（音怯，箱屬，書之具）詠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援引也，操弄也）操宮聲，（宮聲手彈也）弄秋思一遍。（秋思琴曲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唐明皇酷愛法曲，選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園，故云法部）合奏霓裳羽衣一曲。（唐明皇八月望夜夢遊月宮，見仙女數百歌舞於廣庭，帝問此何曲，名曰此霓裳羽衣曲）

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楊柳枝詞名，善唱楊柳枝[illegible]）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陶淵明、謝靈運）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百斛。（釀音讓，斛去聲）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與去聲）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譏其過傷于酒）不應。至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賈音古，偏好一）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擲音直）傾財破產，以致於妻子凍餒，奈吾何？（好二偏）設不幸吾好藥，（藥即下鉛汞之類）損衣削食，鍊鉛燒汞，（鉛音沿，錫也，俗作鈆。汞音洪，去聲，水銀，同原黑錫也）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好三偏）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晉劉伯倫好酒，婦諫不聽。王績字無功，亦善飲，著醉鄉記，此段文字善解嘲，亦善自慰）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黔婁山東青州府臨淄人，守道不屈）

周威王師事之及卒曾西往弔見其屍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曾西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先生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西曰何以為謚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謚曰康可乎曾西嘆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壽於顏淵（顏回字子淵魯人 [illegible] 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郭外田五十畝足以供饘粥習所聞于夫子足以自樂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歲卒）**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遇于太山問曰先生何樂也曰天生萬物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男為貴吾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健於衛叔寶**（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嘗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為太子洗馬其一生多病）**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捨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哂微笑也揭舉也撥開也醅酒未漉也）**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illegible]）**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于唐憲宗時為翰林學士至文宗時歸林下開成文宗年號）**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禿音突缺齒 [illegible]）**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唐六如曰逍遙言妙論可使驕者頓醒愁者頓釋 [illegible] 令人可感可惕。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垠音銀崖岸敻音迥遠也）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此起先寫空場亡同無）亭長告予曰。此古戰場也。（亭長老人也借亭長言出題方是向日不知今日始知口吻長上聲）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看他覆音福亭長言止此）傷心哉。（止述古戰場下文方是弔傷心哉三字一接卻以秦漢連問下即緊問近代妙）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暴音僕暴露言暴于日而宿于露之中此二句言路之遠時之久也）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腷臆音偪益此寫三軍初合未覆時見其可悲）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秦漢之先列國爭戰雖在中原此句總承近代秦漢以後邊戰之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此段言所以邊戰之由）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期門軍衛之將）野豎旄旗。川迴組練。（組練衣甲之飾此寫水陸四方）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鏃音湊矢之尖銳搏音博析音昔此寫初戰未覆時字字酸苦）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

踟躕（凜冽寒也脛脚脛也踟音池躕音廚行不進貌）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繒音增帛也纊音曠細綿也墮落也裂破也）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屠音徒殺也）徑截輜重橫攻士卒（輜重車載軍中所用什物此二句言翦屠之害）都尉新降將軍覆沒（降音杭此二句言被翦屠之苦）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港音講窟孔穴也勝平聲自窮陰凝閉至此寫三戰敗而覆）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折音舌蹙迫也兩軍句承此三句來以起下文）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此重寫三軍欲覆未覆時）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降音抗暴音僕礫音力石）

（也淅音昔風聲也冪音覓陰慘貌自鼓衰至此是三軍既覆之後追言交戰之時竭力搏處無可奈何誰聚目見戰場中景色悽絕如此）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言李牧趙之良將此言趙用兵之得）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大音在此）其在多乎（殫盡也痡音孚疲也此言漢用兵之失）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太原北名朔方北方也周命南仲築城于此還音旋左傳云歸而飲至謂歸則告至于宗廟因而飲酒也策勳紀錄功勳也穆穆深遠貌棣棣音代幽閑貌此言周用兵之得）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荼毒害也殷音烟赤黑色言血色久則殷也此言秦用兵之失）漢擊匈奴雖

（文重秦漢）（雖到前代見不窮兵）

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患同還抵償也此言漢用兵之失看他盦盦只怨秦漢師近代不言可知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此以至情至理斷之）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悁悁憂思貌涯音宜）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寫其家中字字酸苦）必有凶年人其流離（自蒼蒼蒸民至此總言驅無罪之民于戰場而死傷慘之極流離無已）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此總結秦漢近代）為之奈何守在四夷（過商侯曰通篇大旨在守在四夷一語通篇歸束在守在四夷一語蓋守者正仁義之用也王道也文教也）

（父母作四句和韻一解兄弟夫婦各作二句押韻亦一解誰能無此曲無刀札梁妻怨之至怨之至不慊出于詛矣）

臣用奇則有戰戰則有民生流離之苦文教苟宣則有守守則有策勳飲至之樂此是作文人意中主見至描寫戰場之苦陣亡之慘極酷慕反是第二層好處按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夫戰勝功成猶尚乃爾況將沒卒斃耶得失不可不辨

尚書德馨字氣象尚用句俱風雅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四句先設譬起）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引出陋室來）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金經，佛經也）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南陽在鄧州，諸葛孔明有草廬。揚雄字子雲，居西蜀，有亭草太玄經）孔子云：何陋之有？

李九我曰：此銘首以山水四句興起陋室二句，苔痕草色二句狀陋室之趣，談笑往來二句言交接于人者貴，可以四句言所是于己者適，南陽二句言可以比南陽之廬、西蜀之亭，而不為陋也。引孔子云何陋之有一句結斷，何等天然，真絕世文字。

過商侯曰：句句將陋字翻案，末引孔子語作證據，綿密最為有結構。

原道　韓愈

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敘帝王生民道法，終以聖賢相傳之統，其闢佛老與孟子距楊墨同功，乃垂世立教之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愛與行俱主有為一邊說，與佛老對看）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此四句是原道綱領）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仁說何外了，道德說得向內）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起處把仁義道德分別言之，以起下文老子亦稱道德之意）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老子，老子也。此指出老子病源，只因老子有道德經，故作此論闢之）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坐井句比中着眼）（譬之人坐井中而日天小，豈真天之小哉，以所見者小，謂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煦音許，小惠也）孑孑為義，（孑孑，孤立也）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以道德兩字攻擊佛老）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此二句是主）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自篇首至此，把吾道大旨與老子之說相較一番，分出是非作案）

（老子尚在孔子之先，闢之也。時佛法未入中國，故單言老子）周道衰，孔子沒，（吾道不明全在孔子沒）火於秦，（秦始皇時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凡有收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廷尉雜燒之）黃老於漢，（漢初有蓋公善治黃老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其後曹相國參師事蓋公。薄太后與文帝皆極尊黃老，故其說遂倡于漢。時黃軒轅黃帝也，黃帝最好道書，西見中黃子，受九品之方，過空）

（世二千年，自談道德，紛紛却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乃是一人偏私之見，此所以為異端也）

見佛老之背于聖人

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受自然之經諸本作黃石公非是老即老子李聃也

佛於晉魏梁隋之間迨漢之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而佛法遂入中國至晉魏梁隋而佛教愈盛于是正道不明各立門戶矣此是由老及佛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此二句指漢以後說是主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此段言崇儒從老佛者之害道

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史記載孔子問禮于老聃道家以孔子為太極公之類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如列子載孔子云西方有聖人佛且以孔子為儒童菩薩之類後人附會作偽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又作從而求之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欲求亦無處求矣好怪根上樂其誕句來

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此言老佛無所事事有妨于民生者窮且盜句見下面許多功用便少不得是第一段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害指下文蟲蛇禽獸飢寒顛病等語有聖人者立指歷代帝王

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符即符節也璽天子諸侯印也權量度也衡平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總言古聖人相生相養之道皆有賴于民生而除其害非佛老所能及

聖人治天下有條有理描寫曲盡活潑如生龍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老氏之言如此

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第二段

此見佛老之反于聖人處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

（突入帝王代古之字）

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專闢老佛之法是第三段）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他有）（突入譬喻以見用各有時此下復破其清淨無為之說）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此就上文而申喻之是第四段[illegible]）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引古作證歸重）

（有為二字從破佛老之虛無）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原道四　四三　紹聞堂

（引孔子代古之字引証）

（此句承上起下）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數語論佛老之極歎）（如此）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此併前歸老佛之人是第五段）夫所為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句轉得健收拾前面許多意思然說話生發後面許多）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緊接看他）（上文重述一番更妙）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二即其用）

（從下凡四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為之字相應）

（字承上易明易行正與上文於誕對看）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仁隱隱見博愛之　為去聲下同）以之為心則和而平（又變）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法句）（之義隱隱見行而宜之義　教易明易行如此　此總見先王果能道而行之則于處己待人存心立政無往不宜矣）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此是原道之本皆已上把先王）（敘平平敘出次由內推到外由生推到死無不盡善）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當之云）

（六句直下如良馬下峻阪如輕舟下長灘）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原道五　四四　紹聞堂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句承上有力隱然說到自己）荀與揚也（荀卿名況趙人嘗著數萬言而卒　漢揚雄字子雲所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廢序列十三卷）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此一段敘吾道之來歷議論至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又完了下生一轉）（此商所以衛道之策）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此三句正所以塞之止之之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句正所以流之行之之道下道字同導）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已上言吾道之行必須除去老佛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補此一句置方無礙）

（旹無[illegible]死句斷絕使不成文章）

過商侯曰渾浩流轉傲岸不羣可與子與氏若干卷書並勒不朽

（重周輕約詳盡忌怠此八字乃一篇眼目篇中議論皆從此八字衍出）（先寫古之君子一大扇作賓）（巧處似從在假托他人之言詞摹寫世俗之情狀）（前段暢發字字映出後段）

原毀　韓愈

（原毀乃始于責己者不責己則怠怠則忌忌則毀故原之必于此焉始並非寬姦之論）

古之君子（與今字對）其責己也重以周（於此）其待人也輕以約（責己待人是一篇之柱）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聞古之人有舜者（一承重以周來）其為人也仁義人也（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制事之當然）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謂舜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責己者一）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再承重以周來）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謂其多才多藝能幹）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

人也予人也（彼謂周公）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責己者二此舉舜與周公分疏責己有證據併見有希聖意下只一轉便見波瀾）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謂舜與周公二人後世之人無有能及之者復插此一段申說一番便有波瀾此又是段段成扇）是人也（之人即指古君子）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應上）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結住）（以不如舜與周公為病是以聖人自待所以尊己也）其於人也（一承輕以約來）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再承輕以約來看他仍用前法又于上而能字中生出善字）取其一不責其二（有一事可取不必再求其他）即其新不究其舊（只就其現在之善不究其往日之非）

（再寫今之君子一大扇作主）

恐恐然惟懼其人不得為善之利（是與人為人者也）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不責人以所難此幾句順勢衍足上意）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有一善一藝便足為能不必求備此幾句再作描頓）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以眾人待人亦所以尊己也看他只就上能善二字翻弄）今之君子則不然（字與古照）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求備于人故為善之人便難）廉故自取也少（薄責于己故自勵之心便少）（他段段成扇）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一承廉字來）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再承廉字來謂以無而為有者是）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可為自鑒者）是不亦待於身者已廉

乎（此言能以眾人自待而已看他一扇中又成二扇已上一小扇）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一承詳字來）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再承詳字來謂其人雖有善能不足為當世所稱道）舉其一不計其二（舉其一事之疵雖有眾善所不計也）究其舊不圖其新（究其舊日之惡即改過自新所不顧也）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惟恐其有令名聞于人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結住）（惟其刻責之意似必）（欲以聖人望于人也已上一小扇只是一反一正雖行文字與上宰相第二書相似）夫是之謂不以眾人待其身（不肯刻責于己）而以聖人望于人（惟知求備于人）吾未見其尊己也（知舜與周公後世皆稱為大聖人何其尊也而其所以至此者皆由責己厚而責人薄也今若不要自責則不自修不自修則不能到聖人地位何尊之有此于今之君子設獨重束一扇方不雷同雖然轉急）

徐劒擧管原本歷叙帝王年數煩冗不便記誦今從刪本

諫迎佛骨表

韓愈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衍本倘小] 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其時中國未有佛也。[君民福祥皆與佛無與] 亦非因事佛而致然也。[君之壽國年壽亦與帝佛無與 此但言未事佛未嘗而自得福]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教始入中國] 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纔音才] 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佛法始于明帝此但亂之端也] 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之奉佛禮前加恭謹計其享國多者十數年少者三五載年代轉益短促] 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 [武帝惑于佛教傾心信奉四十八年之間將自家身子捨于同泰寺中者三] 宗廟之祭不用牲牢 [詔宗廟祭祀以麪爲犧牲] 晝日一食止於菜果。[三次長持齋素斷絕魚肉日止一膳只是菜羹果品而已] 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東魏侯景反攻臺城陷之武帝飲膳多爲所裁節口苦求蜜不得荷荷遂殂荷荷怨恨聲也]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俱已言上事佛求福而反得禍爲佛不足事之証]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 [唐高祖即位傅奕請除佛法上命天下沙汰僧尼道士] 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 [沙汰一事遂止而不行此即指蕭瑀一輩人 闡音前發明也] 臣常恨焉 [劒點本]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 [點憲宗 伏下聖明何倫比類也]

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 [伏下不惑于佛句 度音杜 觀去聲] 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虛逗不當]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 [有言府西門府寺塔中有佛指骨憲宗信其言遣內使往迎其骨] 御樓以觀舁入大內 [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師憲宗留宮中供養三日舁音余扛抬也] 又令諸寺遞迎供養 [又徧送諸寺令其轉相頂禮 此點出迎佛骨事] 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以神聖英武之資必非事佛以求福] 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 [傳言佛骨在塔中二十年方許一開開則歲豐民安故作此崇奉以徇人之心也] 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

此段爲之廻護以誘之于善弄其情也

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 [惑字是通篇眼目憲宗實是惑反言其不惑此把迎佛骨說作戲翫是下棋倒跌法非一味回護也] 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 [百姓愚下情懂其心 易于溺惑而難于曉悟] 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 [彼見陛下敬信佛教如此皆說天子是大聖人尚且一心奉佛況我等微賤小人尤當加敬頂禮豈宜愛惜身家性命] 焚頂燒指百十爲羣 [男女雜沓有焚香于頂及燒手指以爲供養者] 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放傚惟恐後時 [爭先瞻奉捨錢財惟恐不及] 老少奔波棄其業次 [所以棄卻本等生理皆去瞻奉捨施] 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臠音攣肉也 此段就迎佛]

骨及令諸寺遞迎供養上痛發事佛流弊不可以訓憲宗實是與心事佛及言百姓誤認止把百姓說作愚冥又用倒跌法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以言語不通故）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以衣服殊製故）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剃度出家）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宣政殿名不過召至宣政殿一見設遊也再與禮賓宴一筵賜之以衣服一襲一襲猶一副也言即使沾佛相見止當待以遠國使臣之禮且以異言異服不知大倫戒其勿留境內）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此就昇入大內上痛發其過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謂鬼神當盡其恭敬不宜）

（有所讀）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巫祝讀祝文者茢音列苕帚也古者君臨臣喪先令巫祝將桃木煎湯以苕帚灑地掃除穢邪不祥之氣以桃為鬼所惡也）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恥者恥衆朝無有識之人也此實憲宗之非憲宗之失止說群臣不言御史不舉為可恥又用倒跌法此段箴御樓以觀上痛發其遊賞妙在逐段翻駁却似一氣呵成其提撥布置之巧與古今第一篇諫疏也）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令庶人知其幼妄可以斷除一世之疑後代無所流傳可以杜絕將來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衆動遠配古聖帝明王而迥出漢魏六朝之庸主萬倍也豈非至盛至快之事哉此言佛骨既迎到京師若發還鳳翔百姓惑猶不解如此措置所以行高韶議除之意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祟音歲鬼祟也殃咎與上禍祥二字相應既以迎佛骨為所禍祥則必毀佛骨為招殃咎矣願以身代受使不畏也此段處置佛骨之法）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過商侯曰昌黎遊戲非佛不暇與諫宗旨只在極淺處謂明愚夫愚婦之心使辦却治天下正經大道矣）

此一篇設四問四答而首尾照鈕如一線

亢是陽大夫一篇小傳

引二卦之義

諍臣論　韓愈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第進士後去隱中條山李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賁束帛召為諫議大夫城未至人皆想望風采謂能以死奉職既拜官久猶未建白昌黎作此論以譏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託或人之言問）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埋下問設為疑詞）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行古聖人賢人之道）居於晉之鄙（陽城定州北平縣人其地屬晉之邊鄙所謂柳谷也）晉之鄙人（城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游故薰染陽子之德皆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淑善溫良者不知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李泌聞其名而薦之于朝）天子以為諫議

大夫（德宗令長安尉楊寧齎束帛召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人皆以為榮而陽子之心不以為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含不諫意雖說他好已自問難之端）視其德如在草野（陽子自視其德如在山野之中）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陽子豈以諫官之富貴而改其不求聞之初心非有道之士不能此數端寔是陽城好處必要先提出了不然後來必是嘗筆周旋非真或有是言也）愈應之曰（此答破有道二字）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以柔順從人而始終不變其德可謂正矣然此乃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宜以是陽城不當以婦人之道守諫官之位）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接口直下賦語斷住快利非常）在易蠱之上九云（蠱音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蠱卦上九爻云士君子不遇時自宜尊德樂道不臣事于王侯以高尚吾之志而已此謂陽子未出時自當如此）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六二爻云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之際自宜匪躬盡瘁不顧身家之難可去若以求濟之此謂陽子既出時又當如此）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蠱上九蹇六二所居之時雖有不一然君子終不以此改其所蹈之德不同而窮而在下當安在下之分達而在上當為在上之事原未可一概論也正解若時原出仕可原不得隱）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上九居蠱之時是臣無用之地而使之反欲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若使居蹇卦六二之位是王臣之位而反欲高不事王侯之心）則冒進之患生（居無用之地而欲致匪躬之節是冒進）曠官之刺興（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是曠官）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此六句文法明整九則法也）

(又反形二卦分兩段應前兩段)

（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此一段反振其志又何可則之事仕宦之所處與所行兩句皆非其志則又引經斷住此便再反取法以免于罪一段用兩經字容一戾哉是上接口一句）今陽子實一匹夫（至此實寫陽子入）在位不為不久矣（句）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句）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此句是陽子已在王臣之位而天子加厚德宗）而未嘗一言及於政（含蓄下意視政）視政之得失，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此句原是痛癢不相關陽子不諫之情與之相似此本是綱目）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品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此又作三疊申前意）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此句）

援引孟子說話訊誚陽城不能諫諍

不消多語只看陽子將爲祿仕乎一轉當令陽子不敢伸氣

兩面夾攻已說盡了

以是（冷激之謂有道者必不肯如是無闕況匡夫爲諫官天下仰望何如是第一斷）且吾聞之（更端再說）

起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分理政事或有以官爲守者即當盡乎其官君制之而不專其職則去去之則曠職爲苟祿矣）不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人臣專司諫諍）或有以言爲責者即當盡乎其言若君拒之而不得行其言則去不去則廢言爲素餐矣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謂陽子既有言責則當諫若諫不聽則當去無有久在位而不諫之理故以不去位激之此段間鎖大抵文難文字須救他不可避進自前雖到此亦無辭了）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吾子有言）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雖仕所以行道豈是爲貧亦有因貧而仕者）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

可也（若說爲貧而仕非以行道位不必論尊卑祿不必論厚薄即如抱關擊柝之小吏亦無不可何也蓋抱關以司門啓閉而已擊柝以警不虞而已無與於政事之利病也行者在所擊亦即㮚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孔子聖人也亦曾爲委吏注主會廩委積之吏矣）嘗爲乘田矣（亦曾爲苑囿）亦不敢曠其職（雖孔子亦不敢廢曠其職事）必曰會計當而已矣（會音貴會者總其數計者聞其數當者明白也孔子之意謂委吏所司者會廩之事爾但于出納之間會計當而不差吾職已盡吾責也）必曰牛羊遂而已矣（牧養之事所司者但于牛羊壯長而生息此外非吾責也）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上言陽子若爲祿仕亦不宜居諫職故以不辭之是第二斷）而如此其可乎哉（爲己行道之計雖仕亦不宜居諫職）或曰否非若此也（設爲陽子出脫）夫陽子惡

收旣提起陽子不在丟亦不冷淡如兩針之來溢他而出有許多情趣在

生意只在再設問處斡旋

訕上者（陽子不欲顯然訕毀其君者惡去聲下同）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不喜謗揚其君之過以沽直諫之名者招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又從攻之處在此）書曰（周書君陳篇）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言成王對君陳說爾有嘉謀嘉猷即于稽衆繹思之時其有切于事之嘉謀合于道之嘉猷即入告爾君于內又不自以爲能將順于外曰此嘉謀此嘉猷皆是我君盛德所斷非臣下所能也既陳之獻之于君于內主又以善歸君上而宣布于外此忠順之己之善而歸之君極言至矣書有如此者）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謂陽子之用心知其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此不答破人而可謂不明）愈應之曰（此答所云再起更端）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諫官用心之道如此者亦可謂不明滋益也）

（又接口一句斷住）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諫官主于言不將順宰相之主于稱德宗重其德行道）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一折）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詔擢宜真其德行當之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又一折去聲）（盡職在諫君之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忠言逆耳在喉間如魚骨故直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君上有不濫賞之美德如流水之不受言）（謂之骨鯁當即指擢位言又一折）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隱居山林之人相慶而起莫不彈冠而相慶矣）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又一折宣明其大君之名于無窮也熙明也鴻大也鴻號大名也此言諫官謂）

能改句屬望大夫本旨
凡激有道之士一句章法甚長

於亂國是以見殺又一折亂國謂淫亂之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又感動陽子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又一折遠之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個善
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且怨者有此一句來收纔有狀拾予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
之士也到底不肯以有道許他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
乎是第五斷上數段俱責其不諫此段乃望其諫言陽子若怨而不改併善人亦稱不得何況有道之士此就應
第四問作摔宕應起處激得尤緊
過商侯曰此篇到底是諷陽子以必諫不是譏陽子之不諫也若說以不諫譏陽子安見其非盡言以招人過哉看其從寬處逼緊更從逼緊處放寬層層辨駁始終只是聳動陽子其後陽子果論裴延齡陸贄兩事至欲裂其麻安知非退之一擊之力

退之生平木強而爲俱衆所組望救于言求官于字相亦可怪也至此書乃復自比于溺弊管庸且云大其声而疾呼略不知恥何甚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如是耶前書惟後即書更之字人錯[illegible]可紡是書聯行文眼[illegible]相同

再上宰相書

韓愈

突然而來借旁意透正文自起奇情橫溢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人水火之中而求脫不專是父兄子弟然後可望其相救將有介看他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前後兩段全在[illegible]其勢誠急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設有人偶立于其旁其人又與我爲仇怨雖是仇怨尚不至欲吾之死亦將呼之而望其相救也看他又曲折又條達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從旁之人聞疾呼之聲見蹈水火之事此時此際雖非其父兄子弟亦將往而救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於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說水一句焦毛髮說火一句救之而

情可悲不辭也謂其人苟不欲其至于死勢必盡力以相救又曲折又條達看他覆寫上文不換一字濡首儒沾濕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是總鎖前一段總住一勢情悲是總欠一段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等用事愈急于仕進故云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賈誼行道惟思也言無力學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論道之難易力行也不暇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卽拈水火二字應得巧其既危且亟矣因力學行道以致窮餓其身與蹈水火者無異大其聲而疾呼矣因急而呼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迺用假字生姿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事危勢迫如此疾呼望救如此此時此際將何法以處之有來言于閣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爇于火者又拈水火奇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緊呼

又起以時字作波

假借叙述倣此時字

以爲仁人乎哉。勢字撰出一個說話人來以可救不救不得爲仁人感動宰相不然若愈
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已上言使非不仁之人見愈前十一窮餓之水火亦應動念
謂語應上文 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又設一難終其所欲言以宰相則知子矣
如時不可何時字與上勢字對看言勢雖急而時有不可下文三轉深闢其時不可之說愈竊
謂之不知言者易曲反覆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材其
能不足當賢相之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不是
舉非時有不可正非天之所爲也此即賈誼云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
位者滂大其詞
是責成無已處
又曲折讀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
之快意若時之字謂幾年前布衣尚蒙拔擢豈今勢殊時異
與今豈易時哉乃反不可乎已上言宰相既聞知不可委

之時而不察此一難使人無所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
藉口亦是自闢後門易入聲 間去聲
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判官掌書記及一切文牒者此言自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
節度以下尚得以薦聞何況宰相尊于節度所舉不患其不行
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管仲遇盜取二人爲上告以爲公
或舉於管庫趙文子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餘家
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于此方比也此言布衣猶愈于盜與管庫此之又不患其失當但管庫猶可言也至
出自僚于盜而曰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于此其情隘辭蹙
卑陋可笑殊甚惜夫看他到底而折無一語乖
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過商俟拜鍾竟陵謂此書所見似悲戚非悲戚也如此
大辟疾呼氣竟足以籠罩之極因昌黎自容時宰故終
言激宕如此即孟子所云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也若視其巍巍必爲莊歸歟語不敢激宕如此矣抑
謂悲戚而求非善
讀昌黎之文者。

意所欲言而不便得言者忽然托出周公便分無所不至故這篇雖有兩大幅而只是周公一大幅也後寫後士之意萬萬不投已又是古今絕妙詞語

三上宰相書　韓愈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忽說周公不爲周公者攝矣）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哺音逋口中嚼物也沐濯髮也握持五指也周公輔相成王時戒子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此以周公爲相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意起爲下設使其時一段伏案緩急可見下轉筆）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一皆已九字句舉用是進賢）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二皆已十二字句除去是退不肖）四海皆已無虞（三皆已六字句無虞怡平）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四皆已十五字句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謂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也八蠻南方之蠻有八種謂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也荒服去王畿甚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是流放罪人之地也賓服也貢謂貢獻方物也）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五皆已十四字句銷化也息止也）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六皆已十七字句修理謂舉行也）風俗皆已敦厚（七皆已六字句敦厚也樸實也）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八皆已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九皆已十四字句休徵嘉瑞如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之類此段謂以時而論似不必有吐握之急看他這用九個皆已字變化七樣何法字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正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筆法句法也下再轉筆）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周公成王之叔）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詳以周公）

前道如此筆鋒翻倒周公輔相而此

全是將無作有生姿波

之功而論亦似不必有吐握之急）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上文九個皆已下再轉就舉用之士皆不能如周公看此處便搭上自家來伏案）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且不但不如周公亦不如百執事）豈復有所謀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又無奇謀異議可補周公所不及此就來見之士而論又似不必有吐握之急有此處連下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何法又是一番起伏頓挫下再轉筆）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所進之士皆無所用）亦可以弗求矣而周公猶急急皇皇惟恐求之未至以負成王付託之意以失天下仰望之心下再轉筆）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看他層層倒捲轉去推原周公之心若處當急時正不知其如何急矣借以鼓舞當今反轉收住）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已上言周公急于見賢之功看此處若他人用筆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添不衰二字句法更奇凡費轉筆說周公舉時事相無數轉筆說周公舉時事相）將宰相下再轉筆）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此即以閣下爲相作轉筆近謂不多幾時事故言此只見輔理承化之功未能及周公）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一豈）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二豈）四海豈盡無虞（三豈）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四豈）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五豈）天下之所

（又補出兩層缺憾處，合本旨）

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六豈）風俗豈盡敦厚。（七豈）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八豈）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九豈。此段謂其時亦未能致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字最巧。）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盛德。至比于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又搭上）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此言進見之士未必不如求見周公之士。他本是九個豈盡。即上三豈復有字與前段相對。此今分外添出兩個豈盡故變文耳。）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已上言後世宰相之待士，雖不必如周公之急，然士既有可為之才，亦宜引而進之，豈可棄置。而帶用至此說閣下畢，下始入自後上書意。）

（與周公大異矣）

評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三上宰相書三　紹聞堂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指後十九日復上書）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閽人守門人也。謂三次到門而不得見也）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周公閣下之說畢矣。下又另作餘文自解復上書之）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弔問謂古之人但三月不仕人皆來弔而慰安也）故出疆必載質。（疆境也。質音至。執玉帛以見人謂之贄。古人出疆而之他國必載贄以往將以見）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魯。于魯不可則去之齊。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敘周秦之士有他國可適則亦可去以起當時之士所以不可去何法參差縱然而論）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言舍此無可他往之地。若安得不復）

（以前見得之道，以後是士之情）

上。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轉尤高。山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以天下之心四字如此）（山林乃不得志于時之所居，若以憂天下為心者則不能矣。書安得不復）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亟音氣）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又一轉生寧以大賢之門下歸公）

評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六　三上宰相書四　紹聞堂

荅李翊書　　韓愈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有才而能下人。是可與言者。)(曲折) 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曲折)(文乃道德所發。李生以下人之志問爲文之道。不曰可進于道德。不特文也。開口便說出作文本領。)(贊李生)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曲折)(謙言已不能深入于道德。) 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曲折)(上已謙言。當荅李生所問。)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愈所欲爲生言者。即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曲折)(凡人所爲與其所期。未必相合。今生所爲與所期甚似。則庶幾其近乎道矣。再揚。) 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于人耶。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耶。(李生一筆以生下意。)(第不知生之所期于立言者。意在捷得。祇欲以勝于人而爲人所取耶。將期至于古人之立言。積厚而流光。遲之又久。而以自然得之者耶。蘄同祈。求也。此就其所問者翻出兩條路來詳問之。) 蘄勝於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輕)(此二句把求用于人一邊撇開。) 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此二語是要訣。用功。) 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將欲求至于古之立言者。不可望其一朝之速成。無誘於外至之勢利。此其道如種樹然。加培養其本根而徐待其結實。旋加膏澤而希望其光華。竢待也。)(伏二條。)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遂成也。沃澆灌也。曄明耀也。謂本根之培植深則實之所成者必多。膏澤之灌溉厚則光之所發者必遠。)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藹和而正也。謂仁義之人。功力深厚。所蘊仁所以行發之而爲言。中正和平。油油可聽。藹乎有道之言。如種樹者根茂而致實之遂。膏沃而致光之曄也。已上言至于古之立言。其用功當如此。)(一抑非笑又便不佳)(自道讀書作文甘苦。字字切。)

抑又有難者。(下面皆說難。) 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謙言。兩句埋伏後半篇。)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隨即承當。一句曲折。)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言有志于古。三代夏商周也。兩漢西漢東漢也。此承上文轉入自已所學來。) 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此言欲希乎聖。) 處若忘。行若遺。(有所遺忘而不能釋。如有所迷。此六句皆用心之專一處。) 儼乎其若思。(儼乎其容。如有所思。) 茫乎其若迷。(茫乎若失。如有所遺。即出處之間。忽忽若有所遺忘而不能釋。如有所迷。此六句皆用心之專一處。是寫無望速成意。) 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陳言謂陳腐之語。戛戛相反難合意。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惟欲抒寫其胸中所獨得。一切陳腐之言總期刪削殆盡。甚覺其難及。) 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已見于人時。俗以觀于人。有非且笑之者矣。然吾自持。所爲文不人時俗以難非笑而不顧也。此是第一層。謂如是者亦有年。) 如是者亦有年。(此時落筆最難。俗眼必嗤。是寫無誘于勢利意。) 猶不改。(看他鉤連而下。再不改謂陳言務去之難也。) 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三代兩漢書中亦有正僞不同。前此雖不識。今歷幾多年。加功深力久。是觀至此纔分別得出。) 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而前此之陳言務去者。今果去矣。有得謂得于爲文之道。乃徐徐有得焉。) 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音骨。波浪也。) 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無誘于勢利。) 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譽音預。此是第二層。謂前落筆。止是務去。至此覺有來路。比前稍易。以人之笑爲喜。而譽爲憂者。猶恐時調未盡去也。) 如是者

歛心抑氣是用功緊切處

養氣爲主此是昌黎之以其道

亦有年看他又鉤連而下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此是第三層謂至此
不待有所去再寫無望速成意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
汲落筆甚易此是第四層謂落筆太易恐雜而不醇至
醇也然後肆焉此下最易之時却以難心出之于是以吾
之所言迎取乎古人立言之意于其所不然平心而察其
所以然必其有大醇而無小疵然後放筆爲之而無所顧
忌焉此所得心雖然不可以不養也此至得手之後須養氣行之乎
應手之候也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即勿忘勿助長
意終吾身而已矣此是第五層行仁義四句皆其所以養之者總寫無望速成意自始者非三代
兩漢句至此皆自言學古立言之用功應上氣水也言浮
文無望其速成四句下乃快然自足之言也
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

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謂水大則載物有力氣盛則出言有本隨其言
之短長聲之高下無不相宜氣字根上養字來至此有左
右逢源之妙負快然自足也此自言學古立言之取效上文根之茂者其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再謙一語轉下一雖
實遂四句下又轉幾於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此即把上文謂學雖成未必爲世之所取勝于人而取
人代生下議論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耶之器必得人而用士之待用于人亦然
用與舍屬諸人世俗之學如此君子則不然有力重提處心有道行已
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君子
處心行己本于道德用則見于事業功名舍則如是者其爲名山不朽之業原不顧人之用與不用也一曲折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莫大乎是君子之樂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
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言今日志古者少吾見志乎古者雖足樂却以其遺乎今爲足悲有
同吾志者數稱之弟勸其自成所志而已不敢謂吾之學
可尚而世俗之學不可尚使其必從事于此也其意謂古
文無用于今日無限慨歎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一曲折
言之便與他人之言文不同故到底以志字結
過商侯曰李生以道與文爲問昌黎把自己一生用功工夫由淺入深逐層指點是大有益之文學者不可輕
意讀過。

與于襄陽書　韓愈

襄陽郡名屬湖廣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以此書上之

頔音廸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意輕士在下位之士也）莫不有先達之士（三扇）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在下之士必賴在上者爲之前以援挈之而後得以彰其身也）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此隱然有許于公意）亦莫不有後進之士（此意重士在上位之士也）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在上之人亦必賴在下者爲之後以尊譽之而後得以傳其名也此八句是正言）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雙承）（隱然有自許意此不爲提挈則在下之士其才雖美而不能自彰于當世此二句翻前扇）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後進不爲尊譽則在上之士其德雖盛而不能自傳於後世此二句翻後扇四句總是反言）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此須得也後進之與先達原相須以爲用者看他只用一句總結凡作無數曲折）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見相遇之難如此）豈上之人無可援（音援）下之人無可推歟（豈下之人欲推之而無可推之先達歟）（豈上之人欲援之而無可援之後進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上下之間皆似有不可解者此總究一句見士之能不肯諂其上下相猜乃能有此）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下不肯見推）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上不肯見顧也）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名顯當世）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光照後世）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負才負位兩無是處此應上不相遇只用一句總斷定）

（以下凡六轉極其婉轉）

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可援）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可推自起至此謂先達與後進貴于相遇只是一句話却作如許曲折）（下更作一曲折其論始畢）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于人（八言如此斯言也愈久誦之然未遇其人上半篇文字只作閒話）故不敢輕易于人也今側聞閣下（道遇至此方入閣下是一段側聞謙辭也）抱不世之才（謂其才可一世）特立而獨行（特立不依附也獨行不同于衆也）道方而事實（道方方正不苟合事實謂行事以實而不類浮夸之習也）卷舒不隨乎時（卷藏舒放也即用舍隨時不肯與俗浮沉也）文武惟其所用（文武謂士具文武之才者）豈愈所謂其人哉（豈非愈所謂先達在上之人可以垂休光照後世者乎）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于左右獲禮于門下者（以下凡五轉極其婉轉）豈求之而未得邪（或無可援）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或未嘗求）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應有而偏無似不可解此段單說于公）愈雖不材其自處不肯後于恒人（自己是抑第二段先抑人亦不肯居于恒人之後）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此何等郭隗燕昭王賢者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

出而用使處之難

從孟子來却變化生新還自嶄新的

一路用虛神播蕩噯嘆久允

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謂除中事宜甚多）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應不能）（量才授任不強人以不能處入聲處彊皆上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于上爲上者不得怨于下矣（不強使爲便能盡職正是上下各得其宜處此承上能不能句泛論上下相安之法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但好臣其聽從于已可任役使之才不能好去聲下同臣大賢使已可從而受其教者好去聲下同）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時勢又不相同唐去戰國已遠）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其所好又與前大相反矣）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段分明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又承上抑而行之句泛論奉命不奉命人品在上者當知所好）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又用雙鎖之筆筆勢反覆却又甚徑直）此言（言三字三層）惟愈于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以張公賢而已又受知可不嫌于唐突也且作結束下去再說）愈嘗幸于執事其所從舊矣（向明知愛辟爲節度推官）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言得以盡其誠）加待之使足以爲名（道不致屈于已）寅而入盡辰而退（不必辰入）申而入盡酉而退（不必夜歸翻出此十四字正與晨入夜歸反）者率以爲常（亦不必自二月至九月終有所別異）亦不廢事（如此則于公私兩得盡矣）（此申已意見不必晨入夜歸）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此下文勢最奇）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寬假之矣）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主意只欲張公所遇之仍皆是入夜歸作反意收結

（加待之矣）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使不失其性矣枉屈也）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使足以爲名矣）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嘗幸已舊矣看他憑空揑出五執事如此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筆酣墨落目中無人）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上有以承事矣識知也依歸猶倚靠也）韓愈之不諂屈于富貴之人如此（下有以自立矣）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雖不辰入夜歸其所取猶在矣看他憑空又揑出三韓愈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筆酣墨恣）則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已上言一得所請則當報德知已只一句截斷是一正落）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行首杭即同列也隨行謂隨其後也三十人爲一隊此又把晨入夜歸四字換出此八字）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于已（此只是申上隨行二

句意）（應前）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于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又二十五字頓跌）哀其窮收之而已耳（與上五如此句相反）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與上三如此句相反前段說話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此一轉）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此言富貴之恩）一歲九遷其官（此言遷擢之遇也）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己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重言知己者逢人稱述不置之詞已上言不得所請則未諒其所以自立之心是一反落）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收無要緊又連下四其字句法亦不苟且總是筆墨酣恣）

（遇商侯曰晨入夜歸特是借端發難欲張公之厚遇之也其亢直處善于解救故不傷于激其求懇處善于占）

步故不
流于靡

此等文字何曾費着意必作如此章法只是起手一行偶然得見與不見後通篇風帶火不自覺筆筆入妙也作文固以心容爲第一矣

敘入來俱作且宜妍之筆絕妙文情

與陳給事書

韓　愈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以論諦祭合旨，自考功員外郎遷給事中。）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舊原是個相識。）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且曾叨加愛，爲給事所稱許。此一起先敘相見。）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家貧無以爲衣食，業奔走道途，故見不得親近左右。此又敘不得相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給事中位亦尊矣，位尊故求見者愈多。）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三字是一篇眼目。）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位愈尊則微賤之人分所當守，自日以疏遠。進見者多則情有所分，自不能專一。看他忽開突二扇。）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無實行而有虛名。每扇中有二小扇，此一扇寫閣下。）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既無實行，便不得於君子。因有虛聲，又不足於小人。此一扇寫自己。）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不敢求見一，不敢求見二，不敢求見三。此將閣下愈也兩扇四句開闔變化，不敢求見四，此四句合成四句。後總而論之，勢不能不相違，本此二句繳過起一行。）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無足怪也。）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再見有年。）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初相見時情較隆，言有不斷也。謂其屬爲不斷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此言相待之厚，以爲有故人憐寒之意，告之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此又重起二扇，一扇退而喜，故光榮之，下不承。）又不得朝夕繼見。（東京即今河南。）及其還也，（因往東京，不得見又不得見。）

其瀾如來絡易筆連不斷是一氣呵成文字

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東京歸又求請見 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容不溫矣邈言貌輕視貌 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言不屬矣情此四句總見 倜不候係光景 退而懼也。不敢復進。恐取罪責故不敢進一層退而懼重下偶承宛折如 責家小學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以不敢復進爲悔 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忿其輕而疎之 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其當再 進而後言之看他忽將後扇翻出陳給事意思來成爲回護其實未必然而以爲然大是奇絕 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此自陳不得繼見之故 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邵氏見聞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 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此禮可略則前此不應見之禮省可略矣

總評 通篇以見與不見爲關目作兩截看自愈之獲見於閣下至閣下之庭無愈之遊矣爲一截口中雖是說見卻反是不得見自去年春至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爲一截口中雖是說不得見卻反是得見波瀾最闊指擺最嚴

想其當日欲求勝人因有此一種艱深文字

三句連下

三鼓瑟而首句相對一字生臣瑟鼓猶入然何法不六奇而曰奇

答陳商書

韓愈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答之也商後元和九年中進士第官秘書監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書中詞意高深未易明曉故不愧赧此起欲求書之文 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之謂不以我爲固陋而以文求益且示守所見以爲文不□誠厚幸也此又 謂其所見 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求也謂雖答書白須未必能當其意 齊王好竽。竽音于笙屬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欲飲食 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因工好竽遂欲借鼓瑟爲進身之階 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久不得見 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此言瑟音凡而能感動鬼神自以是非也謂瑟聲 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呂律。律者律呂也以見其有所本也此四句皆自矜所長以爲作合 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客齊王門下士謂王所好者竽而子所能者瑟是所謂工之見意瑟雖非非王所好也此言所操者不合其所求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此引喻以入正說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文雖工人不能好如何 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此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齊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竽也此何收上引喻 文誠工。不利於求。求諸難高古雖淺則亦何益 不得則怒且怨。怒怨二字應上叱字 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此見君不同否

子之所守豈因時而爲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之遞就必不知自反尚○道○上○述○）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應前吐露情實）惟吾子諒察。

（過商僕曰此篇細玩其句法字法篇法宛曲而奇是曲學國策文字。）

（空中樓閣其自擬處奇而文亦奇）

（通篇並無頭亦無尾竟以然爲一怪物一氣而下而下中間卻有無數曲折）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愈

（唐舉子禮部及第例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武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

天池之濱（天池即南海濱水涯也）大江之濆（濆音文亦水涯也）曰有怪物焉。（怪物蛟龍之屬韓公取以自況）蓋非常鱗凡介品彙之匹儔也。（介同甲彙類也謂非尋常鱗甲之屬所可與之比並以見其異於衆也看他斗然寫一怪物是第一段）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喻言得遇於時絕大經濟可以設施是第二段）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關隔也。（喻言雖無遇合所差不多自有用之日是第三段下間字去聲）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illegible]）爲猵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猵獺音賓撻居水中食魚者喻已懷才負異儒有可爲之機北因無人薦引不能自致反爲小人所笑十八九言寸分中有八九分近之極也涸音鶴是第四段）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喻言得遇當事者爲之提拔便可運轉而無難是第五段）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既曰哀其窮又曰負其異相對處）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音俛氣骨矯然俯低頭也）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喻言懷才負異自當得售立志凜然不苟豈屑向人乞憐是第六段）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負異之人不肯逐時俯仰故雖遇有力者因係時眼又不能摸索而得之豈能知其窮與否也是第七段）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又復一轉喻言與書之意但此有力者不以爲

以命自信究不敢翔其必得亦不得已之思

怪否聊試仰首一鳴號焉仰首與俛首帖耳相反鳴號者不過使聞其聲而察之亦不為搖尾乞憐之態也號叫聲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乞憐固非我志又不敢輕量斯世必無人肯提拔今倘遇有力者聊向鳴號安知不哀其窮而憐運之乎是第八段看他八段中奇奇怪怪瀏瀏曲曲歷歷落落緊緊簇簇奇崢怪嶸也其哀之命也命當得水變化行止非人所為亦出於命此其不哀之命也命當瀕死沙泥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又加一段自作波落更妙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用一句點出自己收住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應上哀字作結

陸雲上卧以怪文寫怪物眞乃咄咄怪事此所謂大稱意之文也不知當日讀之者大怪之否

過商侯曰一意翻底却接連四五個轉換波與浪作筆無停妍吾無以擬之亦曰公所云云文實有類於是

此篇與答王含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顏御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是借景生情文各行許多轉折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愈

故友李觀元賓時元賓已不在稱為故友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吳中如蘇州常州鎮江湖州松江等府皆是故人舊交也其首章則吾子也文公與李師錫原不相知因元賓詩而知師錫盛有所稱引詩中極贊師錫是其所相與者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其量狹窄不能容物人有犯而必絕之弊令於尋常人不肯茍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惟其平日不輕與可以決其所與之必賢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彼此遠隔相見無由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元賓文章不可再得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以其相似故也看他生面寫出熟情妙極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麈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句本諸此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究如十年前示詩情況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以所與者之賢又見其與者之不苟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用心似元賓則文亦似元賓夫文亦似元賓益可貴重矣已上敘李生文章之佳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分明以孔子比擬自況偶之類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此述來書之言琢雕如斷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自當以古文詞之法相示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謂所好者惟文所載之道耳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應上心字將復有深於是者與

吾子樂之道中有許多樂趣況其外之文乎到此際而爲文自然不以琢雕爲工矣已

上許其相從之意

過高僕曰公與李師錫從未相識答書最難下筆此只就元賓以寫相與之情俱是借客形主無中生有法

透層曲折 盡意又最整舉

亦狀情慘 如此如畫

無悲忽悲 且說且書 爲理之所 或有不妨 爲借之可 必有也諧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李浙東名遜以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時張籍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爲之代書有心之論是昌黎憤世之談使張君爲此正恐未必有此悲激淋漓也

籍聞議論者皆云借人議論說起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方伯與連帥唐之觀察使即今之布政也帥同率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坐鎮一方所屬地方皆聽其節制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illegible]犖音落超絕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謂李公心事迥出尋常存之於中已久尚未悉其詳也此第一層敘初聞李公之賢爲私獨喜不復有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翱到京師門下從事猶言協律如古人伏根太常寺官名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翱其名也

之久不見故人急忙通候問無恙外恙噬蟲也入人腹食人心古人草居嘗被此恙故相勞問必曰無恙從作恙者非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協律爲浙東從事有主客之分故問平安外無暇談及他事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數日來所談浙東事頗詳密皆前此所未聞者籍私獨喜忽然而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身常說古今人不相及豈當今世而忽有李浙東其人者安得不喜此二層敘因故人李協律得盡聞李君之賢退自悲而忽然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時因病眼京師不能自立功名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如許情激世有知識無錢財寸步難行雖欲見古人而不可得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

忠快筆殊側天成

如此說來使之不敢以駁人相待

只就盲字翻播奇成三轉快語騰那嬉笑怒罵無不痛盡

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京師至浙東相去遼隔故不能自至盡吐胸中之所有）因飲泣不能語（飲泣哭而無聲也此第三層又借目盲不能自致其身於中丞之門爲悲）既數日復自奮曰（轉）一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盲者目不明也言無能之人猶目盲而廢棄因其宜也）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自所能人雖因目盲而廢棄然當廢於流俗之輩不知我之能者至於行古道之人彼自可收用我當自奮不當自廢也此即將上文俗輩與古人字面轉入中丞身上）浙水東七州（二轉浙東七州即今錢塘江之東寧波台州等府也）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中丞所轄州郡戶口之繁不可勝數其人豈盡皆盲豈盡皆不廢者）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又轉入中丞取人處）當今盲於心者皆是（當今之世人之不明於心而若盲於目者何可勝道此三轉竭盡天下用世之人雖毒語亦是實語）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之人不盲於目而不盲於心與當世之人不同王張全在於此）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目雖盲口尚能言）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此第四層）閤下能信而致之於門（此又借目盲與天下人比對欲中丞出其奔招致之於門下也）籍又善於古詩（自負實使非過情）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饑寒足以亂心倘不以此爲憂詩必更進矣望之意隱然）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所有即前欲吐出胸中之奇）閤下憑几而聽之（憑几而聽則調協宮商音諧律呂）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即樂中所謂吹竹而簫管鳴彈絲而琴瑟奏敲金而鍾鏞以有聲擊石而玉磬以出聲者未必不如也）

奉孝於此

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盲目之人精神內專其於技也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尚可與此輩比並乎（凡瞽目者多習音律籍尚可側足於此輩之列以侍左右乎此五層自敘能詩中丞若得致之於門下談天下事之外當別有以自見上皆敘李公此始自敘也）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所望於浙東者在此）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幾神有當可以開豁）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法然二語甚奇當於涵處觀理便覺此語有味）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此第六層又以見用於中丞使得養家治疾感謝難以言盡此篇書本古）

過尚候卧只就目盲一節生情描盡其間怨喜怒悲或歌或泣皆極其透切淋漓聳人觀聽可謂慕神特絕

本篇立說之意說得二字真盡篇特深慕

（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此篇用此爲證極好料當時先得此一句然後爲此一篇之意）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謠於下民）

（言以觀人風之美惡以柳子厚作說之意直欲俟上之人觀者採取之以薄其稅斂焉亦憂時之意也與過商侯卧此本備論捕蛇以論苛政故前面設爲之辭捕蛇者應答爲奇論令人肌栗戰恐後却明放苛政猛于虎卑作証催科無法其害往往如此婁咽之音柰堪明讀）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皐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展兩或曰引起盤字畫龍點睛之奇也

此公意態之態如何

送李愿歸盤谷序

（愿是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向居盤谷，後爲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不肯仕進，隱居盤谷之間。文公作序送之。故居，故曰歸。）

韓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盤谷，地名，在今河南濟源縣。行音杭。此叙盤谷出處。）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叙水土之美。）草木叢茂，居民鮮少。（叙草木居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盤有環繞之義，凡谷皆以盤名。）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此二句一説，言谷中居人，名之盤旋之義。叙居何處，盤谷外爲地勢阻險，隱者所居。此就形勢上說。此句起下文。）友人李愿居之。（與昌黎公爲友，故曰友人。以上寫盤谷，只此六字點出居此。）

愿之言曰：（是借愿之口道出。）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此句總提下文，先言大丈夫之富貴。）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先提出功名。）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言在朝廷之上，總攬百官，不才者退之，有才者進之，凡以佐天子發政施令者也。此寫其在朝之事。）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其在外，立旗旄以爲儀，列弓矢以示威嚴。武夫向前呵斥，從者隨從塞途，供給之人各執所須之物。此寫其外之仕。）喜有賞，怒有刑。（此寫其威令。）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才俊之人援古證今，可以聽其盛德。此寫其門客。）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寫其姬妾之美。）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句承上文，言大丈夫得志，非人力所能致。）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此寫居處之幽。）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茹，食也。此寫飲食新鮮。）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趑趄，欲行不敢行。囁嚅，欲言又不敢言。）處穢汙而

盤谷隱居之態如何

此客李愿之態如何

送溫處士序

韓愈

（處士名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是東都處士之秀者。文宗朝終禮部尚書。作序時公爲河南尹。）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冀北，北直冀州之北，產馬之地，故伯樂過之而馬羣遂空。此句如胃憑空忽掉奇語，乃通篇發議主意。）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接手便難。）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馬以良者爲貴，良者既出，則餘無足數，故曰空。）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接手便釋此段，以譬伯樂之能知馬，以比烏公鎮河陽，東都處士之廬無人，不獨爲送溫起，并送石亦連及。）東都，（今河南府。）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東都多產賢士，猶之冀北多產名馬，故曰東都士大夫之冀北也。）

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市猶賣也。涯，水際也。二處士皆居東都洛陽南北之涯。）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鈇，音斧；鉞，音越，大斧。古之爲臣者賜之鈇鉞，然後得專征伐。時烏公爲河南節度使，故用之。儀制，蓋唐之節度使即今之巡撫也。烏公名重胤。）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羅，網羅也。謂以禮聘也。幕，帳房也，軍旅無常居，故以帳房爲幕府，即今之幕賓，即此意也。此先引石生見其能。）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謂溫生、石生皆爲烏公羅而致之，亦猶良馬之見取於伯樂也。看他出溫中自見所以連石之意，句法奇，即上遇其良輒取之意。）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尤，特出之才也。）自居守河南尹，（居守，指東都留守鄭餘慶；留守，官名，猶今之府尹也。）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二縣，謂東都所屬之邑。）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凡政事之疑，皆問也。）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以治內，將以治外。）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

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圖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

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

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是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

二疏之去當日盛題騎三讀字與從不知生來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亦如看二疏之去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與不張大作傳雖書亦落莫視未知太史氏亦能如漢史之傳其事否看他用三不字亦從不知上來落莫寂寞之內此言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而其跡本是後世事此處又不下只得付之不論見畫現肰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愛其潔身之義惜其老成之去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言之予朝加其職銜仍給予此二疏事外添出一件事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此言楊侯之所有又嘆二疏所無非少尹一疏也此乎疏事外又添出一件事却又鬆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前云不知楊侯去時此云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其筆勢如疾風之左旋右折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合指二疏今指楊君應前古今今人不相及隨手而作一總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謂解任而致仕者多不歸家鄉其鄉也家居為難所處也以不能歸其鄉之人作反觀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鹿鳴乃燕養之詩今人登第而宴謂之鹿鳴宴謂楊侯今以七十而歸矣吾道其歸來時以少年成進士其來京師也猶歌鹿鳴之詩以送之矣此是賓句宛去聲今之歸此是至句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今又作詩歌以送之吾想楊侯之歸必壯如此云云此謂七十老人那圖作童子時以見不忘其鄉意奇情妙筆鄉人莫不加敬貴你以敬其不柔其鄉人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後有所歸無貪戀

以其賢也此又應也二疏未有事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社即今之鄉賢祠也此後許之而有賢于他人者多矣

陸雲士曰二疏自二疏少尹自少尹無端拈合正如海市蜃樓空中幻影此擬中又添活句並不說煞此昌黎手中之奇遠中之遠鏡花月影不可捉摸處也

過商侯曰巨源之去方之二疏其詞不無溢美故特作不了語疑其同又疑其異究竟兩人亦各自成家此是昌黎立言之妙

如活龍如異雲抱手不過之感借酒上歎弄 從醉鄉引出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証

此則無暇悲諸醉鄉矣

送王含秀才序

韓　愈

王績字無功隋末人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每乘牛經酒肆飲數日嘗恨不逢劉伶相與閉門轟飲以周易老子書置床頭暇則開卷命酌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乃其子孫也

吾少時讀醉鄉記借其先世遺文作議論爲一篇之眼目少去聲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指醉鄉記豈誠旨於味耶旨甘美也謂既于世無累宜超肰自得不宜有所低徊于酒作爲是言豈眞旨於酒之味猶得趣耶及讀阮籍陶潛詩醉鄉記內原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之語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偃蹇謂不得志偃也蹇音簡不平也肰猶未能平其心或固不得志遂有騷不平之感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一有所感觸便借酒以自若顏氏子操瓢與簞顏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曾參雖貧不以貧爲念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蘗之託而昏冥之逃耶遺其不遇之懷非眞無累非旨于味也此解作記者之意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顏曾二人得遇聖人孜孜以道自味爲念其心已平何待借酒自遣昏昏冥冥消磨歲月耶遣形此隱肰有不足醉鄉者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彼合阮陶輩故添一徒字者悲其不遇聖人其心自不能平有托而逃乃無聊之極思也以上自言讀記之意建中初天子嗣位建中唐德宗年號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貞觀唐太宗年號開元唐玄宗年號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以直廢即出下良臣其名不攷此惜其以良臣之烈雖遇而廢也吾既悲醉鄉之文辭文辭指醉鄉記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總承上文轉入秀才今子之來見我也美王含無所挾吾猶將張之以思識其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肰端且厚行何此二語贊其所缺者皆不愧乎前人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秀才既不遇而行吾又不能爲力且與飲酒以日悲醉鄉良臣本意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結到醉鄉 結得含意

道一時之悲 [illegible] 必爲 [illegible] 遇 [illegible] 樂聖人之道以終其身王無功自若 [illegible] 不應爲隨阮醉鄉記之作昌黎所以 [illegible] 論古人便知韓子自立處若王秀才者何人 [illegible] 而已

其絕必有處。

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

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

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

含言動而就傭工此人不可測

以下是[illegible]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圬音烏。圬者即今之泥水匠也。其藝至賤而其力亦最勞。此句是挪其）。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業，習以爲生業也。自得，即自樂意。此二句領起一篇議論）。聽其言約而盡（聽其自得之言，簡約而詳盡。此四句是揚）。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先點出姓名。此下皆承福之言）。世爲京兆長安農夫（京兆長安即今陝西地，唐所都也）。天寶之亂發人爲兵（天寶，唐玄宗年號。時安祿山反，募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承福遂入行伍，軍功因而得官）。棄之來歸喪其土田（後棄官歸農，而故鄉之土田喪失殆盡。喪去聲）。手鏝衣食餘三十年（鏝音漫，圬具。謂以手鏝爲衣食之計，約有三十餘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屋食房租也當所直之當也謂所居之屋則租于市之主人而還其質房之價焉。舍當皆去聲）。

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傭作謂之傭。償，還也。上下謂工價之高下。因屋租之貴賤不一，即以工價之高下償主人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房租與人之窮餓者焉。此自去農而爲兵，又棄官而歸家，不能事農而爲圬者如此）。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種植謂稼）。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吾皆賴手鏝以爲衣食之用）。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謂一人止爲一事，不能相兼，自宜各盡其能以相資爲養，此吾所以手鏝爲衣食計也。此言彼此宜各致其能，必不能無所事意）。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理，治也。生，如穀稼穡通工作之類。此謂君有治民之事者）。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百官承流宣化有代君治民之事者）。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君與百官職任雖有大小而治生承化惟其力之所能一若器皿之隨大小以爲用也）。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若受其直而廢其事，雖人非所不及責，而天殃有所必加，可不畏乎。此句是一篇主意。提出在此。食音嗣）。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嬉，戲遊也。此言任無大小，皆不當怠其事）。夫鏝（句）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鏝乃至易之事，可力勉而爲，而又誠有功于人）。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鏝乃勞苦之事，雖取其工價，返之于心，可安然而無愧）。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強上聲，下同）。心難強而有智也（智慧乃天所賦，非人可強而能）。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吾今之爲圬，特擇其易爲，受其直而中心無愧，吾是以取焉耳。此言難易不可不自擇其宜適）。

忽然另闢一境文筆變幻無端烟波

此段[illegible]

嘻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一至其家而爲之鏝者焉未冪不美也及又往而過其家則其屋已無）。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墟音區。空有矣地也。下倣此）。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受刑，或被戮，無居人矣）。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子孫不肖，不能保守，爲人所奪矣）。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其身犯罪死，其居已沒入爲官物矣。此三項以爲有天殃者之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富貴之家安于逸樂，不習勞苦，故天將之罰以至此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心難強而有智，其人豈非強勉求智而智[illegible]不足，因不擇其才之稱否，自作聰明，然自號爲智者以至此耶。稱去聲）。非多行可

名子與賀句子序在賀字上又是賀不作辨而公作辨之由

代賀辨起

二律文俱出唐律言禮記之律者疏人引入律耳

諱辯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

獲麟解　　韓愈

魯哀公十四年麟現於郊爲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所獲折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諸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何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曰吾道窮矣

文公感其事故作是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

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然窮斥二字一篇線索子厚所以傳者在此[illegible]

徐仲山曰通篇原為子厚誌銘今附[illegible]

韓兩人皆好以文章死剝奪不歸葬亦當出而入從中於祖墓其名亦以傳[illegible]亦云定勝[illegible]相議之流也

時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不自斥。（三句應前）斥時有人力能舉之，必且復用不窮。（四句應前無相知）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一轉）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是還）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遠崙謂公於敍事中夾入議論，而折淋漓，絶類史公伯夷屈原二傳。○予舊選止錄中間精警處，前後文俱刪去。近李子惠時語予曰：古人文字不可輕加刪動，且此文題曰墓誌銘，而有誌無銘，予未知所備，故原本具存。中如路溫舒尚德緩刑書、昌黎題張中丞傳後諸篇，舊刻有所刪節者，因惠時之言，今悉存其全矣。）

民害二字是題目

總示鱷魚[illegible]

祭鱷魚文

韓愈

（鱷魚之狀，龍身虎爪，壁目蠶喙，齒大如鋸，尾長數丈，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常於水濱潛伏，人畜近則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鼻也。時潮州有鱷魚為患，適文公為潮州刺史，作此文投溪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百里。自是潮無鱷角患。）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衙推，或作牙推，軍事衙推，官名，如李愬署鄭注為牙推是也。隱示弓年。）以羊一猪一，（一段從事之意。俗本作衙推。誤，秦濟人姓名。）投惡溪之潭水，（惡溪在潮州界。）以與鱷魚食，（愈既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患潮州，唐天子之命而驅除矣，與全唐天子聖主為路，無以服萬物之心。因遣軍事衙推秦濟先以羊豬一投于惡溪之潭水，不忍不殺而殺，恐傷天地之仁，又念鱷魚大物也，不開生路，無以服萬物之心。）而告之曰：昔先

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烈火猛也，擉刺也，以杈刺泥中取物也，獨言不容託以雜處之為害也。故昔先王有天下，即烈山澤而焚之，復網繩而捕之，擉刃而殺之，蓋欲除其惡物之為山民害者，不盡不已也。）驅而出之四海之外。（此四海之外，必不容其雜處此以害民也，此段先以前王所不容正告之。）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觀於先王之待物如此，及後王德薄，不能保全，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甚或江漢之間不能保全尚皆棄之。）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一擒一縱）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涵淹潛伏也，育生息也。遂尤為後王棄與楚越之內，較江漢更外，類皆是號之鱷魚涵淹卵育於此，自後王德薄至此，言鱷魚所以不能逃責其既往之罪及之地，下方以起下文正意。）今天子嗣

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於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

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全存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

（得成立特作變懼之詞益見鍾愛之深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讀至此不重此二句不可）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此言致死之由　劇音極　甚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江南卑下濕氣所侵人亦病）未始以為憂也。（時有何足為慮看他又作一樣曲折）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殞音運　又作一樣曲折）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此敘病時不知）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此言死之日月不的）耿蘭之報無月日。（人家）（耿蘭但言汝死而未及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因言汝死月日之不同者由于東野之使但問汝之死不知問家中之人汝死于何月日猶如耿蘭之報我亦竟無月日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

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不猶因東野作書與我問使者郎死之月日）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敘汝沒不知月日）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吉曉曰耳其然也孤二郎之子湘也乳母十二郎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乳母之後與孤俱取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如其不能無養）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此皆令守汝墳墓以終三年之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兆塋也墳也）然後惟其所願。（此命建中祭弔之詞止此今或已改葬矣計吾後之力能改遷汝之葬葬終吾葬終之處置）（汝于河陽之地得附先人之後以遂其願始遂也以上言既祭先人之墓其遺骸有依而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嗚呼，（自此以下一一敘汝病吾不知時）（病根上一段軟脚）

（已死之月日不的疑信惝怳總無定）（文此妄者是敬來下）

汝歿吾不知日。（根上東野一段）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此于汝未曾有）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汝殁時吾不曾臨尸痛哭）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此追敘往昔殁時不曾臨穴之意）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謂生死俱不能與汝相依）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又自責不當離汝）彼蒼者天，曷其有極。（去求祿位致其身上至此極也）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謂本欲成家致身今汝已死）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伊潁二水名）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此敘死者之心）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嗚呼哀哉，尚饗。

（六者告之詞事）（以哭哭為之文）（上有知無知二句再說）

通篇不僅作卧想提筆作此文定自哭來寫乃是逐段連接一語不是一氣後人作讀看其中悵怳接連幾個乎字一又一接句作幾個頓足光景寫如此一番後人又負有如此後一番連篇前生寫死後追述處要哭極處要哭寫至今猶凝滿紙血淚不敢多讀切是處處置

駁復讐議　柳宗元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登進士授校書郎累遷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子厚官至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

臣伏見天后（天后則天也）時，有同州下邽（邽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尉音委官名即今之典史也韞音蘊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于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元慶手刃之自囚）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當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舍其罪左拾遺陳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云云）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永著為令以昭國法此叙舊議）臣竊獨過之。（總駁一句言子昂以為其事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原禮之意為防亂而設）若曰無為賊虐，凡為人子者殺無赦。（原謂不當為賊虐者雖人子報讎而殺之亦不當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刑亦為防亂而設）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原官吏亦不當殺人二字立案）其本則合，（原禮刑之意以防亂殺者以禮為禁以刑為禁其義一也）其用則異，（但其用有當禮當刑之則用意皆所以防亂）旌與誅莫得而並焉。（此句點醒用之理所謂旌用禮當用刑）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可旌之人而誅之無赦則刑罰之用貴乎當使其人可旌而無所底止）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僭者越其分也旌而當誅則禮之意旌其閭墓則人可賞）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此六句互發以足上句意乃以微刺之意）（若使趨而妄生賞罰則天下後世便行義遠害之徒皆無所適從矣）（誅其可旌則刑失其所旌其可誅則禮失其所二者不可以為訓此段正論）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此見聖人之道一定而不得並用）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察其情之真偽刺音次讞音彥考其曲直之理）原始而求其端，（訊問其始終原其事）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此句總上三句）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不陷於公罪本無罪也）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言師韞誅之不當不可以法繩之）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借私仇以快報復）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籲音裕呼也號平聲）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周禮大司徒書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言報仇之謀非一日）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介然有分辨之意謂無悔上打算明白殺身成仁）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言當復讎之事者當推究元慶以下手之先豈有可誅之罪上聞于州牧刑官而州牧刑官不為理而且師韞是殺其父冤號無聞元慶只得自去報仇則當旌不當誅）

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橐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

（得力在此。他種者則不然一段意出）

縷（音呂，布也。此爲女紅）。煩其令（此爲育于牧畜煩其令者），字而幼孩（字，撫養也），遂而雞豚（遂，長也，謂遂養其滋牲雞豚也）。看他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之聚之。句句字字無不是民之父母聽官命召之使）。吾小人具餐饔以勞使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申上若其構句收性字）。故病且怠（申上苛反。其民因政令之煩苛所以病且怠致其廢事）。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申上卒以禍句形容擾民情狀能無惻然。此繳上句有愛之爲害之憂以是去其弊適相同也。此以他植者爲喻是輕輕蹴出最爲得體）。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學莊子文患君庖丁言也）。傳其事以爲官戒也（已上因種樹而論官理之道收得冷峭）。

（一篇精神命脈直注末句結出）

（前後俱出借種樹以喻居官與捕蛇說同一機軸）

（先以兩層夾攻）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桐葉珍似珪故成王以之戲封叔虞。傳有此說子厚辨之）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從來經傳可信不可信以傳言多不齊也古傳之有言周成王剪桐葉爲珪與小弱弟叔虞戲曰以此封汝）。周公入賀（周公聞之因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唐地名堯之故址也。周公以爲天子無戲言諸封弟以與之戲耳）。吾意不然（緊一句謂自有一說。實前一語乃擇地而封叔虞。此一段引傳言以吾意斷其必無此事）。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此事者以吾意折之而斷其必無此事。此下論事之有無而先論分封之當否）。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當封則周公宜輔成王宜以時言于王而請封之不宜待成王之戲而後入賀以此戲而成其封也此第一駁）。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不當封則周公宜輔王正色止之不當成其不當於前。夫以爲不當封王即不載）。且周公（此戲以唐之土地以唐之人民竟與小弱弟爲主之。此賢者不爲也。其得爲聖人乎。此第二駁）

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周公之聖非不知當封與不當封）。封也（入賀一語已屬荒唐。傳且謂周公以王之言如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如婦寺之宦官也。縱不可苟且戲護而止。故必從而曲成。婦寺成王也）。亦幸而戲封小弱弟（猶屬分內事設或不幸以桐葉爲珪戲封婦寺之流亦將因王言不可苟身而從其戲乎此第三駁）。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

（三駁三層文法）

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當去聲。要平聲。）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料其又有下節，意味悠長，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伯之命，試於是邦。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伏於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

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或人之言一自負一罵人若
不如此作用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七

賀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

愚溪詩序

柳宗元

（以愚觸罪是實蓋下遂借一愚字點次成文[illegible]）

灌水之陽有溪焉。（溪在今湖廣永州府灌水即永州之水陽南也此先說溪之來路）東流入於瀟水。（瀟水亦出永州其源發于九疑山此次說溪之去路）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問溪何名謂姓冉之家嘗居于此所以姓是溪而名曰冉溪。溪亦受姓奇）或曰可以染也。（謂此溪之水可以染物）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溪有能更有奇此予題前先寫二層說溪名不定以為更改之地）予以愚（○主○看○）觸罪。謫瀟水上。（罪古罪字憲宗朝子厚坐王叔文黨得罪朝廷謫貶永州司馬）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愚字是一篇主腦點出不費力 言其家于此方與是溪有干涉）古有愚公谷。（旁襯 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問其故對曰以臣名之此引古以見溪名非出己創）今予家

（愚皆作名得公文而溪谷泉池色上皆成佳境）

是溪。而名莫能定。（溪之名不能定使之畫一）土之居者猶齗齗然。（齗音銀齗齗辨貌謂此地所居之人或名冉溪或名染溪相爭不決）不可以不更也。（更平聲改也）故更之為愚溪。（此首段歷敘以愚名溪之由 愚字生發）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第二愚）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第三愚）愚泉凡六穴。（穴孔竅也）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敘次參差 泉穴雖在平地而其源則從丘而出故為上出）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第四愚 合流六穴合流 屈曲一轉一折也）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第五愚 塞其隘謂蓄泉于池使不流至他處也）愚池之東為愚堂。（第六愚）其南為愚亭。（第七愚）池之中為愚島。（第八愚島）嘉木異石錯置。（山在水中者）皆山水之奇者。（八愚之外尚有木之美石之異參者布置其間不可勝紀皆此溪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何○絕○咸○以○辱○詞○主○ 此以余之愚居于及溪故皆名為愚也名愚則其名不美故曰辱自愚溪生出許多愚來點綴處筆筆變化人不能及）夫水。智之樂也。（樂音要喜好也知者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于水故樂水）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既為知者所樂則似不愚矣乃獨見辱於愚何故蓋以有由也）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自○此○絕○妙○ 謂凡水皆有灌溉之功此溪前無利于世）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坻音池水中高地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之水既非浩大又不深廣龍自不屑居之此喻權有力者亦不屑借以利世而興乎）

（頻作跌頓翻瀾迭出各有筋節描寫景色出色）

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再○應○愚○字○作○ 既不可以灌溉不可以通舟楫不可以蔽蛟龍此無利於世而有類於余者矣以余之愚無似而溪類余則予辱溪而名之以愚亦可以諒余矣此段忽將溪字洗發言其應得愚名）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用旁襯 寧武子衛大夫當衛成公無道之時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夫子稱其邦無道則愚此其人智而似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但見其終日言而不違似愚而非愚此二賢皆聰睿之士似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此二賢皆不是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不能順理而行為事也）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是真愚）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此段又將愚字洗發言己應得名是溪）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其水不渾濁善

巢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珙商侯選評　男　奕譔宿颺參校

待漏院記　王禹偁

漏，壺漏也。欽天監有銅壺滴漏之制，所以定時刻也。待漏院者，宰相每日尚早則於此院待禁門啓，以入朝也。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品物，衆物也。亨，通也。四時，春夏秋冬也。吏，謂四時之神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illegible]

此記以勤為主。首以天道起聖人，[illegible]

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illegible]

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illegible]

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名房玄齡，魏徵，皆唐太宗臣。咎，皋陶；夔，皆舜臣。賢相此句包數代相臣在內，謂古之善治天下者不一君，而自虞舜之皋夔以至唐之房魏，其善相天下者亦不一。

人可歷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illegible]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illegible]

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illegible]相君至止，噦噦鑾聲。[illegible]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illegible]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illegible]

有德以祈（此災戾也）消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蠲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蠲治也謂五刑未能棄置而不用由于欺詐日生是亦相臣之咎也如是則思能請修德以蠲治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然所思如是則欲待旦而入矣忡忡憂貌）九門既啟。四聰甚邇。（迨九重之門既啟則天顏咫尺矣九者陽數之極故天子之所居曰九重四聰者廣四方之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不以災診生國清平矣）蒼生以之而富庶。（各安其業民殷盛矣）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設爲賢相所思之善者）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此設爲竊寵之私意是已之私恨而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非關國家之大計而爲一已之私恨如有未復者則思逐之以洩恨如有未報者則思榮之以明感舊恩也貧賤而受小惠當仕而承提攜皆舊恩也）子女玉帛。何以致之。（心之所好何以不求而自致）車馬玩器。何以取之。（使之意之所適何以爲我所有）姦人附勢。我將陟之。（陟升也姦人附我以趨勢則可爲我之黨援而加其位）直士抗言。我將黜之。（黜廢也直士抗言以諫我則我黜之以廢其職）三時告災。上有憂色。（三時農務之時早澇宜上憂念）構巧詞以悅之。（上有憂色而務造作巧言以釋上意）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諂容以蔽君之聰也御座相去不能登聽是羣吏弄法多怨言則自甘）私心慆慆。假寐而坐。（私心自甘而慆慆不能自已假寐不脫冠衣而坐也）九門既開。重瞳屢回。（重瞳目中雙瞳也九重之門既開而朝見前無所不至之時顧後瞻）相君言焉。時君惑焉。（以諂言日至時君爲之蠱惑）政柄於是乎隳哉。（政權下替隳言壞也）帝位以之而危矣。（君位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寫奸相所思之不善而有取禍之理是反意蓋若李林甫一夕秉政不過十一人治書至夜分蓋欲一舉而濟其私事者數年凡文宗諸臣皆昭雪奸相秦檜晚年嘗一日忽得疾夜作所早欲明日可見奸臣之心腸更遠胡邪衛數君子而卒天佑忠良國家既定侯亦可知此四更元所言是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此句關結上一段言宰相之職當慎重以示之）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旅衆也謂隨衆進退則亦無所是非之忠言無過之可稱）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無其能而受其祿不自爲謀然又有居是位至是院者既無善政之可述又無敗政之可毀是以天下惟以保祿全身爲意亦只以貪宰相之大位而漫無主持一相之所爲何有絕不以國家爲意只以求全所取員以至此五句已曲盡庸相情狀）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王制）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謂文既成）

（棘寺大理寺也周官外朝之左九棘其下又所謂王所居日署其九卿所以聽訟於是稱其名以後之請誌於院之壁將用爲執政之待漏過於是者規則之至是有所感之文正與待漏字恰當爲勤字耳寫一院下得時所以好字得其待漏字恰當相若有思亦是勤字有感必勤好之心與待漏院之可異有體裁宜與溫公諫院題名記並垂想）

黃州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今湖廣黃州有黃岡縣其地多產竹）大者如椽。（竹之大者猶如屋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刳音枯剖也去其竹節也）用代陶瓦。比屋皆然。（比屋家家皆然也）以其價廉而工省也。（陶燒瓦之窰謂以竹代瓦以其價少而工用人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無不盡然上偶女墻也堞音牒圮音皮毀也此處先子城也竹瓦雉堞城上女牆也）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月波樓名在府城上亦王禹偁所建）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山光射入樓中若吞之也挹引而取之也瀨水流沙上也江瀨便若接於樓上）幽闃遼夐。（闃音隙夐音迥幽深寂靜遼遠之意）不可具狀。（此絕寫樓外所見山川之景）

夏宜急雨。有瀑布聲。（言雨聲如瀑布之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言雪聲如碎玉之聲此二事論天時之宜）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丁音爭伐木聲言子聲如伐木也）宜投壺。矢聲錚錚然。（壺器名投壺古禮也以矢投壺中以決勝負此上四事論人事之宜）皆竹樓之所助也。（言與賓燕飲講論才藝之事在竹樓中所宜其聲俱佳故皆為竹樓之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鶴氅以鶴羽為裘高士所服華陽巾隱者所戴之冠）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行雪中人以為神仙中人自在逍遙消一切俗念都消）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酒醒）茶煙歇。（茶熟矣）送夕陽。（日落矣）迎素月。（月出矣）亦謫居之勝槩也。

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浦所建落星亦樓名）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漢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麗譙亦樓名魏帝所建）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謂四樓雖是高華止可為妓女歌舞之地皆無足取以明竹樓為韻致絕不易得騷人詩人也）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稔音忍穀熟也一年為一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至道宋太宗年號太宗時為翰林學士發言作詩寓言外之意罷去知制誥因貶滁州）丙申。移廣陵。（廣陵即揚州）丁酉。又入西掖。（復召還至西掖中書省也真宗初登極）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歲除即除夕也齊安即今湖廣黃州府）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歷敘數年履歷之勞苦）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雖達者之言讀之亦覺愴然）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為竹樓未還朽且則後人葺治之）

（過商侯曰冷淡蕭疏無意於安排措置而自得之於景象之外祇覺飄飄欲仙）

希文少時謂此二語天負人望世亦重期之而希知政事不久識者恨焉

急昌于京不已至矣

哉吾見其把酒臨風喜氣洋洋者矣此言衆人覽物之情而喜者伏下不以物喜句生出樂字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二者指前悲喜二端謂以樓外之陰雨獨為悲晴和為喜常情當然也予嘗求之古來仁人有異于常情此何故蓋上二段知人悲喜只是生起）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仁人此一正論段也動于物則然樂而仁人又不則喜悲已下又一正出告一層是文中正告）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出以處一只夫是不一致達以其一夫不在外當其憂在君方則憂何時而樂）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以是憂進而物之廟悲喜爲一退而江湖亦憂也若豈）

詳訂古文覽斯定本　卷八　岳州岳陽樓記三　九　紹聞堂

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然則仁人獨有其憂無時而樂矣此從悲喜引出憂樂品出心胸而相去無算非如此獨所有其憂也亦天下之樂而樂矣）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下昧天下之樂所而後樂其樂也此古人之所以必先憂而後樂也然後之人用心若舉世無斯人則吾誰與歸必如斯人古仁人方爲吾謂全）

人所仁然樂下天亦後樂人隨物以爲無斯人何皆如還客在過商旅日首尾喜則所歸哉驛而入後遊亦樂一段布則在中何所騷自後有憂樂不見得憂而後之有負之有詞而期望子京隱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此斯文本正者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嚴先生諱光字子陵本姓莊因避明帝諱改姓嚴東漢光武即位求得之欲拜諫議大夫不受隱居釣于富春山人高其義因為立祠文正公守嚴郡為之構堂作是記云）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光武東漢帝劉秀也先生稱子陵也）相尚以道。（光武與子陵相尚以道言平素彼此字故人總標之以道字下文節禮在內）

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光武微時儒生彊華奏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至光武即皇帝位按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言光武以火德王二十八歲又有二十八將應二十八宿光武即位時年二十八故云乘六龍者言以光武臨有天下也臣妾億兆謂天下之人莫不爲臣妾）

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贊先生是光武帝之所以爲先生以下莫加於天子之貴）

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使先生獨以清節氣象而歸江湖所以得聖人之清）

惟光武以禮下之。（贊光武是句先生嘗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故曰動星象歸江湖聖人謂伯夷光武加禮先生既不事王侯如淦先生不能屈故謂之清）

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此是光武加禮之下先生以道自尚在天下莫能屈）

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引經證光武引初九俱易經卦名謂先生）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

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

此見公志不在溫飽

引証作結又不是蔓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以正論先立二柱）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句如兩峯對插）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此伏下縱囚）

方唐太宗之六年，（貞觀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詳評古文觀止定本　卷八　縱囚論　一　紹聞堂

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詳評古文觀止定本　卷八　縱囚論　二　紹聞堂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通篇俱用深文刻筆辨駁，令人幾無處躲閃，似近于刻；然本于人情之論，歐公嘗自言道勝者）

二句喝起

極力鋪敘，為下添招損一段埋伏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唐莊宗李存勗滅後梁有天下。後寵任伶官，卒致亂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人事二字最重，是通篇主意。起語斷制得好，便含下滿招損意。）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知得失皆由乎人事也。此總點起得失，為下文論斷之地，兩所以字便就人事上看。）世言（叙事起）晉王之將終也。（五代時晉王姓朱耶，名克用，沙陀人，先世李唐賜姓李，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子存勗。）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晉滅梁，梁自立稱帝，是為後梁，晉存勗立，是為莊宗。梁朱姓名溫，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竟移唐祚，北與晉為敵，有怨者也。寫憾一。）燕王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是吾所立，吾嘗推為尚父。守光曰：我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寫憾二。）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契音挈。契丹種，耶律阿保機帥眾入冠。吾與之連和，約為兄弟，既而背盟，更附于梁。寫憾三。）此。三。者。吾。遺。憾。也。（為未報之恨。）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此叙晉王李克用賜矢之命詞。）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廟，祖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少牢。）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盛音成。凱音愷。凱旋，還也。此合敘莊宗。）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周德威伐燕，燕王守光與父仁恭，晉王至，聽命。組，綬，謂以印綬。）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晉王至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卿可斷吾首。麟遂弒梁主，因自殺。函，匣也，謂以木匣盛其首。叙莊宗受天而能立功之事。）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此段言其盛。）

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篇首盛字主句。下篇首衰字主句。謂寵伶人郭從謙作亂。）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謂近臣宿將皆為。）（釋甲）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此段言其衰。）（澹遁中須臾遇趙，但此二語不見于本傳，當日至萬勝鎮登高而嘆。）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又一頓。）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衰字應篇首人事句。）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應篇首。）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王結。始出手斷定得失自然之理。）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昂。仍用再言方其盛。）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伶人，樂官也。）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再低。）（再言其衰，仍用及其字。按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後為郭從謙作亂而死。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于此。）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再出手，悠然有嗟嘆不盡之致。）

（遇商侯曰：以豪筆寫其雄心悲情壯語，縈後繞前，非永叔不能有此姿態。）

數語方說出，愈見此等種類亡國滅身之易也。

傳為伶官而作筆

說透宦官情弊，殷如指掌，可為人君寵信宦寺者戒。

看他疊下五個日益字，有味。

此二句深見流弊處，並起下文挾天子事。

痛。

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

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過商侯曰：說出宦豎之患，計深慮長，始失于習近而莫知，終成乎親暱而難屏。歐陽此論，中間關鍵，故人主貴慎之于早也。

送楊寘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出學琴送楊子意在此。樂音洛）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爲下轉筆），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此寫琴極至處）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蔭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邁商侯曰：楊子心懷鬱鬱，而欲得琴以解之，故通篇只說琴，而送友意已在其中。又致曲折而秀雅清，言有盡而情味無窮。

詩出于古窮人之詞所能窮人者詩窮而後工又于此括盡一篇之意何各窮有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一斗引起。為翻案語作地。是將信將疑之詞。）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詞也。（[illegible]如揭之類。離騷窮[illegible]）（發之詞）（是一篇眼目。故先借世俗語一句判。詩人多窮。下接手詳寫詩亦能窮人。）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此謂能詩者好游山水之窮人。此寫窮人外之[illegible]）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此寫窮人內之所鬱）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此寫窮人之所發）蓋愈窮則愈工。（惟窮故工。惟工故傳。所以傳詩）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此謂舉進士科試非今舉進士科）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聘辟書音闢。辟為人書）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此次二句正出遭遇）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次出文章抑于有司。由于世人不知。非文章之累。此說見得果舉）

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詩如張芸叟輩皆云如深山道人）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生平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正點出詩窮人之求聖俞而聖俞亦樂十為詩此）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見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應起）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就世人知聖俞）

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此段係聖俞卒後讀書）

過商侯曰昔人有言[illegible]非窮恐不能若詩之窮者窮而後工非特詩也而永叔特于詩發之一篇轉寫其詩終傷其窮蓋詩既窮而後工窮其窮耳是寫其詩之妙物挫須看其始終一片錯才至意處

（寫秘演從曼卿引來然後寫二人兩合上插入感慨文情逸致）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仕宦及求仕者　少去聲）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閑說秘演曼卿二人）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不易見先作一折）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作陪引）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伏下懽飲醉歌一段）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起秘演）浮屠秘演者。（浮屠僧也方外人也）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合寫二人）然喜爲歌詩以自娛。（點出詩字　娛音[illegible]）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叙其盛　樂音洛）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歸入自己）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之往也　鄆音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叙其衰）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歸入自己）夫曼卿詩辭清（夫音扶）尤稱秘演之作。以爲

雅健有詩人之意（不脫曼卿）。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應奇男子）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胠音區，發也）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段方敘集）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到曼卿）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結老字）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結衰字）

（過商侯曰：序秘演詩集，而寫秘演是主，曼卿是賓。歐公自己在賓中之賓。寫曼卿處，皆以賓陪襯夾敘，而以盛衰二字為眼目，映帶收束，其間[illegible]筆法[illegible]緊嚴矣。此法時文亦有之，顧自[illegible]不可岐而觀之也。）

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致仕，敕命衣錦還鄉，謂晝錦。韓魏公名琦，相州人。初罷相，或歎以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illegible]上翁。」[illegible]紅旆去鄉[illegible]王臺上，謂春風[illegible]。然卻請守相州，作[illegible]之重，而為晝錦之榮。公以為晝錦堂，而歐公為之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將相富貴）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季子，蘇秦字。周朝戰國時人。說秦惠王不用，金盡裘敝，歸，嫂不為之炊。）買臣見棄於其妻。（買臣字翁子，會稽人。漢武帝時，家貧，採薪以給。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吾富貴當報汝功。」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矣。」買臣不能留，即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旄竿頭而尾者，赤旗。導前，引導也。）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駢肩，並肩也。累跡，足跡之多也。）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奔走，恐其不前。駭汗，恐其記憶。）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季子、買臣則又見悔之尤者。）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illegible]）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由此敘晝錦之所以為榮。）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公故鄉相州，其祖[illegible]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illegible]）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記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過商侯曰。從干戈刑武之後。寫出一片太平景象。中間慨幸交集。無限低徊。記由水。卻純述本朝功德。看來此老胸次有須彌大。

數句寫出東園勝景情趣悠然

真州東園記

歐陽修

真州地名即今揚州府儀真縣東園施正臣許子春馬仲塗三人所作三人圖東園之景求記于公公因據圖與其所言以為之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當水路會真之處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江淮江西淮南也兩浙浙東浙西也荊湖湖廣荊州也發運使者是主運之官治所運使駐劄之公署也此一起先寫真州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次點三人皆發運使曹部之官治事于真州之人也裏行者唐貞觀中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之自此遂以為官名按崔日知為太常歷任年久每集與尚書同列號為尚書裏行此即其意也三人者樂其相得

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次寫東園謂三人相得甚歡則游樂有其人因閒暇之日則游樂有其時且得州監軍之廢營則游樂有其地于是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明非耽樂之廢時致荒職業者比此處先藏廢營兩字後而蒼烟白露云云正洗發此意已上記作東園畢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次寫子春以東園画作一圖求記于公曰。園之廣百畝。此句總起計其大而流水橫其前。寫水景一清池浸其右。寫池景二高臺起其北。寫臺景三此三而皆舊所有者臺。句吾望以拂雲之亭。從池出亭亭名拂雲取其高也玩之一池。句吾俯以澄虛之閣。從池出閣閣名澄虛取其明也玩之二水。句吾泛以畫舫之舟。從水出舟舟名畫舫取其華也玩之三此三而是今所有者敞其中。以為清

峴山亭記

歐陽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先點峴山。峴音顯）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時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下文提起）

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謂以平吳之功刻之於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次點出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邑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時，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余。（次點作記）余謂君知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補寫山景色）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補寫亭之廢興）

熙寧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六一居士歐陽修記。

過商侯曰：以其人之足思，則山之名亦特著。文情起伏頓挫，無限情態，俱從一思字取意也。

看入冒稱。此記草稿，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見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

醉翁亭記　歐陽修

滁州在淮東，永叔時爲其地守，作亭于瑯琊山南峰之間而飲焉，因序以記之。

環滁皆山也。（○五○字○領○起）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自滁說到山，是第一層。）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一篆字起　從文敘紫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洌而酒

看首段山水中段單表山間之景可精

起句一提先公領起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

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吾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

再提先公之志領起

三提先公領起

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吾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

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

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二府謂樞密參政事）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嘉祐宋仁宗年號）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通篇俱以有待句為主。却將能養有後二段實發有待意。遂層相生。遂層層總應。篇法最嚴如貫珠。其文甚悲摯纏綿。讀之真覺言有盡而意無窮。

千古過石墓見今果纍矣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嗚呼曼卿，（呼）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此以生死總起，為英為靈，以見便不與萬物同。）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雖是泛論，已引到曼卿身上，見其有身後名，自足不朽，以慰曼卿之意。）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引古聖賢為一證，見身死名存，與萬物有同有異，此卓就死後一追說，然其妙在後幅。）嗚呼曼卿，（再呼）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由身後追其生前，憶其生平。）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軒昂高爽之意，磊落落落不可羈，突兀超出凡流也，崢嶸山之高峻貌，磊音壘，此十六字作一句。）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地上之物，肥者曰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又從前生想其死後，形雖藏地下，亦當化為珍寶，為良材，為靈草，必不與萬物同為朽壤也。何中間又下不然字作一折。）奈何荒烟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麤下，走燐飛螢；（燐鬼火也，燐音林。）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此言墓之外不忍見聞之淒涼。咿嚶音伊英。）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言墓之中不可保如此。鼯鼪音吾生。）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鼯飛生鼠也，狀如小狐，翅如蝙蝠。千古死者纍纍於無物，則暫聚之形乎？日月曠野與荒城，不能不與萬物同其生死，自古聖賢何與？十嗚呼總有情。）嗚呼曼卿，（三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此理誰人不曉。）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回應前遁。看他臨了又作一折，補出交情，好相厚不能忘情，詞意方全。）

過商侯曰：王蕃云：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必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自在也。通篇只是此意，曼卿得此，可以不死矣。凄清悲涼，讀之令人悲戚。

渠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珙商侯選評　男　奕讀揩鴻參校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蘇軾、蘇轍之父。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二子試禮部，與之俱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奏其文，授校書郎。除霸州文安縣主簿。）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離合二字一篇眼目。）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慶曆二年，范仲淹爲參知政事。）富公爲樞密副使，（富弼。）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執事指歐陽公，余靖、蔡襄。）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尹洙。）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余靖平儂智高之亂，是以有成功。）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至和二年，富弼入爲平章事。）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范公、富公、歐陽公、余公、蔡公、尹公。謂此六人向所企慕而不得見者，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潸，音山。涕，泪流貌。）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

（眉批：首言用兵，目字次段用數字，三四段用知字，此文字針線處。）

（旁批：慶曆四年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安撫使，二人號令嚴明，羌不敢犯邊。上諭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富公北，弼爲河北宣撫使。時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民出粟，官廪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又山林川澤之利，聽民擅取，存活甚衆。）

（此段言其離。）

（旁批：謂此由夏竦之讒間。推，指仲淹之相由歐陽公之推揚仲淹。間，指小人之間。音，去聲。此一篇大綱目，處處間去聲，離也。）

（此段言其合。）

（眉批：叙數君子之合處，便是折叠處，有離合之意。叙君子之離處，便有不勝自失之意。可見屈抑中有許大抱負。）

（與前退處相照應。）

只此數語有無限悲歎歎歎之嵩

又帶首面來覆說一番

說治三子文章直如寫生

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遇入歐公委曲有情而其位差不甚貴差音雌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痼音故痼自傷手足之疾謂之痼疾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而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謂四人中余蔡魏遠不得致富公又貴爲宰相勢不可以言通至知執事近在朝廷且又可以言達豈以不能自往而遂止也此段歷叙諸君子之離合遭到歐公身上見已慕望之切執事之文章一時矣然天下之人莫不知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上歐陽書三　三　紹聞堂

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容與安舒閑易安豫也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此又夾入二子以形容歐

總結一篇精神

公之文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樂音勒喜頌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此段稱歐公之文章見己知公之深便把上意帶起雖然執事之名滿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墮音惰落也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徒手謂空手咫尺者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言其近也將使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上歐陽書四　四　紹聞堂

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此叙己以鄙陋之人欲以文自通于歐公集論歐公未必知即知之亦未必肯信也洵少年不學以下自叙平生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爲歐公所許信乎聞道有早晚也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謂年已衰晚而志不得遂遂發憤篤專于文學勤以古人自期遂功業既深覺向之與我同類者皆不知我意謂此時可以自信矣此正夫進境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功業既深又不得遂因在蒐古人之書始覺又與我不同矣此正夫又一進境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後復自省復自思因知古人爲

歐公每公最稱敍備言無遺

生平辛苦都此數語得意其中乃知其文不論

異體融合意甚妙此讀千里能到矣

學竟無此足之時。（此工夫又一進境）自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
語孟子韓子（此老泉生平得力在此三書）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
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
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方其初讀之時心中皇皇然無所歸着及博觀書史又耳目所未經見者故不覺驚駭也此工夫又一進境）
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及其讀之既久心中豁然貫通無所疑惑然後知古人之言必當如是者此工夫又一進境）
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
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至此尚不敢輕意舉筆）
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中歷時既久胸中之學問日多勃勃欲發不能自禁然後書而出之便覺源源有本絕無艱難勞苦之態此是文入妙來時候又一進境）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上歐陽書五　江　紹聞堂

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
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
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
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通篇俱以自敍平生之經歷欲歐公之知己
泉此書始終只是論文章與歐公一脉相
承故敍其學問之既成又適當歐公而相
合之際正見用之時想其負不在韓歐下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豈偶然哉。（天地精英在聖賢之一身聖賢精蘊在斯文之一脉老泉）
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自敍其所得于天者以爲天之與我非如此）
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引堯舜之不與子作証正見非偶然）
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然後）
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
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
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
用我也。（言天之所與我以道德文章定非偶然必將有以用我）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上田樞密書　六　紹聞堂

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
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
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
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
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
然則棄天褻天者。其
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
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

以韓公自況歎天後之學者多至歎天

上二段揭見天之所與不在富貴而在道

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我惟求自盡無負天之所以生我之意以遠求世之口舌）在。人若吾何知焉（用我不用我吾不得而知也）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而服為人憂乎哉（此諷用人者）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不倦夫同知道之所在也（此以孔孟不肯棄天以自況）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明知不足有為然我止求自盡以副天之所以與我之意）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此以衛靈魯哀諷用公卿者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

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是說韓文公）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號不勝嗚呼學優也）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此隱諷用公當用己）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蹴音促舉步也域界限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此只就賤財上說與則富不與則貧）非天之所與（以見富算不得是天之所與）

言忠自任大文章亦大

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借言富而無道者不足重以形已得天之所與為可重）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此便就用人上說用則生不用則死）非天之所與（以見貴算不得是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借言貴而無道者不足重以形已得天之所與為可重皆寓諷意于不言之表）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應上天之所與何）

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益州屬四川曩音朗執事指田樞密）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騷離騷也）孟韓之溫醇（孟孟子韓昌黎）遷固之雄剛（司馬遷班固）孫吳之簡切（孫武吳起）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欲學其家之法無不如意）嘗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是經而不參乎權者董仲舒也）鼂錯得聖人之權（權者也）其失也流而為詐（是權而不本乎經者）（權處之變不妨守經以行假義放自[illegible]得權宜）有

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謂賈誼）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老泉分明以賈誼自任）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一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百畝為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自謂其才天與以終篇　以求用之意）執事之文滿天（歎其文）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策書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

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諷田公不可逆天以終上文其責在人意）

過於倨曰本是上書求進而反說出一片抱道自守至用與不用都是時君將相之責而已若不與命意絕高至詞豐意雄直有浩然不可禦之勢

（位與道字又是對股）

春秋論　　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立兩柱貫一篇公私二字是主）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此一冒已具氣象萬千之勢）下以懲以勸（聖人而在上位其權使可賞罰人故善者從而獎勸之以成其善惡者從而懲創之以治其惡何者位在故也）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聖人而在下位其權只可是非人故善者從而榮之人皆以為榮惡者從而非之人皆以為辱何者道在故也）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此是第一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周衰之際夫子無其位而有其道故其著只好是非人此一句收上道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自此起春秋）（如春秋叔孫僑如之例族氏族也僑如魯大夫叔孫以其擅命往迎齊婦書法曰僑如夫人婦姜至自齊不書叔孫而但書僑如是之謂去其族也）

絕人之國（如春秋州公之類州國名州公名實本是有國之君後因國之亂如曹遂不返國其明年朝于魯書法曰實來以其失國不書州公而但書其名是謂絕其國也）貶人之爵（如春秋杞子之例杞本伯爵以其朝魯而用夷禮遂降伯為子書法曰杞子來朝是謂貶其爵也）諸侯而或書其名（如衛侯燬滅邢之類諸侯滅同姓之國失親親之義則名之如邢與衛為同姓衛侯滅之書法曰衛侯燬滅邢燬衛侯名是書其名也）大夫而或書其字（如蔡季之例蔡季本蔡公子而為大夫者也其後國中既定仍歸於蔡國人欲立以為君季不受去之陳書法曰蔡季自陳歸於蔡以其有讓國之善故書字以予之此類也）不惟其法惟其意（行此二句謂意寓於法之中法不收得緊處）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而謂春秋不但書是非且加之以賞罰也）

下是推看相案相從大抵一節未盡一節又生則入意多而識惟此篇凡多而不難

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皆是設難自爲問答）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此說賞罰一意）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奈何以責天下（謂夫子欲防諸侯大夫之僭因有春秋之作而自己先僭人已難辭于僭矣其何以責諸侯大夫）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位可以公天下道不能公天下所以位者能賞罰人行道者不過論其是非而已）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權道之不爲是非即或道在於我而不能遂行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知位之不可踰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賊害也若云道在于我便可行有位者之事天下共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反爲位之害矣自開之衰也至此是第一辨言夫子不但是非人且賞罰人）

曰夫子實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此是第一解言賞罰亦無妨）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啓口能言）不笑我者乎（言無位無權僭可是非人不能賞罰人此是第二難）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謂夫子不但是非人且賞罰人此論辨似乎意又盡而詞又窮至）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辨言非君非吏不得行）曰夫子之作春秋也（方入本意救轉）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意思略露猶未說盡）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先安頓不自與實字與後相應）曰此魯之書

云賞罰之權在魯得孔子作春秋本意

六經以權作主而此

也魯作之也（魯之春秋故賞罰一歸之于魯尊魯猶尊周也二句深得聖人之旨此是第二解到此方明說與魯意）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功者孔子則用一字褒他以代魯賞功之意如大夫而賢則書其字之類是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有罪者孔子則用一字貶他以代魯罰罪之意如惡則書其名之類是也此以賞罰之權與魯夫子不得自與意一篇主意全在此段）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夫子述文王周公所作之易觀卦爻之多以繫之辭）而言孝謂之孝經（孝以經之）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繫以辭也私正見春秋之公此從諸經命名看出明眼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故謂之魯史上面甚有力若不如此）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至此方說承接如何上面穩得上面）

（明其解夫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二解言賞罰雖是眞亦是魯賞罰人也）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謂春秋經魯史而書使一王之法正于史書法之間然于朝廷亂臣賊子懼兆後世之公論猶受當時之典刑其權不寧遂一天子哉）如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此五句是第三辨言天子之權安可與魯）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夫子借魯復借周作意如此此下申明）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天子之事與魯）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謂周公輔成王以賞罰天下說得意出亦說得有理）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以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于是平王以犬戎勢漸強豐鎬舊都與之逼近恐）

春秋與魯成王事同一轉反覆至論

蔽侵暴不可久居遂東遷都于洛邑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會周公之國也（周平王四十九年是魯隱公之元年魯是周公伯禽之後此時周已東遷天子微弱諸侯僭叛父夷狄侵中國而王法壞廢矣）君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會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隱公為周公之後不能繼其先世之功以匡扶王室故夫子亦知周公不得已而以天子之權與魯）也（自天子之權在周至此是第三解就魯使周公專說出與魯之意）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四辨）曰如齊桓晉文可也（此第四解）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此二句是第五辨言何不以天子之權遂與齊晉歟）（得與無遺意）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

引兩事見非周公私意

其事而不與其心（謂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挾天子以令天下故夫子不以天子之權與之也）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寓于一字之褒貶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此今是無中生有）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是與其心而不與其事此兩句鎖上段）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始以周公配說此節綴成一片更端以下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正明不得不與魯意）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

引田恒事証夫子以賞罰與魯猶說得去乃謂其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傳深孫至夫夫子繼世不忘

也（春秋為魯史假以天子之權者魯為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以天子之權也此一段眞是說得痛快）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春秋內意詳於外義簡略）（蓋欲魯君效周公之法先使魯之春秋有所自來無人駁然後明賞罰于天下大義如此）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齊大夫陳成子弒簡公孔子聞其事是時雖已告老猶齋戒沐浴而朝告於公曰陳恒弒其君齊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我魯義舉請與兵以討之齊之後陳公子完得罪于陳而奔齊變姓名田恒）然則天下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此又從實學上看出夫子之意自齊桓晉為尊周至此是第五解言齊晉之心不可與權魯心存王室獨可與意）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

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不書卒是春秋書法）而夫子獨書（續經而獨書孔丘卒）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崇私一孔丘哉（書孔丘卒不是公天下之意公私二字收斂得好）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書孔子卒易起人疑故復慨嘆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以春秋與魯之意是此一段方見前意不虛）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遷司馬遷也固班固也論班馬史為史臣之體宜當亟以起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之意）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謂呂氏春秋吳越春秋地）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此十字千秋大義）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說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當作而夫）

爲過猶嗣于用兵者無赫赫
之功也。此段只推要作結，必亂天下，但當靜待徐觀，中
過商候四扇，便見安劉[illegible]并惟不能識，亦
引王衍處把二人前爲此，在當時人并惟不能識，亦
不敢道，然總從不近人情處推勘而來，一結更發得有
情，令人低徊無已。

陳平張良皆以智稱，故借二人倒影引起

識見高，方可聖內主意

高祖論

蘇　洵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如出奇計六，以定利害於一時，此其事雖高祖行之，而其實是陳平教之也，故不如也。先一抑）；揣（音上）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揣，量度也；摩，揣度也。劫，脅也；制，禁制也。此再一抑）。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楚漢相距，若無良平爲之羽翼，天下豈盡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又一抑。強，木強，言如木之直立無所屈。此以爭天下之智歸良平，見天下未定之先，高帝之智反不如良平，以跌下意）。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使夫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及天下既定之後，高帝之智遠過于良平）。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紹明之）。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

蘇以此立論，未見破泒官㟁然，卻如老吏斷獄，學者熟讀之，便可得無中生有法。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桓公即威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然下篇[illegible]，今仍改正。）霸諸侯，攘夷狄，（[illegible]）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此言管仲治齊之功何如也。）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敘仲之言以指仲之失

責仲之疾也。公問之相。（桓公問管仲誰人可以任相位者）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管仲論　三　紹聞堂

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

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管仲論　四　紹聞堂

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尸牖下[illegible]畢矣其了[illegible]前開之其子以告公[illegible]有其死後遺疏進諫力爲[illegible]而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illegible]觀之蕭何樂曹參[illegible]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此段特爲賢者[illegible]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後段泛論賢者。足帶賢之旨。必復有賢而以繼之。後則身死而心乃安。

此說管仲不能臨歿薦賢。不得爲賢者。則下可以死看他。絕處一句緊一句。令人無處生活。過商侯日管仲亦嘗薦一隰朋矣。不聞桓公以管仲爲而用之。則桓公之功成名遂。其不用於賢。亦誠有之。不然。仲無有管仲。彼欺牛者豈少哉。然則其言自足。正論不可磨滅。

起落徒奉　六國破滅之由歸之賂秦」[illegible]之論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先正總後分下翻跌一路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大欲伏下二段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此一段言秦人之大欲 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此一段言諸侯之大患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爲計。始速禍焉。謂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 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李牧趙良將 洎牧以讒誅。洎及也趙王聽

人爲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以喻措詞形容揚喻者當法之有與

之臨乎淵谷者。淵水之深者谷高岸疏水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

之勇不然爲怯。跳越而過也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

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言跳而越者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

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爭利必跳而越焉勇怯半者跳而越矣

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暴音僕卒然之意則

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言怯者跳而越矣康莊猶看他連用五跳一句鎖法妙此段最

而越字俱有意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

假莊子戲謔之談便似學得他子列家處設喻之妙無出于此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

也。警喻至此意盡矣自是文家舒徐論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

者也故無不諫焉應上勇者跳而越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

後諫焉應上勇怯半者跳而越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應上怯者

跳而越三段分疏得明白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

刑爲猛虎此是看他警策妙語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

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謂三代所以興者純是賞諫罰不諫故臣下無不直諫者

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而諫者有重刑不諫者有重賞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大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

其淸苦而無堯也士大夫能甘淸苦如老頭陀必能據理直如實御史總如未得之遷其賞于不諫遷其刑于諫亦

不能禁其口而卷其舌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

不有猛虎以猛虎代刑字妙彼怯者肯越淵谷乎借喻一轉此史稿神

無他顯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漢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爲帝王行昏亂光廢之羣臣坐不舉奏者誅二百餘人今

不亦鮮哉

之諫賞則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

所無謂賞諫之法懸而不諫之刑官設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重于刑令諛佞悉化爲忠直足上見猛虎而跳越如康莊意

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

吾不信也有收拾

過商侯曰雖並貫三論而意思却重在刑一邊此亦末世之論然其文特擊容有勢

此文變似孫子諸攻篇如文采通之公自而孫吳之體切無不知意藏非誇對也

凡一段五項各第一字之句多累可句[illegible]不拘[illegible]頗具自然所以言[illegible]

心術論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此篇是段自爲節奏，而首尾自明將言去營）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此節式蛙意見士卒兵之尚義也）

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

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

或有餘而示不足，或不足而示有餘，善用長短之術，變化無窮。

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蜥蜴，蟲名），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設喻作收。通篇撥出過節，逐段自爲起訖，而層次自有淺深。蓋由治心而養士，由養士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逐段相生而下，不覆不亂。至于名言碩論，絡繹奔赴，尤足增長人智識。）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此記最難下語處有二件。一則張公到益州，非有汗馬之勞；一則老泉于蜀爲父母之邦，說蜀無寇，不得說蜀會做寇，亦不得。看他如何推尊張益州，如何回護蜀人，以未亂既亂爲易治，將亂爲難治，見得爲有功于蜀人；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見得蜀人易于從張益州。末一段說像處，先抑而後揚，蓋作畫像記故也。是之謂善尊題。

至和元年秋（宋仁宗年號），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蜀即四川），邊軍夜呼（邊軍因傳言而叫呼），野無居人（居民因傳言而驚散）。妖言流聞（妖惑之言），京師震驚（聞于京師，京師爲之震恐，此與後無事照）。方命擇帥，天子曰（此下代天子言）：「毋養亂，毋助變（六字方略在中矣）。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二句正見將要得人），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意此是通篇主意）乃惟曰（件衆推也，看他撥得甚緊）：「張公方平其人。」（張詠時爲諫議大夫，衆共推之）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句），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古者邊地必有守軍，因地方遠遠，糧草未便，即令軍于所屯之處耕田以自給，謂之屯田。張公至，軍卒悉令歸農，戰守之備悉令撤去。此二句見張公作用。撤音徹，除去也）。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至蜀比及月餘）。居民遂安寂如故（此與前震驚句應，特語是文法）。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引點題），公不能禁。眉山（眉山即我山，在四川）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

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指妖言流聞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而急于治則益其亂，無亂而弛其備）。（亂亦必生。二句即前而不可以武競、不可以文令，看他如此換得好）惟是元年之秋（句應起），如器之欹，未墜於地（元年之秋，傳言寇至，人心惶惶，如器之欹側若將隕于地下，以喻將亂未亂之）。（意致淡遠）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此二句得坐鎮之體，是文家傳神妙手，正是肅也）。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此自就中翻出）：『（至不忍爲也，述張公之言，章法更深一步）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此處轉得好，以下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道張公，實回護蜀人，筆力婉而確）於是待之以

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疑其不善而以治盜賊之法治之，其不善者無論，其良善之民亦威之以刑法。碪音斟，搗繒石也。令，命令也。重，平聲。重足，恐懼之至，足若不能並也）。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此說出致亂之由）。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蜀人雖日多變，若以禮法勸懲之，其從順亦易易耳）。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出脫得好，老泉是蜀人，故此一轉尤高）。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齊民言平民也），吾不忍爲也。』（此正所云天子毋助變、毋養亂、不可以武競之意，張公至蜀所以歸軍撤守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

先王不去兵後世毀去兵乃安危所係兩對發揮起時事

教戰守策

蘇　軾

軾字子瞻洵[illegible]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貶黃州築室號東坡居士諡文忠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捲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銷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言至此字字逼真發明首段之義

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鬥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

以下入正意

此（段言當時不知兵講驕養之弊乃士之使然也轉上工公小民一節）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此句轉急提後）。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西指元昊北指契丹），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要字）。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此段切論時弊）。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事勢不可去兵利害之故曉然），此臣所謂大患也（收安危勞逸句點正題旨立局精嚴）。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行音杭）；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都試謂會集考試武藝也），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如今之武校籤法中多者與之酒食中少者加以軍法）。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此又說安危之效見慎之）。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

反覆詳論

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人皆知兵則可以破其所恃）。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利害較然明白可坐而言作而行）（一戰必危之說議篤論也）

說小民藏蓄切中人情

省費用策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何嘗一日無財）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謂千八百國之君皆來朝貢為費甚多為一層）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多謂與師出兵東征西伐為費甚多未見有無財之患為一層）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此段是一篇冒頭）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此句接得緊）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為也。（此是通篇主意）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眾，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

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謂征討湖廣四川山陝等地）其費用之眾，又百倍於今可知也。（興師百萬日費無窮較之今時豈不更多百倍此段引太祖開國時費用之繁）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慮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今幸際無事）（初時征討之費而謀臣策士猶以為患則惑之甚者也惴惴憂懼也）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先提起為下三段之綱）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謂統三十年而計之則省九年之蓄便可無飢荒之患）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一歲之入足以供一歲之用寬然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閑而無用，（謂九年所蓄常積貯而不用閒讀閑）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適有費用官出九年所蓄以應之不必取給於百姓）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纔音才）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謂無事則不至於多取其民萬一有急則不免乎加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此謂僅可守常而不可以處變）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天下治平無事為費甚少尚且

厚斂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倘值荒亂必至常供之外有加無已）此所謂于民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榷音角水上橫木即今關上所稅之木關抽客船以納其稅）酒有課茶有算（算計數也說文算長六寸即籌也）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此段指出當世廣取之弊）天下之費故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大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

名其為費可勝計哉（時天子三歲而郊郊有賞又飾佛老之官而為之使大臣以使領之又河水為患設都水監發運使等如此費動以數萬計皆所為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者也）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不省之弊先從輕毫釐始節節無輕其毫釐正是省費源頭）

過商侯曰論節財用處妙在先尋出豫財用源頭而又一切不用鑄山煮海如彼言利之徒之計以互省則誠省矣若無本源之論而以數自贏之術仰食於上無以為豫其何以省於此可見坡公本領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

（看他一意分作兩扇寫）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以君子長者四字破忠厚二字是一篇主意而歷引帝王之無不同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此段正申言古帝王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為忠厚之全）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吁不然之辭俞應許之辭歡休贊美也慘戚悲痛也盛時之忠厚如此）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穆王周康王之孫名滿呂侯一曰甫侯傳王命使民聽訓者祥刑謂刑期至于無刑之地而萬民皆和協故曰祥也）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衰世之書而忠厚之意尚存故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呂刑得附尚書之末此段承上文將虞夏商周作忠厚榜樣）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當賞而疑未必當與而亦與之即所謂功疑惟重是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罰而疑未必當去而亦去之即所謂罪疑惟輕是也從與從去正是忠厚之全論）

（中不出此意）

當堯之時（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之例刑賞忠厚意便躍然）皐陶為士將（士士師之官也皐陶本無此事他把）殺人（舉縣事對映出來此形容極贊處）皐陶曰殺之三

堯曰宥之三。（三三次也宥寬也皐陶執法曰殺之至于三唐堯忠厚曰赦之亦至于三此二句上可不知其出處及入謝主司問出處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歐公大笑）故天下畏皐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鯀禹父治水謂爲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圮敗族類也圮音庀）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皐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將虛情作賞案）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可謂忠厚之意于此可見此段以堯不從殺人而從用人見用意之忠厚而先引傳以明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尚書之言盡乎刑賞忠厚之至之說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

（此見刑賞兩賞合宜而但義俱當中節皆不可過）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此段幾人本來語頭頂發出忠厚之旨）無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裁裁斷也又轉一層妙妙）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凡有可疑之功罪而一歸之於仁此句與上無失乎仁相照應以仁字替忠厚字）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照起）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其意無非欲使天下入相率而歸于忠厚）故曰忠厚之至也。（結一句結出刑猶賞也）

有（收）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音椽速也已止也詩謂君子見賢人之言若喜而納之則賢者得行其志而亂庶幾其速已矣見讒人之言若怒而惡之則小人莫售其奸而惡政不流亂庶幾其速止矣沮音疽）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此詩之所以爲忠且厚也以下發出夫子作春秋之意可見以繼彰善癉惡）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賞忠厚之至也此段引詩引春秋亦見歸于忠厚以結全篇之意）

過商侯曰。蘇長公文須學其安頓法結構法。及觸處波瀾有餘不盡意。細玩此文之若從一瀉千里之勢則失之矣。

荀卿論

蘇軾

（荀卿趙人名況卿者時人推尊而號爲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仕齊爲祭酒仕楚爲蘭陵令遂家焉李斯嘗爲其弟子已而相秦荀卿論濁世之政不遂大道而鄙儒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著列數萬言而卒）

> 析衷孔子起者此下遂作數嘆

嘗讀孔子世家（史記篇名）書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此句是一篇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此直照見焚書坑儒之法之弊是一嘆）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是二嘆）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茫茫也畔田界也水涯高者爲岸浩廣大貌津濟渡處涯水邊也謂觀其言茫無畔岸若無津涯似乎遠且深矣而不知其非遠也非深也是三嘆）其

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是四嘆）嗚呼是亦足矣（一頓句）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是五嘆）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此一起先析衷孔子作案以入荀卿罪是六嘆）

> 間置一段如連似斷妙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三者雖可貴終是氣質之偏）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以其負異于衆故不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以其無異于衆故稱之正以見其大異于人處）

> 善學聖人之言

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應上不敢言）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此應上憂天下之深句）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此段正發明不敢放言高論之意句句映下李斯以甚荀卿罪）

> 似與荀卿無異

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見非荀卿明王道述禮樂之意）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此段謂昔怪其背師之罪今知其皆出于荀卿又何怪焉此方照出荀卿）

> 四句斷定

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數是荀卿頂門一針）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歸罪在此語語與孔子相反直接不背力）

> 世字偶字兩相對照
>
> 正見荀卿爲異端處

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

天下者子思孟軻也（此以子思孟子爲一證即據卿言以斷其罪）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此以堯舜桀紂爲一證兩段是舉其異說高論之實）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此推其不讓不顧之隱愎音闢狠戾自用意）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此段實斷荀卿罪即引荀卿之言以證之又入李斯以實荀卿罪）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周禮春秋禮記也）烹滅三代

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增為謀主，其存亡禍福自與義帝相關）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義帝是范增所立，三人死生去就最相關涉，豈必待陳平之計間，羽始疎增而疑之）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稠音綢，眾也；擢音濯，舉也；將去聲）不賢而能如是乎？（義帝之賢在知人上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此段申明殺卿子冠軍是弒義帝之兆句）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此段申明弒義帝則疑增之本句）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過商侯曰：大意論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一句可了，却不便一口說盡，忽橫插陳平一段，故作留頓；然後轉入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作收拾，而前波後瀾皆從此意中出。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看他連作三落）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

（眉批）俱從自己心眼中看出

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此應篇首卒然臨之句）而命以僕妾之役。（此應篇首無故加之句）油然而不怪者。（此應篇首不驚不怒句）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此四句當作一氣讀可見子房有以此堅忍處豈所以此秦皇大索而不爲之驚項籍殺其主韓成而不爲之怒也此段謂以人情所不能忍者試之不驚不怒則無有驚而怒之者矣是之謂眞能忍）觀夫高帝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此處看能忍雖說高祖項籍）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此一段本已推歸子房却仍歸功子房眞乃恣情恣筆之文）當淮陰（韓信）破齊而欲自王（去聲）高祖發怒。見於詞色。（韓信請爲假王漢王大怒賴張）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留侯論三　紹聞堂

（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立信爲齊王）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此引子房教高帝能忍事作證曰子房教之也而日非子房其誰全之可見子房之用不在大矣）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太史公作留侯世家而其讚中有疑子房狀貌偏與志氣絕不相稱此非菲薄之詞乃形容其能忍也魁梧壯大貌稱去聲）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眉批）俱向空中着筆只爲欲發忍不忍之論讚說子房由老人故因帝之使使伊歸子房任用之喬文任用又適一篇之意恣情恣筆一至于此

通篇俱目傳中之語看來子房亦是個莽男子其意氣豈皆推人哉以上老人倨傲驕訾而深折之是絕妙點化子房此時亦大悟矣若素書六篇特緒餘耳及後沛公定天下着着小心是着着能忍處

（眉批）畢竟二句是一篇關鍵處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此雖泛論天下大勢暗指漢景帝時七國諸侯反）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暗指鼂錯建言削諸侯事而分說之）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智過百人謂之豪）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此一段暗指鼂錯不自將而居守說錯之計本暗指鼂錯建言）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指鼂錯建言削漢家強上天子期同恭）

詳訂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鼂錯論一　紹聞堂

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此暗指鼂錯削七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暗指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此一段再叙鼂錯之意是景帝三年七國）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此一筆全篇俱發此何所有鼂錯之論）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龍門山名鑿之）

（眉批）子錯之不自將處爲鼂錯立論

題目容中說起此是鼂錯之所無有堅忍不拔四字責錯不能從容收功意

所以與上決大河而放之海。（引禹）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徐字與下驟字應）是以得至於成功。（此引禹治水作案）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

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喜雨二字折開寫。此篇所以志喜之意，不忘二字是通篇本旨。）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序：唐叔得禾，異穗同穎，獻之成王，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左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三人，一名僑如，一名虺，一名豹，得臣即以僑如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引三古人作証，見得以喜名物不是自己創出。喜字。）

余至扶風之明年，（今陝西鳳翔府扶風縣。）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此敘作亭之始，原與雨無交涉，以伏下文亭成遇雨之脉。）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若不經此一筆為波，則下面既而二字如何接去。此文字中揆子也。）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憂字一篇之轉變，靈動。下文用喜字。）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又○未○足○看他寫此處，詳書以見下雨之可喜也。）丁卯大雨，三日乃止。（看他寫出異樣雨來。）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音古）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音卞）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昔以無雨為憂者，今得雨而喜矣；昔以亢旱致病者，今得雨而霍然愈矣。看他寫出異樣喜來。）而吾亭適成。（樂○得○天○然○五字緊接此見，妙。雨不可不喜，喜不可不志，志喜更不可不以名亭，此亭名之由。）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音祝）客而告之，曰：（此一截說作亭名後，因追想未雨時，得雨出作波瀾。）「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客說。）「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五日十日不雨，未必無麥無禾，總極言雨之不可無，不以辭害意可也。一反一正，說盡喜字。）無麥無禾，歲且荐饑，（荐，至也。）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獄訟盜賊，皆從旱上起。熾，盛也。）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言無雨必不能樂此亭，說得此亭與雨何等關係。）今天不遺斯民，（遺，棄也。）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雨之喜，應上不可忘。）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非餘文，蓋喜雨不能已，故又從而歌之，因借歌以發喜雨之志。）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襦，短衣，音儒。）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此四句口頭常語，天外妙文。）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注眼一着。）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亭不肯一筆，節寫。）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推而至於太空，宜無可推者矣；況太空無形無朕，雖欲名之以示不忘，必不可得。）吾以名吾亭。」（惟有以名吾亭，此一截詠歌之所以名吾亭而斷結之。）

（此亭之所以名，只志喜二字是正意，卻用無數頓跌無數波瀾，襯貼出來，真覺如火如花，極行文之樂事。）

（眉批：寫出無雨喜氣。先寫憂一段作翻。方寫喜一段作正。何謂變換，收得最妙。）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蠡音里。彭蠡，湖名，即今江西之鄱陽湖也。石鐘山在湖口[illegible]）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酈音歷。元，道元[illegible]所作水經[illegible]）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此一破）至唐李渤（李渤，少室山人，唐順宗時為左[illegible]）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枹音浮[illegible]）自以為得之矣。（此又得李渤一說）然是說也，余尤疑之。（余，東坡自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元豐，宋神宗年號），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齊安、臨汝，二邑名）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邁，蘇公之長君，時邁為江西饒州德興縣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此即李渤之故智[illegible]）余固笑而不信也。（此一轉）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搏音博，手擊也）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

（眉批）此說疑得似有理　即所謂步步到處不肯放過　寫得活現　妙在折此一句　石鐘不止一處，其音方妙　相應如樂作，得不是石鐘，形容曲盡

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首尾精鍊詳贍）

（過南侯曰南湖清越之音明明有據，而初不之信；噌吰窾坎鏜鞳之聲明明無者，而始未嘗疑。山水本無心，亦聽人之採取而各得其是。彼寺僧何足道，而李渤鄭元猶不免于陋與簡。不有蘇子，石鐘山眞面目今猶汨沒矣。）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句）皆有可觀。（臺名超然，故以凡物二字起。皆有可觀四字是大智慧眼。）苟有可觀，皆有可樂，（心有所樂，自能隨遇而皆適。其情此四字是大解脫心。）非必怪奇瑋麗者也。（樂字是一篇之綱。四句就在物上言。此）餔糟啜漓，皆可以醉；（糟漓皆酒之餘味至薄也）（皆可爲樂在焉耳。餔音逋，食也。糟，酒滓也。啜，飲也。漓同醨，薄酒也。）果蔬草木，皆可以飽。（草木異于芻豢，俱至賤也，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大總六句就凡物上言。用此結凡物二字。）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此指富貴利達說，見人世之禍必多。）美惡之辨戰於中，（此指在物者，謂物有美惡之殊，而人心見美見惡之意交戰而不寧。）而去取之擇交乎前，（此指處物言，謂人有去取之念又相乘而不已。）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蓋，蔽也。）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凡物皆有可觀可樂，原無大小之殊。）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隙中觀鬬以喻眼界小，見不能超然處。）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此段又推言爲物所蔽之故，以其溺于物之中，使物大我小，不能自遂其樂也。只用輕筆散行，却說得悠透快。）

（入題）予自錢塘（錢塘屬浙江）移守膠西，

杭州。（自錢塘移知密州。密州屬山東萊州府，謂謫居。）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一是人生極不樂之事。勞，去聲。）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去美而就惡。蔽，謂以茅草蓋屋也。）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此言遷謫而就僻陋，始至膠西，安得超然。）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比，頻也。充斥，多也。）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杞，枸杞；菊，秋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無一事非捨樂而就悲，宜不能樂。此段膠西以來，又安得超然。）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安丘、高密，二縣名，在膠西。左右此處不便直寫臺，有層次。）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此處方寫臺。）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馬耳、常山，二山名。言秦漢間高人隱於此，臺南可觀。）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廬山，秦始皇遣博士盧生入海求三神仙人，不返，隱此。此言臺東可觀。）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穆陵，齊關名。尚父以太公封齊，桓公以霸齊。此言臺西可觀。）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濰水，淮陰侯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信使人囊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且半渡，遂擊殺龍且。後信與陳豨謀反，遂夷三族。此言臺北可觀。看他敘山川十數字。）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六字寫臺之制。）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寫人之登覽。又他敘四時。）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擷，摘也。秫，音述。瀹，音藥。脫粟，纔脫殼不精者也。）曰：「樂哉遊乎！」（寫登覽時日用平常供具。）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濟南，邑名，在山東，與膠相近。）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超然，臺名，在膠西。名字方寫臺名。）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結句點出超然之意。）

過商侯曰：人為世網所嬰，便覺得胸中狹隘。若遊於物之外，焉往而不得其超然者？蓋坡仙自寫其襟懷如此。後縱年謫居海外，人見其苦，彼形其樂，超然哉！名臺乎？亦自名其人也。若真見其無往而不樂矣。

起二句可作文公廟事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此言如孔孟一流人關係於世甚大。是引起語頭，故用皆字，接下爲去）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申甫呂侯自嶽而降，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言生有自來也）傳說爲列星，（傅說殷高宗之相，得道以相武丁，奄有天下，後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故曰爲列星。此言死有所爲也。箕尾七宿星名。傅音副，說音悅）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段言古今聖賢之後必能爲神略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舉孟子養氣爲證，提出本領來，參天地關盛衰本領）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言浩然之氣如此）

一氣連寫五失其字

卒然遇之，（卒音猝）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見凡遇此氣而皆廢）

一氣連寫四不字

是孰使之然哉？（此何原氣之所自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此言氣之爲氣，必有主此氣者）

又一氣連寫四爲字

故在天爲星辰，（氣之所照光）在地爲河嶽，（氣之所流）幽則爲鬼神，（氣之在乎幽則爲鬼神之靈）而明則復爲人。（氣在人爲人而得之中則爲萬物之靈）

轉到公身上

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一氣之流行之理，固古今之常，無足深怪者。然古今之不可易，無足深怪者，所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此段言古今聖賢沒後爲神，有所以爲神之理）

特筆大書而出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貞觀唐太宗年號，開元唐玄宗年號）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以上皆唐）

四句寫文公一生大事

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此數句得神，總起首匹夫而爲百世師二句）文起八代之衰，（貞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而道濟天下之溺，（言原道數千言，排斥佛老，與孟軻揚雄）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潮州刺史）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其帥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眾皆危之，愈至，對廷湊折其黨，且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是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追。）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段言文公關係於世甚大，而所行皆從浩然之氣發出）

盡惟者能之而易者天不能有是無可如何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結住上文，提筆再起）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此二句總冒。此言人也。豚魚至愚之物，易中孚之卦以孚信豚魚爲言，蓋其心有一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雖豚魚不可欺也。此是天）力可以得天下，（此是人）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此是天）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是誠能開衡山之雲也）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此是天而不能回也。此是人）能馴鱷魚之暴，（此是天）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鬪，遂罷愈爲兵部侍郎，是不能止其謗也。此是人）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

此是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觀察推官……陽山貶……）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此段……誠純乎天，用事而不……天地……）

其所以然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秀才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道……）

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齊民，平民也）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之好學，敘公德政。此數語仍在文行上言）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哲宗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姓王名滌者來守潮州）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此段敘新廟）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焄蒿，香氣之感；悽愴，如嘆者）譬如鑿井得泉，而（所謂神君至此，其風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

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韓文公三　紹聞堂

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宋神宗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敕封公昌黎伯，昌黎郡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此方敘出碑）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云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手抉雲漢分天章。（詩云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謂公自天而來）下與濁世掃秕糠，（謂公之道與日月爭光）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李白杜甫）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滅沒倒景不可望。（言世之人老死而滅沒于日月中，若倒景之不可望公道德之光也）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祝融南海神，海若亦海神）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九天之中天曰鈞天）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女巫名）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云荔子丹兮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古文覺斯定本　卷九　韓文公四　紹聞堂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

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前赤壁賦　　蘇軾

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艨艟鬭艦載燥荻枯柴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操兵大敗石壁皆赤故曰赤壁其地在湖廣荊州府嘉魚縣之壁而陵之歸此實遊之赤壁在黃州天生赤石之壁夏口武昌與在其西時東坡謫居于此懸吊古昔觀景興懷而作是賦亦不必遊借以為村耳蓋眞不知非是歟

壬戌之秋。（宋元豐四年）七月既望。（先叙出遊月以見正當其遊赤壁之時也　子瞻自記其遊赤壁之年）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賦風　誦明月之詩謂誦陳風月出之詩　窈窕之章陳風月出詩中窈窕一章有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

忽然弔古不用韻敘行一段賦家變體

吾出所以悲之故

文復曠蕩韻致行三

而今安在哉（此段借曹公發端。其傷心卻在下一段）。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此之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何如）。駕一葉之扁舟（比之釃酒臨江何如）。舉匏樽以相屬（比之橫槊賦詩何如）。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朝生暮死）。渺滄海之一粟（比大地者甚微）。哀吾生之須臾（傷己生之不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此遊想事）。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此假設客議）。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矣先生此言不推賦赤壁直賦一此矣

是何等境界。先生所到如此。又何人間世之足云

所寫無盡藏

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翩翩僊家
芳氣茶韻
只是一片
自在翩翩

仙也武則翩翩乎仙矣往彼落筆時

不知其然吾亦不能名其所以然

紹聞堂精選古文覺斯定本卷之十

淳陽劉豫菴先生鑒定

錫山過　洪商侯評選　孫　秉鈞冀臺　秉銓亮溪　編次

轍字子由洵次子登嘉祐進士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居許川號穎濱遺老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頓）

（謂文者氣之所形議論極是嘗觀漢高大風一歌氣蓋世爲兩漢詞人之冠項羽垓下之作讀者謂一字一淚令人慘絕二公豈嘗標學爲文哉一處得一之極一處失意之極奇氣充于中見于文而不自知耳）

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一篇大意）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引證一）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燕趙今北直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引證二）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看他極贊二子）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川海名山未嘗周覽）

（許古文覺斯定本　卷十　上韓太尉書一　一　紹聞堂）

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因周覽而想見古人）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前所見不過山川之間今至京師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如此也此得之奇聞壯觀者一）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看他上書韓太尉卻先引一歐陽修）

（歐公足當此語）

太尉以文章冠天下（太尉官名冠去）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四夷邊鄙也）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周公名旦召公名奭方叔召虎皆周宣王卿士）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一作宏）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太尉）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為來見郡又把山水歐公連叙一遍謂盡天下之大觀矣然必得見太尉而大觀方無遺憾）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此又是自明志氣）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時因選期尚遠得以退歸林泉）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過高倨曰養氣二字為一篇骨子以下觀名山大川及求見賢豪長者皆是助其養氣處從山水帶出歐公從歐公帶出太尉一邊一束高奇豪邁的是規摹史公處其意氣自空天下眼高一世非少年無此本色昔人疑老泉代作謬矣

（以亭寓觀江流敘起）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西陵黃州地）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沅音元）北合漢沔（沔音免湘沅二水名漾水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齊安郡即黃州）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點亭）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點出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倏音叔）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行音杭）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父音甫）皆可指數（數上聲）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一段寫當日所見以為快）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睥睨音詣）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曹操字孟德孫權字仲謀睥睨邪視貌周瑜孫權將嘗破曹操于赤壁陸遜亦孫權將嘗破曹休於夾石遜出入直騁日馳亂馳日騖）（一段弔古以為快）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差音瑳）有風颯然至者（颯音薩入聲）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夫音扶）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

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稽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閒。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爲快也。有餘味

通篇俱從前半極力敘寫快字。後半節謫居出快字意來。首尾機軸一片。文致汪洋。筆力雄勁。自足與長公相雁行。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字子固。魯國復聖公之裔。遷仙南豐。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入爲中書舍人。號南豐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大父。父之父也。反覆觀誦。感與慚幷。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史兼載善惡。銘獨記善行。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此段申明近于史。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

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又從觀其人斷出公與是一
語見今世之銘併其義之道于史者亦失之矣此段只然
銘之非其人又顯出敘公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
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此一轉徐徐引入歐公身上來是一篇之
骨
蓋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
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
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
不徇則公且是矣應公與是有斜線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此以見非畜道德者必不可以爲
又從道德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此以見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亦必不可
側到文章
爲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此段申明

能蓄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
能文章者下便好直入歐公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
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
此其遇之難又如此可直入故作頓歐公矣偏又若先生之道德
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挫更曲折歐公更來至于此纔點出先祖之言行卓
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此二句上略頓挽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傳去聲至其所可感
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衋然痛傷貌衋音釋況其子孫也哉
況鞏也哉屑屑入自己身上滴滴切可觀可感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
之繇睎音希將明未明之際難以考據歐公必欲追溯其言行世遠人湮而傳之不朽也則

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所賜之銘三世其祖與父及自身也
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將己之感恩圖報意略作一結以下發出議論正見銘與史異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同用功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
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否音鄙則世之魁閎
豪傑不世出之士閎音宏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
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此段總應前段勸懲之道
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
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銘一人而天下之爲祖若父者以勸以懲
天下之爲子若孫者以榮以辱皆乎銘誌之著于史至數美歸于先生一語何等推重歐公若徒爲己之私義近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祖父作感激是猶一人之私耳所以感所歐公者
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承歐公來書之教而加詳
過商侯以將道德文章特地擡高歐公正是以信今傳後卓然歸美祖先其立言品地便加人一等而感慨真摯中更鄭重有體南豐集中應推爲千古絕調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熙寧中拜相後致仕能居金陵舉者稱為王金陵○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使人求解于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獻于秦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于王釋之已悔而復追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千鈞而起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孟嘗君齊國之賢公子也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孟嘗養士數千人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

千感鈎查

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千鈞斷定

過商侯曰太史公作列傳以緩急人所時有獨有取于遊俠子謂雞鳴狗盜之徒隨俠不遠詞之士固不可謂之無緩急亦可孟嘗亦不可不然諸嘗幾客一死秦關如懷王之不返究使當時人遊一帝時倘得一二雞鳴狗秦之力而緩急之必從脫秦華而背遁何在北轅哉鳴呼以宋養士之盛竟觀諸難無有傑焉則雞鳴狗盜之徒又烏可少哉

靈谷詩序

王安石

矢口爲情不落蹊徑而神姿象外有飄逸欲仙之態如龍蛇奔譬已隱伏後之所惜全神林鬼家一段又暗伏詩字所歇如此奇奇怪怪信是畫工妙手

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先點靈谷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天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托焉先從物說起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此段是主意遞遞說君姓吳氏家於山址豪傑之士臨吾一州者蓋五來方有情致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于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好去聲終身樂之不厭樂去聲而有詩數百篇此處方點出傳頌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狀大音亦孰能至於此

過商侯曰起處襯起一層結處推原一層中間寫正面處曲折頓宕極委蛇淋漓之觀不似不剛坦遂一往無佳緒也

筆底淋漓覺涕淚欲流忽發感慨有餘情

洛陽名園記後

李格非

格非字文叔山東人元祐朝出仕建中靖國時爲蔡京所嫉列名黨碑中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澠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貞觀太宗年號開元玄宗年號）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蹂蹴音柔蹙促蹴踏也）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帶到題目上）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朝音潮）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過脈仍扣名園之興廢擺到天下之治亂是小題大做法

自寓生平至正人

言子長之文貌凡七段文法變幻氣概雄偉真有嗣徽四始縱橫千古之奇

贈蓋邦式序

馬存

子友蓋邦式嘗爲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爲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載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可以知此文矣（以遊歷總起下俱依此發論）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年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爲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總敘遊一段）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見于文）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渟滀而淵深（見于文而紆徐）見九疑之絕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見于文而紆折）泛沅渡湘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見于文而激烈）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嗚高帝之謾罵龍跳虎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

悸。而膽慄。（見下文而雄壯）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巍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見下文而嶒峻）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見下文而高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學遊以求奇。而欲操觚弄墨。紉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庖丁氏善操刀。而養生者得之。乃極其妙。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天下之絕蹤詭觀。（縱下）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吹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子長乎。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不知所得矣。

過商侯曰文以遊而奇最得子長文之妙處文之奇偉壯態亦可與子長文相上下此眞宋文中之翹楚也。

正氣歌　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廬陵人舉進士第一致位宰相宋亡不屈而死）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謂以正氣分賦諸物也）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點出人稟正氣而生已上總叙正氣）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illegible]）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危勢一迫忠義之氣方盡見一篇關鍵在此 [illegible]）在齊太史簡。（齊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 [illegible] 載在典冊可考）在晉董狐筆。（晉趙盾弒其君董狐直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在秦張良椎。（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椎擊秦皇于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在漢蘇武節。（漢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使牧羝羊武臥起持節留匈奴中十九年乃還此處看他連用四個在字分點）為嚴將軍頭。（嚴顏為張飛所擒寧斷頭不降）為嵇侍中血。（[illegible]）為張睢陽齒。（[illegible]）為顏常山舌。（[illegible]）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illegible]）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illegible]）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illegible] 中流擊楫而誓曰 [illegible] 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 [illegible]）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illegible] 此處看他又連用 [illegible]）

一篇主腦　三層

予嘗不可得死之　亙

此呼其論

卻聘書　　謝枋得

枋得字疊山宋臣宋亡元杜天祐欲致聘先生丞相劉忠齋乃先生座主慫恿受聘降元先生以此書卻之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德。四浩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隱于商山採芝而食茹食也此處提兩箇不仕是一篇主腦況蒸藜含糗於大元之名地乎。蒸燒也藜菜也糗糧飯也謂薇芝非藜糗之比西山商山非名地之比復繼知恩此豈不感大元之赦某屢矣。按宋史元呂師夔稱江東先生迎戰敗績棄官變姓名奔于建陽之唐石山至元甲申歲郭有忠于所事者悉赦之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魯仲連齊人戰國時高士義不肯帝秦辛是東游而死謂既受大元之厚恩若仍矯情抗節效魯仲連不顧爲秦民則反之于心斷斷不可也今既爲大元之游民游者無所事事也此段先以感恩大元安頓劉先生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則句根游民二字來言本無定名不與人較論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我從持無不可之心則我爲輪爲彈丸悉隨造化而往來爲蟲臂爲鼠肝皆聽上天之付予終其身惟如此而已車輪彈丸輪圓轉蟲臂鼠肝喻微小也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

不曰見大宋而曰見大元婉其

西曹已盡

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段以不戀官爵決絕之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爲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讀之不覺目下淚宋。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雖死猶生見死不敢忘宋意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先民猶前輩也廣其說廣子長之意也謂相量輕重難易開便知某所以不速死之故矣此段述已志以緩辭之

遜齋徐氏曰爲宋孤臣死爲宋處士始終不忘宋意可告於人可質天地高風勁節千古不磨嘗讀其上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老母在堂耳合之可見先生忠孝兩全

秦士錄　　宋濂

（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明初以聘起，仕至翰林學士，兼太子贊善，中追諡文憲。）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此言其西人）身長七尺。（此言其體之壯）雙目有紫稜。（稜音楞，皆所也，神彩之成稜）開合閃閃如電。（此言其神之壯）能以力雄人。（此句為一篇眼目）鄰牛方鬭。不可擘。（擘音伯，分解也）拳其脊。折仆地。（仆音付，折音舌）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舁音余，二力雄之）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已上敘其平日特力行徑）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者，逃亡籍名而逃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鏗音坑，金石聲）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涕音替，唾音拖去聲）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四庫有四部書，唐有四庫書）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七經謂易書詩周禮春秋禮記孝經）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纚音離）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

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兒撫謂輕視豪傑如兒）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已上敘其博而精讀）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泰定元之年號，德王從元之制，御史郎從臺，臺從選擇以親王）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為通。（閽音昏，閽者守門之人）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踣音簿，倒也）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捽入。（隸，役隸；捽音卒，持髮也）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鄞音銀，縣名）即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殺傷我中國民。（斫音酌）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已甚。（此言其敗犯如此）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皆吐舌。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解音械，明曉也；持矛，執也；鼓譟謂擊鼓之聲如鳥之鳴也）曰。能。百萬軍中

從六國說來

見魏當救趙

論信陵君救趙　　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罪。（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符者信也卽今印信之謂國家發兵遣使下于將合符符合乃得受之時秦攻趙趙求救于魏魏遣將軍晉鄙救趙畏秦留軍不進趙公子平原君趙勝求信陵君甚急時晉鄙兵符在魏王臥內信陵君請如姬竊兵符矯魏王令以代晉鄙選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先言竊符之罪小後便好說無王之罪大此是以寬一着爲緊一着法）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先就六國形勢畧□一番見天下之岌岌未有急于救趙者）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此總見得救趙之舉關係甚重）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言竊符有此用功于天下尤不可以罪信陵以推明起處未定罪之意）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此句翻下謂下文）曰。又不然也。（信陵之救趙如此似無罪矣）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重昏姻而輕王是誅心之論此句是一篇大主意）

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平原君趙勝也平原君之夫人魏無忌之姊也故秦圍趙平原君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于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由是觀之彼此俱從婚姻起見何曾知有王）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此段斷其不知有王惟知有婚姻爲去聲）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承□□□發說根說筆路甚□）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趙之存不存總非信陵所計此又□論二層揣摩情事洞見淋漓）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謂救不爲趙而爲平原則信陵視趙輕而平原甚重是舉趙王社稷之輕重不足以當一平原公子也當去聲猶敵也）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婚戚之用。（又設言一段以明其心之非公論論矣）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婚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此段又斷以竊符以見其所行之非正而令信陵難置喙）

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魏有隱士曰侯嬴教公子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如其言卒得兵符此句又爲尋究根由妙妙）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于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也。（此段究竊符之由又罪人以罪信陵見衆人不知有王以爲末段張本）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脣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於秦師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先是信陵欲救趙魏王畏秦終不聽信陵乃請賓客約車騎欲往赴秦軍與趙俱死此代爲信陵畫策極精極確）侯生爲信陵計。曷若

□之倪此文以希伏大居𠀋之義爲闢

是卌公子非服公子也毋多譏公子。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屠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地也（宋蘇子美名舜欽滄州人能賦詩工行草寓吳門築亭顏曰滄浪諸名士多集其地今文瑛所居之庵卽滄浪亭之故址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吳越江南）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庵建于元）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此二段敘亭與庵終始廢興之由因庵而建亭亭忽幻而爲庵因亭而創庵庵忽幻而爲亭化如雲烟萬狀）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此段放開一步說）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

（錢鏐姓名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末據此地梁封爲吳越王謚武肅傳國四世至趙宋太祖時入朝國土王嘗築海塘江潮怒激壘不能成命强弩數百引滿射潮潮爲之却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驚而寤）

（廣陵王名元璙鏐之子廣陵王鎮吳中治園於子城之西南）

（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

（淮海者謂所納之地臨淮與海也宋太宗時封爲淮海國王）

詳（古文觀止卷十一）

（此二句見山水之形勢易變）

（流傳至國四世）

假四世而後納土于（宋與五代相終始）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此一段詞武而揚）子美見驕後不足傳而才名令人重是一篇歸結主意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妙在不說明令人自想

過商侯曰文致曲折用蘇大蘇集中最多此種○別記云大雲菴地近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岸望之地浸水中其水從葑溪西過吳洲右由支港稍南折而東復南衍至庵右環迴如帶匯為池其勢縈互曲折如行蝶數中池中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浮泊塔下勝國時有斷岸和尚葬于此寶曇其後身也嘗宿西小寮得五字律一首有僧定凡蒲坐鳥啼空竹房奇然雙不塔和月浸滄浪等句

報劉一丈書　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即亦甚幸矣何至更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翻去）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不才為尤甚（摘出書中語發議）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借孚字一轉生出無數議論）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即門者持刺入（未標書姓名）而主人又不即出見立廄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即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即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即起盥櫛（盥音灌洗面也櫛音即梳頭也）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為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廄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句）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句）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句）始出（句）出

不才有深意句含蓄一篇

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已上言既見權貴得之狀）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以冷語結前案 爲盡一世人）長者謂僕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閒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者斯則僕之褊哉（只幾語道出自己身分 褊音貶 褊小陰陋也）以此長不見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上聲）（下長字）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

（通篇寫伺候之苦獻媚之勞得意之狀字字寫照傳神令人不忍見并不忍聞看此輩何處生活）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奇音機）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胡公徽州人中丞都御史巡撫 幕音莫 帳房也）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胄之士（介甲）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劉真長名恢晉人 杜少陵名甫字子美號少陵 方比也）會得白鹿（嘉靖三十七年）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常去聲）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蘗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欲寫其詩之奇因極寫其）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

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幗音國巾幗婦人首飾也已上極力摹寫其詩之奇與人不同之故總從不得志中得來）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此說文之奇韓昌黎曾子固）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叱音尺呵也）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承上言詩文又不得傳于時益見其數奇之甚）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此說字之奇歐陽公名修）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此說畫之奇）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名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擯世）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折音舌斷也揉音柔挺也）或以利錐錐其兩耳（錐音追鐵錐也其形如鑽）深入寸餘竟不得死（自憤奇）周望言（周望姓陶名望齡萬曆己丑會元會稽人）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結一住）石公曰（石公袁先生字）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囹圄音零語囹圄獄也即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事）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悲其窮）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

（遇不遇處不在貴不貴千古特識）

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 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梅客生嘗寄 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始終以奇字為綱雖其所以不合詩論亦正論）

過商侯曰古人以數奇不得志而死者多矣未有若文長之憤極而自戕者篇中寫詩奇文奇書奇畫奇以至抱恨而死之奇總由數奇二字立案悲壯淋漓情事闔奏亦是奇文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萬曆丁巳夏（萬曆明神宗年號丁巳時四十五年也）予有憂幽之疾負痾拂水山居（憂幽心上不快病也痾病也拂水水倒逆而上者蘇州府常熟縣有虞山山上有拂水而耦耕堂在山西麓下）孟陽從嘉定來（嘉定縣名屬蘇州府）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此段寫由卷之景）亡何孟陽有長治之役予亦卒卒別去（孟陽為令于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予遂羈紲世網跋前疐後（紲音屆疐音至）為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鈎黨之禍（天啟明熹宗年號時因太監魏忠賢亂政相鈎連以為黨先生遂罷官而歸）除名南還途中為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早也（此段自悔其不得踐棲隱之約）世故推移人事牽輓（輓音挽）匹夫硜硜之節幾不能自固殘生澌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為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余深幸夫迷途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此段自幸其得遂棲隱而因以耦耕名其堂）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為太平之幸人其所謂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稅同脫鞅駕牛之具在腹曰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葉音設蔡葉二邑名輟止也）嘆滔滔以沒世摯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此段見耦耕不同于沮溺非如石隱者流隱然為避魏黨之禍也）然亦有不能無慨者余之得交于孟陽也寔以長蘅長蘅與余偕上公車（上公車即舉人赴京會試）嘗嘆息謂余曰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逋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邨同村）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長蘅之言如此）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余願為廝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為息壤矣（倘若不信即請以此言為息壤之盟予其無悔也息壤地名秦襄王使甘茂伐韓茂曰願王勿伐魯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言其母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而走今以千里攻人之國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此段因交孟陽憶與長蘅之問荅之言以見已久有棲隱之志）荏苒二十餘年（荏苒光陰迅速也）長安邸舍（長安京師也邸舍寓所也）酒闌燈灺之語（酒闌飲酒將畢之時灺音謝燭餘燼也語相與言志之語也）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恃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此段承上感慨之意言）而莆田宋比玉（比玉名珏莆田縣名屬福建興化府）予三人之友也為作八分書以扁於堂（八分書謂倣李斯小篆去二分存八分即今之隸書也）而予記其語

於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此段

說書耦耕與作記而以前不能無慨然者收之

過商侯曰寫得閒情曠適。而仍有憂樂天下之志。絕非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比。先生晚年畏遭鉤黨之禍。早賦歸田。謫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之句。其生平直可想見。公集充棟。佳不勝收。錄此以見志云。

題元祐黨碑

倪元璐

此碑自靖國五年毀碑。遂稀傳本。靖國宋徽宗年號初尚書右僕射蔡京籍元祐文武大小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百二十人爲姦黨謂帝書之刻石于端禮門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乞免著名于石未越五年以日生變門下中書侍郎劉逵請碎元祐黨碑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稀少也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欽敬也籙圖籙帝王相傳詔制之類乃國寶也此謂凡有名在碑者皆可敬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公外。凡百餘人。京以元祐反元符末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爲奸黨刻石于州縣涑水指司馬光眉山指蘇軾涑音東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氏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擇福二字出國語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披此籍。諸賢位中。赫然有安民在。補出

妙手轉語

此福亦不必

碑上無名之人得傳作結咄然而止筆力橫甚

過商侯曰。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元祐諸賢之所以傳也。絕頂見識。絕頂議論。令讀者快極。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先君子字全明號石公江南常州府無錫縣人贈年失怙孝養北堂博學攻經為文章皆名世乙未成進士[illegible]改授得南徐郡博士上子奉為典[illegible]自娛若務記覽為詞章著有紹聞堂集凡若干卷自號[illegible]年七十有二

漢興。從龍之佐。紛綸雜沓。咸懷忠竭志。獻力於王。所以助厥辟。漢帝寵戚夫人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求計於張良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唐宣明綺里季夏黃公皆隱居商山先生周術皆以上嫚士義不爲漢臣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固請宜來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故擬其詞云又從龍易曰雲從龍龍喻受命之君雲喻佐命之臣起言高帝受命而與天下之士無不趨爲帝用　凡先生裹足一窮山。傲然不欲聞。天子之聖。況吹之衆哉。言四人隱居商山羅漢太子之聲尚不欲歸況與之以禮耶食之乎。音嗟但食也堯舜在位。箕潁之叟。尚恐天下自累。箕潁箕山潁水之許由許由隱於箕山堯欲讓天下於許由由惡聞之洗耳於潁水秉斯義也。爲嗣德者。雖有啓聖。不能繼其改轍。若廝佚謬樹。其堅臥可知矣。言守其義之頑則爲嗣君者將俟啓之聖德亦無望其改轍易轍而來就我至若樹子以廝佚之才非所當樹而謬樹者其堅臥不出更不必言矣將言下己無失德處故先作此一跌斷定也顧小子侍帝晨夕。惕惕翼翼。深懼一日有背於君親孝友之大誤。蹈非禮何者。御極以人勸人。以身率下。居言事偶見斥於高賢長德者。卒然有叩。搖手弗應矣。故小子奉越先生。惻惻如在左右。先生豈不能鑒之乎。此以己不可日求轍之愧於高賢者動之夫天子求肯穀食。遺先生也。以爲殊尤之類。聖有所不必致。愚有所不必擁。人之蒸結。惟其誠也。今天下方定。撫時及事者。志功名耳。如其無意此者。自當須之再三。俟紀綱大施。機宜協順。不得已爲疾呼力籲者。一出。故雖不有之於身。恒有之於子孫。並野困窮。憺然三聘。樹人固爲百世遠謀。必待枕漱滯而終自已得哉。方暴秦之末。其不足辱先生。甫[illegible]及漢掛猶天之網。而冥鴻矯翼以逸南北。一時羣臣景之以爲高士。民傾心不啻父母。先生之節白矣。先生之高著矣。神明自任。今耳。若先生抗身於皇古。而不免夷漢於暴秦。小子以爲未盡也。昔夷齊醜周。呂尚瓢開之。當其在文王之朝。兩人比肩就養。卸一人之身。前後判絕者。時與道移也。先生既貞伯夷之履。兼通太公之澤。漢業不難與三王競隲。即不然。足一及庭。如孤竹之遇西伯。明其不重絕周也。漢一家之事。不勝大願。但目覩之。躬揖之。淵矣。大論通世之與背得其通廣者。爲至鷸鷸長人也。而襲諸人間莊叟之云。愚有取焉。鷸鷸音意而燕也襲蹈襲而取之也出莊子引此意欲四皓之爲己致也二語　且天子非甚嫂實也。並爲帝出脫尤妙　前年予勑諸小子曰。汝見蕭曹諸公。吾

匏隱居記

沈思倫

匏隱居何沈子閒吾氏之所築以藏修者也閒吾子自分無求於世而於世亦一贅物有類夫匏故名之以自況也居與內舍連廣不盈尺數盆椽聊避風雨左右列架各一以貯書史中置小几二一張仁友萝蕉道人所贈燈及諸名士來札并詩書類書對此即如面良友焉一爐鐘硯讀書之餘興發則箇自抽思為文與詩不必求工遣意而止焉楷際窺天僅二尺許旁植瘦梅一株高可屋齊不必花開香放而亭亭枝葉古拙幽目允足依為楷朋焉各有[illegible]

子者曰時際清平君方强仕不思用世而胡取乎隱[illegible]

曰子未詳夫匏之義乎繫而不食固棄物也隱之所以[illegible]全其天而不失乎其為匏也者（自全其天是彼夫良璞之一篇大主意）見彼求其為瓦全而不可得也良木之見伐求其為樽全而不可得也以不知自隱而全其天也而予固匏如也寧為瓦與樽之令焉而已矣（仍繳到匏上以完結所以為隱之意）

過商侯曰人生一匏繫彼役役利名怵怵不已者不知閒之趣惡知隱之樂乎何如沈子匏隱一居俯仰有餘閒也因思顏子陋巷諸葛草廬若肯終身焉者亦只是識得性天真樂耳

元明八大家古文十三卷

〔清〕劉肇虞輯評

清乾隆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元明八大家古文選總序

余讀元明古文擇其爲大家者虞伯生揭曼碩楊士奇王伯安歸熙甫唐應德王道思艾千子八君子訂爲一帙評點抹截既畢不禁作而嘆曰嗟乎余之陋

也夫文不一家瑰瑋絕特之士各持所得類能爲之然有其道必本於六藝濂洛關閩之所折衷有其法必本於史漢韓柳歐曾之所變化以濂洛關閩之旨運韓柳歐曾之機而後謂之大家道不精則其言膚雖或提掇綱領把握機鍵中於尺度矣而非其至也法不正則其途支雖或幽思渺義雄情偉論出人意表矣而非其至也諦觀元明以來瑰瑋絕特之士著有成集如

此其衆而律以二者之兼至數人而外卒不多覯則何也竊嘗謂爲古文於唐以前倍難爲古文於宋以後倍易蓋唐以前經東漢六朝人壞之先秦西漢之道法俱亡唐人特起而振之爲

難宋以後經濂洛關閩之所發明道無不彰經韓柳歐曾之所講求法無不備元明茅起而嗣之爲易乃處其特易之勢而若有特難之見余求其故而不得則意者所見之不廣指斷港絕潢以爲江海之窮此余所以自笑其陋也雖然此數人者捐集毀於兵燹不覩全璧楊艾抑亦偏長若夫虞歸唐二王其高深之分變化之神根之以六藝裁之以史漢而著之以本色之工

元明而代固未有樹之敵者此則淺陋如余金堪自信也嗚呼斯道之所以難作者不可多覯亘古如斯耶而尤怪近代之爲選者自唐荊川選唐宋名賢論策文粹以韓柳歐蘇曾王八君子文抹截評點著其道法茅鹿門繼之廣其碑銘序記諸體概爲抹截評點道法益大著後此之爲選者必居宋八家不下十數種而易其抹截評點曾更不及元明夫易其抹截評點是不知

唐茅二公之選於唐宋門庭路徑何如徒爲是嘵嘵已耳又不及元明是不知元明諸公於唐宋門庭路徑何如上之史漢抑又何求其陋如此余且不暇自笑而謬有是役也若夫以茲元明之文必不足比烈於唐宋茲之抹截評點未必盡得夫作者之意深於道法者辨之余之陋不得而知之余又烏容知之

旹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歲仲冬月

宜黃誠齋劉肇虞撰

凡例

一此書抹〡截一評點。、本唐荆川唐宋名賢論策文粹茅鹿門唐宋八大家文鈔之例抹以提其綱截以分其段評以解其義點以着其精中又有用大圈一字於內及一字用二三密點者乃篇中着眼之處與抹同

一書中之抹乃一篇大旨前所謂提綱者也逐段俱有發明有承有應有樞紐有結束兹皆用抹布於一段中反覆重疊見綱領者未便句句皆抹祇抹一二語以例其餘間有全篇未抹者評內詳之

元明八大家古文選卷目

虞文

虞道園文選引

元承宋祚宋諸大家文流風餘韻未遠也一時作手虞范揭楊厥有由來而虞嘗自謂其獨嗜歐陽永叔故其文頗宕淵逸特標其勝要其所蘊藉者閎也上遇主知職掌制誥雍容揄揚爲文典冊無間然矣雖然宏才績學不啻制作之任不足以攄其蘊者又從從然唐制作

之任有不能盡其蘊者蓋鋪張揚厲有臣子之體故公於奉詔諸作多用駢體茲刻不登駢體其他馳神騁秘取義警策楮墨間居然永叔之遺者始擇錄其若干然已美不勝收矣宜黃誠齋劉舉

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庚唐德選評

卷之一

記序

卷之二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一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黃劉撰[illegible]德選評

記序

西山書院記

此亭書院所由建

建寧路浦城縣眞文忠公之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爲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錫之名之曰西山書院列爲學官寔延祐四年四月也是年大子命大司農旻安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譯公所著大學衍義用國字書之每章題其端曰眞西山云書成奏之上嘗覽觀謂昔宋臣常繼寫唐宰相陸宣公奏議以進其言曰若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議者以爲知言由今觀之宣公之論治道可謂正矣然皆因事以立言至於道德性命之要未暇推其極至也公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振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董仲舒曰人主而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知後有賊而不見此雖未敢上比於春秋

然有天下國家者誠反覆於其言則治亂之別審矣之
故情僞之變其殆庶幾無隱者矣公當理宗入繼大統
之初權臣假公之出以定人心既而斥去之十年後孔
首上此書當時方注意用之未幾而公亡矣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公再出而世終不獲被其用豈非天乎
庸詎知百年之後而見知遇於聖明之時也然則公之
仕豈止食於其鄉而已乎嘗聞之工師之爲宮室也
猶必有尺度繩墨之用揆斷締構之制未有無所受其
法者也爲天下國家其可以徒用其才智之所及者哉
今天子以聰明睿知之資然猶能自得師尊信此書以

爲道揆況衆人乎學者之游於斯也思公之心而立其
志誦公之書而致其學聖朝將得人於西山之下矣不
徒誦其言而已也

畢論衍義一書語有要領

鶴山書院記

昔者儒先君子論道統之傳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至於孔子而後學者傳焉顏子殁其學不
傳曾子以其傳授之聖孫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
著孟子得以擴而充之後千五百年以至於宋汝南周
氏始有以續顏子之絕學傳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
深有取於曾子之學以成己而教人而張子厚氏又多
得於孟子者也顏曾之學均出於夫子豈有異哉因其
資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爾然則所謂道統者其
可以妄議乎哉朱元晦氏論定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

蓋天運也而一時小人用事惡其厲己倡邪說以爲之
禁士大夫身蹈其禍而學者自絕以苟全及其禁開則
又皆竊取緒餘徼倖仕進而已論世道者能無蓋然於
茲乎方是時蜀之臨邛有魏華父氏起於白鶴山之下
奮然有以倡其說於摧廢之餘拯其弊於口耳之末故
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張四君子易名爲請尊其統而
接其傳非苟爲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廟而賛書乃以
屬諸魏氏士君子之公論固已與之矣及我聖朝奄有
區夏至於延祐之歲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
氏涑水司馬氏新安朱氏廣漢張氏東萊呂氏與我朝

許文正公十儒者皆在從祀之列魏氏之介孫曰起者
隱居吳中讀詔書而有感焉曰此吾伯大父之志也何
幸親見諸聖明之朝哉今天下學校無與比儒先之
所經歷往往列為學官而我先世獨由書院者臨邛之
榛莽莫之剪治其僑諸靖州者存亦無幾而伯大父宦
葬於吳先廬在焉願規為講誦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
明其學雖然不敢專也泰定甲子之秋乃來京師將有
請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說至順元年八月上在奎章之
閣思道無為鑑書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
傳之學與其伯孫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題鶴山書

院者記以賜之臣謹按魏氏之為學即物以明義反身以
求仁稽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致乎典禮會通之大考
諸乎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
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制世足以作新
乎斯人蓋庶幾不悖不惑者矣若夫聖賢之書寔由秦
漢以來諸儒論而傳之得至於今其師弟子之所傳授
以尚門相尚雖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遺制前哲之
緒言或者存乎其間蓋有不可廢者自濂洛之說行朱
氏祖述而發明之於是學者知趨夫性命道德之本鄉
如也而從事於斯者論習而成言惟曰不見所謂博文

多識之士君將畧焉則亦有所未盡者矣況乎近世之
弊好為鹵莽其求於此者或未切於身心而攷據[illegible]若
魯莽及於詳博于是傳注之所存者其[illegible]
承既無以明辨其是非而名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深
其本原誠使有為於其間何以徵聖人制作之意而為因
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於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
意於儀禮周官戴禮大小之記攷覈九經註疏正義之
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
器之不離而有以証其據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
禮為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而後人莫

究其說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謂鹵莽曰以彌甚其心
自弃於孤陋寡聞之歸嗚呼魏氏之學其可不講乎今
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聖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
惜舊名起將於斯與明師良友敎其族人子孫昆弟及
鄉黨州閭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遺意而魏氏子孫世
奉其祀事精神血氣之感通亦於是乎在其有托於永
久而不墜也不亦悲乎臣之伯大父寔與魏氏同學於
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輒書以為記魏氏名了翁
字華甫臨邛人年十八登故宋慶元己未進士高第仕
至資政殿大學士簽知政事兼書樞密院事督江淮軍

馬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靖而學者稱爲鶴山先生云

臣虞集奉勅謹記

自開闢以來道統之傳如指諸掌大有關係文字

應綬

了翁之學卽周程四君子之學推極原委淵懿春容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殁其子士仁等修其居室給其供給延明師集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環匡廬之旋于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了傷在都昌則有彭像之皆卓然爲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殁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事黄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郡州閭之間後了見翁相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士了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也識者憂之或卽先儒之遺跡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爲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淡泊堅遵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爲康之間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國家始制進士舉業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端心踏力於此焉苟有以深齊其味而極造其旨必憣然而悟惕然而悲思有以靜存動察如所聞所知而用工焉則其人有

不爲聖賢之歸而足爲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國家次負聖賢而其日絫月積亦以甚矣今也縣黨庠術序之養廷學延師於其家父兄子弟相承而無厭吾故知文公之爲教元忍舜弱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富室不患不尊也儒設不患不嚴也食飮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爲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何如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忍舜弱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遡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不爲小人

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躁勿怠始終而無倦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須看其借家諸題處是古人金針　羅應經

律度森然而極抑揚反覆之致使人知朱子之學不可不言不可易言

重修張巖書院記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毀子孫選仕京師弗追於茲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貲鳩工藉拾不數月而成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弦誦籩豆

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遥乎公府之拘制饑飽時至無乏絶之慮人跡在遥無岑寥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則德易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贓肉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有學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聯卷朱子南軒張子之成

規猶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祀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祀則馴致於成功俾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識學而出則張氏蔡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收補上段直山水光華而已哉

意趣悠然

先言得地次言得師廻薄生波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此段見於儒學事實

我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世祖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爲急先務奉元本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鎭於陝者平章康廉公某參政商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巖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於郡東南有禮門殿門其東西廡爲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爲都宮有櫺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爲行省左司員外郎定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失

會歲爲饑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贍思帖木兒不花爲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於小康禮義之教需此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吏治廟宇爲請且其說曰諸賢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諸苦受業而皆繪以侍立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爲宜臺端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問李伯遊何執禮李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行省西臺各率其屬出俸以爲之先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某屯田二總管府下至郡邑之吏好義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繼四月命工度材各給其

道工備之費術廩之給凡爲鈔二萬錠如民間之泒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修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巾又計學廩之贏修神厨食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河道得豪民所侵學田五千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御史樊理博化司廩以爲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教爲大使學生姜頑以其事來徵予文爲記嗚前有徐公之文在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爲雍之父兄子弟

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此段推本關公云）成諸君子作成人才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文勢排宕精神發揮之極）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彝好德之懿而詠歌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致夫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illegible]化育之功耕耨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孔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况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教之可言耶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於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時起於關中其學一源也而尤有志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爲其修辭之不可及其見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斂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嘗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爲事自古聖賢莫

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蓋有所據依而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其爲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於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元世祖初來罪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行之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於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朝廷不愛尊位顯爵以延致之以表式[illegible]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求如其寂然[illegible]

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直而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關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以爲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爲治以極於孔子之道因橫渠之學而博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不有聖賢之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大君子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源本盛大而波瀾壯濶　羅應鯤

爲雍學言之特加親切有味

奎章閣記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乃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乃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爲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啟戶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爲處也雖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議言臣有所繩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智善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源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繫屬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地爲一動焉而天地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

應制之作何等莊重嚴緊

克復堂記

克己復禮之說，在聖門惟顔子得聞之。當是時，七十子者，蓋有不及盡聞者矣。後學小子，適得誦其言於方冊之中，聞其說於千載之上，豈非幸歟。蓋予嘗反而求之，況冥於物欲之途者，固無與乎此也，而知致力焉者，僅足以爲原憲之所難而已。其拔本塞源，脫然不遠而能復者，世甚鮮也。然則苟有志於聖賢者，舍此奚適矣，然而難言也。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於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於道，蹇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嗚呼。自顔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於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於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於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於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衆人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予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因予仲誠嘗儀康生敏，以克復名其堂，而來求文以爲記。予既喜其嚮向之高遠，而又懼其易之也，故著其說，使寘諸壁間，因得以觀覽，而資其行遠升高之一二也。

體認經歷八語

筆筆歷題

天心水面亭記

某年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或過之臣洞之於在大明湖上雜花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形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

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庶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皆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姤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盈則不見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噫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渟滀汩汩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澄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波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乎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諸人心拂娛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反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詠歎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深而絕淡而言 羅應經

於詩之十字見邵子全體之學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伐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薄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戸之兵也。於是其帥揚侯珪，以至元某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戍候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和之，至於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歳久不支。今萬戸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楊克忠、武略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至元之六年庚

辰歳。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襄在荊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世祖神武制勝之迹在焉，幷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若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維維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皇，彷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騖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而纖漾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荊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徒也。原田毎毎，千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

鄰婚姻，伙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溝高壘，三戰久倚不能一朝居之地也。噫，乎大一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刻削消磨，而無復遺跡，況乎襄之為郡，蔚為內地，漸煦涵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王事鞅掌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土力之完復，於是有遂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莫之及也。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老者日以盡矣，彼知其長子老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帥武臣力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歳時之暇，與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

賓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乎人民城郭，山川草木，於烟雲晦靄之間，道先世之力烈，以詔其子孫，使毋忘儆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業，上以奉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覬首之崇樓，溪之深，視彼異代之士，概盡務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則可以一慨也夫。

通體豪務感慨，可歌可泣。羅應經

全摹歐公有美堂等記

悠然亭記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立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額客有咲於座曰昔柴桑翁（此段過題）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賢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齋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爾心累於物則扃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門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

（此段引論孔明）古之君子嘗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予試以孔明論之（借客辯上）方其能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悠悠相接）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隊睭之整暇羽扇指揮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予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是悠然者乎（拍合）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三國之孔明六朝之淵明稚子能言之然不究觀於孔明則知陶之處而不知其出不究觀於淵明則知孔明之用而不知其體（靜應經）

論孔明配陶處精悍之至

卷一　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世祖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政刑，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食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總以大司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修己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

至而保之固。其後有遺策哉。獨念乎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傳診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泥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於三聖人。然後此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止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聖神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世祖，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勳，襄漢湖海以

來，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仰國朝愛民之意，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塑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焉。噫，州之人士，有莊有蘭，從長吏而有為於斯也，其亦思夫朝廷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愛，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圖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偉哉。

錄此以誌一代之制

五色石屏風記

（此段點題）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山川人物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敕命臣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樞以爲屏扆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此段言文石之五色本於二五之氣）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引論）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遺而前民用蓋二氣之質五行之殊積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以是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以爲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裁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石者以見其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名時近御几格豈偶然哉（此段甚言二五而歸於皇極）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爲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譴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過接兩際）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寔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又時若之休徵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徵此感彼應幽机之發間不容髮其不可揜者如此（此數）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善乎臣集不勝惓惓之至

小題有此宗論　羅應經

因事納諫旨遠辭文

傘角洞天記

（此段言洞天之所由名）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境窮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左有一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傘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傘角者蓋郡城形勢自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秬覆以小亭（歷序郡守修撤亭下主議）後久之守林侯某撤地而觀之求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後八十五年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變也自守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徭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吏之蒞治接賓客單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爲者乎侯之爲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襟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游之以自托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據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爲勝者乎今熙洽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閒暇超然埃𡏖之表而吾百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卽洞天而已矣又不必指傘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微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六藝之旨

小孤山新修一柱亭記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七月廿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險壯浩然興懷思夫豪傑瓌瑋逸名勝之士與凡積憂憤而懷感慨者之登斯山也未有不躍然樂其高明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俯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愛之可以終日石級盤旋以上甃結堅緻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蓋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二年而守者弗虔日就圮毀裂足以涉顛覆是懼至牧伞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邑令成在亦爲赧然愧艴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憮然而去明日過安慶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爲子新其亭而題曰一柱可乎天所謂一柱者將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驍悍皆將靡然委順聽命其下而去非茲峯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斯峰嶸在吾目中矣子書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眞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偉人文雅有高才以直道剛氣自持

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咸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己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文氣聳特有拔地倚天之觀雅與題稱 羅應綎

山在大江孤峯特峙若一柱然題名刻劃之甚然世俗不傳但傳舊名何居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務其俗好道遊不間於雅壯頭父也特其志尚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絶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以周悉而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以宣通咏歌之易以傳者則莫盛於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濟章泝彭蠡上九江浮游湘漢之波遡瀾三峽至於蜀都而止焉名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刻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以老病歸田寓耒耜於江上託

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此生抱數鉅帙欲予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返萬里而得之且諸君之屬生厚矣何敢言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人之別逝者二十餘年逝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其詞章而誦諷之以詫其門人予亦唯恐不足豈昔抵玉於崑岡棄珠於合浦者乎生宜無憚於煩也嗚呼吾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於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可泯滅宋南渡以來蜀在斗絶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孝之君子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功立言卓举乎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亦灝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以還殘缺殆盡集雖嘗從史師問一二於千百甚亦以微矣微而後之當在斯將其有以鳴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以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以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時嘗與蜀學者史君秉文言將謀梁於蒲江故居之上字之曰歸與天幸不遂斯意因將與其故人女兒昆弟取生之篇而絃歌於其堂也乎生年甚富大千之都倘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生亟成其志勿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故鄉之情踊躍毫端

揚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詩有樂歌可以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於才者放爲歌行之肆長於情者變爲傷感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將非一時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賦若詩一編盡其詩賦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康樂

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游者也林泉之曰長山水之興足有得於昔人之流風餘韻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波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漫流之閑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觀者焉以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寓而有作焉何患乎衆體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蘊于中而言其見于聲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棄去而獨好爲詩耳嗟夫予豈擬擬於古之人哉曾有耳目之疾有園囿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以自樂而心意凋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以自娛焉南甫之所以惠我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元也情其通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决也則將與造物者同爲變化不測於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爲有可采乎

先生酷嗜歐陽公文故風神獨勝

張師道文稿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蕭𣂏與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此段書其遇合）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幕，爲者又言所爲非爲幕府求人也，乃自海閩召至闕，得見上，論事數十條，（以後段）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事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其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蠻人欲言官使徒者，欲諸除要語之，竟不得免而事已。後罷公遂爲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浙，

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道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道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此段敘）後門人公之下，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詞，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絶不可以復設者，皆不爲之興嘆也。今其孫桐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士大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情至而文自生。羅應經

可爲太息

曹士開漢泉漫稿序

（此段言其門多矣）其發歲游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敷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窺其津涯。此豈非鉅家祖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咨欬，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入題）曹君復亨以其先中參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稿，並續稿見示，曾無什一，斷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稿也，御史府請於朝廷而刻諸學宮者也。氏間求者多，得

請約其篇目，小爲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采而附益之，蓋名言也。（此段言不可刪）且夫下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暢者，皆此原此本之所擴發，不可遺也，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此段言）然而初得漫稿、續稿，時有從遊臨川李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以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以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

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儻迹光者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爲記，其爲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

雍容藴藉諷之反覆不厭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眞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跡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亡國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戲，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使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予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序次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聞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於世。嗚呼，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予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

悖勃

其旨遠其韻長

吳張高風圖序

泰定二年春，翰林學士臨川先生吳公稱疾，假寓南城天寶宮之別館。宮中之人因為先生言其教之因起與今之第九代學教立應張真人之制行堅白也。先生曰：世乃有斯人耶？乃盡出真人家世鄉里若節高行孝慈之迹、神明之異，求先生為文。先生言，而天下後世信之，未嘗有不試之譽也。獨於真人欣然命筆。其道其所立之難、所至之峻也。且有傲於時俗者，蓋他日病愈，返乎史館，思真人之為人，乘輿巾車，從以門生兒子，即天寶而見焉。及門，童子辭曰：真人深居至靜，自中朝貴人大官至者，未嘗敢以報。先生勿訝也。先生顧謂從者曰：是真人視走高門縣薄，唯恐失一夫者，有間矣。即命廻車。蓋不唯不以為怍，而更重嘆其不可及。自是夏多雨潦，規再往，未能出。而真人曰：秋氣且清，吾不可不往謁吳先生。因著芒屩，戴箬笠，策木杖，布褐短才至膝，從弟子一人，服亦如之，步至國史院門，上馬石上踞坐。弟子告閽人曰：真大道張真人上謁吳學士。閽人相顧嘻曰：他日見真人者至，容服不若是。疑不為通。而先生方修實錄，與同官坐堂上，不知也。先生之子偶出門，見而識之，進問真人何來。真人曰：吳學士子耶？以杖畫地作誠字示之曰：還語君翁，吾來報謁。先生聞之，亟出見，真人去矣，獨地上字畫在耳。咨嗟久之，使追及於麗正門南三里所，長歌徐行，音韻清暢，上出林表。追者不敢致辭而返。好事者高二公之風，為圖以傳觀，而托僕敘其事如此。或曰：昔孟與南華翁生並世，而未嘗相見。二子之書具在，莊氏之辯，莫或嬰其鋒者，惜乎其不見孟子也。今吳張既相知，又相求，而卒不相遇，遂無一言可以發其趣者，其何以一道德乎？僕曰：觀其風致，而思過半矣。何言之待乎？子必以其言求之乎？僕試論其行矣。君子之學，以不欺為要，有志於慎獨者，果能堅制峻卓，如真人之道行者乎？吳先生蓋累千百言，刻之金石，可效也。真人畫地之字，蓋亦思孟子之言也。有如因此而真知歸求者，則真人之一字不為少也。吾又聞真人系出橫渠，其精思力踐，殆有自耶？則又有僕不能知者。

題閒淡而文足以副之

元虞道園先生著　　宜黄劉肇虞彦德選評

序議說傳碑贊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此段陪說）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漈先生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淳集與經意違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

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之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淸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與深。非博洽典禮於傳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此段援入胡傳）葢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宜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以有求聖人之意而無傅會穿鑿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此段言胡傳）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諸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說論精闢）知天下之事。必可以行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大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頗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論其言如凛然猶百十（此段著）年。至其國亡（是胡之所以作）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其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援拾

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既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了題結）新安汪克寬德輔以其經學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攷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因賢者之言以得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五傳而獨以胡氏取士能暢其義（雅應經）

胡公感於宋之南渡而作春秋傳此其誠意解此可

與讀古人之書

素文　卷三　序　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焫以鍼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瘳已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切，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刑與兵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徒以劓刵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而蹂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奸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子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與世遠，不無缺蠹，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間劉守眞、[illegible]子，而其言亦古與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菓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挾

素文　卷三　序　四

忌而愼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毎尙溫平至於疑似之
間依稀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愼循持猶可
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愼於前失者又須
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
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肩膂巖然尤定
大滿之疾常常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膠脈絲
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
而其時東垣有鑒古老人用藥平和亦嘗以固根本爲
重非爲法當宜然而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
家混一海宇地氣同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狀樂之縱則中州北
方之人不如昔若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動用其法以自
誇不足以深知劉君之言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皆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只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是以乘其勢而猖獗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攻
用大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
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
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
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逆
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
病此久矣而未有殺予之論者會稽虞士費無隱來山
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覸然有憫世之深心自修歆然
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

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峰者古仙眞人之所遊也其下有
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眞之事嘗去鄉里適吳
越之交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若挽
之以遂其棲暇日盡攻古醫經藥而別之三十有餘卷
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摭拾離合該博互參
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
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
無予爲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猶
寶其書以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
見而悅之曰予宜得虞伯生之序則當助予刊行矣後

數年始能來爲予道之。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之列而言病者，無遺慮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爲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持論英爽，似子瞻。使業此者慨慷交弁。

用藥之失由於不解讀書，入骨之論。○大旨爲河間書而發

送韓守敬赴彰德經歷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倨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採之爲弧矢，斲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豈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供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發如晨星，末之爲掾，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常，趨赴奔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遂，行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錄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通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冀[illegible]致[illegible]矣。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

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乃在所謂警逖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書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京爲成均博士時其子孫國子生選爲醫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重士則士有成功自是名言 羅應經

吏係之間感喟深而修詞婉

送丰以禮詩序

集之從祖惠州通判府君以歲丁丑避地至古端而效焉郎墓於其郡之江上內附國朝以來諸叔相繼淪謝獨先參政郡公北還規往迎遷卒以事阻歲時嘗遣子弟門人往省後先公老猶恆以此爲念集仕於朝未獲申先志而無一時敢忘也泰定中甘君以禮有交游之舊適調端幕府集以情告焉以禮既下車期月之間政以敏辨乃率其僚與縣吏以暇日即苦藥而問焉則樵牧游至耕者或侵其域矣乃召訊故老而得其寔伐木表其處曰廣通判墓置守冢一戶俾食渡舟之利以圖永久且將祀諸學官而挾滿歸矣武夷詹君景仁發憲廣東行部至端市理其事大抵皆以禮之意也集家本蜀兵火以來墳墓散在東南者未能一一歸塋而省掃不能歲至先惠州之墓乃蒙以禮高義如此其感激何可忘耶以禮調官京師僅取便家一第庫以去集備位班行知以禮之才賢而不能薦感以禮之恩而不能報于中心寔有愧焉故叙其事以識別乃君區區之心或自見於他日乎

公身遭喪亂流寓於外每於其先人及其鄉里之思不勝悲喟因人之情然非其史筆妙不能和盤托

出塞應經
可爲涕淚

送李道濟之官夷陵詩序

東觀古稱蓬萊道山今尤爲清華高簡予與今禮部康公子山侗昔在館時新進士六七人爲之僚道濟以文學著稱一時雍容蕭散非特人羨之諸君子亦自以爲樂也末年歲間各遷官散去獨留館數年始得官夷陵頃來徵文爲別吾聞州小而地僻民淳而事少魚米芽茶可以奉甘旨江雲峽雨可以極遊覽蓋樂不在館閣之下昔予之鄉先生六一公嘗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而徧閱之於是周知情僞備察奸吏謬欺之故悵然以爲深感後公爲政治郡輒有大過人者及代包孝肅公尹開府清簡平易乃有過於包公則夷陵閱牘之功有以增益之也天下未見書莫盛於東觀道濟既得讀之累年今之夷陵吏牘固其職尙毋鄙其事而盡心焉鄉先生之芳躅不亦可庶幾乎

風神綽約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將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廣集餉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爲鄉，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

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違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微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遼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尚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問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以有所適，徒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迓子之還可乎。

卿孟子之言而變化出之，命心自運。羅應經

真猶濛蕩純乎神行，反覆出沒之迹俱化

送陳剛遊金陵序

昔者程叔子之言曰有欲知先兄之學者某之學即先兄之學也是以先儒稱程子之言更不分別伯子叔子之異其學同也其道同也伯子不可尚已叔子年高弟子親承教誨之日多而易傳晚出皆其手筆是故善學程氏者繇叔子之教而入進進不已於伯子豈有間者乎蓋嘗論之譬如堯舜之聖焉吾夫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觀堯舜之所以爲聖而可以觀二程子之所以爲賢矣是故同德同道不可以異而言也臨川之士有陳剛伯柔者其學於程氏遺書也先取明道先生之語讀而尊信之間嘗以語集集告之曰伯柔之見高矣去凡陋之俗遠矣吾聖人之道非如外學之虛爲高遠者也必有入德之方以至造道之極蓋二子之言廣大精微不可以遠近精粗分也觀大聖人之全體大用叔子未嘗不極其至至於學者切己反求亦有所淬礪啓發漸磨鞭辟之切者吾黨凡下蒙叔子之教爲尤多也其後伯柔與其友李伯宗講之始通二子之言而學焉今年聞伯柔將遊金陵金陵之上元明道先生嘗仕於此也聞部使者有欲得藥而不致信來者[illegible]信明道先生之僕而使之嗚呼何能使人之信己而介信其僕也想像其盛德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他日讀其語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暫已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繇此觀之程子所以爲程子者庶乎可知哉予嘗遊金陵知有精舍祠明道先生以伯柔之尊信程子如此試往遊焉有爲程氏之學者伯柔試與之講焉

互說分說自具結構　羅應經

文有水流花放之意

送李仲永游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鄒孔林如支庶流裔，觀於安丹宗子之家，孰不以為歸往瞻仰之地。重四國家混一以來，有欲觀乎徂徠之松、新甫之栢，嶧龜山之雲，泳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以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古史，安於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以副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拘縶公上之類，又足以累之，無其時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游淮浙之間，每以王事有程，不獲仰闕里之餘，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道傳仲永晚于年，備將命之行，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時，欲為孔林之行，其行矣哉。毋因循，毋簡慢，毋逃志為他日有予之悔者。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既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氏；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究有端緒，身不必親乎盛光之遺，而親聆乎金聲之音也。其與聖人於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illegible]先儒[illegible]，實為朱張二子所稱道，讀論孟簡見諸文章。仲永倘論先世，其亦有所聞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既如此，今往而游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游乎。

沈埜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
春秋禮皆依古註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稍
傳註史書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
不得休以爲常持身以倫孝友悌忠信勵節義爲事其
爲文多尚左氏撫子瞻之說及稍長而後得從於程周
之學爲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疎及其
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
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所不通此其大槩
也集與吾翁未幾從先君携之避地嶺海諸書皆先親

口授十歲至長從□就外傳從祖父秘監公必使求諸
鄉人教之猶守故也獨延至臨川鄉人惟二人在焉
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于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
棄疾以臨川內附擢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
義而不忍役之去入深山中忍饑不至死教其子讀春
秋而已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成都人幼時嘗
及從學於江書塾中宋亡亦貧不仕將時來與先君先
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
曆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言不止先君嘗揚某曰讀書
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

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
子孫在吳□□山平州楊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
氏在安吉□□虞史氏在江陵同郡郝氏亦安吉集在京
師歷年識□□皆不能於此有所致問即十友之至自蜀
者從而問之則遺老僅存者多不存矣不亦悲乎至治壬
戌集既免先人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孺與予
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以楊氏之學論之平丹公爲朱
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
山公與其翁吏部公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
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

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
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
急於親養乞遠方一□□以去集知其情不敢以館閣
薦當將行求一言以叙别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
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于其鄉人晁弟子孫之在
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
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因集老矣茂元尚有以揚予也
哉

吊古情深羅應經

唐宋八君子文歐公曰所叙事子瞻長於議論子覺

先生集議論文似子瞻而敘事文類歐公故風神獨勝如此篇尤爲悽惋動人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此段序事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逆虜獨以世臣宿將，乃執狂悖，阻險爲梁。潼川杜巖肖，一布衣遂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附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被禍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椽，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憲臺將狀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椽進奏京師，事已，即西還。人或謂生少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

此段議論

嗚呼，君子之所爲，惟其義之當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假此冀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而以七尺之身自試以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鄉者吾之朝廷知之，天下郡之學士大夫道之，爲杜生者可無憾也。忠義不見用門，係朝廷；而係杜生矣。僕抗顏太史，若生之事，敢輒而勿書乎。非特爲鄉里之有生也。

是杜生特傳一則

述墨莊劉叔熙遺迹序

元統甲戌[illegible]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
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群賢交游
之翰墨焉[illegible]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
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予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
書因及靜春戍子通録實有功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
叔熙曰諸父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
鄉黨愛而讀之逺遠學者願得之群者有知其書不遠
千里使人求之借乎錫鐫之不贖也叔熙又為予言族
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

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
叔熙又及予門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
與歐陽公王荊公屏山蘊公昆弟南豐曾子固之書與
劉氏相關者及介靜春與諸子所往復條錄為凡三巨
編愛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illegible]予早辭親游京
師館授以為業每懼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
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跡不足以附庶觀於昔者斯文
之盛有歐王[illegible]曾蘇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
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群器錯何其盛哉故予每執
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

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於奎閣清燕之暇得賜延對訪
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所前日所媿於
是益深承[illegible]詔讀進士對策於殿廬得劉竹粹中劉聞聞
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
說而屬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
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若干七八種惟西
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
餘蓋鮮傳焉而靜春氏等諸書述亦殿數也官訪而廣
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川將申劉竹予言於旌德
昔墓寄以屬璧予之暗焉因以其書與叔熙叔熙歸讀

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宗子孫若叔熙氏之[illegible]
於先世草茅僻陋其可以小媿乎哉世祖皇帝既取江
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喜之命史官
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當以為是時予方
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
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以今時
為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遑
也天歷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
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
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覈

廷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庶
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
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
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兆兵卒至
盡亡其書左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
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王公伯厚好博記而我從大
父秘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後臨公蒙世祖特
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時得豫章布
衣孫君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考定是非每
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冶亦喜記嘗言幼在劉

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
能通其說時范年已七十餘矣其後同郡友侍講四明
袁公伯長益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秦定執政東
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汶事省朝省吏牘
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
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
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觀山川之形勝
封域之離合攷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遷習俗之升降
文史之遺闕皆予家學之能事也以予之精通別敝因
以肄其學問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濟濟之多寧可遺吾叔熙者乎。
於劉氏之家學國史之得失具見古人於文獻精詳

虞畢虞舜

匯寶互映只兩大段中間斷續離合情深氣與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肯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岱衡華恆霍會稽吳岳醫無閭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汾陰之后土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恆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君前奉被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日充使別以內遣祠武夷匡廬之山而至仙都諸君若其家而逆遊也高山幽洞無所不歷探訪師友以究其清淨寂默之說草衣木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遐絕自其學之者以爲古仙與人莫肯詎知朝廷將擧日貴衣羽衣持節爲天子使禮明於海岳之間乎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令率其屬餞傳除道迎入府舍館寧至祠所候使者致命畢而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卽行不敢留畱重事且懼勞人也庸詎知得以遂事傍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二者常不可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者矣比予在奎章與今御史木君奉祠而西君在行踰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就御惟謹恐奔軼不克敬其事而君緩轡揚鞭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平地雖木君至今猶羨道之也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尊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匡廬武夷者於予居猶東西家耳夢寐想見其處終根辭親規行而不可得或從而其麓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學仙之君子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將予之所致意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吾夫長林猨鶴有識使者之光華或驚眾而逃逝頓棄從騎遁捐服而接之庶一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若榮使者之出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

史法

送李仲淵雲南廉訪使序

延祐五年六月，翰林侍讀學士李公仲淵除雲南諸道肅政廉訪使。十二月二十八日乘驛騎五，出國門西去。明日還書京師，告諸執政臺閣侍從之臣、文學之士嘗所從游者曰：區區萬里之行，無爲諸公貴游平昔愛厚，分當言別，然難爲別，亦不忍別也。前歷其棲棲之誠，中嗟嘆。夫朝廷建立藩維於遐荒，欲其南之域，世祖皇帝親征而服之者也。土廣物衆，民比內地，省臣領之五六十年之間，安不敢動，閒或不[illegible]，無其人性情剽然，亦有司無狀失撫循之道也。[illegible]其遠[illegible]，不知其微而撫之。每至於著而難也。聖天子在御，內外宴安，寧輟文儒於禁近，不遠萬里，持一節以往者，將使其人知朝廷不忘夷之之意，而比任於此時，使遐陬之野，顯頑鈍者亦少見天子近臣之表儀，文章有以歆羨而慕效也。幾微之言，其亦出諸此乎。然則君子之雅志本朝，固不忍一日遠之也，誠知其意皆是，則何爲是栖栖者與？某也聞之古者，君之遣使臣也，則賦皇皇者華，其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及勞其還也，則歌四牡，其辭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夫雅者，公卿大夫之言也。敢請述皇華之意以遣之，使下國之人知使者之來，朝廷禮意有加於古昔，迨其歸也，則又述其有功見知，而陳之以備一代之盛典，不亦宜乎？

緊[illegible]而宕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諡議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贇公曰忠亮。越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與[illegible]曰文忠。其議曰：大臣之功勛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謀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見，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援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illegible]之師，與平濟南李璮之亂，敗襄陽宋兵之冤，高麗叛臣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蘊也。嫓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潛邸，獨以儒士見。且是時國家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譯論語、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修己治人之方矣。故世祖嘗嘆曰：漢人乃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啟沃者，其可以遺[illegible]論。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謹議。

精確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諡議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其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行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汙陋爲習，巧佞爲使，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斯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秉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推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必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沉毅，答剌罕公之仁明正大，寬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劇繁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姦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積，斂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持仁者之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敭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

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强於有爲則扞格勉强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負天地之托缺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予立乎浩蕩之處茫洋之表不得必得者忽然而得之豈窮於爲薪而已乎夫當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借題指點

孟宗魯字說

昔者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魯惟當時同姓之國宗之蓋莫不宗之豈惟天下學者宗之且萬世之人莫不宗之蓋天下萬世宗之而孰能繼其宗韓氏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尼之學惟顏氏曾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曾氏有傳而得孟子傳諸天子諸

侯之族則有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者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樊理海化爲予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禀忠樸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瞻仰乎魯而其宗者未及爲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子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册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眞爲能宗魯者矣

章爲出道紀來錫息紀
句蔣於齊而錯綜

劉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璒溫玉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
義焉予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於朝者使
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眞玉也韞之以纖火弗能焦浸之
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眞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
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尙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
乎尤莫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确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
也者豈非玉之盛德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爲圭爲
璧爲琮爲琥爲琉爲璜爲瑚璉爲鼎彝君子服之爲珩
爲旒爲環爲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則不足以
爲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也善
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氣不敢有忿暴也聲不
敢有激徼也言不敢有忽忽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
保必有懲窒懼愳其放佚顚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
寒則及乎其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眞玉也哉
程夫子學者終歲未見其忿厲之色庶足擬此

書法說與劉元

書之易篆爲隸不過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微妙遂以名世方員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則曾如冠冕佩玉拱揖奉盈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見外揖升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頗衺反側怒張容用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王右軍在今書法第一見中郎石經徘徊（所謂熟）三日不能去謂其子獻之書非獻之不能知父意曰右軍過驛亭題壁獻之潛洗壁更以己書右軍還見之嘆曰向去時誠大醉書不佳也就書字者論之觀此二事思過半矣予病目七年隨手引筆不復可識聊記彷彿耳真定劉元元善居浙中與善書者游夕好作漢隸至由齋譜及此書以答之

一技耳然知之者希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花稱使者扣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官脅其印八日樞密院掾史王貞見其完顏副使於都堂後西北廡下告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突來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齒者亦在散地誰使之耶兵權所在自昔可以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拈赤也貞因以其說徧告樞密大臣及其幕府請急[illegible]執二人與中書同問治之院官親與名將急行捕由後車擒賊使不至有他變則選官吏將兵民守關監庫發宿衞大臣之事不然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畏恐巽懦卒無以充其所明而狃於患失以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以命我而御其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於義者明矣然人之立事立功則必有位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才皆不足以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時之可否焉此事之所

以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時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以待採擇記載云

觀此則儒不如吏誠不足怪

陳炤傳

陳炤字光伯(此段序其出處大畧)毗陵人少遊郡庠有聲三領鄉薦登咸淳乙丑進士第年已四十六調丹陽尉淮東制印應雷素知其才辟爲壽春教尚書之幕府字德翁亦進璵花表文甚奇麗人甚稱之炤以功業自許樂仕途薦舉者數十(以下叙其死節之義)儲改官知鄱陽山陰縣當爲節制之幕府丁母憂歸毗陵歲甲戌元兵渡江江東西守者皆降大兵自沙武口胃雪鼓渡至馬洲將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參知政事蜀人姚希德之子訔(謨)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復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訔炤心知常無險去臨安近不可守

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竄敗就盡之卒以抗全盛日進之師厲士氣以守繕城郭脩器械治甲兵炤輸私財以給用不敢以私喪失國事身當矢石者四十餘日心力盡焉及兵至城下擁壕而陣矢盡不降城且破訔死之炤猶調兵巷戰家人進粥不復食從者進馬於庭曰城東北門圍缺可從常熟塘馳赴行在炤曰孤城力盡援絕而死職分也去此一步無死所矣遣子出城求生曰存吾宗之血食勿回顧驟之號泣以去兵至炤遂死之宋人聞之贈朝奉大夫直寶章閣與子一(此段序其節義所激)恩澤下有司立廟炤死時有僕楊立者守之不去兇兵

見而義之將之以歸它日將以畀人豈曰吾從子得生
願終身焉若以畀人則死耳從之燕得不死征東求常
州人得僧琫者具以熠死時事告其子孫乃已既罷兵
丞相軍士貲爲熠孫且城破時兵至天慶觀觀主不肯
降曰吾爲吾王死耳不知其他遂燬其觀云一時節義
所激如此熠平生多文章兵亂後畧無存者今惟有進
珍花表郎應雷徵志薦進士等文百餘篇存焉從親其
友來者不知其爲節義如此也子四人某某早卒某某
鄉貢進士曾孫某爲儒陵陽牟獻之曰今門戶而守堂
與勢已甚變而豈熠死殆無愧於廷遊熠之友邵焕有
厚交

曰宋之亡守藩方擐甲胄而死國難者百十一二儒者
知兵小臣倉卒仕郡寄而死千百人中一二耳若熠者
不亦悲夫

史官曰偕頫丞相之取江南行軍功簿大小具在官府
可以計日而考之也國朝纂世大典嘗次第而書之若
熠之死事可以衆效其義月矣

知其不可而爲之至於不可爲而死之真無愧辭

應稱

有死無二之意拳拳篤切對揭立以下從方點綴變生
動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畧定郡縣釋
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
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淮宋人不
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
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祀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
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祀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
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
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
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
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
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
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
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
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辭機務封蔡國公仍
知經筵以疾告歸未歸三遣使趣召見上閔其病重不
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
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某日見王之廟在亳將刻名庭指

有椎牲之石我忠武及忠貞之貞德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于某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因知公家世勛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二十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

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璮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illegible]王[illegible]於忠武武門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璮黨[illegible][illegible]汝勉之雖然璮軍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備心兵必致死王者盡其險將有來犯必赴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其城王軍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騎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渡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而

賊將璮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眞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璮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因利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以念王辭薦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求上徵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羣吏收民稅稅所當輸倍徙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漂廬舍且盡租稅無所出王輒免之奸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稅不若儲大稅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

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庫雖實而民死亡殆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庶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稅也上曰知體其劾問其職郡有受命者先在郡任奸吏不實至使自經死偽吏不復於變亂發其事王不與之則受[illegible]無援必敗[illegible]方爲之解不得而變辭抵罪王亦爲之[illegible]開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illegible]圍[illegible]陽[illegible]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illegible]之援王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應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

而莫敢乘江漲逆袁損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賊
行李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壽有自斃之勢乎若
築城萬山以待其西立栅灌子灘以絕其東則應幾斃
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孩王率萬山谷嚴守無懈意一日
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
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噫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
戰耶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進偏將李應皆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一百騎為長陣蔽之
步陣間陣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虎
衆入陣我不得鼓至再至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

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
城逆遏襄陽攻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
王束創見丞相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
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
則樊必破而襄亦可下矣從之明日後出率銳卒先登
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
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師師伐
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
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軍
蕪湖其率孫虎臣等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南大兵繼之

宋師潰王前行而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
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
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正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
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緩急之宜難制以常度乘破竹
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驛至上前面
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三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栅奪其要
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上有部落
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
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陣才以千騎絕渡
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來回紇人鎗伎

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趨王王逆擊反迎刺之應
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
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
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
舟比戰衆尤服其奇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等
悉傾國力率水陸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
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
復能軍矣追奔於圌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
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
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常賜名曰拔突拔突

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在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稱臣之罪而詰之遂風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道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於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兵鋒王撫安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

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既亡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昰與弟廣王昺南奔既立昰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節度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既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今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苟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遐壤未息延命海濱奉詞遠征無所

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悅之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貳從之至楊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舒亞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愼之亞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遣兵環之寨中但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圍扼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

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焚之飽滿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亞正閉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閩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隸所部然倚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敗其事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將宋人倚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運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

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遇又出奇兵截其後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某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值自廣州至乘小舟覘授以二海艘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師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爲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

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連破七舟宋師大潰宋師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哭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阯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薦厓山勒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尚醫診視下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日君有國事得其謀畫必盡使速愈之勅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宜語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坐中庭面

闕再拜返居所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無厚葬甲一襲刀一事兒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俾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薨十七年正月十七也得年四十二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祔先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詩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

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數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辯捷利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用衆財已不以爲惠尚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與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明初伯顔王建康大會諸將出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閫軍事會集罪加後至雖貴近材勇無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陣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釋類如此傳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

與焉既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訴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何可以此試之詐以本身官餌及家屬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訴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擒孥獲之將文丞相以至偏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入京師聞王薨至爲之慟哭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孫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秉愼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則人自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

者也凡軍非對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惻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訓集曰先王棄世予尚幼不克盡知其尚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於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王李二（文通稿今附）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

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此段以爲結也）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爲立廟後王不聽百姓私祭之道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因形立廟者多矣亮之蒸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齊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股心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

樂歌云其辭曰

維昔世臣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徙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不顯草偃有什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其息貌養完牛酒有豐王乃即闕請具爲奏者峻阪驟策抗其後而上方洛報不踰旋往隮厥旌雷霆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臻請定民命王勿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爾臣身涉其庭氣旦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存於海涯延喘須臾自

靖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忘乃錫
神劍名曰劃之挾雷排炎廓爲清夷腰弁於鞶存其餘
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撫幾賦詩波濤不驚磨厓勒銘
表於鯢鯨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
錫彌尊以啟王封冕舄佩玉盛服在躬維茲老人服德
以世亨嘗於廟從王孫子於赫世臣濯濯聖靈萬祀景
從寅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illegible]見下周旋悅來格
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有[illegible]之格思承
其在此孫萬浮於孰感而致維老上天其門不然我有
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

頌我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茄簫鐃鐸
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怍昔我父祖荷于執殳從
王南征百戰是俱春而既濡秋降霜露于其享慈從我
父祖繼時君子顧瞻詠嘆啓毫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
子相我仁廟正言於庭必扶其要遂深敷啟群議切磨
帝尚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攫奸率庸不
假毫髮臨軒視之命遂其躬托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
諶斯難起倉猝處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
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既孝既好恩極厥保陳經啟心
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子於帝旁以世師工王
歸奕奕視此無斁匪老是私國有恆秩

歷序戰功運籌決勝毫髮無憾具見一代之典貝非偶然○集中碑碣墓誌所撰當時將相甚夥然功業之盛可爲後世槩慕則效者無踰於此而文亦極萃料之能事矣故其他槩不登入

孝女贊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歷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逼諸民而取之有爲祐者官強之滋冶求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究索吏驅祐家取土不穫意之卒無所得縛祐撈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苦自投冶中焚死監吏黄儀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礙利者言起金銀冶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祠之有詔祠在祀典若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㷀㷀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赴烟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巾幗間往往有此自追取撈掠一輩人視之不知何謂

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遡暮無及之嘆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絃暮誦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矣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特得其稿本觀其草其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凡八層筆筆唱嘆

題宋孝宗書貞觀遺事

昔宋阜陵嘗以唐太宗問其臣王安石。安石對曰：陛下當法堯舜。既南渡，國勢削弱，阜陵慨然有志於當世。其手書貞觀數事，蓋有所警發也。患盜而推本廉恥，憂國而防乎欲盛，論政而謹於擇臣，其堯舜之事也。本之以堯舜之心，不其盛乎。此阜陵之意也。傳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天下國家者所宜鑒乎。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蓋可攷知者尚多。七君子倡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爲君子而爲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貞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斯禍卒莫肯大久大之德業，胥爲排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茹爲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爲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爲乎。昔者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慷慨有餘哀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於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淡而其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情益顯又因二子而推言夔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嘗遊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林莽其所謂抑抑塞塞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頗殊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兼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應或在是云耳臨川郡武夷大夫彼得吳興趙公所寫淵明像豈公之所以知淵明者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而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題後云

田園歸來宗廟吹衣窮巷崎嶇蹭蹬[illegible]其期來

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遠

全於客意點綴出陶公全體來

跋晦菴與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其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跡見諸當時講明傳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毫無可徵者如此

百餘字中有首起有結尾中間有融有止尺度井然可法

跋子昂書陰符經

陰符托黃帝以為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為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勑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也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而法度整密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直語耶果醉語耶

直而曲 畢應經

君子之言

題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泛及散漫而摩詰偽裁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之目何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師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儆於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倘以是求之

爲宋公解嘲亦是一定之理 羅應若

讀志荒二字可以觀六朝人物

題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詞 吾學趙跋 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皆讀其詩而悲之以爲當時諸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邪義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术身被數十鎗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係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术戰破之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諸將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召飛不復出關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术無復憂矣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詞其爲斯時而發也歟

慷慨有餘哀

揭文

揭曼碩文選引

吾鄉文獻代不一人元百年間虞倡之揭和之如黃鐘大呂互相鏗鏘其集行世已久而揭板經兵燹毀沒今不可遽購矣嗟乎文獻之感吾其如之何哉其文風格高古獨類左國語簡氣與骨重神秀其足不朽不讓於虞茲於諸書所散見者摭拾若干不復別擇槧為編次嘗學者譬之學書家得古墨刻數行奉之便可名世豈在多耶抑亦念文獻之感人有同情故家鉅公購藏萬卷豈此書人無一帙之存倘其惠我以終好事之心則揭公不朽之文其功臣舍斯人吾誰與歸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三

元揭曼碩先生著　宜黄劉肇虞悉選評

記序碑述

富州重修學記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爲富州，以舍菜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所中國敢知而用中貫生齊聲之變，留遇夫子之訓，欽承明命，來守是州。今之州，古千乘之國也，敢不敬恭朝夕，惟夫子之訓是承。顧瞻廟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教授清江陳明之縣至，議與〔國〕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正途，廡爲屋幾七十楹，又範銅爲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祀事，鑿半池其前，倣古頖宮。侯截經裁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秋，丁勸其勤，涉冬徂春，用告厥成，而命侯斯爲之記。在至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爲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爲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二年，爽士失其業，民墜其教，盜賊滿野，竟數十里，不聞雞犬聲。陳侯大懼，遂修孔子廟，建小

學，日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貲以爲政，不數月，境內大治。知所務。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當天下文明，人後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務者，其守同，其〔志〕亦同也。夫兼有父師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法者，宰相與太守也。宰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爲之學校以教之，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廢選舉以爲治，秦去之，廢之，二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視學校爲隆汙，以科舉爲去就，亦異乎夫子之教矣。若夫善學聖人者，在畎畝則行乎畎畝，在魚鹽版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也。所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況上方親御講筵，詳求聖人之治，愚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正，不爲盛名，而人敬畏之，蓋賢守云。

記學之文而出以欹側險僻之思，不傷大雅，故是作家。羅應經

歷序學之修而原所以立學之意，歸結善承夫子之訓，借端立案，運思幽渺，馳神峻潔，似從荊公集中得力來。

楊氏忠節祠記

盧陵楊氏忠節祠者何昔金人犯宋沿江諸郡皆望風奔潰其先忠襄公邦乂以建康通判被執罵賊死韓侂胄專國擅兵文節公萬里以寶謨閣學士家居聞之三日不食死故合而祠之也中祀建康通判贈通奉大夫存者何曾以上拔乘京爲楊氏忠節所先也別祀廣東經畧使長孺吏部郎官孫弼同知道州州事學文者何經畧仁聲義實風概天下在廣東一歲獻八七萬緡盡代民輸丁租不持一錢大吏部閥通敏忠奉法循理爲時良臣崑山好德尚義能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割田百畝以並祠亦皆克紹先烈者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盧陵之楊則自蜀徙蓋太尉之孫唐國子祭酒膳從僖宗幸蜀而居眉者之後也自秦漢之後有天下卓然三代之風者宋而已方其盛時歐陽文忠以右文正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及其衰也楊忠襄胡忠簡以大義折敵國之氣皆中興之運當其亡也文丞相斬首燕市終三百年火德之祚爲萬世亡國之光而皆出於盧陵何其盛哉夫卓然可繼三代者宋也然宋之亡只桀之亡暴殷之亡以紂之虐又以湯武繼之豈其東征西怨無思不服惟周以弱亡與宋同然周之東遷亦有守忠義胡忠簡乎周之亡亦有文丞相乎是能使周之亡三猶有愧於宋者楊忠襄胡忠簡文丞相也文丞相之死豈非有忠襄文節爲之標準乎不然何又出於盧陵也忠襄不可及已至若文節年六十餘已懸車告老將二十載矣聞一權臣擅國遂至餓死使在文丞相時當何如哉故盧陵若歐陽氏楊氏胡氏文氏又有身致乾淳之治若周文忠氏皆國家之元氣也而楊氏又盧陵之元氣乎崑山之子元正請記忠節祠故并及之嗚呼觀楊氏祠則盧陵多賢之故楊氏人物之盛宋三百年養士之效亦可見矣世好言士無益於國可乎元正亦楊氏之賢子孫也辟太常奉祀爲江西行省屬祠成於大德七年記作於元統二年

垂言盧陵由盧陵言忠襄忠簡文丞相由文丞相言忠襄文節收拾盧陵只一賓主之法五花八門錯綜變化備極其妙

三十年寸寸而校銖銖而積微辭隱義高見特識既足以啟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予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嗚呼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

簡而要質而與若自明人為之尚有許多議論在噫

此揭之所以高出諸公歟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已陞為高州又二十五年李君省義典鄉校招五年乃帳游稍以求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雁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益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為政者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君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此段序題）（此段言志物產）（此段言志政教）（此段言李君）

意深語深　羅鹿經

簡而首尾腹俱脩

天華萬壽宮碑

唐貞元中吉州刺史閻侯隱於城東十五里芙蓉峯後傳以爲仙去其山世爲閻氏業子孫世爲郡人山高廣可十里俯覽郡中諸山或言古仙人浮邱伯及其弟子王郭二人亦嘗往來其處及稱山中多光怪倏忽變化其興建祐二年侯諸孫弘毅即其地祠浮邱以其二弟子及侯配廣殿大庭高門修廊皆合制度又割田廩有道之士以奉祠事明年郡人曾綱修狀申爲請於元教大宗師命爲天華觀至順元年陞爲宮明年正一教主三十九代天師加天華萬壽宮並書其額咸謂君子作

始宜具金石刻請爲刻辭按廬陵志侯名宗初隱芙蓉後得道山東南三十里之洞巖臨江玉笥山志又言丞天宮西南十五里有障山葆光觀有吉州閻使君別墅後得道術嶽學仙之人因若忽不可知而或見集載送吉州閻使君入道詩此尤足徵者浮邱事見列仙傳天下高山絕境類有浮邱遺跡要不可盡然者之士若負德行材藝不見用于世或若昔立言以傳其道或躬耕捄拾以樂其志或依託佛老以寄其跡若此者世多有之後世至有因之以爲富貴利達之途赫然與王公大人並馳爭先者侯之孫曰壯歲抱其才遊京師數散爲不合去最後受知集賢諸學士薦爲井都儒學副提舉又翻然嘆曰節見用以踰五望六之年馳數千里之地逐尺寸之祿智者不爲也曰天華吾故土吾將老焉其猶有乃祖之遺風歟

其辭曰瞻天華之巖巖兮前青牛而後元武仁蜿蜒而迴伏兮忽鶱騰而軒翥丹霞爛其高兮向雲紛乎在下俯城郭之鱗萃兮覽平原之膴膴香城鬱其在望兮乃巨仙之故居桃靈潭之黝濬兮大江瀾而吞趨步霽華而造神澳兮顧列仙之攸館浮邱既厭世而高馳兮閻仙又擯余而不返召青鸞使駕輅兮俾鳳凰以調笙抗

交龍之雲旂兮仍析羽以爲旌冀神君之來降兮余將肅其並迎昔孔子欲乘桴以浮海兮老聃亦度關而西遊知文武之不可以作兮道懍乎其冀留何盛世之孔明兮亦高蹈而遠引矧茲邑之鉅麗兮乃英賢之所蘊君子固難進而易退兮亦因時而顯隱神君既有此靈宮兮日高明而又爽塏山慌慌以四周兮繚青川之渙渙撫下人而顧懷兮歷千歲而猶未改粑倚檻而浩歌兮將畢景而靡悔

詮次提曳多姿

大元勑賜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臨川
郡公諡文正吳公神道碑

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所以恢宏至
道潤色鴻業有以知斯文未喪景運方興也然金亡四
十三年宋始隨之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
老得早以聖賢之學佐聖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
用也宏吳公僻在江南居畎畝之中迥大臣強起而不
交其得後朝廷歷聘而用之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聖
賢之學爲四方學者之依歸爲聖天子致明道敷教之

實故其及也深上既命詞臣歐陽元表許公之行於石
復以吳先生之行詔臣傒斯譔臣材質駑下於學問無
一堪可詎足以窺涯涘塞明詔然國家盛典敢不欽承
謹按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狀公諱澄字幼清撫之
崇仁人曾大父大德大父鐸皇贈中奉大夫淮東宣慰
使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父諱樞皇贈資善大夫湖廣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祖妣謝氏妣
游氏追封臨川郡夫人世有積德爲儒家其所居咸口
里在華蓋臨川二山之間豐城徐世萬望氣者過而指
曰此山必有異人出焉已而生公之前一夕里中人夢

有神物蜿蜒降公所居明日生公公三歲能誦歌詩數百
篇五歲就外傅日受數千餘言闇通即記不忘夜誦常
至達旦七歲能熟誦五經十歲知爲學之本大肆力於
朱子諸書尤以大學爲入道之門必日誦二十過如是
三年十五遂以聖人之學自任作勤謹二箴敬和二銘
十六拜程若庸先生友程文憲公鉅夫十九作自新自
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諸銘以自策勵
二十二領鄉薦又三年宋亡天下爲元是爲至元十三
年而政教未舒民猶未附乃與樂安鄭松隱居布水谷
作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二十一

年遭父喪凡治喪從古制鄉里皆化行之服除程文憲
公以南臺侍御史奉詔江南求賢強起公至京師居數
月公以母老辭歸程公既不能屈遂言於上澄所校諸
書宜置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下行省行省下有司即
其家盡錄上之元貞初至豫章憲幕長郝文公迎館郡
庠朝夕聽講有所問答原理數千言省屬元文敏公明
善以學自命問易詩書春秋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
海終身執弟子禮董忠宣公士選時爲行省左丞迎至
家塾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董公由南臺御史中丞
入僉樞密院事薦有道東平文貞王不忽木曰董公不

文粲方議行用之會遷御史中丞辭以疾甍不果用延
年詔授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國史院編脩
官比至郎辭就于遮留不復見去中山王玢遊河西
張恒諸皆從受業焉八年秋除將仕郎江西儒學副提
舉不赴明年校定邵子之書始推其書上接伏羲文王
周公孔子之傳明年校定老子莊子太元至大元年以
從仕郎國子監丞行修許文正公之教次年就位日講
於公夕講於次其若不懈仁宗即位進司業乃損益程
文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
私議為教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

事為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焉
有不辭告從之而南者居數年然後歸歸皆取高科為
名士集賢以祭酒召公中書不可延祐初賓興之詔行
四年再校藝江西末幾詔集賢脩撰虞集乘傳山中起
為集賢直學士特加奉議大夫明年秋行至儀真以疾
辭遂金陵過九江拜周元公墓而歸北方學徒數十人
皆從之至家猶不去至治三年英宗即位特聘公為翰
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進階大中大夫五月至京師
七月詔撰金經公郤之明年泰定帝將歸衆皆懇留為
大行實錄計會朝廷以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言請開經

筵以公及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
官俱進講必三四過乃已泰定二年閏月修英宗實錄
八月書成即稱疾辭中書知有去志即院具宴餞留宴
畢乘小車出城登舟而去中書聞之即以驛舟追至揚
州不及而返後屢徵不起詔遣使賜楮幣五千緡金織
緞文二進階資善大夫公上表辭所賜物四方學者日
益衆公雖疾必强起教之又衣食之故學者多至卒業（此段存其衍）
而後去元統元年六月微疾乙酉夜有大星隕其舍明
日日中遂卒年八十五以元端歛及治喪一用公所定
家禮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妻余氏追封臨川郡夫人子男二文庶奉議大夫同知
郴州路總管府事袞補國子生京官翰林國史院典籍
官泗州路臨淮縣尹亶補國子生孫男十一當官翰林
直學士埜進士第官南臺御史昇蔣俞嘗嘗齊嬰器界
俱幼孫女五適譚觀曾文熊鈴安鎮黃崇曾孫男五人（此段移前…作錯）
俞仙侃全俱幼曾孫女二（臣）籲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
至於憲宗凡歷四朝五十餘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
張聖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聖繼統纂業
豪傑並用群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與至
若眞儒之用則有若許文正公（陪說封侯）以朱子之言聖人之

學位列台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與
公磨研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
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
並哉其學之源則見於易詩書春秋禮記諸纂言其學
之序則見於學統學基諸書而深造自得莫尚於郛
子其所著書文章皆行於世公歿居塘有草屋數間號
文憲公過而署其牖曰草廬故號草廬先生今葬本縣
禮賢鄉地名在橋陳頭坯其銘曰
天地之大六籍載焉帝王之道六籍爲六籍之道無
內無外六籍之義有顯有晦匪伊求之道何由明匪伊

明之道何由行爲之弗求求或未至道弗明明或爲
敎六籍六籍生以昔人扶微闡幽惠我如神其言汪汪
其旨洋洋其學之方其國之光天下儒師國中通貴衆
配而公以式百世
奉詔之作故用正正之師堂堂之陳
仕以行義而公仕而不仕篇中用許公陪說命意故
爲深微

臨江路玉笥山萬壽承天宮碑

天下稱大名山在大江之西者三曰匡廬曰閤皂曰玉
笥玉笥又爲天下絕境按道書及圖志於洞天則太秀
法樂於福地則郁木凡爲老氏之宮二爲觀二十有一
而皆統於萬壽承天之宮宮在洞天之西三會峰之下
玉洞之上云即梅子眞隱處漢初羣仙之麓有觀曰玉
梁相傳初爲觀時天降白玉梁因以爲名晉永嘉中徙
號於此唐之季道士劉濬谷建老君院觀旁曹處明亦
建精思院而王處士遂以觀爲靈寶院南唐保大中從
眞寶文質議合三院之田復爲玉梁觀劉傳陳紹規王

傳子守元姚文質曹傳宋懷德汪希聲皆有道者號玉
梁八逝宋大中祥符元年賜觀額曰承天宮和初陞爲
宮宮之衆嘗六千指爲支院五十餘而唐宋之君勑誥
金籙藏於此故玉笥之名震天下大觀庚辰宮災各出
建壇場以居衆之存者僅有十二靈寶之支曰超然浩
然水行義眞老君曰仁智玉洞玉山壽玉精思曰清音
清隱洞淵道沖雲麻建炎紹興之際管轄劉思齊知宮
楊得清始復其宮何道沖何守元繼之宮日以修成淳
中管轄李允一之兄珏爲閤門宣贊舍人得幸上爲請
[illegible]之傳次徙之入國朝至元二十六年詔加萬壽承

天宮給五品章以允一爲本宮住持提點兼本路道錄與知宮謝景巽謀大新其宮以稱上賜於巽乃種樹積財以待大德三年初作東西廡而允一李劉壽翁周源深劉居敬何應仙等繼之皇慶二年壽翁源深延壽春閣王宰三官三殿延祐改元建三門及正紀堂鐘樓齋堂庖庫之屬至順二年居敬應仙建三清殿費以鉅萬計居敬及李師周各以私錢五千緡俾之餘皆出諸宮中王寶仙等木惟棟材得巨櫧株于鄧人鄧守一餘皆取之謝景巽所手植者於是棟宇之麗金碧之飾聚設之嚴莫不度越於前矣又增飯衆之田合新舊爲畝萬

有奇而宮始大僞君子曰大江之西雖有三大名山惟此山兼洞天福地之重（此段言山水之勝）有太白雲蓋翠玉泰望之屬三十有二壇有太清太乙曜明白鶴之屬三十有九臺有東華赤松白雲之屬十有二谷有形芒丹陽之屬五井有丹砂玉乳醴泉之屬十至若三溪八池七源六原四塢二十四洞皆隔絕之處高摩天關深入地軸載之莫究其名窮之莫極其源實雨所都雷電所家金芝靈草之所圃神龍異獸之所竄天鍾其英地儲其靈磅礴扶輿非遺世絕俗乘虛馭景之士不能偏睹也（此段言人）古今隱居得道於此計不可數其幸知名者若秦孔邱明等十人漢梅子眞梁杜曇永蕭了雲唐羅子房羅公遠謝修通劉道平宋沈麟毛得一李思廣之徒三十有八人皆磊落奇傑世不常有其不肯名於世者不知其幾且神禹大聖也漢武英君也言者皆謂應符受籙於此使天下（此段總結）之人披圖志聽游士談說雖不延頸搖首翹然如在霧水之外信天下之絕境矣而爲壽春天寶統此山不亦重乎今宮庭之麗不獨可稱上賜又足以稱此山不亦美乎然是宮也興於漢盛於唐燬於宋雖後於南渡又二百餘年乃至於今始完且美厥惟艱哉（此段言創始之由）爲之後者當何如其繼也今住持提點是宮者通元沖素明達法

師教門高士何君應仙也宮之浩然堂邵天麟念其修復之難何劉以上諸老之勳請文刻石余與邵善又嘗識何君序已復係以言曰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笥崒嵂與天通千迴萬轉重復重十八人遊來入山中池發十黑爲九龍九人騎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變四海照耀何烘隆三蹶不救擯賊兇曹瞞欺天集帝聰玉梁白晝隨鬱蓬壽春眞人抗靈蹤玉壇佳氣長鬱蔥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急湍鳴玉相撞舂翠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宮太秀幽詭郁木同重巖洞竅守鬼丁

白後夜號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金闕先生碧雨瞻
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鶴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
八十二口來相從一人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
朱宮玉堂繡簾櫳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
忽而不見空溟濛或聞玲玲磬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
何劉沈謝數十公遺聲逸響猶激衝究於羽節何當降
霞衣飄飄珮琅璁下與世人哀瘝恫身爲風牧常先鴻
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返樸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
氣酣飛上三霄宮周覽四極摩蒼穹前有天柱如華嵩
落日照作金芙蓉三峰東出號亦松雲葉太白相橫從

翠玉金扇遠嵏巖兩峰相倚如駐蹤紫微高閣紫霞冲
石橋飛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泉以鶯峽轟奔洪
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超凌蓬萊軼崆峒
仙來不來我心通山中有草名碧茸食之千歲顏如童
我欲求之不可窮願偶舍景從仙翁紫鬼白馬來兩驂
尊耴神君一尺銅牢關絕景忘春冬

臥遊勝槩

韓昌黎記畫妙在細碎使讀者一一如覩其勝柳子
厚記山水妙在刻劃使讀者一一如過其地而皆有
一種逸絕之氣撼人肺腑皆史遷之妙也若此題則

又難於鋪張揚厲矣而自具逸絕之氣當是韓柳嫡
裔

仙茅述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六年言仙茅事甚具其辭曰昔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累功行致仙道師事諶母於丹陽之邑黃堂之城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遂得茅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祀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丹如其存時以爲常其後擴祠爲觀後

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翦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其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筋酸能養筋滑能養胃苦能養肉苦能養血人得茅煮而飲之可以已疾厲和榮衛延年却老

仙跡無之而不奇

楊
文

楊東里文選引

三楊相業至於今爲烈其文章之盛幾爲所掩而公又不由科舉起用天下知其文章者益少夫不學無術公之相業皆儒術也試觀東里集其根柢聖賢持論斷斷不苟細而實和而達何在非其事業之本哉而尤長於摹寫登臨山川物色之態瀟灑磊落視柳州諸小記跌宕增勝蓋皆性情之眞不爲俗累所牵途祇措諸事業爭光日月者也知公之相業而不知公之文章是於其相業已有未盡知者知公之文章即公之相業則知科舉一途未足盡古今人才之盛

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楊東里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三

記序書後墓表碣誌銘傳錄

明楊東里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記序書後墓表碣誌銘傳

遊東山記

（此段序交情）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卓度（此段序遊）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二三人者携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擺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描映生姿）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類飲酒者（如畫）手一卷坐庭中盎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茶器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持去即出返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眾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嘅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傍岡壠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傍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

恭謀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
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恥讀慟哭余亦泣下
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
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
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
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十八月戊子
記

磊落襟期讀之如對

務勤堂記

江夏鄧眞存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歷八年陞山東按
察使而各其退休之堂曰務勤以余交游之舊也屬爲
書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儆焉其言曰眞學不足以究道
才不足以濟務聖天子不以其不可而拔之一方耳目
之寄綱紀之任夫山東古齊魯邦也凡其守令所治環
數千里之地土廣而民衆其人之休戚治之得失皆吾
所當究心也吾將何以稱任使而免譏眾哉惟是夙夜
兢兢弗勝之爲懼也又竊念之民驥一日千里如下乘
而弗息十駕可至也眞之劣也使果能持之以不息之
誠亦庶幾其可哉嗟乎存誠可爲克篤其志者也蓋嘗
察於天之運乎一日行九十餘萬里而一周明日又一
周而無日不然者以其健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彊不
息蓋法天之健以爲勤也學非勤無以致夫道治非勤
無以底厥功故自古大臣君子於愛君也必進無逸之
說於事君也必躬匪懈之行而孔子於學者之問政亦
有無倦之教也凡天下之事在於彊志而力行其本則
在先立乎誠而已傳曰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未有
誠不立而能致夫久且徵也存誠可爲克篤其志者歟
追念前三十年與存誠者三四輩遨遊涉獵相與讀書

討論之餘。恣其意於所適。或登大別而瞰江漢。或扁舟浮游[illegible]赤壁之間。弔古人之陳迹。或恣高騁望洞庭雲夢於落霞飛鳥之外。倚長鋏而清嘯。舒胸臆之浩然。顧其所自得。蓋富貴貧賤憂患無一之累乎其心。其放且逸如此。而象暇有所用志於勤哉。今幸遇聖明在位（此段遡前起予作結）吾與存誠皆見用於太平之世。固宜棄浮趨實。以就功業。而存誠官益進。任益重。其益勉於君子之道未已也將所樹立。必有重當時聞後世者。而未必不自務勤始也。遂為之書。

擒縱俱歸自然 羅應經

刻者之至。須看是何等胸次

翠筠樓記

（此段總起）

吉水之東。桐江之上。其地多竹。其里名竹溪。里之望為羅氏。羅氏之秀有曰同倫。於竹尤篤好。作樓若干楹。而環植竹數千挺。歲久蕃茂。名其樓曰翠筠。表所尚也。因其族父翰林侍講汝敬求為之記。汝敬之言曰。爲吾其歸焉。秋氣澄徹。八窗洞闢。天氣徐來。翛乎如青雲浣乎若[illegible]而觀之。浩浩如翠濤推湧於履舄之下。坐而聽之。喧喧如金石和鳴於几席之外。至若涼月之夕。揚鳳羽之蹁躚。冰雪之晨。挺琅玕而獨秀。皆樓中佳趣也。閒暇而登焉。蓋使人襟抱清曠。萬慮不侵。超然如出人[illegible]而立乎埃氛之表者。余曰信可樂也。而非有瀟灑離（此段就登樓之趣帶說樂正意）[illegible]之。亦惡足以語此樂。同倫其有離俗之資者哉。夫[illegible]廣湖嘉木森布。能花之爛然。香色之芬。絃管絃歌[illegible]日相聚。而權宴淋漓。此豪俊者所樂。而世俗之所趨也。其固自恃以樂矣。然在在朔榮而易替。不能少待於斯須之頃。其視斯樓雖同時。寒暑涼燠之不齊。而皆有以樂焉者。又豈獨清濁之相遼哉。同倫殆有與乎衆人之所樂者。與抑君子之樂於物也。有不在耳目之娛。意趣之適。而在於其德者。夫竹中虛外直。剛而有遂。柔而不撓。有蕭散靜幽之意。無華靡奇詭之觀。淩冬日以循

寒儉嚴冬斋愈勁此其德爲君子之所尚而同倫之志
亦必在於此歟羅氏邑故家始自邱岡徙桃林又自桃
林徙竹溪吾聞宋有號竹谷老人者高尚絕俗之士也
子大經及其弟應雷皆理宗朝進士大經著書有鶴林
玉露傳於世文獻代有足徵要之羅氏之尚乎竹者遠
矣同倫竹谷之九世孫於鶴林爲八世其所尚殆有所
自耶故推本而爲之記

意欲兼六朝之勝然亦不俗

贈醫士陳名道序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
治載醪牲實籩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
自反曰我之不虔不敢懷纖毫怨懟且慮後有求也間
有知巫之妄而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
表裏脈治之說而稱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投數十劑
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什佰中後有一二精其術人兆
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殆凡與惟憲鬪怏戚者
皆號之禱巫惟憲不聽方博求爲醫之良者有道陳名
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請文謝焉夫醫聖人
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饑飽勞慾有至乎夭死故
爲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自名以事神非有
淫祠之號以欺人也今淫祠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
雖百死不悔嗚呼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
筮以疑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爲疑不既甚矣乎故
巫不誅醫不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
醫者皆惟憲爲醫者皆名道巫不見誅也而一惟憲一
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
教也於是乎言洪武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既望盧陵
楊士奇序

用巫陪說說畫愚民過病不獨江漢為然

送梅清隱遊武當序

（此段言其學道）江夏梅清隱溫厚明敏，而廢於盲，不得效用當世，既惡

棄其家，去郡城之東長春山之下，從學道人簡中陽居，

以習長生久視之訣，閉門崇垣，闔扉跡不出，人亦罕至

其處，或時提青囊賣藥，行西市中，人見其膚肉肥腴，嬰

頰渥有色，雖目不及視，輕袂飄然，不可追逐，皆疑其

有所得者。而清隱弗是也，居無何，中陽以為學非遊不

克，聞武當之山與人境遊絕，其中多異人鍊士，而拂衣

往遊矣。又無何，清隱棄其師之為，將由大別泝洞庭，道

荊門，望方城峴首而去。吾聞昔列禦寇好遊，壺丘子曰：

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又曰：取足於身，遊

之至也。列子信之而不疑，荷隱能信其說，如列子之不

疑乎。不然，世所行也，將不過壺丘其人，貧為子傾倒哉。遇

壺丘其人而為子傾倒，則反而舍也，吾知有與子爭席

者矣。士有為詩以道行者，求余首序云。

江漢之間多異人，近代如李拘□□此其屬耶

贈曾士榮序

古者論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後世重文藝故士有敦行寡文者或屏棄不錄士榮游邑庠其孝友行於家忠信重於鄉問學信於師友今年部使者行郡縣勵新學校考諸生經義不治者罷黜為吏以懲而士榮與在選中知士榮者頗不枉其材曰此非世所稱敦行士耶非以尺枉遂舍其詩書耶抑因其有命耶士榮且行來告別吾與士榮皆陳之出也翁臥病由中不得往餞嗟乎予往哉吏何足以辱子三代之時詩書法律同一理也其後始由詩書曰儒由法律曰吏夫吏不根儒或盭於道

儒不達吏或滯於用予根儒以治吏理蔽而務通功立而譽顯將不由吏以躋重祿躋高爵乎往哉士榮方今聖明更化拜論士以予之行將必有能知必有能言者矣吏果不足以辱子也遂書以贈其行

解嘲語

勝朝待士之嚴如此此士之所以售於學與

贈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赴京序

萬安於泰和密邇同鄉也余與謝敬常劉彥達彭永新皆逢掖誦法周孔同道也歲時千里相擅並載聯行比止時時互過從取群書解難叙相講論吟詠為娛同好也敬常彥達選士當赴春官永新以業成上進大學連茹而來而余方疲於奔走驅馳而遷於是乎出處之不同也萬安縣小邑十年其間多教序明秀沐教育之澤歌鹿鳴而起者內而詞林頭章之任外而郡守縣令之寄於時多有與者今三子者積學執德志為而識達才優而務通相繼以出又際國家求賢若不

及之時將不皆有譽名於時者乎若是者吾雖處猶將與被光榮於蓬蓽之下豈以有所不同者為歎哉故書以贈別

公於贈答諸小品文字多灑落如此

本昌黎送楊少尹序來而自出機軸可觀

漫王爲客情詞爻寔感人

楊文　卷三　序　三

送樊參政序

國家建牧守之官實兼治教之任而教君先焉未嘗教
之而一任法以治此仁人君子所不忍爲也牧守者民
之父母父母愛其子必教之不率而後法治之蓋法治
之非父母之心也不得已而輔教焉耳江西古揚州之
域班孟堅稱其文儒術斯之爲盛然其爲人質氣不屈
自漢以來高風清節忠臣烈士光氣炳炳前後相望而
道德性命之微文章問學之奧相繼而出者非一朝一
夕矣雖其間萬有一爲頑傲不率門下目惡度此在三
代之時不能無之惡得以此而掩彼以一人而累一鄉
哉比年爲牧守於江西而有父母之心明治教之道爲
民所歸戴者多也而亦有未嘗留意於學教而一任法
治甚者遇頑傲不率下目無法度者輒虓然以盜目此邦
之人槩爲是也嗚呼豈理也哉夫教而不率聖人所必
治槩而不別明者所不爲仁人君子盍揚其心以觀之
微其實以發之且反求諸己之所施者如何也括蒼樊
公愼歷教部縣學被召入翰林直備永樂大典遂擢工
科給事中與余同朝十餘年其爲人有學有行達乎治
體和厚而寬裕今滿九載陞江西右參政於是士大夫
有然曰是素明於治教之道足以任方牧之大政端列

楊文　卷三　序　其

武昌十景圖詩序

武昌郡在禹貢荆州之域春秋爲楚夏汭漢爲鄂縣孫吳徙治之始更名武昌吳以後沿爲郡起武昌城西臨江有山屹然而高者爲黃鶴山郡志稱黃鶴山山之陽有黃鶴樓因山以名或云仙人費文禕乘黃鶴於此黃鶴樓之東有庾亮觀有樓樓之西有石鏡亭其北二里所有鳳凰山皆以形似名之又南有庾樓一里有廟祀孟孝子宗祠前有竹數十挺相傳當時泣筍之處皆在郡城中由黃鶴山之西越江爲漢陽郡大別山在郡之北與黃鶴山夾江而峙江漢二水合流其下起黃鶴

山東去十里所爲洪山山半有釋迦氏浮圖而飛樓縹緲聯絡乎其下城南有鸚鵡洲在江之中洲之上有禰正平墓又有吳將黃蓋所屯黃蓋之湖與鸚鵡洲相接又有屈原所稱南浦在洲之東皆絕於載籍以爲是邦之勝四方聞之者咸願身造而目覽遊之者必不以事而廢遊也然其地連維江接底對石嘆江淮統會洲漢又密邇夷獠實頑不馴之境故歷代皆宿重兵鎮之而士之仕於是者職務之煩窮日不暇凡前所謂是邦之勝常曠歲不能一造豈其志弗尚乎此哉大同蕭秉文官武昌左衛蓋八年衛之政無大小重輕一由於蓋故其勞勤視衛之他官爲甚而是邦之勝六年之間或一二至焉或過之不遑十數焉不能一至焉或徒得於遠望焉間求善畫者圖爲十景又求善賦者分詠之又求余序之將於退食之暇時自覽適余聞張弛者文武之道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則勦繁理劇之餘其有所適於性情也誠宜而士君子於一視一聽必有所驗者又非獨以自適也秉文能公退展圖則如睹大別則思大禹之勞勤乎民睹南浦則思屈原之忠蓋乎君睹黃蓋故壘則思立功者當博求衆長睹禰衡之丘墓則思用人之才貴乎有容用己之才貴自重也以至睹孟竹則思惇乎孝誠睹庾樓傾圯則思清談不掩於塵汙如睹形似之假託則思自虛名者之有所益睹仙佛之說則思聖人之教於民生實用爲何如也凡游目之頃有動乎中無非爲己則所存所施事上馭下之道豈不尚有裨益哉豈特性情之適而已

亦閒逸亦整飭

前叙後議具見一段深致

五清詩序

永樂辛丑春余自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兼務甚簡每朝退歸吏小軒中杜門却掃時理書冊自適焉故人醫得小畫五幅不忍棄之裝爲一卷其第一幅故人毘陵王孟端作也第二幅閩人陳叔起作第三第四兩幅忘其作者亦忘所自得第五幅永嘉孫隆作併叔起作者皆得之黄宗豫余既各賦一詩書之並倩諸公又續爲之賦況民則題曰五清夫一味足以適口一音足以娛耳集是五者足以娛目而適志況益以諸公之佳詠哉明窓永晝卒困之際開而誦之則不必引者然聆絲奏而胸次可以灑然也

結構極細密風韻亦遠

西城宴集詩序

京城之中自長安門之西五六里地幽而曠居民鮮少園池水木離落蕭散之趣往往遇之如遊乎城之外者比數年士大夫稍有居於其間然其地既僻於一隅非大官貴人氣勢赫奕者之所處而凡日用所需雖米鹽蔬果徵求之有不易得此豈志於榮利者之所樂居哉居之而樂者非其人淡泊簡遠足乎中而無所累乎外者莫能也余之居於此也凡翰林素所交游多在焉然各有職務而欲尊俎譚詠以合其情於一日之樂者蓋未暇也永樂壬寅閏十二月詔京官並給俸一歲之俸而終歲公務亦簡於是相與爲醵會而治具於陳光世是月二十有六日甚寒初霽天氣融朗光世折簡以延者而畢集於城西者余及曾子啓王時彦余學夔杜宗皜章尚文陳光世錢習禮張宗璉周恂如陳德遵彭汝仁周功叙何永齊劉朝宗凡十五人余任安近東徙其志所樂恒在西也蕭省身自外至而僑於西皆會致之皆翰林交游之舊也列序以齒遊豆潔豐酌衛環酬酢並舉權治之至情言不縟間以善謔禮度無愆女采相徐於是舉觴之初遂四章之末四句爲韻賦詩韻成則繫其一而以道夫相樂之意可謂盛事爾之作一弛

西昌梁氏續譜序

（此段引子處說）人之先嘗有貴富則不復計其功行世率謂之故家此（立論）自流俗之見耳夫所謂故家者必其先文行有諸躬功利及於人聲譽有聞於時子孫克嗣於後而後彼富貴之云哉自流俗與見於是閭閻畎畝猝起暴發間或貴或富而驕誑（剖析明切）恃貴為豪者滔滔焉一再世與典之承遂相與目為故家而君子不與焉果若其故家而後人有不能心其先之心蹈其先之行彼喈然自符吾所從出異也君子猶不與也君子所尚者前有道以啓之後有道以紹之而不徒以其貴且富也（此段叙梁氏）西昌梁氏其先自長沙徙江陵至南唐徵仕郎勝用又徙西昌世與儒行至宋贈知吉州孫吉二子哲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池州安慶三郡君傑累官黃州同知翰林編修君崇子子華太原府通判又四世至燕舉進士自太常博士歷知宣撫二郡皆官不過郡守家不至甚富而文學治行有聞於時者未嘗之絕其學於先如此叢四世至不核二子用之永樂中累官至翰林侍講兼春坊贊善本之累官至都府紀善皆以文學行義致聲譽當世（此段正論）其紹於後又如此君子所尚故家如梁氏者非耶蕃嘗作梁氏譜用之欲續譜未及而卒本之續之將授其諸子以屬余庶梁楊世姻家義不可默（此段言序所由作）蓋嘗自叙家譜以告吾後之人曰義利君子小人之判也（晴翁肺腑）為人後者必務明義以不忝乎先請於梁氏續譜亦云

楊氏本故家故有此徹骨之論　羅應發

精義發人深省須知此老胸中是何抱負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令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失焉。後二十有三年，乃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岳鄂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太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再朞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懇激，底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恥，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與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然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忠奸之際有說不盡處在故妙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曆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誥辭孫抃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俱爲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皆達，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今藏於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與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大義觸手紛來

題宋歐陽脩諫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詔其褒恤之命也蓋詔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何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紃言和議何兌言馬伸有植之功策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精得無)惡將其死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詔至今三百九十年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忠烱可掬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總書上下端

通鑑前編舉要新書金履祥編因明陳桱舉要通鑑其堯以下接乎綱目其體則編年其事則易書詩春秋其文則兼孔子春秋朱子綱目之法也刻在翁州都學余家一册錄於中書舍人夫李樂蓀讀之竊有感焉孔子傷周東遷之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天下失其所以為君臣父子尊卑內外之分以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向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春秋之書無作矣春秋之後降為戰國為秦漢以至于隋唐五代其為敗亡亂亡未嘗改作春秋而綱目亦孔子之意也向使戰國至於五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行焉綱目之書無作矣故春秋綱目之作皆以傷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於世也新書用春秋綱目之法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事而書之果可乎哉綱目者繼春秋而作以新書接綱目之前是無春秋矣其文可乎或曰此書簡要便於學者夫簡便者常情之所趨趨彼者必合此使人皆求之新書之簡且便將合易書春秋不講乎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訓可乎不可也此皆余之所惑而不能通者願有質焉

說來令人發噱不知多少老師宿學案頭珍玩此書者視此說爲何如

新唐書

新唐書二百廿五卷歐陽文忠公譔紀表志宋景文公譔列傳當時以景文所譔過文且一書出兩手命文忠看詳改歸一體文忠曰人所見不同且宋公前輩遂已故事修書唯官高者一人書職名時景文守鄭州在文忠下文忠曰宋公用力久且深何可掩哉遂於所譔各書之古之君子存心至公無欲上人（當可據上兩節）如此吾家唐書五十四册刻板在福州府學得之今翰林學士楊公勉仁云宋世文章之盛歐蘇曾王而外彪炳若干蓋古今一代也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爲張公後當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慨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盛在一世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彦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後人讀書數十年往往覆視少小之作者有得無失何耶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右宋黃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荊浙福建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一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卿升間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公博於古於古人瑣細所存處會心自遠真是深人觀茂者皆深

書後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為政在使民知為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為之也故尊德尚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者而竟以讒幽憤死蓋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之者也然塟於潤無二百年已莽然荒烟蔓草之墟樵牧往來行道不形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嘗仕於此括於此至感孳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者何為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為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與今六七年前金華

劉侯伯韡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修舉百廢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筌又爲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主祀事而躬率博士弟子展禮其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為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為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己不可不勉於善也劉侯為政可謂知所務矣予年與侯同在史館為余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佐江右大藩因書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為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委折可味 羅應[illegible]

語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天下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根本在此為政者或忽視之可勝嘆哉公遇事立論必惓惓於是非一代之大臣與

題黃母劉傳後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謀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遂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固烈丈夫之所難也史記稱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宋賊夭倉猝莫夜變起坊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禦況婦女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邪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來將能命追贈劉一品之貴爵夭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者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不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泰自後世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孝祥

石鼓文後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京來者多得之以見贈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夾漈定爲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余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剝蝕淺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纔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人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之類雖殘毀不完茍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寶之矣爲石雖有文字茍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爲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鐘鼎尚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語倫味永可誦

千文

石智永千文刻石在西安府學吾平生所得頗多皆爲親友持去獨此本紙墨尤勝遂爲家寶得之江夏永懸惟憲蓋朱大觀三年所刻永背許八百本歐陽文忠公集古金石刻文所得永千文疑其筆法不類者二百六十餘字意是後人所補遂去之此刻出於公沒後數十年使其見之當不容疑也千文所始蓋梁武帝令殷鐵石於羲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命周興嗣次爲韻語以教諸王前志所載如此歐陽公因其法帖存漢章帝書海鹹河淡百餘字遂以前世已有不始於羲之劉後村之說亦然余謂此百餘字亦出好事者所集不然自漢至梁其間能書多矣何以都不聞有一人見之於書而獨章帝哉

精心快筆

樵雪居士墓表

江陰縣學教諭陳孟旦來北京以其姻家子王熊所狀乃祖樵雪居士世出事行求表其墓余誦之而歎曰嗚呼此吾故人也其平生風流文采高與潤逸楚楚出塵行令可復得哉王氏家泰和邑東一舍外梅岡之麓其先長沙人南唐時有爲法曹於吉州者留居廬陵甲村數世徙梅岡至諱某號約齋者兄弟皆有科名於宋約齋與文丞相厚家有萬卷樓燬於兵丞相公之書云又四世至道濟博學工詩號不羣間造日與賢士大夫遊倘然出塵之韻也娶曾氏生四男子其季樵雪也諱環字伯彰幼勤問學既壯有志用世已而歎曰吾何適吾親之養而騖乎外哉其事親孝處兄弟敬愛撫兄子朋清尚絕俗至老恭愛尤篤一味之甘必共於宗族有孤葬貧廩不盡心於鄉鄰周急濟乏雖數不厭嘗歲旱里人祥禱久弗應慨然曰丈具能感能通耶更三日不雨禾盡死民則何望耶自齋戒致誠竭禱明日大雨害兄廢恬恬於隱而嫉流俗之汙也自號樵雪居士縉紳儒生有過邑東鄙而不之樵雪者幸自意歉然而樵雪所交遊皆時聞人樵雪卒於永樂癸卯二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娶羅氏清江名族有賢行子男二長三綱先卒

廢麟若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贊故爲著之簡不得暴白於朝此世之所共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王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關者在廬左右也兩人皆進士發身最相得鏞字志寵元學相鎮陽王天澤之後令家江西豐城爲人謹重廉正雖職務填委好學不倦而蹤迹勤致六卿爭欲爲其屬尤見知於仁廟屢承褒獎死時年四十二鏞字叔振錢塘人重厚清介所履端確求當比其人而勤於學問三十年來余所識錢唐士人仕京師其所言所行表裏一由於正者其惟叔振然知之者寡矣死年三

十四志靜之子恥其父未冠塋之請余爲表余數聞其死時事爲表之曰禮部郎中史君以忠死葬於此其曾祖憲中元河南行省都事其祖文質洪武初福州吏目其父伯允贈禮部郎中其母丑氏封太宜人配熊氏封宜人其子男四人而附見王事陳君者史君之同僚友生同志而死同節者也

合傳法

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爲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愛子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尚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某原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

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兄綸及女翁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間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具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而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慮之有法矣不過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

君而無愧三代聖主矣惟願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
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
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
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亂法司
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一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
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
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其禮樂宜正禮經
及訪求雅樂之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付俗樂人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後人倫緯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

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
進人當擇賢不授職當甚重輕令大誥有不爲君用之
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
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
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
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
勸旌之後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
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
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

里胥頒設弓矢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氏乞設武
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
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道不
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
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紀隸語嫚侮非禮上慮
公復聞怠遂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益以繁劇上戚之
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
敢執筆爲章者公挺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有泰
而一時多其風上又慮公少亦養將爲衆所傾仆其父
至論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

其學又論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
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
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歎歲高皇帝上賓
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請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
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
公既見寘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
咸出公手併預密議寵賚加厚歷侍讀數月陞侍讀學
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
惟金忠預皆請難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
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

公預議事定然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
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
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
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
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
年入奏事將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
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
徵下獄後三年（其明之辭）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
高進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仁宗皇帝臨
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此段約序其歷官）

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
藩皆席未煖初脩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
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孜孝友
（此段序其待人）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
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
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略不屑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絕
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
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迎庫官張興恃寵
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

敢爾逾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斂
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快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明知
人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
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
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元吉曰有德
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
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
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

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
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
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延
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
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
士向所論皆定見也（[illegible]）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
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
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
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此序其卒之年月起下文配息）
徐有賢德（[illegible]）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爲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不求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虞儼楠百尋其寸之蠹事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漱日競睹望以析快何泯沒之遄疾千將地下其神不死何有光華天漢之淡。

此文組織詮次全摹司馬子長雄放豪宕不可控制在集中另爲風格銘語亦頗挫欲絕

陳思孝墓誌銘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預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林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侍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又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聽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幸得在此親教益愚陋頗有所質就用亨語之處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進許氏說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然斂鋒鍔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據務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用參以求一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顛水厓荒蕪兀傑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率中七八其收蓄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爲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方安爲江西按察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朝廷大典

扁牽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意。又十
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遷京，還兩月，疾復作，竟卒。
宣德庚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其為人博學
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幸依義，不肯陰阿假借，雖
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淡然而勇於為義，曰人道當然也。
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入閩，家福唐之玉融。
教止從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
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韓城兩縣丞，遷江山知縣，
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
男二：中專、同甫；女一，嫁邱汝中；孫男一，緇祖；女四。思孝

所用心六書，今得其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
中專奉史官陳叔剛所具狀，介而來求余為銘，將歸而
納諸墓。余惟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
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治晉，爲草眞，傳葩逐棄，失本根。
唐氷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徐熏，思孝之作沂探源，
奇迹容義窮寒溫，潛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
交金屈鐵雕與琨，雄渾傑特時絕倫，大書深刻盤礴崇，
嗚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著，垂不刊。
着眼能書一事，次其折服用事一節，令人發嘆，亦足

以懲妄自尊大者

孫子艮妻杜氏墓誌銘

兵部郎中海寧孫子艮喪其妻杜氏，將歸葬其邑安吉鄉橫塘原，求余為銘，曰：吾妻之沒也，吾深悲之，不能忘。吾妻之歸吾家也，事吾親甚謹，其自滫瀡之奉，不待吾言，而未嘗之也。吾妻生長宦族，父母甚愛之，盥漱烹飪之事未嘗任也。既來事吾親，曰：此婦職也，躬任之如素習焉。吾親有疾，晝夜侍，憂形於色，吾親安乃已。吾弟妹皆吾親所愛也，吾妻亦愛之如己，弟妹為衿裀衣物，恣所取。吾親沒，弟妹未嫁娶也，吾妻皆為之嫁娶，畢力盡禮，如吾親之存也。其孝如此。吾自為太學生，登高第為翰林庶吉士，至為兵部郎中，未嘗一日不在公，而敢退謀其家也。而吾家之朝暮烝嘗之需，賓客之奉，吾亦未嘗置意，而無所不足者，有吾妻之理於內也。而今亡矣。所生五丈夫子，長者十餘歲，幼者未晬，又幼者始晬。今吾朝出而晚歸，則長者攜其幼者，森森左右，牽吾衣而號啼呱呱。吾妻沒，傷於吾之情又如此，此吾所以深悲而不能忘也。吾妻海寧縣丞某之孫，行簡之子，生廿有一年而歸我，又日有二年而卒。其卒在永樂十一年十月二日。五子，曰駒、昉、旺、聰、鳴。嗚呼，幸乞我銘。銘曰：

家人之義，女治乎其內，內則之紀，孝其大焉。夫杜宜人者，非其有聞乎？不然，其何以臻乎是也？來者尚承於世世。

尋常情節，逼真逼露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楊文　卷三　墓誌銘

疾退子傳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爲鄉碩師號二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子本名學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擇入西昌寇殺掠母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蹤日夜竊家藏之餅所懷金得免寇後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斮之幾斃寇又有至者見老母哭其傍且哀憫之予善藥傅創又餅衣覆之火熨穌起負母走避他處道

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爲詩嘉之遣其下導出城渡河使逸去疾退子少好學以材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許之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爲宣使則慨然嘆曰士當局促效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用委吏之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倍額數倍稅備征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而目疾兩瞳喪明乃以聞命致事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脩潔

氣岸軒豁不屑意生事爲文章長於詩蚤歲與熊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僮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以爲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目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然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在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盡知疾退子平生勞令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弊十數年不得易衣薄衾敝歲冬三不能出門戶然其所

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淟涊徇人以求所欲孔子云歲寒然後知松柏後凋疾退子非其人歟我寧陳士希爲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爲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爲備斂葬之具遄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有人焉倖起旦暮之間其勢鉅貲厚兄以盡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爲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爲人世其可少乎

輒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果非一人忠罵
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世以謂之正人君
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論死節一端曲盡跌宕似太史公

儁文　卷三　傳　玖

抱灌子錄

抱灌子（此段序其號由名）閩人所居丹山碧水之間與老圃除習圃之業
治五畝之地為十數畦雜蒔蔬蓏芥韭葵莧菘芹瓜
瓠之屬悉具日行畦間視苗茁者輒去之以具其蟲日
中去艸暮則抱甕以灌率為常故雖僮僕抱灌子所蒔
恒熟蓋為之不厭於勞也然非專以自給有欲取者輒
不拒唯不得傷其本耳人但適其抱甕灌也號之曰抱
灌子（此段述其號由）雖業圃手一編未嘗釋指暇輒賦詩其賦詩聲琅
琅時起而曳杖行歌附元亮困之詩或日為詞以歌
日灌畦東西兮灌畦北南吾任吾力兮聊佚其心我思

古人兮丈人漢陰又曰戴笠以灌兮戴日以翫聊任吾
力兮焉知其他我思古人兮仲尼飯蔬綷綷有自得之
意者賢與貉下縣令丞廉知抱灌子賢薦之朝督與務
古述作之事矣今而擢褒官而又擢大官明東舉秋夫
嘗出而邂逅焉甍視其狀貌曰此殆非昔棻急利者也
旁有知者曰此抱灌子也道其平生歷歷秋夫熟而與
之語抱灌子若罔聞之他日又邂逅焉問及兩隱公以
來二百餘年王霸之得失抱灌子張目吐辭娓娓皆不
失（見何本領）聖人之旨秋大咲啞然謂曰抱灌子昔為不終嘿嘿
邪抱灌子曰吾亦謂子之喋喋奚所裨益也（此段言其述）時抱灌子

益有志於退耘夫聞而歎曰抱灌子其志尚可以激

薄俗而用世者必重得志尚之士鄒孟氏曰人有不爲

而後可以有爲然吾欲挽留之不得又竊自嘆欲從之

而義不可也蓋怏悵不已而念抱灌子之事不可以泯

故輒錄記之抱灌子陳氏諱名耘夫廬陵楊某云。

勇退之思爲得瀟灑跌宕

王
文

王陽明文選引

陽明之學心學也語言文字非意所存然公無意於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則足以見公堯舜禹湯周文旣遠而詩書易象足以見堯舜禹湯周文之心孔孟旣遠而論孟足以見孔孟之心夫陽明之心堯舜禹湯周文孔孟之心也余嘗讀其書如見其心不欲以語言文字中

人推公然而舍是無以見公也公之文有似國策似史漢似莊似騷似唐宋八家無所不似亦有絕無所似自成一家言者皆妙絕動人嗟乎公豈有意於似不似哉蓋其心虛靈返於其初筆之所之如化工鑄物有肖不肖聽物之自成而人見之驚爲似不似也且其所言者通之自一動一靜至於達而陰陽之消長萬物之變幻鬼神之屈伸禮樂兵刑之損益張弛皆身體而得之於心著之於文章又非人之所能似者也信乎語言文字非其意所存而語言文字足以見公也後之人不知公之學何學往往好爲訾議則未暇與論公之心而先與論公之語言文字宜黃誠齋劉肇虎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四

卷之五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四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選評

奏疏序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値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

駁術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聰之。以爲聖賢
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
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
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其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
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淸明之際。固將
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敎。以爲其道能使人
淸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
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
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

王文　卷四 奏疏　二

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
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
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
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以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
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
下試以臣言返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
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
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
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

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
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
可用佛氏之敎。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
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
今居中國而師佛敎。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
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
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
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
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
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緖餘。陛下不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

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
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
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
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
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
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
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
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
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
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

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

王文　卷四　奏疏　四

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賴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之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近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貨遠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如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王文　卷四　奏疏　五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留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先生之學世以爲禪頗不理於口讀此文知先生之所以禪者其道何在

本孟子好色好貨之旨而暢其說挺然脫卸回斡駿爽排宕先秦西漢之文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臣惟三省賊盜二三年前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爲陛下畧言其故蓋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

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及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旣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

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爲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顚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

賊狀散亡之卒以抗強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
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
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
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
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
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
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
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
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

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
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
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哉議者以南贛諸賊連
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
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
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
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
之已驗者臣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

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
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
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伏望皇上念盜
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
冤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
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
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
然後還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
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
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

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
後來者得効其分寸以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
於萬一。

逐層跌入如水赴壑　羅應經

例說法

橫水桶岡左溪捷音疏

臣惟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迅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並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壍設棚，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效官雷濟等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爲數千處，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然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進，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腳嶺巢，破澁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賊衆以橫水若泉險之屯，倚以爲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拒力，至是見橫水烟焰漲天，砲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玉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仐

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郟文破
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若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
破牛角窩巢破龍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
破竹墹巢知府季敩破上西峯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
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當是時賊路
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籤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
澗踏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
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
水左溪皆困甚俟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
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

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在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諜報
諸賊分隊預於各山險壁立柵為退保計有復合聚於
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遑殺若分兵四散
追擊可以盡獲臣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日期
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
此中之賊圖之不克而移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
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
襲其後冒霧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
寫井巢知府季敩守備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
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墹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
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
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
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
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
文定知縣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欒
下巢知縣張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
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
敩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
備郟文又破長河洞巢各捕斬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
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峭壁萬仞中

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
薯蕷之類足飽凶歲往年亦嘗夾攻卒困數月不能得
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
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
貫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無兢兵
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范岡取道半
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
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分勢為守必力今我欲
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
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

莫若移兵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
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
可以進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等釋其罪弁
綵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
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
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
遲疑不暇爲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
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
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三十日
晚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十一月初一日早冒雨

疾登賊衆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
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據內隘絕壁隔水爲陣以拒知
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
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逐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
午雨霽各兵鼓噪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
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賊悉奔十八
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敵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
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大敗知府
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
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

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
王天與破貝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
各擒斬數多賊大勢雖敗然結陣分逃者尚多是日聞
湖廣官兵將至臣使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郟文屯
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磔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
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磔頭茶坑諸
營監督進止以縱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斆分屯葫都以
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
溪以備脫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
餉以爲葫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

與湖兵相會夾剿遺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
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
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張戩破板嶺
巢破天台巷巢十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各斬
獲數多於是桶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
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梭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
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倒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
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
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探得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
攻破賊黨千餘突往雞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

進知府季斆分兵剿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剿捻下
鵝湖等處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剿上新等處各相機急
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捻下寨西峯寨苦竹
坑巢長河墈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郟文知府邢珣
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剿擊于鵝湖巢十二
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各斬
獲數多於是奔逃之賊殆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
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虜難保必無乃
留兵二千餘分屯茶洛横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
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絶然後班師臣惟

賊首藍天鳳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且將數
十餘年乃今舉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
行獲八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
豈臣等能賢于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
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畀臣以提督之任故臣
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算以行事備方畧而指
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殄殄
之捷實由發蹤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自非
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於千里之外命出於
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敢為朝廷國議有人
賀且自幸其所遇得以苟免罪譴之獲也副使楊璋参
議黄宏等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
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
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
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地方幸
甚臣等幸甚

節制之師破竹之勢詮次如畫　羅應經

提筆直敘千條萬緒錯綜變化出之如畫沙印泥司
馬子長之文

浰頭捷音疏

臣惟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勅諭，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併圖浰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黨，乃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義民黃表等往諭各賊。一時賊黨黃金巢等亦多感動，皆願從表等出投。惟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不足爲憑。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討，臣必且以次加兵，於是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訐奏，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告，以此賊罪惡深重，欲除之

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衆，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徙兵往剿，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畜爲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仲容等僭號設官，號召遠近賊巢，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珂等官爵文書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仲安之屬方在營見

珂等入首，大驚懼，手足皆戰，累聲呼號，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請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且使珂等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黃表等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因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御不虞，仲安歸其

言其故，賊衆皆喜，遂池洊臣。又使指揮余恩賫府往賜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等因從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御者，拘而不至，即可以證反狀之實；若不待拘而往，因而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驚諸賊，

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遣迎問故，俊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始得安矣。臣乃夜釋珂等，以使驅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珂等所告狀，訊鞫皆服，遂寘於獄，而夜使人趨發

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因弛備，至是驟聞官兵四路

並進，皆驚慌失措，悉其銳精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
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衙，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
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
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兵鼓噪而前，俊奮
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岡皆橫衝，賊伏與
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我兵乘勝逐北，逐至上
中……各哨官兵遙聞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
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嶂巢，指揮姚璽兵遂破
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
白沙巢，守備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塘巢；知府季斅兵

遂破布坑巢、三坑巢，各斬獲數多。是夜賊復奔聚，未破
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官兵探賊所從，分投忌擊，初九日，
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知府邢珣兵破黃
田坳，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合洞巢、
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
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
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斅兵破新田逕
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
巢、頭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
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鳳盤巢、茶山巢，

各斬獲數多。然各巢奔散賊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
連大山，扼險自固。臣以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
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
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
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
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
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
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
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觸道而過。賊以爲各
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上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

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并勢
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散，各官兵
四路設伏以待。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嶂，
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
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
賊於中村，知府季斅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
餘奔散殘黨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官兵復躡蹤
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
日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
賊戰於黃田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

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梁樹
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敦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
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又戰於長吉戰於大堂
寨各擒斬數多三月初二日探得各巢賊首擒斬略盡
惟鵬從二百餘徒聚於九連谷口呼號投招臣遂知府
邢珣往撫其衆稍其各數遂安插於白沙臣因親行相
視險易督同各官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
留兵防守而歸臣惟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擾攘三
省故守備號屢征益熾今臣等驟不練之兵資缺乏之
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巢以除三省數十年之
患自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雖天下之事
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
此亦嘗夾攻二次計動數省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
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
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
智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
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
察往轍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假臣以提督
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不以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

狃而掣肘臣于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
功而不限以時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啓文
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
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得先勝
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御事
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何不足成者茲臣等偶
叨任使何幸獲收成功敢因是獻捷之餘昧死稽首以
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蹤之有因庶無僭賞
以勵始謀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
加顯擢守備郟文知府陳祥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
但各獎勵庶示激揚以爲後勸

將在謀而不在勇兵貴法而不貴多易曰知幾其神
乎微先生吾誰與歸

池仲容既已就擒諸賊已失其主諸巢已屬空虛矣
然後舉兵並擣之必破何疑篇中尊寫亦復入神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一面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召募四方義勇之士，奏留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糾會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狀，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

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亟從後促兵（神速），期以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等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力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二十二日，諜報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臣兵已至豐城，乃大恐，賊黨李士實等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鬭，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

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蹶，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街報果如所料，當臣督同各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

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
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
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
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
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
府陳槐等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
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
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
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
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二日
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
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
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
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
家渡，其氣驕甚，文定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
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
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
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引兵退保八字腦，寧王震懼，使
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
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八

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逾南康以躡賊，乃遣知
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
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
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
我兵少却，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文定等立於銃砲
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
舟，寧王退走，遂大敗，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
銀以賞士，臣乃夜督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
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
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
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
已奮擊，四面皆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
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餘賊數百
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逃入他境爲
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各擒
斬數多，落水死者殆盡。照得臣節奉敕諭：但有盜賊生
發，即便嚴督兵備守巡各官設法調兵剿殺，又令
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欽
此。欽遵，臣惟寧王宸濠[illegible]報腥穢彰聞，不軌之謀已逾
一紀，積威所劫，遠通四方，兼又招納叛亡，召募四方驍

王文　卷四　奏疏　三九

勇力能拔樹排門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分齎金銀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遣其官屬親暱使各聚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智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燄使然也臣才不逮於凡劣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騭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兒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故臣[illegible]使得扼制上流而濠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移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婁奚之多獲而

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illegible]宸濠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至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若備嘗領哨分哨等官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甚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覬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浩浩數千言愈繁碎愈井井瞭然如指諸掌文亦多多益善 羅應經

次第戰功以一克十固其經畫精詳處然大要以神速勝語曰兵貴神速此其得之

辭封爵疏

臣以凡庸謬受國恩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命後值寧藩學變臣時適撥觸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側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攖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覆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顰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貪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

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預備之謀所謂發蹤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焻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等知縣劉源清王冕等郡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等諸人臣今亦不能悉數其間或搶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則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賞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偵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删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

冞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龔元亨者爲臣勸說宸濠反爲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貊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以者之辛意實在此賞功未稱處故尤反覆言之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揮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崇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臣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

集事者哉足以爲功乎臣世受國恩碎身粉骨亦無以報綴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僨事叨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其禍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務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溢施於臣者并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

惓惓於諸臣之賞其於事後如此其當事益可想矣毋怪乎將士之用命也此在先生爲仁義之言然在英雄必不可無此作用　羅應經

辭封爵而爲人請賞須看其不挾處是何體要

徵收秋糧稍遲待罪疏

臣惟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蓋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延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將免其租稅尚能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億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者竄而為盜弱者既而為奸繼而水災助虐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儲積之備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聞則皆說詔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為免稅既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

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撫松都御史李充嗣奏處江西稅糧奉有設法賑濟之旨又該給事中王紀奏奉有停徵賑濟之旨臣等正若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騙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宸濠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遂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棼手難緒於亂絲之中東牽西掣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雖使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刻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

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
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
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
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
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非草野。以貽朝廷
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
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
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傾。前支則後圮。强
顏陪話之辱。掩耳怨讟之言。身營阛闠之下。口說田野
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爲
借貸。或教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淩其血閉
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其計江西十四年分兌
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
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爲决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
亦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
艱苦。救弊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
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
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
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
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

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
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
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
臣獨幸免。臣竊恥之矣。言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
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
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
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刹前而戒後。固有不
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
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
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災眚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
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
罪。實出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
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
於欺上罔下之恥矣。

就時勢立言。直能入人心坎　羅惠經

而截洗發愷切屈曲先秦西漢文字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命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具本辭免過蒙溫旨趣臣赴任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十一月二十日已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官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猺獞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

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始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已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摇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

褁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寇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狠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寇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盜使彼先慮預備併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决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難衆而勢日以絀賊雖窮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

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民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臣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尙不知悛耗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廢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蠢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

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沮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後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蠻僅能取快於二酋者之憤而

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尙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其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士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

知旦恩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
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
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
之憂勞，徵發，淩虐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
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
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
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
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
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阯，

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
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
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
必有悔。

始而召獄，繼而自遂其非，酷于用兵，至於傷財，又不
知流官之弊。當事如此，可為太息。羅應經

初赴兩廣，便爾洞徹利弊，展援根株，毫髪無遺。此有
本有用之學，經生何從發見。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
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
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
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某為考試
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
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
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
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某

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
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
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
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
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
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
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
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
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

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其於諸士亦顧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夫為人子之綱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自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嗟乎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斯與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從夫子生義是切法是跌宕法　雖處經

通篇不使一實筆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觀頌今觀風之作蓋亦觀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徒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巡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

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illegible]其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者噬者梗而夸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噬者馴夸者顯竊者靖滌蕩刮刷而

本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開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峨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而予侍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冠蹈於隆顯挺風於衡衛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因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尙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著意攀古有韓有歐

監義宏而勘合緊切斯爲典則

重刊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與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公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公薰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某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思以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嫉利無事君之實而

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illegible]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於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貢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道學語於舉業中發之筆力益透紙背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五

明王陽明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徵選評

序記書說[illegible]題下墓表祭文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糵而非誠有味焉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莊周之旨

文山別集序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眥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啟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儼，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請，茲故不可得而辭焉。嗚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予與人爲善者，節之祿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爲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矣。

語語鞭辟向裏去　羅應經

惻切之思出之婉宕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裒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跡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

而其歸道也。道，大路也，外是荊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

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節節脫化見道之言　羅應經

開闔無端，超超玄箸，而法律精密無比。

送毛憲副歸桐江書院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請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人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風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撫其軍民外撫諸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烝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番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久承懽侍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捨之念又何

能於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益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著其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於是書之以贈從者

凡三層粗看之幾無低昂一經剖析不啻天淵理精熟故也　羅應經

處托爲之言亦是尋常必有之言却舉寫得如許大雅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易得喪動其心而徙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則趨見難則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踈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彌漫不常睹日月山雞海豨非時竊發爲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因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依親墳墓之所在有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易之

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也廣之民皆其子弟鄉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雖欲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於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從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家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仕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奕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跋而省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歿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事，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翛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益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一曲一折，淡淡言之，使讀者情不能勝，是為至文。

應經

道學相契語，故親切有味乃爾。

別張常甫序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言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將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紉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紉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逐層跌入變態必入風雲諸序中多用此格非夙根靈慧人安能到此境界　羅應經

數十知字如雲出岫繚繞天際

別方叔賢序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于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皐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于世餘三百年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溫潤如玉品近小蘇而神致脊溯過之　羅應經

無我而勇切中學者深錮之病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蓋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子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賊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賊而求有以決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何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于諸友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為何如

為學者病根處痛下一針而出之渾然

壽湯雲谷序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為行人雅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咸陶隱君之遺迹慨嘆欷溺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倏然猶有恒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馳疲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

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從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何如子向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邁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于其所遭若清風之

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徃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
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
矣空虛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稀矣鄉之人
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為慈母且以為嬰兒其機忘矣
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稀則怡愉而靜機
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
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
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
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問
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噫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何以

壽為賀乎夫壽不足以為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
有道之士若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
倣焉而學焉則師其道以用世人而家居則師其道以
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
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
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取徑窄甚而步步引人入勝斯為別有洞天 羅應經

仙氣往來紙上是從靜悟後出之

東林書院記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歿其地
化為僧廬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辭章者且四
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
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
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以昭先
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
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
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厲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
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

之廢興亦必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歿使有
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
豈遂淪入於老佛辭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
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獲其學未即明其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
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
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墟
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
上接孔孟下啟羅李晦菴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
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

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講處德器渾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者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末以是見也從先生遊者其以是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尉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書院之興廢道學之興廢感喟有神

道學勝則文章不得不發先生集中序記書多若意道學不求工於文擇其尤雅者錄之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祠者爲舜非爲象

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鑿空立說奇文至文 羅應經

到底是替舜妙甚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六

明歸震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序記

戴楚望集序

世宗皇帝自郢入繼大統，戴楚望以王家從來授錦衣衛千戶。其後稍遷至衛僉事，嘗典詔獄。當是時，廷臣以言事忤旨鞫繫者先後十數人，楚望親視食飲湯藥衣被，常保護之，故少瘦死者。其後往往更赦得出，如聶文蔚以兵書被係，楚望更從受書獄中。以故中朝士大夫藉藉稱其賢。嘉靖四十四年，予中第，居京師，楚望數見過，示以所為詩，其論欲遠追漢魏，以近代不足為。予益異之。予既調官浙西，遂與楚望別。隆慶二年春，朝京師，楚望之子樞裒其平生所為文百卷，請余為序。蓋楚望之於道勤矣。始楚望先識增城湛元明，是時年甚少，已有志於求道。既而師事泰和歐陽崇一、聶文蔚。至如安城鄒謙之、吉水羅達夫，未嘗識面，而以書相答問。及其所交親者，則毘陵唐應德、太平周順之、富平楊用修，並一時海內有道高明之士。予讀其所往來書，大抵從陽明之學，至於往復論難，必期於自得，非苟為名者。噫，道之難言久矣。有如前楚望所為師友，皆以卓然自立於世，而楚望更與往來上下其議論，則楚望之所自立者可知矣。予之初識楚望，特謂其典詔獄，為國家保護善人，以為武臣之篤親者也；及稍與之親，觀其論議，欲上追古作者，又以為學士大夫之好文者也；蓋不知楚望之於道如此。昔魏舒為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一日，令舒備偶，毓初不知其善射，而舒容止閑雅，發無不中。毓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君，如此射矣。」楚望之初不以語予者，豈其不欲以自見歟？何予知之之晚歟？抑予之不及於此歟？予與諸公生同時，間亦頗相聞，顧平日不知所以自信。嘗誦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嘿嘿以居，未敢列於當世儒者之林，以親就而求正之。又悔予與諸公同時，而終身不相遇；今而楚望之所與遊，一時賢豪盡矣。此予之所為悵然而羨楚望之獲交於諸公間也。因讀其集，慨然太息而歸之。

知而不知，虛實相馭，變化無端。羅應經

看眼諸公，極頓挫微婉之妙。

玉巖先生文集序

玉巖先生文集故刑部右侍郎周公所著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巖崑山太倉人太倉後建州故今爲州人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歷莆田吉水二縣令以治行爲天下第一徵試江西道監察御史歷兩月上疏諫武宗皇帝佞倖疾之欲寘之死而上不之罪也故得無死詔獄貶懷遠驛丞而佞倖者怒未已使人邀道刺公公僞爲頭陀行乞四百餘里乃免武定侯郭勛鎭嶺南承望風旨僞以白金試之公拒不受一日攝公閉府門箠擊之幾死行省官惕息莫敢救御史有言而解久之遷建昌令再貶竹寨驛丞會武宗晏駕今上即位詔舉遺逸公復爲御史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歷九江兵備副使江西提學副使福建按察使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公自起廢不十年至極顯不可謂不遇而遽不幸以死不能究其用也然天下稱武宗之世能以直諫顯者自公之外不過數人耳天子中興思建萬世之業則正色而立于朝廷如公者豈可一日而無哉故嘗以謂士之忠言讜論足以回皇極而扶世道使之著於廊廟澤被生民世誦其詩而傳之宜矣若夫諷詠性情不見省採徒爲一時之空言似不足煩紀載而學士猶傳道之不替豈不以天下之欲生也久矣有其言足以轉亂爲治利安元元雖不見之施行而實天啟其人使明一世之公道後之人猶扼腕拊掌幸其時能用其言而不至於壞也國家累洽休明迨敬皇之世百姓安生樂業有富庶之效武宗承緒不改其舊則生民何幸乃錢倖儇佞僭之輩縱橫亂政而上常御狩以輕騎微出六宮愁怨未有維綱盗賊嘯聚之禍蔓衍無窮驕藩覬覦之謀乘間而發是時元老大臣特從容勸上早朝而已亦未敢顯言之也公奮不顧身指切時事而猶惓惓以欲法堯舜當法孝宗爲言使公之言獲用天下蒼生豈不受其福哉此余所以論公之疏於本朝否泰升降之際未嘗不三復而嘆息也公好性理之學與魏恭簡公相善故諸子皆及恭簡之門而居官政績多可紀語具門人陸光祿鼇所述行狀中公歿十餘年太倉兵備副使南昌魏侯良貴爲公江右所造士登堂拜公像求遺稿捐俸刻之公之子士淹士澥以序見屬因著公平生大節而論之如此云

論公之大節不以公之不見用爲涕洟而以朝廷之不用公爲感慨寄意良遠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部歷官兩都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者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莅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祿祿者嗟夫天下之俗其弊久矣士大夫以婞婞訐厲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厲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亦宜乎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畧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儒先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錬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服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厖贅錄乎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雖累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濫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緊透之至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榮，惟其所至有惠澤及於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於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道得民，民愛慕其德，詠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于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

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吳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始命提學於南畿，蓋巡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吳，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填塞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

國家貢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嗸嗸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聞蠲賦之語，往往相視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袵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驅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糧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人過人者，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夷狄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寬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虞叟爽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

公去吳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為序，而有待於卜氏之徒，故屬其序於鄙野之人云。

叙議間行，居然儒者經世之言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餘，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爲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爲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蓋周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爲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任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京闕元元，作興吏治，永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某素受教於公，輒附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蓋王者以天下爲家，其根本在生民，所當軫念也。長安沃野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廢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說，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胡虜，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今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以爲國家之陪京，此郎世之慮也。公蚤貴而好學，方有志于經世，而其治尚寬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荅天子之寵遇云。

審時度勢之言，具見先生經畧如此。羅應經

極力推張關中形勝，寓嘅都金陵之失，其旨甚微。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峴山闕令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夫送之君爲言峴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爲繁難能釐整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峴山數更令令輒以其族爲不善惟海南盧侯守爲令未期年而謝去盧侯蓋不得志于此者也至其去爲他縣及還官於朝未嘗不稱峴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峴山之美如盧侯令曰難治者誣也噫夫民之望于吏者甚輕苟不至於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歸嚮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善豈不誣哉蒲君爲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言也余故樂爲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爲令者

就一縣數令指點更無可躲閃處

贈張通判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踰月。（序家）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爲會於玉山之陽。邀侯一日之歡。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意人之相（此段立柱如）與。有（孤鳳作柱）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歲月之久。而悲之惟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由上有情）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爲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

爲。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爲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語有斟酌）故不踰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夫吾縣之人。（此段就風俗言見治之者無情結語）力耕以供賦貢。曲承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借見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删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此所以導民之情。宜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絶也。今之吏。或與相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誶吾人。以爲風俗之薄惡。夫三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於今而獨惡耶。（此段就定事言洗發上段）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夷之警。賊自濵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語語對有情説）自前年賊至。而縣常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可爲涕泗）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餉取疑似之人以爲賊。諜而屠剖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於賊手者矣。如前之爲。今歳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此段撇束）其歳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濡於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期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矣。故樂爲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借題發揮不獨爲崑山張令言之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濱海膏沃之壤，敎材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弊。（別有寄托）嘗有言于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今猶與縣爲界。蓋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爲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描細起伏）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于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于予。蓋（此下洗發）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予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于不知爵之爲榮。夫不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爲也。生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爲榮也？夫此非能（寄感發）眞知爵爲榮者也，藉此以加于人，謂爲己之能而已矣，不知爲君上之賜也。故詡詡驕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謂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飱，謂之竊位。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奔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挽前呼後）有不可苟者矣。楊君登田（繞上段來）里爲王官，然未有眞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爲輕矣。然君獨自以爲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推開）而中國（開議）無事，四夷不交侵矣。

只一榮字反覆推勘，遂得如許曲折。

送夾江張先生司訓序

昔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甄別進退激揚風厲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常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命加焉故懐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皷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爲天下之望踔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序交馳横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顰蹙而扳援憑籍巧文覆蔽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雖蒙其惠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此有識之士所以淹蔚喪氣而長歎也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寛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屈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縉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聞其賢乃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嘆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遊宦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顧復奔走於常調此所以不能不致恨於先生之去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其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宮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千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慍色則區區較計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自已者如此也

氣昌力厚絶似曾南豊 羅應經

士爲四民之首而統之以學官則化民成俗之本所係也以下僚閒員置之雖賢者而不與聞知焉何哉

送計博士序

（此段原博士官之所由設在於經）

昔者先王以道術敎天下。自周之盛時，（眼目）詩書禮樂以造士也。蓋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于文者，博此而已。（說理精湛）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敎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歿，各以其所能敎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尙之。蓋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會，天子親制臨決。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絶，然猶僅存，而後世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祚，亦賴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甫偘、褚仲都，周之熊安生、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存，而其說始歸於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寵，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如著昔明孔孟之絶學以輔翼道統。至於今，緣之學官定爲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

（篇中立言之意在此）

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爲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此段指上說來）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爲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敎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爲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爲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敎，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先生之來敎崑山，以寬仁化導。未二年，用高第入爲國子博士。余嘆計先生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也。吾黨之士周與言等，皆高君之義，而重惜其去，故爲序以贈之。

歷叙經學之盛衰，而尤慼喟於應試之文，切中情弊。　羅應經

官存而職廢，士風之所以不振也。典守者不得辭其責。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今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願有聞於予予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絕軼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為東南大都而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強明仁恕不足以為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予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皆掠瘦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語侯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予以為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侯既能恤之於為令之日今去為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加嘗勝百鈞之重迫夫羸老疲弊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絕脈而顛者今三吳之民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論於搶攘盜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委婉頓挫使人中怦怦而不能安大類永叔　羅應經

俱就沛着筆極有分寸文字

送童少瑜序

越中人多徃來吾吳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少瑜從其先人游崑山尙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少瑜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鄖之者已而少瑜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少瑜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昔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乎路之僻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於榮利以成泥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少瑜於書蓋屈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少瑜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處其性靈必有能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而卿雲輪囷覆蔭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張渠先生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感激取四子書終日翻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蹈於此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蹈去古之遠而其神之來嘗不與之遇此讀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皆以爲士極已衞少瑜鬻書之者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徃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人不讀書而稱昔之人窮亦必然之勢 羅應經

日與典籍居使能開發性靈事未必果然學者以讀書爲業亦何可不存是心耶

送許子雲之任分宜序

（此段序已之識子雲於居鄉與人之善）（序得風神跌宕）

嘉靖癸丑之春，余與子雲北上，自句曲入南都，渡江，時北風猶勁，千里積雪，過清流關，馬行高山上，相與徘徊四望而嘆息。至徐沛間，水潦方盛，流殍蔽道，私心惻然，以為得作一令，寧使夫人至于此。而子雲為人寬厚有度，居鄉時人多愛之，行役所至，視頓舍食飲，不自取便利。四方之士與會逆旅中，飲酒別去，依依有情，予以是識子雲之賢。蓋同行者四人，而子雲獨登第。明年得袁州之分宜，議者以分宜為今宰相之鄉，求其為令者咨訪數日，得子雲於四百人之中。子雲所以副其望者亦難矣。古稱江湖之間山水清遠，民俗敦茂，易以為治，不知今與古何如，而獨知子雲所以居鄉與人者，以此心推之，為令無不可也。夫宰相求治其縣而已，縣治而宰相之望已矣，外是何求哉？後世民俗吏治，蓋不如古。嘗願天子與二三大臣留意郡縣，慎擇守令，庶幾有反朴還淳之漸。聞之長老云，往者罷孝之際，禁網疏闊，吏治烝烝不格姦，蓋國家太平之業，比隆于成康文景之世者，莫盛於此時。今之文法，一切以意穿鑿，專求聲績，庶務號為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如豪民武斷田稅，侵匿所在有之，今則芟夷搜抉，殆無遺力，吏之與民，其情甚狎，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略無縱貸。蓋昔之為者非矣，而天下之民常安，田常均，而法常行；今之為者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且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道近之。吾懼其居官與平昔異而稍變易其度，故于其行而勉之。且以為天子之大臣非私一鄉，蓋舉子雲以風天下，使天下為吏者知其意之有所在也。

居上以寬為本，三代之治也，安得縣之令皆如此　羅

（應經）

歸評

居鄉與人居官近實切裏說得娓娓真有益於人文字

送余太史南還序

（提）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於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屬序於余。夫大人君（此段言翰林）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於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材之地。於天下之事一無所繫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務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於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其先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鑣。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弱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於古人。而不自知其各望地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於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邪邪乎其喜也。引而進之。惟恐其不及也。所取士於先生之去也。偶偶乎其如有失也。其曰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附於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予久困于試。而特為先生（補序私情）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倍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意也。（仍打轉）

兩意貫輸而成波瀾迴薄　羅應經

洞見本原之論可書一通於館閣

贈俞宜黄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此段言監司課吏有名無實）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其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黄卓魯無以過夫龔黄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黄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

予識宜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黄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此段言俞之爲實政可書）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唯以平恕爲心

而未嘗刻覈以求功宜黄在山中數爍於兵君爲縣葺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黄推賢矣

雖然亦有過焉（此段言監司課吏之病）夫其縣之士大夫不宜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黄之仕者益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之延譽君於是日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他縣之吏亦以娼嫉傾排者多矣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矣吾友蔣子徵之在臨川與君相愛雅故推穀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黄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其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别書以爲贈

吾邑譚公於嘉靖間東蕩西除南征北伐功業爛然然不自以爲功斤斤以戚繼光俞大猷爲言非甚盛德何以臻此厥後紀載失實人知有戚俞而不知有譚者可勝嘆哉今讀斯文旁及於公不禁低徊久之

鄒應經

賢不賢從名實上說爲俞言之耶爲監司言之耶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狄君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不第予以爲所以來應舉者期於得而已不得雖死窮不悔也而承式獨以祿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予遊錢塘西湖道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待選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與其徒講書講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說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黙黙而已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朱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甫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黄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招賢館日與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校士科舉之法豈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鄙之以爲深山荒絕之區而不知天地山川之氣蓋有蓄而不發者夫果實繁者不能碩大假令縣貢數輩未可以爲得人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才也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官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卽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珍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略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也承式入公之鄉覽其山川而與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日月之氣積二百年未有不發者況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訓以勸廸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

文成公爲一代人物文中寫得生氣凛然千載如見

贈醫士張雲崖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槩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于以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剏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者，其實不逮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嘆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崖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崖之能。予於雲崖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崖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崖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崖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崖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言短韻長

魏郡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王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爲壽者。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爲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爲燕會以爲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爲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爲壽詩者，蓋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君鄉見吾郡風俗，大事於五禮多闕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爲詩文辭以誇大之，以爲異俗。後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間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爲能，而請之不置，比歲之所作數十篇，而余終以爲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爲慰人子之情，始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巳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爲請，蓋諸公詳之詩者多矣，余獨爲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

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九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袁所得詩聯爲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此禮習而不察久矣不可不爲言之 羅應經

儘力放倒淵茂深永

九塘黃翁詩序

古之君子之仕重去其鄉而遠其父母蓋迫於王事若將有不能一日安者余觀陟岵四牡君子于役諸詩何其思念之切也當是時其爲仕者必有所不服於其家不然則山川道里之阻脩諸侯國邑之封限勢有所不及故遠者雖其父母妻子或至於數年而不相知是以其思念之切如此也今之仕者海內數千里川浮陸馳可以計日而至有藩臬郡縣之寄皆得携孥以行所至如家而鄉里之息耗因郵而致者無虛日也士大夫之仕於今世者可謂能自得其所矣夫以千里仕宦能致其孝養之誠而怡怡然無不遑起居期逝不至之恤可謂有好於而家者矣於是以達於政皆仁孝之推也而民有不被其澤哉南城黃侯爲上海之二年其祖九塘翁年七十侯以弱冠膺鄉薦爲江右第一人明年遂登進士侯之尊君年尚壯方待試鄉闈而季父亦與侯同舉於鄉於是侯宦遊海邑而二父日承顏色於其家南城去吳閶關數千里而音問日至侯雖居官如侍二父在九塘翁側遊遨姑蘇水間也歲之七月某日翁降生之辰侯緘書命使爲千里之祝海邑士大夫與其耆老皆因侯以上壽爲歌詩若干首余姻友陳上舍高卿聯

為大邑。俾余序之。世稱甬城山高水清。為江右之名郡。余少誦曾子固之文。常想江漢星斗之思。適會見侯於敝邑。方以年少取高第。若無自得之色。而欣然有志於古人。其所至未可測也。抑侯以仁孝之心。達之海邑。天必有以厚錫之。以慰此邦之人之願。古語有曰。溪深則魚。木落糞本。吾見富貴壽考。當萃於黃氏之一門矣。是為序。

從仕宦言孝。又從孝言政。發人深省

狄氏壽讌序

嘉靖甲辰。予友狄尚文試於禮部。既落第。欲隨蘇仕留京師者踰月。然非其志也。又且念其親。竟拂衣以歸。時東明君年已六十矣。尚文拜於堂下。顧諸弟而言曰。吾不能進取以為父母榮。就令進而有得焉。當在數千里之外。寧能為一日之懽乎。是歲十月。當壽一日。初度之辰。尚文率其弟稽首上壽。鋪筵几。備觴豆。曰吾宗客不欲多。惟知游而已。脂膏滫瀡。不能具。惟觴酒豆肉而已。於是會者不過數人。酒不過數行。賓主忻忻懽笑竟日。此可以為儒雅之會矣。昔者孔子之於禮。蓋盡心焉。蠟祭之小也。射藝之末也。鄉飲酒。一鄉之禮也。聖人無所不用其觀也。生辰為壽之儀。不出於古。亦足以寓養老教學之道。而俗以誇詡競於富貴。文亦而實不足。狄氏之為壽。異於世之為者。其可以觀也。於是乎書。

頑宿　羅應經

寥寥數行。波瀾蕩漾無垠

我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貲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入成均爲弟子而與卿嘗與予同試春官矣予弟亦甫爲都事君壻故予識啟貞于垂髫之時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啟貞少已豐頎與客應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往往稱之曰生子何必多如君一子已可矣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啟貞受學揚之任益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汝誠方在孩稚母諸孺人以育以訓至于有成今去啟貞之歿[illegible]一紀[illegible]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已令貞伯女[illegible]其[illegible]有衛其姜之[illegible]其教子有歐陽夫人之[illegible]汝誠[illegible]承慈[illegible]是情是以自能而念其先人早棄諷誦蓼莪之篇日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返也故以我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于予且請爲解之予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于悲傷之過人不得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爲其親而悲哀而可以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爲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予憫嚴子日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祖考之志思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者是乃所以爲無窮之情也予昔過嚴氏初見都事君飲酒雍雍歡宴竟日再過之則啟貞已爲主人而予友徐直言在其家熟留宿明日別去郎今之所謂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爲其外氏陸家宰家求視竊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于嚴氏三世有兄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爲之記

其志哀矣而文悽愴悲慨足以壯之　羅應經

史遷風神

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跡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于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于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途違其夙好至為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事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唯召公告

老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唯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后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於時見于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已者當宋之盛文治平之時歐陽公登位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

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當世之人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予之言其亦不能無慨于中也已

抑揚進退一片虛景

人於仕宦者應有同情

南陔草堂記

余友陳吉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瀕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爲走淞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氏有欲合會集必由於此。故爲市頗叢雜。而吉甫之宅在浦西。其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出爲縣之壓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楫晝夜叫呼不絕。吉甫家負壓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爲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闢徑西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爲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吉甫以爲娛親之所。故以南陔名焉。余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爲自鹿鳴至菁莪二十二詩。並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盡於是。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爲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叙。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方物何由而遂。爲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乖。萬物何得不失。萬國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華。然後笙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及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

歸文

備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惟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如今世所傳新宮采薺貍首騶虞及三豳三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束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蘩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束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於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忘矣。余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歸文

得間之言不是強詞奪理

說詩處七通八達徹上徹下先生邃於經學故其言往往如此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庵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懷慨有餘哀　羅應經

詮次與議論　但逸絕

畏壘亭記

自昆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而其地名尚存其田惡而不可墾其民皆貧而多徙矣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閒靜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可望平疇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南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亭蓋莊子稱亢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數十畝値歲大旱用牛挽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我居而我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寫自得之趣具見室家和平之象　羅應經

淡蕩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吾因以名吾軒請予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荅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求候其存否久之聞寺中有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松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侍御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予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諂青浦令爲其所怒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後遣其子來曰吾前告吾雪竹軒後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且蘇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墮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詮次瑣細無不入妙終始不荅不至與韓昌黎新修滕王閣記同意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翩為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似柳子厚柳州諸小記　羅應經

字數寥寥，意境無窮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矜凌與為惡，不從。夜群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舁欲投火，尸如與石，莫能舉。前三日，縣故有貞烈祠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樹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竊天拜禱，然尚廢血流，縣宰命[illegible]尸[illegible]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電暴至，群鬼百數[illegible]遂棄去。及官奉檄覆視女子，時經[illegible]肉如生，頸脅二創，孔猶血[illegible]

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讓之，必使無遺害，何其悲夫。

傳奇如見，俗子往往不信，是不信天地之大古今之追也

明歸震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記書傳說書事書後祭表墓碣銘行狀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學有二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東齋之偏在講堂東偏近迺徙之西頗為深（點題　此段言耐齋之所由名）邃清閟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于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皁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湯因與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其僮僕養妻子常不給為耐貧士官行縣吾於其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分丞簿拜起唯諾為耐勞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歲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不遷為耐久有三耐（三耐非個中人不知）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仕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是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並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博士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不能耐則雖博士官不可為矣使其能耐雖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揚雄有言非夷齊而是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雖至於大臣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能耐不能耐是解嘲語亦是透骨語　羅應經

足破俗情

陶庵記

予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懣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睫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及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沖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自娛。百世之下，諷詠其詞，融融然塵滓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者，迫於外；饑寒憯於膚，而性情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并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一氣直說，自具曲折深洞之致　羅應經

論陶處特具隻眼

秦國公石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參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胄用事時，公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皆以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惜也，獨在其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欽。頃余客安亭江上，往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問知為秦公故物，埋荒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家子弟運致于此，余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淞江而下，置于堂東。學宮石世以為名品，以余觀之，殆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偉，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于閶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彷彿漢大將軍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偃臥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就石抒寫，興衰成敗之感，俛仰不盡　羅應經

摹寫風神奕奕

長興縣城隍神靈應記

先序廟宇 凡他郡縣城隍之神民奔走祭祀特盛長興則否余至之日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祠門外右即爲溷滿前有司月朔望一至未嘗問焉然神儼然靚居無從瀆者則余以爲長興城隍之神獨尊於他縣也余頗爲葺神居之圮壞繪飾塑像除前之穢然神像特偉巍尊嚴如王者祠前古栢二株蒼翠挺直可愛其左一株右紐如絞索尤奇信棲靈之地余於縣數決大獄即心開類神有以告之每閭里有姦頓不時發故余於事神尤虔會大旱自五月至于六月不雨縣有方山自太湖西南望

最爲雄高上有黑龍湫冬夏水不涸民言先時禱雨多應余遂往至山下欲上山民皆叩頭言山陡險不可上先至此禱雨皆望祀無登者余曰爲禱雨來畏險非誠也又曰赤日烈甚無草木之蔽徒步上下近三四十里暍不可登也余曰爲禱雨來畏暍非誠也遂披荊棘而行或側逕僅蠶半武過小龍湫湫亦有湫又上乃至大龍洞兩石鏬上闊下開如佛龕高可四五丈湫廣數尺其中甚清旁因拜祭有物蜿蜒徂間山既盡高則盡見陽羨諸山湧起如層波然退而東北望太湖如鏡隱隱見姑蘇之臺已下方盛暑烈日天無纖雲遂至神前拜致所取龍洞之水方出廟大雨如注四境露足綠疇彌望萬衆懽呼以爲神之報答如響也至秋中又旱余復至山禱已下山即雨是歲竟免旱災會余改官欲去縣明日將辭于神夕子夜夢神與之言若穀與胡靴然又無船時余繪神像盡巧者以神下體近足故仍前漫滅欺余不見也問之道士果然又吾鄉神祠上嘗有畫船懸梁余問此神廟何不類吾蘇有懸船道士對曰故有之今壞不懸也余遂損貲命復繪神下體與懸畫船余尋往臨安而郡倅有惡余者謀得縣事即日以兩戈船冒風雨夜至縣欲捃拾以爲罪見人輒榜掠縣中大

驚一日倅忽夢神指其胸明日痛發於背死矣余欲爲勒石於廟會行不果然自離縣常往來於懷噫使人皆得逞其一時之快以害人則人道滅矣賴神明之昭然者如此君子之守道循理遺世之洶洶其亦猶有所恃也耶余既書此因貽後之代者儻與余同志必爲勒石於祠下以著神之靈驗焉

敬鬼神之一端也詮次描寫咄咄逼人尤愛其禱雨一段極探奇攬勝之妙

神道設教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國家之制，郡有守，有佐貳；佐貳則常因有事而增其員。順德府故有通判一員矣，其後復設一員，專以馬之政；而隸其職于太僕寺。自國初使民戶養馬，議者謂雖行之而善，猶不免襲宋熙寧保甲之弊法；求為馬之善政，而先已疲畿內之民。其後此法亦益弊，不可復振，而有官或以擾民，反若贅疣然。隆慶二年，余自吳興來遷，今少司徒趙公以巡撫在浙，過辭之。趙公乃郡人，為言此官于今唯以無事為得職。余嘆其真長者之言。余病不能來，明年五月始至。趙公自司徒出董淮漕，時尚在家，見之，其言如初。於是余居邢之三月，益有味其言之也。蓋河北之民困久矣，不當復擾以馬之事，第奉行文書之外，日閉門以謝九邑之人，使無至者。文書一切稀簡，不鞭笞一人，吏胥亦稍稍遯去。余時獨步空庭，槐花黃落，遍滿堦砌，殊歡然自得。而趙公以郡稍前判王君之賢，余既閒無事，欲考前官姓名以識於壁，因問王君行事，無知者，惟一老卒能言之。謂王君於馬政不軌，無關於不揣，楚人頗似吾君侯。若求其有所建明抉摘，無也。而郡人至今稱官之有遺愛於民者，莫愈王君。余又自喜，顧何以比迹前賢，而稱王君之居此九年，而余以疏愚，度不能容於世，而老病侵尋，不久且去矣。王君名雲衢，字道亨，山西高平人，國子上舍來調，以嘉靖二十八年至，迄今嘉靖三十六年，始遷潤州丞以去。余蘇州崑山人。其諸前賢之名，闕於所不知，故不書。

太平之官以無事為得職，豈第馬政哉？但先生則不盡其用，可慨矣。

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答朱庚伯書

某啟庚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懣竊恃知愛輒移書相唬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置辯俾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尺幸安亭數百人自七八十歲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畧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畧其謂朋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者或有不在明察之官反覆參鞠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

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其殺一女子如屠大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衆爲證參之獄天道昭然聯至屠滿謀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殺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者非僕所宜知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於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乎諸兇因奸而強逼殺此婦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拘戀顧慮牽於流俗之議情可貫矣而曰法不應貫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事日以多良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捐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者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小小利害嬌阿脂韋無所不至歸匹女婦亢志於群汚之中卒於死狗然後云云今世好論議每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没幾盡僅見有如此者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挫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昧而不錄爲惡者以文致自營脫禍則天下何所稱勸哉前書稍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覈吾兄所指今此僅七八里試加訪問僕言無不實者僕居常閉門少見人如死者之

家及諸兇皆不識其面初無喜怒於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觀此知讀書而後可以讀律　羅應經

勁悍可以斷耳牛而截蛟龍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亦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令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令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號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其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號爲知人者之不審焉耳。故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

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藹僾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亦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辨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遍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今閣下爲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倚國家作養。歲掄選太學。再薦京府。初今閣下爲縣。當此時相知蓋深。益不以有光爲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千石。及擢歷列省。臣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少司徒。有光將與諸進士於見閣下。獨加禮遇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逆。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受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也。自以諸生攻學。不諳治縣事。多迕於世。乘忤監郡及臺省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尤荷閣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銷金鑠土。大毀其積。已至於閣下之前矣。若夫以二十餘年潔身脩行。一旦遭讒被垢。乃不

能自辨於二十餘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大豈閣下前日之知爲非。亦將亦有以沽人所謂的然昭晰自斷於內。能了了於其真之中。而變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收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否乎。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獨小民無不愛若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愧。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爲縣。果盡如讒者之言乎。今鈞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

有果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遠者纔逾一歲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時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弊猶故也如此所舉則稍可知其不爲誠效者鮮矣夫與愚人論智則智反爲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爲不肖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呈行於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

之世所爲疾讒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讒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循理之吏豈能見容於世耶閣下治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宜監郡者不敢爲欺說其刺舉必明其讒說亦無自至於朝有然唐虞之世賢聖在朝猶有讒說以周之盛而寺人見讒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翊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者計今世人才之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退於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爲重輕則有光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復瀆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遇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況平生特閣下之知自謂俟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爲謝之云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已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於田里不使墮落於讒人之口閣下統脩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對知己之語

失志之言能如此勁悍曲暢無齷齪氣大類昌黎

與廖佳玫書

（此段引情）頃過淮南，得奉光儀，十餘年懷慕之情，頓覺釋然。（轉）迨晚，恭不及躬拜堂下。明日爲同行所牽挽，解纜而去。回首湖波，故人已在雲烟浩渺間。前十年懷慕之情，復在也。（此復生情）

（此段言其所遷）秋間鄉人往淮上，附書知有寢陵之選，日望吾兄召還。此行實乖素望。（轉）然南楚號爲滿遠，在九嶷瀟湘之間，追踪元次山、柳柳州之遺跡，如此爲吏，不俗矣。

（此自述懷）僕僻蹇，恐不復能自振，（轉）第以祖父在堂，老祖今年九十一，老父亦逾七十，家世讀書，未有光顯在位者，每至秋冬，計偕二老人，躬自督勉上道，重違其意，故屢詘而猶不止也。

（此許後期作結）戊午之冬，當復北上，計吾兄此時，必官禁近，晤言之期，倘或在此。

歸敘

每於轉處爲出遠神來

與李廉甫書

（此段自序衰倦）去冬，瘡病未平，黽勉就道，已迫歲除。至金陵，渡浦，于口跨蹇驢，踏雪行三千里，辛苦之狀，所不可言。道經鄂，知使節三兩日前已過，悵望久之。

（此段叙交情）蔡文卿入京，承厚意，未及脩謝。茲又辱使人遠來，得初五日手教，歷歷道前事，讀之黯然。非故人情厚，何以能記念如此？

（轉）（此段自嘆不遇）常下第，即出國門，前次見文隱公，言科場中事，有傷心者。今次徹簾，晉江王儀曹郎，即日尋拙卷讀之，與南宮諸曹郎傳觀，歎訝者累日。諸進士謁歐陽尚書，歐陽公首舉賤名，深加歎惜。王考徐公亦時對其鄉人言之。

古之人不遇者，有矣，無在位者知之故也。在位者一二人知之矣，未必能皆知也。今皆知之矣，而又不遇，豈非命哉？

（此段言素爲知己）此亦非僕所宜言。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無能，知我不遇時也。苟知己惓惓之意，因及之。

歸文

語語入人肺腑

答俞仲尉書

人至得初一日所惠書，感激壯厲，三復淚然雪涕。嗟乎！賢者則既知之矣，豈待於千百世之後耶？僕自謂處下賤之地，如喑啞聾聵，耳無所知與，乃分之宜。所偶發憤一言，不幸遂有喜事之名，然實在於耳目之近，臨時感觸，出於意之所誠然，而不能已者。僕又必得足下發其幽光，施之論述，非特求黼藻之工，爲文章縟縟然觀美，於炫於世而已，顧其志意有足深悲者。若柏舟絲衣之篇，彼其所處，以今日視之，尚爲人道之常，而作者爲之憂傷怨憤，反復嘆息，蓋深悼其不幸，而美其志意之不倫。

聖人遂因而存之，以爲千百世之法。況今日之變，萬萬於此。故欲與足下顯其行事，使千一世之後，畧知今世之人，亦有出於栢舟絲衣女子之上。致斁倫反道、敗德而天下之公理，猶在人心，不至泯滅盡，而天地之所以不至覆墜者，有此耳。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夫彼已就屠拗剖割，以遂其志，此豈有顧於後世之榮名者？要之，僕與足下之心，如此而已。如足下亦爲撝謙，僕何望焉？

發微闡幽之意，儼然春秋之旨　羅應經

不放鬆仲尉一筆，緊嚴有法

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峴山之西溢瀆村。峴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常括其地，今傍今有薛塚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女相望也。有烈婦人王士門，其墓園梅竹更昔三年，三生芝，皆叢萃，比四年芝不生，而節婦死，謂芝之爲瑞，草瑞之應，恆於壽考富貴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大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自誓。士瞑目爲絕，求衆家人代謀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撥目視，作如此，食食僻處地，啼咯吐出，每漸流，呼夫欲與俱去。家人頗竊私語，然謂新

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灶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泣，下闔然而大語，見漆工方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闔閭戶，繫縊死矣。麻衣重縈面上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嘗爲吾家北鄰，世通游好。予於年從師，士亦來，長與余等耳。不意其後乃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摹寫細入　羅應經

先生序事文全學史遷，描畫刻露，然所傳之人少可

傳之事不足以盡其技故不多錄錄此以例其餘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間言於余余
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
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
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
螟螟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演則生氣莫
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以治天下之道
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正朔而已而不知其
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形之於爲天
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
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
知樂其群而有禮義辭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
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
益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
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
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
助忘而失其本矣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與無
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余言爲然矣

奇闢語而自純粹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也予適於其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視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兮予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又東天不加隨地不加

傾弭節乎暘谷之地總轡乎扶桑之墟仰角宿之昱啟靈曜之藏遊遨乎春宮泛觀乎溟渤爽然隱几而噓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悟境

二子字說

予昔游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阨之中室家歡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之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所思以立身行道求無愧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魏晉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

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疇夫士期以自脩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于難以淑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僥倖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庭訓語故義正而詞婉

淵然以深悠然以遠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予予字爲貧不可以雄則守之曰子谿聞之老氏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君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說本老氏可以訓世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脅月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竟隨翁至翁所不去翁留妾守田一歲數至翁邑城虎從之入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矣凡至遂爲其伏宿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暖之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飯食爲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然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鷙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皆有以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反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予思聖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知之郭義官事至不可知而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

其理之所至也

閒情至理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嫗，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嫗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為歡宴。嫗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為，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通家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愧死耶？一日，嫗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嫗陽為好言誘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黠，群黨皆畀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眾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懽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子入縣責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安為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其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

金楓貞女詈且泣逆之貞女折楓擲地嫗以巳楓與之又折其楓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嚴來共浴浴巳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嚴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嚴嚴怒走出入房貞女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嚴與嫗恐事泄禁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杵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椓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鞫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姨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姨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亦瘐死於獄貞女為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靜處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為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悔可不謂賢哉夫以群賊行於閨閫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為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夾白為婦至死蹈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婉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為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

情節瑣細處一一描畫是史漢 羅應經

須看次其淑婉處

書譙南遊卷後

某始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山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高皇帝從郭元帥駐兵滁陽，開發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實肇於此。因誦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尚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張君允清以譙南遊卷見示，因漫書其後。

語簡而豪邁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墓在崑山西滋濟之原。公以成化十年薨於位，朝廷勅葬如制，而墓地猶歲輸官租。嘉靖十七年，天子奉冊寶上祖宗徽謚，推恩海內，詔前代帝王陵寢及名臣、本朝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所在，官爲修治，置守冢，復其人稅，或未除者除之。時此境常熟大理寺卿章公格墓用此制，而崑山獨否。至是民某奉言於巡撫都御史翁公，下其事於縣，知縣陳侯移牒常熟縣，取章卿事以上巡撫公，曰：文莊公當代名臣，例宜以丁酉詔書從事。由是文莊公墓地始不輸官租云。我國家正統己巳之變，幾成宋南渡之禍，世謂于肅愍公有旋乾轉坤之力。是時公在諫垣，[illegible]十八上，所以神贊廟謨者實多，信乎宰輔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實。明年，皇輿旋軫，公封上匿名書，請爲南[illegible]之[illegible]在廷之臣，無敢爲言者，然斯論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自虜酋阿羅入黃河套中，虜種遂久居不去，爲陝西邊患。議者欲驅出之，而連城屬之東勝，田作其間。公奉命往相視，獨以道險遠，勞費，又春迸逆霜不可田，請增戍守而已。至今上言時事者，銳意欲復河套，既而天子赫怒，皆誅死，而後知公所謂時勢之難者，卓見遠識，不可

及也公在廣至今撫臣守其規模如吳中之於周文襄公而獨不宜府所築八城七百堡爲邊人長久之利公所至有所建明而清明並亮堅直本朝信一代之名臣矣天子思股肱之臣灑恩浩被於墟墓之間而有司之疏格沮令如此巡撫公祗奉明詔俯畢顯典汲汲於師旅倥偬日不暇給之時其風誼猶可尚矣賢人君子之歿遠者數千年近者數百年而光顯於世常如一日蓋賢者雖歿而後之賢者相繼而生故能表章崇奉之而精神意氣之續歷世而愈新此世教所以不墜也公五世孫鄉進士恭煥蒙荷天子之恩感巡撫公之訓及縣侯之勤其事因請書之於石以告於後人

祖小利也免大典也樹藏案切附之可以勉可以諷

常熟貞節婦季孺人墓表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世罕言之亦以其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然寡儷其才下者往往不卹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悲丁之情而已故禮有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資其所出有二其一決死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由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死之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死而夫之子在獨可以死乎就使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死可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子季氏爲同縣士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寡夫撫其孤世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辛丑年某月某日卒其鄉人陳中丞蔡叔郡守王麟

瞿太史景淳高其行爲貞節李孺人傳具稱其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益李孺人之祔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太守企菴蔣公之兆域也孺人塟後二十六年世卿長子以忠成隆慶二年進士疏祖母節於朝得旌旨下因世卿持狀來請因論著之以表於墓上使知女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李孺人爲中道云。

無奇節可傳而文自可論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道其隻字

亡友方思曾墓表

（此段序作表之由）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予亦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抾俾勒之於石嗟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於徐行以遵人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

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畀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不願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嘗計吏行背背絕大江翱翔北指概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但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觀其齟齬必以氣陵之間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徘徊之作應諾嘆求其解說自是過

禪者雖其徒所謂啞龍啞羊之流即氏施舍與得與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遁山林而不返求必皆精志於其致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才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儵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於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儀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翔列大

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榮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男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予予與今李中丞廉甫曉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予同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築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與沈翁愿伯庸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

哭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然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既歿明年予北上時周參政子和在登州李中丞在臨清爲文哭之並以副書示予極哀悼之詞焉而陳吉甫著其行事尤詳予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成材之難古今一理如此

亙朗先生墓碣

嗚呼士之能自脩飭立功名於世以取富貴世莫不稱述之若是而以爲賢不知其亦其外焉者耳苟其中有不然雖暴著於一時而君子奚取焉蓋昔孔氏之門其持己立身不以小節而不問其論可謂嚴矣而於虞仲夷逸之徒其人皆放於禮法之外而孔子未嘗不深取之蓋知其存於中者不苟然也昔吾亡友吳純甫嘗稱亙朗之爲人歷指平生之知交而獨言亙朗有高行多大節以其在於隱微幽獨之間而無不可誦言於人者此亙朗之所以爲賢而人莫之知也亙朗姓沈氏諱世麟字明甫自號亙朗少有俊才爲文率意口占而成與吳純甫周于岐同里閈知名三人者相善也于岐官達位至大理寺丞亙朗純甫屢困於鄉闈純甫晚乃得薦其後一試南宮後不第以殁然二人在學校中名聲籍甚太末方思道爲崑山令自負海內文學之士而於亙朗純甫深所推獎然純甫後益矜奮治名間與其徒講學論文邑之才俊多歸焉亙朗自放於酒無日不醉往往對人皆醉中語也嘗持朋儕往來山中或時驟醉袒裸行於市遇不可意即大罵家貧從縣令乞貸令亦奇與之有郡推官迎延爲門客朗日與飲酒不交一言歲終謝去曉罍堆積滿庭督學御史與之有故檄令讀卷亙朗不屑意故爲妄言卻之御史莫能致也亙朗於書強記其後絕不觀而架上書數千卷指詘純甫曰吾神遊其間矣其奇與清遠如此亙朗以嘉靖某年月日卒年四十有二子一人曰大宗初亙朗祖諱廣從祖諱像兄弟皆有文名聲邑馬鞍山純甫一日與予過之指曰此亙朗家墓也異時古柏甚奇常鬱鬱含翠以此代有文人今忽枯萎明甫其不起矣已而果然沈氏至今有仕者獨亙朗負才氣以死人猶謂之狂生云

亙朗人奇此文描寫特出

宣節婦墓碣

節婦姓宣氏，蘇州嘉定人，同知某之孫，揚州通判敷賢之女也。節婦少有異質，生數年，識揚州病，侍立床下，終夜不去，如是者數日，人以爲奇。及爲張樹田妻，樹田與同里沈師道交善，師道妻孫氏，與節婦相愛。而樹田暴放無人理，節婦歸見父母，父母創之，詬節婦曰：「此不見以傷父母，兒自是命也。」樹田爲節婦逝，棄樹田，迹之罵曰：「若毒我乎？」節婦飲泣而退。及樹田死，節婦被髮號踊。人初見樹田狂虐，皆爲不堪，比死，則皆以爲喜，而節婦哭之極哀，非衆所擬也。是時沈師道亦死，孫氏與節婦兩人

志氣相憐，數遣女奴往來。比孫氏送夫喪過河下，因求見節婦，以死相要。頃之，同日自縊，節婦救之後甦，而孫烈婦竟死。其後三年，父母謀嫁之，節婦見其家竊竊私相語，知必爲已，登樓自經。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年二十五。予友李翰，好義之士，每談節婦事，慨然歎息。至是與節婦之弟應禎請書其墓上之石。大指獨義之士，求之於天下少矣。嘉定在吳郡東瀕海上，非大郡之會，數年間女子死節者四人：其氏、孫氏、宣氏、張氏。張氏得禍最烈，予皆爲記其事。若宣氏，蓋又人所難者。銘曰：

沉沉幽谷，不見日光。葵藿生之，日向巖霜。彼童之狂，以爲存亡。綠衣終風，自古所傷。生雖不辰，有此銘章。

賓主相間，詮次極錯綜變化之妙

鄭漢卿壽藏銘

鄭漢卿年五十九歲爲壽藏請予書其家世生年月日而銘之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之非也漢卿寧以今之五十九之是耶蓋象爲紂石北方桓司馬爲石槨君子譏之趙太僕司空表聖之徒皆豫爲壽藏後世以爲達若以爲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則一予亦將譏於世矣蓋有不可以一而論者羊叔子登峴山而嘆杜元凱自書其功於二石一竪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淵一予豈爲身後之名而登高顧盼周覽百世之後嘆生人之速化其意達矣予少聞長老言鄉先達之高致時天下太平士大夫棄官家居爭以詩書文藝爲樂吾外高祖太常更公與漢卿之祖介庵先生時皆有壽藏數十年來前輩風流邈不可復見也漢卿其有意繼其祖之爲者與漢卿名吉字漢卿又自號怡山其先汴人宋華原王播中之後南渡始家於崑山祖諱文康正統戊辰進士乞恩歸養遂不復仕鄉里高之所謂介庵者也父諱存成化戊子舉人選受吉水縣丞漢卿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生男女若干人予爲漢卿書如此予知其意欲有所述而又不自言予亦莫得而論也鄭氏世傳帶下醫有神驗其家具有方書漢卿尤能變而通之多所全活然予問其所治縣亦不言也曰活人自是醫者之事且吾亦不知人之所以活元凱非爲區區一世之功者吾何敢蘄爲後世之太倉公耶壽藏在圓明村某字圩之原爲三穴以某月某日初度之辰封之實嘉靖二十八年

銘曰天地擴擴日月循行星辰森列萬物畢形孰謂之有目則明孰謂之無目冥則冥以死爲尻以生爲脊猗與鄭君古之達識蒯歌高堂樂飲玄室我爲銘文刻於貞石築之墳如百歲之後茲以爲若封之若斧百歲之後茲以爲府

節節生波一片神行

思州知府贈按察司副使李君墓誌銘

嘉靖辛亥，貴州麻陽苗爲亂。先是思州知府李君，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苗酋許保與黑苗僞爲降兵，突入城殺掠。君巷戰不勝，與其孫文炳皆被執，留郡二日，劫以歸寨。苗每執郡縣長吏，必求厚賄，院司及守將亦幸朝廷不知也，率許之以爲常。君謂天子命吏爲賊劫質，是孰爲開端者？君告清平鎮將石邦憲亟進兵，毋以死爲忌。邦憲不應。君乘馬出巖山間，苗稍集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援之出，氣息僅屬，東之途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麻陽之苗亂已數年，自漲沅鎮平銅仁

石阡、印江皆受其害。君初至郡，即發檄驅馳兵間，已又城銅仁，而郡故有關臨守兵，爲攝郡者所侵削散去，賊以是得騷。至事聞，詔贈貴州按察司副使，廕一子，命按察僉事敕撫論祭於家，賜葬麻陽縣之高沙背八嶺雕右。之法，馭蠻夷得刺史太守均略仁惠者，可不煩兵而自戢。今知府受一郡之寄，而月使舍所事，事部吏之役，及事敗，未嘗不以爲守者之罪也。清平去思僅一宿程，而太守困於賊已數月，且被執者六七百人，非守將若不聞知，此何爲者哉？朝廷之卹死事者優矣，其於兵吏有軼罰焉。君諱允簡，字可大，其先青州諸城人，元時有爲

融州路巡檢使者，因家於今柳州之融縣。高祖子材，封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夷陵州知州。曾祖芳，進士，雲南布政司右布政使。祖亨，進士，吏科給事中。考鏞，鄉試第三人，未仕早卒。季父鏵，教樂昌，君少隨之任，學成而歸。弱冠中鄉試，明年中會試乙榜，授蒲州學正。求上，丁內艱。服除，改夷陵，攝荊門州，爲政清勤，民德之。陞知內江。公廉自持，士大夫乞請無所得。大旱，齋沐祈禱，徒步暴赤日中，令兒歌之曰：旱既太甚，治已非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通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壽溪者，君所自號，御史於此旌其能得民也。大學士

茶陵張文隱公知君名，從銓部乞以爲其州守。內江民扳留之不得，爲涕泣立石。君至茶陵，均徭賦，剔奸蠹，民爲之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承檄給糧，得所過無之。有白金文綺之賜，最上當遷。張文隱公自往乞銓部云：願得展一年，俟黃冊成。茶陵民受十年之賜矣，世見重如此。陞雲南同知，攝守澂江。君既便治民，號爲精敏。凡斷獄所上監司，以爲平允。豪有奪民田者，勸令歸主。不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君論。滿去，滇民泣留立石，如內江時。尋陞思州，君既不得在郡，亦以孤城多盜，遣其孥歸融，獨與孫文炳居，爲守僅三年，在郡六月而遇害。

是歲三月初六日也春秋五十。孫文炳之被刼者後免
以亟贖贖還之。孫人吳氏子男一人梲女五人梲鄉試
舉人今署新昌教諭融於中州爲蔚然龍城於今爲仕
宦之邦李氏世有科第子孫蟬聯不絕而君又以死
事顯雖中州世宦之家類此者僅僅有之梲有志行痛
憤君之殁請銘於余余不可辭而爲錄銘曰
黔中之境連絡五谿麻陽猖獗不於叢郊永順大失
在漏卮兵吏與武習爲護欺皎皎令儀實明其忠奮不
顧死以絕刼賊帝嘉精忠詔恩優卹彼亦何人夭于之
吏以身爲市生寧不媿彼亦何人邊圉所寄闘守之死

曾不睍視自古爲文匪以其詞在有所表乃永傳之瞭
山荒絕我實銘此有石崔崔其詞則娀後千百年可碑
楖下

着意死節一事而處處摹寫生色可愛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士淳字孺初世耕太倉司馬涇之上曾大
父諱海大父諱文俱𡋯贈刑部右侍郎父諱慶仕至通
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通議公娶張淑人家甚貧常
至乏絕淑人夜燃燈火紡績達旦以給食嘗有客至爲
買肉盡以供客君方孩抱索之而啼公食不下咽含哺
併入以哺君張淑人蚤世公會試北上携君以行逆旅
見者莫不憐之公得子最早蓋年十六而生君故與其
貧苦之日爲多方公爲御史言事貶嶺海十餘年君與
繼母夏淑人留峴山日闗無儲外憂嚴父竄身蠻瘴內

顧慈闈菽水之養艱難尤甚及公位望通顯終不改儒
素之道仲弟士淹從莊渠先生遊君時時往從之聽其
議論自幼傳公易學而於詩書左氏戴記亦能旁涉北
遊太學三年告歸延同志之士閉門諷誦而已嘉靖二
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四配徐孺人嫁時已
不逮其姑而事夏淑人孝謹公嘗曰此吾共辛勤兒子
婦也春秋已高侍夏淑人者月重衣汗浹執婦道甚恭
甘旨不先獻不食大亡時諸孤方童丱撫教皆成人嘉
靖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三子男二邦杜
邦梟皆弟子員女三嫁朱景濂張鳳翼鄭志清孫男三

女一君之卒也以時月不利權厝以俟至是與徐孺人合祔新塘里侍郎之兆在崑山尉遲村北嘉靖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也余嘗讀代邸所上疏當正德中皇嗣未生天子不御坐殿日在豹房西方喇嘛僧以妖術眩惑假予錢寧之徒貫振天下而山東群盜流刼中原蔓延江漢間當是時天下訩訩然有不測之變而升遐之日內外清謐卒以啓中興之治者繄公等數十人能以直言昌於朝也余晚獲與其子仲季交得考論其世至是閱君之家狀于其平生艱難困苦之迹所以貽其後者至矣故論公卿家子弟如君者庶幾不墮其世云銘曰

直哉周公匡我武皇之死靡悔再斥窮荒就其其荼宛宛公子依然素風厚祿止此敝化者寵厥世云何害爾孫子其貽孔多

有感於通議公而於此誌發之須看其斡旋廻合之妙

沈貞甫墓誌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崐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顚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嚴自脩飭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

述其精廬啖者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予後往又
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蓋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
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
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可
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不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嗚咽感慨讀之可爲滂洟是對知己文字

王母孫孺人墓誌銘

太湖東北復溢爲諸湖以十數其東爲澱山湖最鉅澱
山湖東北折爲溪復小匯爲度城壖蓋湖水之觀大矣
水欲盡而復匯其境無窮而益勝此吾吳之所以爲澤
國而饒於水卽是昔有隆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與其
子南陽先生居於澤上父子並稱爲奇偉人予之曾大
父城武公雅善復齋先生故至今予孫猶締婚媾之好
予歲時一至其家多從中秋泛月湖中或泛潭旁望蓧
間觀魚鳥之飛泳士人爲擷茹樹之實采芳桂之英瀹
茗清談指點山旁竹木之間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因
登忠孝之堂爲之慨然而歎息潭東北蓋王氏之世葬
墓之迤南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嘉靖二十有
八年十月十三日其子有親始奉孫孺人附焉先期來
請銘而自爲狀曰先君諱懋德是爲南陽先生先母姓
孫氏卽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礇人也外祖諱奎外曾祖
諱源先祖諱某是爲復齋先生舉進士試禮部未第而
卒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祖母凌孺人躬自督課遣
入縣學爲弟子員先母來未半載祖母卽付以家事祖
母性嚴厲鮮當其意先母能委曲將迎常得其懽心晩
年遘疾宛轉牀第幾及三載先母親調藥食扶持起拉

終其身不倦中年得瘵疾爲先君置妾楊氏生一女變之不異已出比先君病卒其處一室食則同几臥則同衾楊氏亦奉事惟謹如女之事母此人家之所難也自先君逝世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二年於戲痛哉其狀云爾又曰先母八十吾兄弟爲壽吁吾子爲文序之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知吾家者唯吾子且又能文茲不可以辭予乃銘曰

澱山之東度城之堧爰有王氏世居其間庭有古木堂有遺編碩碩之孫寔樹其連來婦夫子亦婉其賢中途背捐疾疢纏綿獨閱春秋八十三年終從厥君何從何先臼水瀰瀰綠草芊芊我著斯銘積德之阡家其大昌子孫其延

前半借虛爲實後半化實爲虛情事俱得

魏誠甫行狀

鳴呼予娶於誠甫之女弟而知誠甫爲深孰謂誠甫之賢而止於此器誠甫之病久矣自吾妻來歸或時道其兄輒憂其不久至於零落既而吾妻死八年誠甫諸從兄弟三人皆壯健無疾皆死而後誠甫乃死於誠甫爲幸然以誠甫之賢天不宜病之又竟死可悲也誠甫諱希明姓魏氏世爲蘇州人始居長洲後稍徙崑山之真義里曾大父諱鍾大父諱璧以力穡致富甲於縣中是生吾舅光祿典簿而誠甫之世父太常公以進士起家爲當世名儒誠甫爲人少而精悍有所爲欣於其心不可撓其少時頗恣睢莫能制也已而聞太常之訓忽焉有感遂砥礪於學以禮自匡飭是時誠甫爲縣學弟子員與其輩四五人晨趨學舍四五人者常自爲群皆褒衣大帶規行矩步端拱而立博士諸生咸目異之或前戲侮誠甫不爲動射行市中童兒夾道譁然而誠甫端拱自若也誠甫生平無子弟之好獨購書數千卷及古法書名畫苟欲得之輒費不貲其樂善慕義常忻忻焉以故郡中名士多喜與誠甫交毋之亟從之游者辛文學偘惟之流也去其家數里地名高墟誠甫樂其幽勝築別業焉被山視允明作高墟賦以書其志誠甫補太

學生三試京闈不第，以病自廢，居家猶日哀聚圖史。予時就誠甫宿，誠甫蚤起，稜置紛然，予卧視之，笑其不自閑，誠甫亦顧予而笑，然莫能已也。雖病，對人飲食言語如平時，客至，出所藏縑閱比，罷去，未嘗有倦容。終已不改其所好，至於生產聚畜，絕不屑於心，固承藉祖父，亦其性有以然也。誠甫卒於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乙丙，年三十九。娶龔氏，滁州守天然之女。子男二人：長大順，太學生；次大化。女一人。孫男一人。

詮次生動而自具結構

先妣事狀

（首段敘所生子）

（[illegible]）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妊十三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他子乳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喑不能言。（此段敘其死）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為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諱桂。（此段序母家）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此段序其性行）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爐火炭屑，使婢為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也。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此段序其訓子）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

每陰風細雨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
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何孺
人亦諸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
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在孺人死十一年大
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
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
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
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贊而不俚與得史遷之髓

唐荊川文選引

余嘗讀荊川時文何其醇也有明三百年時文之盛往往聲色香觸俱絕者荊川之時文也比讀其古文又何其肆也如長江萬里浩瀚汪洋滔天汩日不可涯涘嗚呼於其古文之肆可以想其時文之醇矣荊川古文卷舒吐納於吳越春秋國策賈誼鼂錯子長昌黎蘇氏父子間超絕町畦縱橫馳騁卓然成一家言其氣昌而博其神高而渾其致清而折余讀之軒乎欲舞不自知其所以然也然則世之欲學荊川時文者盍於古文窺其藩籬乎夷考荊川長於用兵如截賊海外當時經畧及諸奏疏坊本不傳何哉於其論次同時名將一二首聊足以覘其用云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唐荊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八

卷之九

記墓表誌銘讀說書卷

目終

元明八大家古文卷之八

明唐荊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illegible]選評

序書

中庸輯畧序

（此段序輯畧書之始末）

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𡼏子重。采兩程先生語。與其高弟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旣自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於諸家則又著爲或問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畧集解兩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此段言亂吾道者在孔氏之外者）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嘗與儒並立而爲六家。爲九（另說佛氏最晚）流。其道不相爲謀。而相與時爲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爲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夫彼之各爲其說。而其盛也。至與

儒先而六而九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爲謀也則是不得相亂也嗚呼（此段言諸子皆在六經孔氏之中者）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尙同之與兼愛尙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眞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此段承上）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非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illegible]）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爲說也粗而其爲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說下半篇）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爲道也玄以閎而其爲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illegible]）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此段申上一原無間在辨天機順逆）無間者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

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泊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機常主於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觸乃在於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於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强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結原）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眞也（收前半幅）彼游楊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爲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說理之文氣自踈越（簡[illegible]）

較昌黎原道更精深而文氣排宕亦足自雄

贈彭石屋序

（此段提綱）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於手足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貧室人交讁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者程伯（此段申上不為利）（伏後段）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已其學者為已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已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含下百金辭）一二細事而畧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

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此段言仕之好利以起下彭之不好利）苟不為已必能為人也與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激清好脩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入骨之論）歟蓋檢於耳目之所及而或忽於所不及慎於大或忽於細此僅愈於黷冒無恥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此段申上忽於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纂入百金之供）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

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且與川（之不好利）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況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亦可軒然無求於世而顧有一毫利於官也哉（此段言作序之意總又前應）侯治宜興勤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用侯之節

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已而其仕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已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此段結尾）於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其與諸生其輩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為侯贈余不（又一轉完）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為已為人之說以告於世之仕者非獨告為宜興者也

百金之辭小廉也一毫不利精義也君其因端洗發仍復恰還本位之妙　羅應緒

此與李郎中墓文先生自謂頗有發明蓋其持論既

精而遂遹潔泂之致愈清愈深固是得意之作然非養到不能

廣右戰功序

紫江沈公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賊憚之（已上言守以見公驍勇）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擣陳村寨（此段言擣陳村寨事）賊墻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拄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發弩十步外公振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而過亦著於鐙鞬然斷鐵公射鏢者中欲項矯左拄方而右挈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㤝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脊既連斃三酋後騎至我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頰者自爲功餘賊縻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斬首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整軍而還驗功或以斷頰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此段述義寧戰事）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閉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知兵）斬所閉隘而入巢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斬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峻稀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頰馬浮而岸乇盡濕東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

泗而逃賊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後騎相屬至厓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厓峻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逝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敘次亦淋漓）（以上敘荻港事此段敘荻浦賊事）荻浦賊八千餘渡江而東寇諜者告公公帥卒五百人待於江岸疑白茆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公以為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勢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茂以為縿刻頃成數百旗揷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潛

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於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公以艦乘流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首騎而水立擬鋒當艦公命艦跳水斬馘兩人騎皆躍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後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孤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筭其前行盡俘之得生口首級（點綴）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此段言）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與大任事）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誅之一日督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能得士官隘（根源在此）

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徒貌合耳公復密語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擒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邕梧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也官大軍飽富貴戀巢穴所以叛者懼誅耳非有他志也（上段明所以赴任處而不敢而乎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交趾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公公潛使人於璋於是督府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死護無敢當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工堯去工堯五里而（使衆之道如此）軍進攻隘隘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人請

於公願得一飽而死敵公時僅有自齎家糧五十石與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覩湖兵分米不敢言公無以為計聞左哨將與公隔江而軍公潛濟江說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工堯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吾自有之姑試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是何識度）乃夜分軍（運用情事）三百人緣山而右走間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並繞出工堯背揷旗為號盡餘糧為稀糜食而遣之黎明合戰賊殊死鬭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公親斬却（此妙此更始息）者一人（不得）而提其頭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已至登山揷旗初岑璋既與公為約（看其如何安頓法）而遣兵二千人陽

爲助猛守工堯道精卒千人以護女爲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陣後望見山上旗大囂曰天兵得工堯矣（畫道俱化）潰而却猛軍見後陣却亦囂而却我軍乘之斬猛子邦彦於陣中蹂尸數里遂入隘得其積粟軍始飽乘勝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五百人護猛妻以歸五百人獨守猛猛指所欲走（壽手）給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爲後圖猛不得已從之璋待於境相見因相抱哭（許人多慎）璋以子女歌舞飲食慫猛留之而潛遣其子報公於田州公入田州五日而諸哨始至璋所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左哨將移軍歷歸順境索猛欲破敗公（可恨）事自爲功璋以二十牛百甕酒犒軍而謂左哨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酖猛而斬其首函送督府斬他囚首貫猛尸而以與左哨將（小人何益之有）左哨將喜於得猛而抽軍獻猛首督府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吉平後事）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若之後見其智）公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熟田州後然而賊且合從起矣督府不聽且調公守田州公請以他將假守三月而待希儀治裝他將守之一月而田州酋盧蘇果與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他將狼狽歸田州後爲賊巢公又言於督府曰酋能用其衆以後故王爲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

畢此奇貨也可使兩酋坐受縛矣督府復不聽而徵兵數十萬征之既而失利督府以罪罷新督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酋公多與其謀因薦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此段言治柳州政事）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縋於賊知府鄧鍨間出城弩中其腑自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兵又疲不足仗公爲參將始議剿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獗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可笑）兵者百餘年公乃以五百兵付百戶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累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得返我兵即賊巢爲營固守而因賊粮以爲食然氣奪不能戰賊亦欲坐蹐之於是百戶潛遣人菱而告急於公公即上（勇戰必勝）馬復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爲援既至聲銃者三因奮擊賊百戶兵聞銃聲亦出奮擊賊賊分兵爲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鯁而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菱而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菱而以勝告公公因謂百戶曰汝且據巢毋出待賊服乃已不服更夾攻之可盡擒也賊素怯柳州兵最易與至是謂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率（應變之權）藤峽軍耳兩江賊熟老沈名而憚藤峽軍因所舌曰吾固知柳州

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徸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聞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如不示弱）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巢以遁。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譁，始知栁州兵之能戰賊也。（此公其深賊情志尚盡）公以爲欲大破賊，非很兵不可，右江很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栁州。栁之有戍很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詗

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閫闥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鵰剿，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鄰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何以爲將）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崩墜厓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嘗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蹤跡。公以爲鬬勝第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

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若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善於用衆）販衆感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纍纍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毋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此等不殺取敗之道）至期，鳴鏡者二，則諸兵皆聚弟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遣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

知之而已。頃之，劉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不測之爲謀）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而我軍亦不知公何得之也。（卒有勝算矣）公始至栁，令諸猺得出入價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猺賴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手此其）而間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用意至）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女婢灌之以酒，（提得）人數大碗，察舉婦

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
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
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
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跳踏舞手出府門猺
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
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綵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
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
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猺婦皆怏怏心羨嫉其夫使
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聞使人在諸巢中陰
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肯

言則猺婦嫉之使言或諸猺竟不肯言者則諸猺婦自
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
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
人兵至巢以菅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
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
及者遂出巢數里過平地度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覔
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獲於劇賊家而係
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以
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逼則搜斬不爲賊者
以充級故賊詈我輩我雖爲賊所得輒或保孥貲汝輩

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虜自今我輩乃有顏面置
賊矣公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若柰
何助賊戰吾剿若無赦頃之擣其巢盡殲之自是凡所
勝剿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勝則所過他巢
或刀弩而鬥鬬既還軍則檄曰若柰何刀弩而鬥鬬今
罰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
弩而鬥鬬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刵兩耳賞銀數
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還兵而用剜目
者贖而一人牽以請賊使徵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
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

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虜者而以其余給剜目者剜
目者毋一入巢則稍益多而爲賊者所得毋不補所償
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
巢而復爲賊者輩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公
始議發兵故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公以
爲吾常文書吾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
知之多人知則洩又橋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
會而督檄往來水陸諸巢絡繹能保不爲賊得於是凡
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
賊至巢爲解於是督府不能以文法詰而兵謀得無洩

公嘗欲剿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公曰
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城二里
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數家走
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剿汝則又走之他巢他
巢嚇之則又走躋血壇以死或縋橋崖谷公又分以甚
雨淒凍風寅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銃以
倘貯火衣毯衣氈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
賊盡驚老洗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啡
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
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陰使

其黨至城詗之將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
明日諸巢所使爲詗者亦同會於城究西巢人謂東巢
人曰老洗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洗昨夜
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詗之城中人則老洗固
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猺
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洗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
易而爲好猺獞而梆城四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
里無敢詗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雞酒
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
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巢中知府朋者也兇猾甚

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
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
已與三層賊往刧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
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
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
數百人怒而挺刀俘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
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
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
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
來投公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

父哭妻曰非洗公吾爲狼兵殺且捺久矣已而怨相詈
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
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
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
綏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蹤跡扶諫
所在遂往以言憾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
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
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守山驍與守堡百
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即可必得也守府懼
失三即得贖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

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妻孥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刧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欲扶諫懼讐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虀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開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

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刃扶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逐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劓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股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泅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猺人不作賊至公

能使猺攻猺則廣西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妓因託言岑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又欲爲響應者勢

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逞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慮岑金之危思恩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裏相屬賓州危矣賓州危則咽喉哽咽喉哽則廣右盡驚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將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剌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禁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

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後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勿殺人刼城。若欲殺人刼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千兩，而以花紵方搢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紿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倥偬，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摒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第責徐五、辜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詣金，具如公言。金大喜，具謂倚公

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詣省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觀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爹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婿出見金曰：金，汝兒爺也。翁得官，他日毋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予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詣兵備，紿金救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密與兵備計此事大關，叵測公爽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觀金有福相，以微動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罇。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賂箭刺客殺金，是賈五殺金，非關我事。令一以付留，可無賺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婿至金營，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

將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率汝謁巡公，吾代汝詞。公爲金作訴稿，塗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賈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雜掾吏中，而先我焉。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賈五以重賂賂吾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從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擁衛而坐息人言也

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後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慳不給不若以千人（迷將散去）營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廵按廵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illegible]廵按遣人至金營犒其衆而留金以待奏居五六日公度金衆衣糧且盡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還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往金所還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之難稍散去而獨五百人猶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逍死而很鬬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還取衣

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間請於廵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圖金也至思龍塘怨報韋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廵按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公與兵備廵按開之曰禍矣公謂廵按且陽爲不知而聽爲儀徐圖之公出呼韋徐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令得官與不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讎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韋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咨金耶汝倘不知乎（落得說）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馳馬入賓州公後於廵按曰金入賓州矣廵按

兵備至是始有兩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韋徐復私公曰請毋心於金公又怒爲韋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皆請於廵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㭊州公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廵按往㭊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㭊且近汝何不與留借至㭊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㭊其酋長十餘人皆金

死黨驍健者金於路躍馬而墜公以攙責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落司扶）乃六人皆病創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㭊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恬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諸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㭊城故有狼兵二千人足以虜變公將縛金先以狼兵二百人（調狼自隨）護廵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惧誅又惧貴五適意常不樂今無事

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遣人召諸酋於城外伏兵夾擁左右立諸酋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諸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諸耶紅約拜諸酋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爲金至此吾安得縛之諸大駭泣下曰諸小王人也公曰汝爲之而欲誰欺乎公意又欲以疑諸於其黨也諸懼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諸奏功矣因見諸於懣按懣按勞賞之如公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諸卒之還賓州遂令諸酋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

月所誅止金一人諸旣惶恐見紿又慮間行者猜已責金梢譬見殺於路中日夜躕躇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縛皆散去公乃以金與其酋之病扶者醉而縛者解懣按府而撲殺之思息後安嘗是時使公不先紿諸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公聽韋徐廿心於金則兩客相鬪而王受其斃惟公緩之又緩以卽脫金於五千人之手若剝筍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韋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督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

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公先時公泝峽賊中大酋侯公丁嘗謁公公爲言六年令公丁牧養至是遣人取羊於公丁公丁牽羊至潯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未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搖而縛之不武且負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谿絶崗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倨悍未嘗輒殺其

可論者諭之其不悛者必遣逕與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摘公丁告之使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督府督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奔兩參將於虎門功尤竝公廩募義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貲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滌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

詩公乃穿穴不判股鉤剌倉猝錯鎖挽之端諸體皆
備是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循守陳爲範其得士心如
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西則
何興南則公震與卿余未之識而識公與永永魁瓌長
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頗首下亂窮言笑公短而精悍目
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
談及廣西事余見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尙多余不盡聞
也公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
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寫生全似史遷其句法字法之長短參差錯綜一一

家法　羅應鶴

廣西七事公之膽勇善戰機警善畫威信慎密無所
不至公名將也惟此文能摹寫極至然非先生長於
兵雖能手畢竟有摹寫不到處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月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
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
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
車束馬之徑凌跕鳶挂猿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
能遂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戚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
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陲古所謂別爲乾坤
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峨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
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阨以驚
江急峽鬭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

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
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
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
輕舉真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
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
奇繾綣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
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
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
之所快而限於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
能使覽就乎情而工爲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

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妙之音於是
大夫鈌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
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
春山公前後入蜀橋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
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
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
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雲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
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
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
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

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
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
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欷
歔慘慄而如墮其敘勝也又可以使人颯爽飛動而如
躋向非公以其宦游旅觀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向
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攀而寫
之若是 公詩既刻爲二卷其子於德請敘於余余以爲
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於
庭戶燕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
勝而忘乎其險頹然釋志於蠶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
能自遂與不能自造者皆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蓋兼蜀而不能至者亦將於公之詩乎有得也
遂不辭而序之

六轡在手馳驟徘徊不可端倪 羅應經

排山倒海之勢鎚幽鑿險之思

王君汪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爲之纍寂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剛之間若或有得焉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知爲之備故自謂余於是自笑其思之不懼不能盡合於古人而必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因是知古人之精神萃之於譜奕者索諸己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精神皆有得焉其致一也奕必譜之是而必思之非奕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此有伏羲其象貞坎悔乾爲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爲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顧其文簡與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道爲之註釋其諸家言兵者及於握奇者悉取而附之其算占候亦綴焉以爲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其有合於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illegible]然觀其環車爲營縱騎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學游兵之義至諸葛氏孳握奇爲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脂合

腐文

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許其說以爲得古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禦醜虜特爲易事蓋余之於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裝矣而志尙推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視鼓鼙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喩言透徹正意遂亦而解一一古法

腐文

神明於古法可也神明於古法而謂必勝無敗不可也於此知兵之道難言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爲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摧殺之不工。故東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爲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而強爲柔婉，如優伶之相鬪，老少男女雜然迭進，要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爲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蒐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慨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悱惻，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爲載歌驕遊北國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爲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踔厲，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風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榆關、千里、秦雲、蒼茫、一聲、羗月、秋，被其音節，倘亦有駟鐵、無衣之遺音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爲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爲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爲能爲秦聲也，乃爲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備之。

風神佳絕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
穀錢貫絲縷盈合龠器偕指之數此織勤治生者之所
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
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織勤治生者
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
在此而不在彼也然郡國州邑之有志亦若而已然亦
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
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哉然自後世觀之則
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

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
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蕩菌簬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
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
近於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
於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著尊息則固不得以其
穢褻而略之而況其大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
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
其敘山川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
亦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
紀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遷客貴人之墟墓詞人流

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簿籍不記囷
畫狗馬玩具為桂綴而租穀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
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為家也歟郡家之有籍本以
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不以博物
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譏
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
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
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國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
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
固以是為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故常州為屬邑

而枕江之衝為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雖
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
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為政潔已
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諸
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綜參蓋皆君之所
營度夜晝而為者其於浮文蔑費則黜去不事獨如
辛苦起家之人於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
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鑰閣戶之守
雖其錙銖隱顯而聰明智算畢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
精神思慮之所及而寫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

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
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
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
於治生而太史公舉之爲傳凡其俯拾取廢居棄與
之法與夫巵茜萩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
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生意
緒或異家籍之與邑志詳哉亦然至其所以然當於實用
而不恥撤於其文爲斷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
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
以家道能常興而不隳于欲使後之爲江陰者因趙君
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之書其端。

極高深之義於平近中一反覆指點使人皆曉乎眼

俱高

論志法精透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爲人文尤奇峭拔清
慧能以文章勲伐顯於當世至於方外之事亦往往能
傲儻環恢以發其奇者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君少喜
談兵讀韜鈐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營壘抵宜大東歷
遊薊撫搢紳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鑿飛發一語
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擬貴璫老將而出其橐中之金
短衣飛鞋目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時蓋一機智勇辨
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衮南歸乃究意黃老內養之學翱
翔吳會與娓娓駭人學士相厭遂寄身藥肆中哂然守
衆下簾晝臥人不識其有雄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
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峯碧崖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
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
萬九千六百之數蓋暗藏火候以爲邵子晁得伯陽微
旨余聞內養家多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
已鄭君乃以爲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
能盡解其說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嶠不夜之間
度幾後遇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
蓋嘗決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
其歸以語我

雄勁峭拔之氣似鷹隼之搏於秋旻

贈訓導邱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廩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氣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鄙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難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訪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逭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于然飽且臥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得之者則爲薄且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榮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者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

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貪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嗍之子弟欲（說得難透）軀之帖帖以執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古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此段承上轉出自盡）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二之又換半作翻）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此段說入不愧自盡則精神）

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此段入題言其能自盡）（二持前半）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絀於利於今之齪齪齪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精言如實玉胎）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齪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嗍焉者矣（往應前竹）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執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此段總收）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

掀揭騰挪忽如雲湧忽如風捲伸縮出沒不可端倪

賀李怡齋封君七十序

古今語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陳氏自文惠公既登將相而兄弟亦爲大官至尊重而其父秦公是時尚無恙每秦公與客坐則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耳今副使五石李侯出則提方寸之印專制一道數千里之地操縱予奪在其手中而鬪閲十餘州部綜紛綏束帶之吏呼吸十餘爲乘城守障號雄之士鞭笞深箐絕崗鳥言獸面之蠻夷而莫不如志四方之望之也虎踞而嶽峙其入則奉其怡齋封君於內爺孺而鞠腄獻漿而酧罰傴僂而候起居款密而承色語宛轉嬉歎於尊俎衽席間若嬰兒孺子然此其事與陳氏何異雖侯之祿位勳業其後來未知與秦文惠公孰上下而封君之壽考榮遇則既已無歉於秦公封君與秦公又同爲蜀人蓋歷四五百年而兩家父子起而相望於岷峩大江之間噫何其奇也然史稱文惠公居官有節槩不妄通爪自爲小官積十餘年不調一時翕然以恬靜歸之而文惠出入內外歷典方鎮若斬潮陽役人之魚盤太行不測之險其在官雖以精嚴立事而其意要歸於忠厚未嘗按黜一下吏人以爲得於秦公之教爲多李侯自兵曹主事爲御史前後所著十餘年較其資與望宜在臺省而侯逡巡出就方鎮其故豈多至公卿者而侯頋然無競故不平見乎色詞此其與沾沾競於勢利者遠甚侯嘗以御史巡江南又巡閩所居雖以憲度從事而温厚博大未嘗作威福以捃摭刻峭爲能及爲副使則益鎮以清靜數千里內吏承寧一之化民荷帡幪之仁軍戴彤纖之賜而蠻夷亦息戈負耒喁喁然自躋於亭徼之外然則侯之行已蒞官大率有似乎文惠公而祿位之間不同有不足論者至於封君之教其子雖非外人之所得聞然亦知其大率無以異於秦公之所以教也於是封君年七十有二適余婿翁唐君其守永州承侯之化而知教之有自也則數千里走書命余文爲封君壽余先君與侯爲同年封君余大父行也道遠不能走賀堂下噫倘余得走賀堂下而見侯之侍立左右將有踧踖求去如秦公之客者乎

朱色法

與茅鹿門書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疏鹵然絕無煙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為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樣好詩何則

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

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
然吾竊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後
勿復言乎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
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
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
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者只得秋冬間病體稍蘇
一切推拔更不敢計較工拙只要了債此後便得燒却
毛顛辭邦端淡几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交亦
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可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

耄倘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惠附
謝適病灸未愈草草

古人文章深處如此○書扎不禁方言於舉子業無
補故先生集內書甚多而茲不多登

與安子介書

謹其布被一端奉為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
矣然以之而厠於刺繡結綺綾綺綃金縷翠玄朱錯陳
之間則如蕭笙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
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
裘豹褎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
遥曳杖其間乃更足以憔點風景而不失其為質且陋
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姻族
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知變故以家之所常用
者為獻而佈之以辭不然亦願兄愛之而以畀之幭
之用此也

小小弄筆莊諧俱絕

與金子韶書

金入於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投所馬於善牧之圉試其熱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頡然其與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牧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學於世也是金之數經於火也其再令於章邱也是再牧馬也吾見攝山之愈進於精純而章邱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頡然不可以不號鈍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與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丘漸弊甚須得良吏相循撫有望於攝山僕

以為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於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御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一氣曲折淡汪絕妙筆墨

明唐荊川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記墓表碣銘誌傳贊說書卷

寧陵縣知縣題名記

名者其起於古之所以勵世乎古之所以勵世其法莫備於史史之法莫嚴於任史家者將以紀善惡而垂法戒而千百年之善與惡不可勝書也則略而寄其詞於名姓稱謂之間春秋之法微者姓名不登於冊書其

非微者則衆而登之是史家之常法而無所擇乎其人為者也其有不然者或微而名或非微而不名或書其姓而奪乎其名或書其名而又奪乎其姓其漸漸不肯輕予人以名姓也如此而後得登名姓於冊書者足以為重是史家之變例也其又有不然者賢人君子非微而名與雖微而名之以善旌也亦有非微而名之以貴之備者如吳札之類奸回讒慝微而不名與雖非微而不名以著其惡之在也亦有微而名之以著其惡之在者如黑肱庶其之類名可喜也亦可懼也故曰美惡同詞乎大人得其[illegible]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過

其室廬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哉其姓名而問其人之善與惡者有之矣故古之圖容貌表室廬紀姓名使善者因之以久其善惡者因之以久其惡其爲教一也零陵楚之南徼也邑乎郴桂之間瘴癘之所[illegible]獠之所鄉往往不能得善吏而邑之諸隸亦散佚無可考自余父有懷公少時則已聞先伯祖平樂公始令是邑有惠愛及爲永州欲按其故蹟詢其姓與名雖邑之耆老亦無知者考之郡志所載零陵令之姓與名亦無有也已而更索民間所藏景泰中所撰舊志則稍具其姓名政事歷官大畧而其名亦已誤復爲福矣有懷公爲之慨然而嘆因復思國家二百年之間其邑之善令多亦有如平樂公或僅存其姓名而又誤或并其姓名而湮沒焉者當不啻幾人而其姦回饕餮乘令之威肆毒吾民者亦幸而逃其名於後世豈非志於懲勸者之所悼歟於是蒐輯散逸得某君而下若干人以爲是書令也則槩登其姓名於石以著於世雖然後之人過而指其名有不就而問其爲令之善與惡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善也雖百世有不愛而慕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問焉而知其令之惡也雖百世有不唾而唾之如其人之存焉者乎是則其爲善令而名之也甚於旂常之紀爲其爲惡令而名之也甚於鼎象之鑄焉所謂善惡同而其刑賞之法也嗚呼其善者蓋不恐欺乎其民而期以自盡乎其心初豈有意身後之名也哉其不善者蓋亦偷快意於一時自謂以爲其去官與其身沒之後且影響銷盡人無復指之者豈知更千百年其姓名並彰著而不掩若此嗚呼其可懼也已

善惡乎說中且有獻側之勢可鑒　羅應經

經學深邃點透處怡然渙然

任光祿竹溪記

予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為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為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

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荊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謂竹溪主人甥其為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為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鬬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為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以娛玩者固有不能間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前半言物之好醜無定後半言人之好惡有定神致超絕

重修宜興縣學記

先王因人情而施之教知夫人情所不樂則不可以從事於久不可以從事於久則不可以責其器之備而業之精也是故學校以教士而養之以禮樂以柔伏其遜成躁進之心使其終日從事於俎豆管籥象勺干籥槃辟綴兆之容與其弦匏柎搏笙磬雅頌歛學詠歌之聲槃辟綴兆其文郁如歛學詠歌其音鏗如是耳目之所悅而血氣之所暢也天機與器數相觸而不自知是以能終身安焉而不慕乎外七八九年而後觀其成四十而後試之仕而士不自以爲滿也故其器之備也則

自倜儻直溫剛栗恭恕至於中和孝友皆能盡其微妙而無有粗疎缺虧之氣其業之[illegible]其則日唐虞夏商周之典章制譯象寄之語言至於射御操縵雜服之技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能貫而通之而無有乎鹵莽生澁之習盡其疎拙之久而其勢不得不至乎此也今也禮壞而樂廢先生之所以爲教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何也朝擊柝而聚之而課之其夕擊柝而聚之而校之文口吻刓於蠹編之誦記而思慮敝於游詞之剽綴夫士者之爲此其不得已而應有司之求則可耳豈人情之所樂而況聲利之餟薰心熒目又雜然而日出以非可

衆之習驅之以必可奪之誘則宜其有厭苦學校之心惟恐其去之不速亦何怪乎業之不精而器之不備也蓋孔門諸子嘗言志矣點獨不願仕也浴沂風雩鼓瑟詠歌以適其意而子夏亦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有鼓瑟詠歌浴沂風雩之樂則點也可以自足於洙泗之濱而無所慕有紛華盛麗蕩之於外則子夏不能自必於其中今也無禮樂以養之有聲利以驅之而欲使之終身安焉而不去豈其勢之難者歟宜興在常爲大縣久不葺通判沁陽焦君希程來署縣事慨然念之餘凡若干兩鳩工庀材以新其事又立名宦鄉賢兩祠於櫺星

門之旁以祀宦於其縣與其鄉先生之賢者而學之制於是爲備既訖工教諭張君某訓導某君率其學之弟子來請記嗚呼禮樂以養士古之道其不可復矣雖然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流乎宇宙而著乎人心不假器數而傳則古之道固未嘗不在也誦昔綴文以應有司之求士生於今不可以已矣雖然其誦昔也務於約而不汨於百家傳註之煩其綴文也甚乎已而不索於時俗好醜之說則今之法固不能爲累也古之所謂可樂者未嘗不在今之所謂不可樂者不能爲累則亦可以無用於遯而去之矣宜興溪深而谷幽石峭而泉冽自

古官游之士多欲從而家焉蓋隱然有舞雩浴沂水之風而地僻以簡冠蓋文組之所不涉大賈重裝之所不較故其佑鮮見紛華盛麗之習然則有點也之樂而無子夏之誘宜莫如此地者噫嘻諸君子其務求古人之所可樂以自見於其間以修其器與其業而無急急於務去其學也哉

總文應有司之求爲今之學摘蓋冠晃大言　羅應經

逐段逐句覆應細而貫

重修爪州鎮龍祠記

龍之祠（此段言祠龍之由）不秩於三代之典記禮者謂之四靈蓋以爲鱗虫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謂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此段言功）天地無爲而百物之有係於其間者莫不各致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此段言祀以報）昔人之制爲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秩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此段言上祀以報功）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祿爲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言所當報）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嗇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猫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之生成百穀雖一猫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間而無遺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地之功而無由則雖猫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之祀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有氣於陰陽五行而

龍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功於田，而謂龍益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為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以為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爵之，祀則為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功德而顛倒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為報哉？又豈可謂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

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古之不祭龍耶？古有豢龍氏、豢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氏之於蜡、貫掌其祭者耶？所謂豢龍者，其無乃蕃育以祀龍之謂，而好恠者遂以豢龍為畜龍也歟？龍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為龍矣。吾今大水凡四，而河與江為最。河屢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為安流，意必有宰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効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歲久圮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為揚州府同知，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侯儒者也，其為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為非經之祀也，為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為語怪也。

說理在宋人以上，故波瀾不竭

常熟縣二烈祠記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
人竊據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於斯之時彼有棄
瑕用讐之圖而我有倖合覩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攜事
有可濟則遂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
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
棄瑕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
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傑讓王蠋之說此其勢順而其
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
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辺身於徼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
溝瀆

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
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
妻既見詹通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
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
憤於閨閫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
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壖非有可以豫籍之勢環而
指者皆兇人之黨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烏之誣
其夫以盜而沉之於江烏遂欲室其婦而烏之黨欲室
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閨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
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揕讐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
報夫與父哉而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嘗
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遂忿以必死
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
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二烈死
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者後數年
邑按陳君蕙訶得其事烏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
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若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逭也
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揕讐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既白
於是知縣羅君瀛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
安君如石請余爲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

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
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情事洞徹故言之皆中肯綮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記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官游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州判官張君學正、黃君纘遣陳生游生來請爲之書，右余辭謝。後一年，鄉州陳陽吾學正黃君纘遣陳生潘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爲之書。夫蔡侯者，踐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己而不斬乎人，先其實而深遜乎其名，不然其璧

之民規規然感慕而翊豆之，此庶幾于之所爲慄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職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往往能精思竭慮，務盡其才之所極，爲自古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昔潁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乎於約己寬民與之休息，

然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位不至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書之故不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患州人獷悍多

豪黠，傲傲不可理以柔道，於是一切爭爲嚴峻深文煽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弄刻深不可治。廣德蓋州人之蒙茲詬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壹以鎮靜；人無奸良，御之一以至誠。鎮靜故不擾而事集焉，至誠故不怒而民威焉。是以侯既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

蔡侯名克廉，字道卿，泉之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

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遷廣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一任粲宕

但是凌空結撰

吳氏石亭埠新阡記

石亭埠在郭南五里蓋陽羨一小山耳而發其奇者自顧山吳公始陽羨諸山多峭拔而是山獨蹲伏蜿蜒以其伏也而峭拔者乃若環而揖焉諸山皆競秀而是山獨若不見其秀者然登是山則諸山之秀可盡攬而有之如人之謙而虛又如人之深藏不自炫露而萃衆文以文其身也公游焉以爲奇於是出之灌莽豺狐之窟而築之室以居因其泉竅而曲之以爲池開則與客即而觴焉自是石亭之勝聞於邑中而地理家亦以是爲吉也即山居之旁而壤樹之以爲生墓及公之卒也則遂葬乎其中而賓從戚友嘗從公游者於是又以送公之葬而至焉以公之所嘗游而綣然於公之不可作也則爲之悽愴而悲懷顧之言曰夫公達人也豈有所介於生死往來之間哉昔者公之來游也當其朝烟方散而夕霏又凝春華始歇而夏木載陰宇宙之景既日新而不窮援壺賦詩惟意所適鳴琴角奕分曹更進人事之樂亦遞代而不厭於斯之時殆不以爲此樂未極而公則已憔憔然亟爲身後之圖培壠樹檟若恐後之以公之達蓋不待奏雍門之曲而知樂之必有盡其從公游者又不待聞山陽之笛而知聚之必有散矣天壑

者哉也藏者息也此其無知而不可以生致者也雖然
高臺未傾曲池如故果木花卉手植猶存其有知而可
以生致者又安知其不且往來嬉戲乎其間春猿之與
登而秋鶴之與飛矣乎以公之生而游也有不忘乎其
死之圖孰知公之死而息也有不遺乎其生之樂者耶
此可與通乎幽明生死之故者道也故余爲此言以慰
公而且以慰夫嘗從公游而悽愴悲哀於公者公諱仕
字克學爲人剛重有廉隅博學而文少發解兩織舉進
士歷官提學副使其爲副使也坐不能俯仰故早乞身
焉而足其樂於豨山泉石之間公晚而有二子駢駢其

所交多當世豪傑在同鄉中與養齋徐公相交尤深以
余之無似公亦忘年而與交焉余寓陽羨時公數邀余
飲於荔山之上而公之營墓嘗埋鷄卵穀芽五色線以
驗其氣則余及見之蓋公嘗屬余記其所謂山居者而
未果也及葬公之弟滄溪翁儔以新所記爲請嗚呼不
及記其山居而記其所焉其亦可以復於公矣

生死之情寫來可誦俱非尋常憑吊意言　羅應經

揮灑縱宕情至文生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請余與君同案相好也以
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
州府平度州人父諱琮父推官公意也生二子而君
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之兩鄉部守李君楚
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前揖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
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從於
情數決滯獄三年以高等入爲稽勳司主事頃之陞考
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無所用
請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

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豈內賺眉目進止雍容與
人接婉婉若處女殺中堅坦不搖蘇判以此能在處協
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鍛鍊爲巧其考課也未嘗
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
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秘
吏部浚川公熟視君蓋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
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始開獨喜爲詩然在衆
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此官文選未幾改官爲
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廬於墓側産芝
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

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拜升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於是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充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君一年余罷歸而編修郭陳君東川為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為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為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雖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為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發已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距十有一人者八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其從經附人思自效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争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何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衆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二爾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瑰偉之儁蓋蒐於千百廢餘之中獲此數人其為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散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為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嗚咽感慨不減歐公誌銘

故戶部山東司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於是此八人者得群然咸聚於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後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輩不過四五人或二三人再不能及於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於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縱使遽散去猶冀且復聚也然不意一散更不可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遽然分隔遼至於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十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詎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為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為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為之慨然以愴其罷而去也則或為之悵然以嗟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為之欷歔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於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愨之質有務為君子之志而學未及竟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於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為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於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眾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為富人事其為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練詳審能於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於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於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為之綱紀於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敬山公既舉於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嘉靖癸巳之歲余在官京師會君亦繼至於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稍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乎再更寒暑

而後别且以余之近頗無僻幸不爲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余爲可與者葢君於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殁余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銘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君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於余葢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乎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詳故余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於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相知語分外勁摯

純齋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狙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三月二十有七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族葬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務齋公而後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將先君與諸兄弟分産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閭日夜望汝汝奈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閭日夜望汝乃

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病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二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毋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甚嚴乃更適我今汝始漸進耳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藉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病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欽欽望情以不愧先賢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嗚呼自吾舉於鄉先

君方祐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妣也吾
始及號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
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孫孳不幸入也又曰先君終始
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謝直與爲論婚姻
之熊其過事雖不關已利害亦介介激發無所避故嫉
之者或乘其路也相與構而傷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
之構者亦知先君之無欺肩也相與愧而服爲先君自
君也先君且死戒毋得後世而調周易氏謂而願得當
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顧養吾先君
而又墜其將祖之命是貽情之不孝而不瞑我先君也

惟君其有意哀情之云始余未獲識錄而交於情也久自
壬午歲與情同時來爲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爲人嘗竊
歎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忽已矜物甚者恬後鶩
黎其廉恥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
聲利悅然有志除間嘗過余操十斛舟從廬僮一兩人
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甚絕與同爲諸生時無異余
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
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
之成與翁與翁之爲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
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

諱云云銘曰
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勝其
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甚砥礪
廉隅曰維先志以邈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泝源以爲翁
誄

通篇從情生色

唐熙菴墓誌銘

此段叙其死生事大略以便提次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熙菴唐君卒於南
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部中自尙書而下及諸僚賻
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事君又賻之錢爲葬
具余君又將因也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
學宮之旁鄉賢祠聞其邑人門唐君邑之君子也吾有
司也不可不表章焉以勸今之人僕而以書請銘於余
曰唐君吾邑之君子也吾史氏也不可不表章焉以示
後之人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史氏爲之生祠
以祀君此段略諱拱君在鎭江爲鄉先生者求贈武定爲循吏

於銘法宜於其孫君之姻友鄉人陳君仕所爲狀爲之
叙而銘之君諱侃此段叙其人仕家世字廷直號熙菴家於丹徒之圌山祖
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濬母贈宜人戴氏年十六
入郡學爲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
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此段叙其行事大略
自束髮至瑩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焉以名檢然於廉恥
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
君峻拒之明旦遂徙其處然終不以其故語人爲舉人
入國學時出游得有遺銀一累君拾之因留不返須臾
有號而至者詢之知爲巨商所遺銀五十兩遂出其故

畀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斬然不爲所汙
染君此段總叙其忠孝大節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誣
繫上書請代弗得乃錯草地寢處不惟冬不被久則坐
草讀書倦甚不解衣而臥覺則復坐至旦如是者竟一
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勵及爲二縣未嘗一日携
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奴衣食侍朝夕而飯蔬羹
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絕不堪者君日甘焉然其治永此段叙治績
此段叙其治行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右邑而武定爲山東悍州君既
素孝弟長者務掩人瑕惡其爲吏一求以古教化先之
不忍以敵朴苛細爲能役所謂刑罰其始若甚迂濶久

之與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詔遂以辦治稱此段中上永豐始至永豐
知民之健訟起於錐刀競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於是
躬率以儉約節省供饋時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
相保之義江西俗尙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誰
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
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匱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
之置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欲理者左
欲和者右久之民知終訟之無益也多立於右以求解
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亟爲之行其
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堅距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

君縣數年，閭里告訐，豪勢請託之俗為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拊綏疲人。時清查軍伍，一州解者三千餘人，并長解軍婦，總萬二千餘人。君言於上官曰：武定戶口纔三萬，若是，且空半州矣。事乃止。又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故河者，日費米石百，君又言不宜凌民之體，役無益巨壑。嘉靖戊戌，章聖梓宮在承天，道由泉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內奄牌校橫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訩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横身當之。尤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密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褒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溫溫不見藏否，其為吏尤悃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鍔，片言折伏豪猾，斂鈍集事，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橐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索空橐以行。以是著節，然亦以是淹滯於世。為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

至為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某、王諡。孫男三，思忠、思信、紹者，在乳未名。孫女一。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去海南，往陳白沙先游，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爲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若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日人以心地為本，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妻君之孫，君之卒也，為之經紀其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為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溫溫悃愊。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嚶華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謀美，太史則宜。

選隹故文亦至

此篇詮次錯綜，用筆變化，尤不易讀

瘞河壖枯骨誌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髀胻膂脊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豬烏鳶所餐飽與夫日炙焚燒風銷水嚙之餘而僅存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饑，流尸順河而下，多於河中之船。遂水落不能浮，屍遂積疊河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遇乎此時也。諸生酒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併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圜者如敗瓢，橢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日日照之，星星斑斑，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究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裒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於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骿我股，甲脊乙脅，輳於一坎，若蒙茸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坎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同埋，何況此叢萃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非生之說，必且一噱於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讀之憮然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檟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請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謹於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筏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郎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免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

無宿貲可藉於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臥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為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姻黨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婣宴好絕不往來曰我婦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歲湯藥辭所拭擦溫凊至於頮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勖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踏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為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為諸生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節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檟昧死奏聞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某奏臣檟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旌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旌門而憲舉進士歸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憲偕友人唐順之請曰予其為憲母書墓隧之碑可以對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誣也不亦可乎順之既以

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武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讓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興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或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為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檟

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黃縞之貴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順之以是其藏其文且爲之銘曰於是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横言（[illegible]）僞女翁婦婦三十年維君之親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廷吏其核以來御史憲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嘉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illegible]來者是式

着眼奏章冠冕有體　描更生色

弟婦王氏墓誌銘

（此段總提以下逐段申明）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公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邢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向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綮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是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者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嬸是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嬸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漸漸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香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大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illegible]之愛[illegible]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

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娣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
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
忍發其後母病且卒以金器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
獨倍諸女乃後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
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
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
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
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
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娟娟
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其與余爲夫婦

閒相得歡甚而微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官於外余
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
其若汝兄何且又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蓋恐以是見尤
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
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蓋以是深動余弟而欲
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勉強於爲善而兄弟之
好益篤彌縫縱臾其間蓋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
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
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
娠矣既置妾因日夜以孫息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

不妒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
年十二月十二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
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惟彼淑媛宜此不妒讓娠於
妾不欲自娠卒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
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詔家人

板用其字爲結搆爲點綴法本史記文亦特質

讀春秋

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道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於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衡行無有（此段以征伐會盟刑殺[illegible]）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也是故大宗伯以賓（提一出於天子）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於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於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於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於司馬

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顓征伐雖其顓之亦必其臨時請命於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於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於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於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又一層）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謝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者故戰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戰會盟有解讎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受盟有以夷狄主盟者故會盟有彼善於此者而要之無義會義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侵諫有借以說於大國有爲孽臣去其所忌（精義[illegible]）故殺大夫有彼善於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干陵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

爲有罪無罪爲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某大夫也以某故至於盟戰侵伐（[illegible]）亦然是皆無益於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畫者夫春秋（[illegible]）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illegible]）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其爲將也甚矣人臣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矣故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

是故之漸也將也於春秋之所辯也孔子嘗自言之矣
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於自大夫出無道而至於陪
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漸於陪臣大夫者
而還之諸侯挈其漏於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之
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已不競
矣而其權固在也幽厲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為草莽瀍
洛之外聲教阻絕於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逆易禮
樂焉衆暴寡大小相朝強弱相拟無一不出於諸侯者
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

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
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
薇是天子之自為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
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
秋收既喪之權而還之天子者也春秋所以接詩亡之
後雖一日不得終也文宣而下則諸侯交不能自執其
權而大夫之交政於中國者擅摟焉三桓六卿七穆孫
甯魚華陳鮑擅兵樹黨而王勢孤矣趙原仲而私交始
矣作三軍舍中軍而兵之權歸於大夫矣盟溴梁盟宋
而天下之權歸於大夫矣衛出奔孫陽州孫越入彭城

人朝牧入晉陽而大夫之爲亂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
而春秋之治之也愈詳植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
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
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
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
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
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
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略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繫乎
大。大夫雖我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勳且賢未嘗以名見焉
繫乎大夫雖劣如欒黶荀偃高厚寧喜則瑣瑣以名見

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
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敵盟則亦詳焉
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王帥亦累而人之桓僖
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
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爲亂賊
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
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甕牖之徒以
名見者乃爲褒也耶惟晉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
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爲人役之
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

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許今曰書人爲貶則是
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夷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
貶耶僕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
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
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
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爲東周云者卽春秋
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癸丘踐土
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予之也予亦曰是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會爲可予曰是不然矣桓文
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

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旣出也則權旣不在天子又不
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
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
人而人得百金焉猶未足以當主人矣而竊之者一人
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
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鬬猶不
若權之聚而可以紓禍恩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主
猶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
我獲之求害也而謂之凶豫之坤曰猶豫由我致豫求
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王之所以

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
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翕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
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譬相結而已未有擧中國而聽於
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
屬也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
接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
面者彼齊晉亦儼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
涉天子之庭也哀襄之會其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於
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獎王室未有如癸丘踐土者
諸侯之翕然役屬臣僕於諸侯亦未有如癸丘踐土之

甚者戎狄擾斥中夏又亦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捜諸
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
達其意而曰會於某盟於某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
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旣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
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
耶夫權自諸侯出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道敵國相
征不問其如何而均謂之無義不知禮樂征伐之出於
桓文也其爲道耶其爲無道耶桓文之戰其爲義耶其
爲無義耶使桓文而誠於勤王誠於攘夷急病而其柄
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

且將爲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爲急
病而陰欲養亂哉滅源滅迹本以自肥就背畀宋爲詞
已甚桓之末年後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於請隧
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則聖人
所稱民免於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顯論功也
而春秋者顯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上定也
此只從上齊桓晉文拈出陰陽兩字之
然則說春秋者曰諸華夷之辨何也曰此誅亂賊之一
也夫春秋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
於江漢之間而太伯端委以臨吳蠻皆神明之胄矣荊
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毒上國吳亦相効而王

唐文　卷九論

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
然爲逆者莫如楚與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
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
故聖人顯誅之顯論之故其辭直如卒不盡葬君臣同
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
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
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
夷交侵春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蹂躪之勢已
見桓文奮而扼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
之國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

霸之末興而楚猾中國之始春秋書次於厥貉此霸之
既衰而楚復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扼楚者其力有
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於海
審時度勢如指諸掌
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
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裡山河
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併連三國之
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
偉卓論
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
自殽之役而秦晉相仇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令狐
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

唐文　卷九論

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
於畧楚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
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
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仇秦
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寇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
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發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
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
變也雖然於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
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
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稱惴晉人知之也班

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而之玉帛於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號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并心爲夷役而晉人并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又一層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鄭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也跟定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奮爲夫賴人之功以紓患斬人之權以資敵是貪鷸鶻之搏而棄其足也不屑文

亦迂乎。曰不然吾又有以譬之今有僕於此嫣黨鑄兵而手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而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於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於臣疑於主而莫之惟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於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俠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

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論春秋之義正而能盡其與齊桓晉文罪不容辭況其他乎尤愛其筆力之峻峭悍厲與柳子厚封建論不相上下 羅應程

中國之亂始於諸侯終於陪臣天下之亂始於華夏終於蠻夷亂之始由於將亂之終至於弒春秋之所以作也篇中幾明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只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今復于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爲乳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爲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爲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内輯外捍合猍爲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特見於武臣之家猗今天子歟禰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爲瑞也亦特見於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爲天下之瑞爲可也昌黎以爲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爲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擇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凡夫武臣多懻忮喜鬪而史稱北平爲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卒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實多力焉其獲茲瑞也宜無足恠而吳君豈弟而不隨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祖也歟余知其獨瑞於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眞爲隙遂以私忿毀其前功是北平終有愧於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佐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於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賓主互說到底許多意義

反覆昌黎之說不離不贅

書錢遇齋先生高尚卷

（丁首段序事）予自爲編修罷歸是時邑中士大夫謝事而居者十數人此十數人者里閈丘壑遊遊燕笑之歡日相聚也彬彬乎有佚老之適焉而余適以罷歸得厠其間時時從諸君子遊相與爲樂然諸君子多以久官致通顯而余（點）亦逡巡郎署者數年而後歸獨遇齋始卅仕籍不赴官即解去遇齋解官既先於諸君子而年又最高於是諸君子相與推而尊之至相率爲詩歌以贈而題其卷首（點題）曰高尚其意若有羡於遇齋而歎然以爲不可及者夫（此生論）（段中上六諸君子）諸君子既已與遇齋同其所樂而無間矣顧若有羡於

磨文　卷九　書卷

彼而不可及者何也夫士大夫馳騁於功名之門而進退乎泉石之娛使兩者各據其方而不相爲謀則莫不（世故人情曲曲道盡）皆自以爲快意然至課其盈虧倚伏之數則泉石之士或病其枯槁而功名之士至以爲頭顱不知自悔而無所及方遇齋之抱利器而不售以至於老也則諸君子亦或未始不悲其窮然諸君子之出而用於世也雖無窮愁抑塞之患然而傴僂趨翅日疲乎其形寵辱譽毁日關乎其心者宜亦不少矣如是者十數年或三四十年而後得與遇齋同其樂於此譬如賈人歲歲出沒於驚濤駭浪之中既抵於岸而得晏然當此之時亦未有

不自笑其殆焉之脫者矣而奚啻有羨於遇齋而已歟然則功名之門此遇齋之所不能與諸君子爭焉者也而泉石之娛此遇齋所以不易其樂而諸君子能同之於終不能同之於始者也蓋不云乎壯趾則吝遯尾則厲蓋言進而趨時者利於後退而息機者利於先也諸（點題）君子之退而息機也比之遇齋則已後矣別余又誤不（此段申上百言）自量始弱冠而已得官未識其損而繫其樂又逡巡其間不早自解去則是諸君子之中其不爲遯尾者莫如遇齋其爲壯趾者莫如余也余退則既後於遇齋其進也又不幸而早於諸君子噫嘻幾何而不爲凶與厲之

磨文　卷九　書卷

萃也歟然猶幸得罷歸以與諸君子相從於泉石之間（點題）雖高尚之風不可以冀矣然莊生所謂樗櫟以不材得全余今亦庶幾焉耳

閱歷來語　羅應經

窈深盤折音韻悠然

書地理鶴岡況君卷

此段言術數未知所定

問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問者曒然喜問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問者戚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掌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聽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於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爲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不可知而術家馮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取信於前奇中橑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明之爲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惑者曰堪輿其指書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溺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未以候土驗氣測其水脉以寧死者而發惡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骨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歙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於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爲祥而爲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并福若禍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況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幾余堇母賓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爲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邪君如有意乎余言也若君其務爲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爲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奇中而人信之猶可言也奇而不中而人亦信之奈何

王遵巖文選引

出入於六藝之中而騁其深渺雄勁之思入而不可間廻而不能讓逮其神力完而結搆脩如飛甍複閣巍然崚嶒於重霄之上者遵巖之文也有明遵巖一人之文也其得力於曾南豐爲獨至而或少夷猶澹蕩之致者亦在斯乎嗟乎文章之道蓋難言矣然余嘗謂大家之文不在無偏勝之弊要其精力可以不朽蓋於其獨至之分而極其力以追之而惟恐不至遂不恤以疵纇之在至遷就於娛悅耳目之途如伯夷之隘柳下之不恭豈非其聖之所至哉噫此遵巖之文所以巍然於有明一代之中終不可磨滅者宜黃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王遵巖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十

記序

明王遵巖先生著　　宜黄劉肇虞啓德選評

記序

明倫堂記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偷緩之俗而納於禮法之慮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物其條法甚備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

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矜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觿收端哔韠紳綦佩之飾而屨裝委貌之宜琮璜琚瑀舞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揖揃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關梏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為是詳且備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由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然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無所用致力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疏濶而不治簡略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遡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

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為騖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國天下固非獸猶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

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
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
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
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
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
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
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
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夫
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
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畢得彼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間無復震驚疑惑之
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
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
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京之有學國家所
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
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
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
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
是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
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州撤明倫堂之舊而

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予余謂古者立
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
之學成德之行低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也猶尤易以
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行及其政成民信之
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或思於世棄故以
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
其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
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於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
民上下之分可不勉與興起之歲月時始於壬寅七月
已已訖於十二月庚寅余取於帑之羨者其役鈞帶大

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諮伯平湖人由
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內外合一纔完得明倫事旨抉透其所以然此等大
　文字非小儒所能辦

長汀縣學記

學之立否。果有繫於人才之成壞乎哉。五臣十人而下。人才之盛。莫若春秋時爲多。然鄭在王畿之內。學校廢弛詩人傷焉。子衿之篇。顯著於風。子產爲政。與人頌之。以爲能教其子弟者。而毀鄉校之說。獨出於其時。雖其不毀。姑以俟好議者往游焉。而非有興起教養之意也。魯最爲禮義之國。泮宮之作。猶待於僖公。其他淪絕而寥闊甚矣。齊晉秦楚之間。又可知也。周之天子。未嘗以貢士中否用慶讓之典於諸侯。王臣行過侯國。以臺池苑囿之崇陂梁道路之弗占。國之不治。不聞以學校不立爲

譏。而原氏之鄉士至於不悅學語於朝。其上下之間。怠於學校之事如此。士之生於其世。頗多碩大光明之才。大足以用其國。其次亦足以從政。其臨利害死生之際而節足以有明。處進退去就之幾。而智足以自決者。尤不爲少也。西漢立太學。設博士。詔郡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宮子弟。諸儒經明者。得以列學官。而雅樂亦盡出獻之三雍。有大政事。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彬彬之盛。庶幾乎金口而木舌矣。由建武以及本初之元。尤留意於斯。擴立學舍。益置弟子員。視西漢有加焉。然兩漢之士。皆偷過而易渝。好異而多蔽。故僅得苟免之行。成

而不果於名法。詭計矯揉之習勝。而不致於寔用。而其微辭顯義。誦傳而闡發者。亦未有及乎春秋之世能言者之一二也。學之立否。信於人才之成壞。未有繫也歟。嗚呼。（承上轉下）果其人才之成壞。無所與於學之立否。則吾將以先王之制爲繆且愚。而先王者古之聖人也。先王將以道德一天下之民。而其秀而可使知者。爲可以用其教此士之所以貴。而學之所以立也。道德之在於教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其蹈舞有節。其視聽有物。其導之勤則春夏秋冬有其術。而旦晝向晦皆必有所爲。其視之詳則一年二年有其等。至於九年之久。猶懼其將

反也。其勤且詳如此。非止以博其口耳之所涉。喜其手足之所措而已。使其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致其知之明。則通乎天地萬物之與。而無所不盡其才之充。則適乎天下國家之用。而無所不得其教之成。至於化俗學之行。至於動衆則庶猶周浹。範圍鼓舞。民莫知其然而皆一於道德。及其既衰。道俗緒訓。猶足以覺癡乎有聞者之聰明。感奮乎好善者之踐履。蓋其學廢而教猶有存也。（仍用春秋兩漢作證）春秋之世。所以成材之多。其不以此歟。而彼兩漢之士。不得預被先王之教。徒以建學立師之麻而亦有以表其才。其所就誠愧於春秋。而後世莫過焉。（千古之論）

使春秋兩漢之士生於先王之隆其學大備而教素明則彼所謂碩大光明者當與十人同科而亦豈有倚遁而不槩於法好異而不致於用之避乎春秋之士由學之隆雖其衰且廉猶得以有聞而好倚兩漢之士雖所以教者非古特以有學而其才可名於後世學之果不可以已也王古已遠而爲吏者知急興學之爲務信乎有志於人才而亦可謂知所以求成之者矣汀州知府汪君仮長汀知縣祝君一鑑是巳其汀故有學而薦廹弗備孔子廟亦就圮諸生來學每病其不足以時居游而弟聯稱群聚而講之久矣吏忽不省汪君以奇才爲

偏郡力益有餘而吾同年友李君進方以福建左參政行部汀州郡以謀告而意允叶因視其學地曰是其方位據向不爲良也盍革而圖諸乃考位於其地之右斋壤測泉而望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從而得位之良如遷卜焉乃作文廟乃作明倫堂而祠齋廨舍庖庫廡廐咸以序爲益其據向良而規制壯矣祝君後至尤知原本大吏之意而奉其所嘗於是斲刻丹雘之飾煥然完宜而新學之役甲於郡中士皆歡喜道說相攜而至以得學其中爲樂汪君不居其功而歸善於李君以爲非其叶意而决謀則無以卒是役也而又因李君以來請記夫去古益遠之後有能因當時之法挨先王之意興學以造士如諸君之所爲者長汀之士其所遭既已有過於春秋而不後兩漢矣諸士宜其求學而樂也然去古益遠先王之教益微將何所學耶而與於學耶先王之所教者道德而已其具在乎辭說講辯之業蹈舞視聽之物而其本在乎精於思而純於氣此豈以遠而不傳者哉兩漢之士不能盡心乎此而使世之論者將疑乎學之無繫於成才之數此士之罪也故余爲記以告之嗟乎長汀之士其尚存心焉務使論者無以咎士而將有以明有司之功也其亦汪君來請之意也歟

學之立否繫人才之成壞看其忽抑忽揚議論何等變化

衢州守李克濟先生祠記

豐城李君邦良，予友也。予始得之，君時皆蚤年盛氣，濊飾以文詞，騁驟以材力，高覽一世，超然雄姿，翹然有自喜之心，而際昌熙之會，事神聖之主，先後爲禮樂之一司。頗涉清華，方其得陪經綸之宏議，佐制作之鉅猷，志屬當塗而情睎翊聖，顧謂州郡之勞瘁於民者，皆勞於事者，細目之瑣，俗不足爲也已。而卒以事失大臣意，得罪出爲外郡之貳，于斯爲然，衆儕不知者，謂以圖改悔時或有所見於事，而加於民，則甲科言騖而不滿其可。而李君獨能韜匿其精，磨礪圭角，備勞民功，以起士壤。

予已善君，觀其所進，而概然以悟非徒貶損知過爲奉謹以承嘉惠者之宜，而其勵方於守職，而能不厭者，乃所以篤純固而基高大也。其後舉遷余督學山東，而君爲衢州守，學憲於斯，職爲近於前，輒不得效其力於卑細以致其進，而說其所恃，君既守儒，則於民甚勞，而於事益詳矣。君爲之益不厭，悉其意以厚於民，諄諄然如拊摩乎其子，癯其身以周於事，皇皇然如經營於其家。而郡於其時，又有不測之大禦，間值之異災，以嘗試君之閎器偉略，而開發震動其所爲。君應猝如宿慮，度遠如嘗歷。卒使水不爲害，而盜皆就執。至其建學命師，以率先教化，蕃育士類，所利而不徒沿習，鼓倡而非儘因守。文華之美，才力之雄，施於民與事，雖其卑且細，而鼎新弘達，翹然不任其所深，信者乃道德之精英，而非文華之末技，騁驟者乃事業之軌蹟，而非材力之小長矣。君爲郡，滿考，余以余知汴省行過治所，見君，意殊得，迎謂余曰：予雖不敢爲李克析服之，卹然循吏，倘當無子名矣。君言如此，良自負也已。而君擢副使，以去，郡之長老某等相率建祠於城北，以永所思，豐棟飛甍，崇廣麗密，巍然宿守之貌，蓋祀其中。後七年，俾侯齊來，爲予泉州衢人屬稅侯以祠記，委予。予觀史傳所載，如枚皋、

東方朔、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終軍之流，依近左右，游談芬芳，摛藻飾甚盛，而文翁、朱邑、龔遂、召信臣、杜詩諸吏爲民勞苦，不忘除疾去煩，興便開利，蹟最殺瑣。以今觀之，彼光榮飄浮，靡文靡汰，無足稱述，而循良之績，博愁悠悠，睽談之有足論，而思之可以與高下，得失較著。君向得罪，而後復屈爲郡，誠不爲不遇，予雖不獲効其力於卑細，然已有悟其記。君祠，鹿謂知者，君與予所共敬而友者，有武進唐君順之。唐君爲翰林，最號清華，嘗好言民事，在職時，每欲乞一郡，自試其才，以見志，而不克遂。予旦夕謀訪唐君家，將相攜過太末之里，求

君之祠而謁焉視所謂豐標飛鶱而君生像巍然其中
既以仕懒其詩記甫君以爲君明其得意君名遂邦其
其子以祠部郎中論爲湖州都丞遷守衢州於予爲同
年進士

占地步 羅應經

氣溢然已不俛作家点而目

企潁亭記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冢
焉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己而逃堯之見求
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留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
潁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逸自不患
於見羈抑其𥎞於自然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
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逃
逃之而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抑若無使爲其所知而
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
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但褒傲倨抗其跡於巍
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爲高也滬乎與俗同
波蒞蒞兮其與衆人皆然覩而有不見其躬同廓有不
覩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
而後以爲己汙絶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絶爲觀所謂
高哉好奇之士猶奓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
飲歌辭樂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辭得其聲而
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
可以爲巢許而狀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爲高而來堯
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爲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岬之指陳其事之無有以闢

傳者之妄予以爲此使如好事所談以爲實有也不得後以爲過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穎君其猶眩於莊生之詩說以爲巢許而慕之耶而闇君之名亭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貴稟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錫服官與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之風夫匹夫之微長於貧賤而不能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其習是可以爲難耳矯爲辭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色於豆羹一介不受之道至爲細踐而可以不愧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

予及與之游而知之其於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知愼於分義之際可以不苟取於一介如是而作亭曰企穎奚不可者矣吾又惟之曰異哉所聞康衢之民皆過於身而宗室之貴富乃可得而企之也嗟乎非聞者之不知則何以記企穎之亭

先斷巢許獄是題法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而脊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羨矣而景公以之至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僚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睢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變而難忘處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

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倦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衆得於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嘗功名之甚難於再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巖嶠舉而俯瞰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匡碧壁欲舒氣象而變滅光景亦漠愛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酣乎奢侈之驕美倦乎勲伐之勞勤思取衆於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於濡戀矜顧而

然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辦山之巔就予而飲食之因慨相命爲遊攀援險絶探討幽窮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恢也顧視其蹄踞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之僋從睨首之資儵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畢瘁於聽聲於富貴之日淺而顧捐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然猶澹絶而無所牙懐欲爲矜顧而無所可意而山水之樂今爲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

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下之樂猶知所慊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但林泉煙嵐烈熾於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貌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達觀者之言而自具嗚咽之氣

別章君炙中之齊河序

（此段自序）往余督視山東學政，好以名檢禮法摩礪其下。其所爲教尤謹訓典而絕物軌，誠之不至，求之不治，是以詳求而多文。人之性習剝蝕，不可強齊，其視余教，常背馳之。在地遠之則險，而得直行而頻蹈。余乃忘其德之不足而急於必行也，而求助於郡邑之學官。其求助之急，故其待之厚；待之厚，故其責之也密。然而頑鈍惰慢者，皆患其厲已而有所不安，見謂迂闊煩苛，而倍違怨疾之害作。蓋一路數州之廣，學官以數百人，而肯於助我者數人而已。章君炙中其一也。（此段記章君）君於時爲兗州泗水教諭，其求身飭已，脩然以師儒自命，不詭隨徙避交際之妨。耳目習常以爲固然，而名之曰禮者，皆有別擇而俟於所受，不爲儒利以害禮。至於夙夜警誡，隳經敬業，率其弟子以修上之教者，蓋應於期命，無所遺失，雖有操切鈞考之密，而不得舉其缺也。余於是忘其不足，以爲使皆助我若此，亦何患教之不行哉。（此段承上二段作反跌）未幾，余稍遷去山東，天誘其衷，日以有覺，悔前之爲，而知其德之不足也。蓋非惟謹典訓而範物軌，無以論人於精微，使之敏功起行而悅於向道；而其謹名矜跡，依戀之勞，而假托之似，（此段倒剥）尤非所以爲學也。既以自愧，因以知章君之爲人，意其

王文達叢集　卷十　序　二

矯強蹈厲，苦心刻意，企當世之名而殉衆之行，是以（此段承上作正面）其求之急而應之無難，責之密而守之不失也。去年春，章君以服除求爲晉江教諭，余已罷歸晉江。晉邑也，得以脫去名位之拘繫，而脩游講之雅。君淡然禮簡，有以自足，當處於閒靜窮苦之地，猝然遇之而有不動其然，詩之而有不遂，非所謂企名殉行如余之所意者也。嗟乎，余之陋也。彼其後之所以意君者，既失之；（此亦反跌）而其時之所以嘉君者，亦豈爲能知君哉。君方有齊河之授，且久且行，（總結上）余其能無欲然於茲別乎。齊河故余視學之縣也，（此段作結）今其自悔者，固難以追及，而偶有聞者，又不得與之共爲也。君行矣，出政發慮，與民布利，而去害宜有餘間以詔諸士。其倘相與講焉，求進其所闕，以追余之愧也哉。

峻刻○前半言勸後半言悔

王文達叢集　卷十　序　六

寄贈徐洞濱先生序

既寧尹洞濱徐君奉其親以如官邸出則治民入則奉親學道之致達於四境而誠身之實著於一官之內其著於內者所以速其民之信而達於四境者有以得其親之懽君子之仕而有以自樂莫徐君若也君顧以為力奪於政不得專一親之在有以新其養戚戚然若有所負而不得釋其欲致是官以去也汲汲焉若有所求而未獲士之出君門下者疑尹君之用心而莫知所以為君解也予為之言曰學者論法往昔舍孔子何適矣孔子教門人必就其不足與其所長為之進退不為空言門人之問亦必不舍已所得用力而泛為問辯徒滋辭說也方游夏二子以孝為問孔子皆有以告之後之讀者能言其意蓋各救其失而示以要也二子之有親在而後為是問也可以推見然子夏去西江為莒父越韓鄭曹濮不遠千里之路以從政武城在魯由吳而往蓋逾江濟淮挾旬閱月而後得至而子游安為之宰意其不得御親以從也未聞孔子非之使子華於齊非不知其有母也而不憚於使之攜顏淵以遊於陳蔡而見止於匡亦知其父之在也朝夕於親之側以力養為孝非孔門之所稱也孔子所以教人皆其所自行蓋亦有

母在矣而車轍周遊環於中國門人雖以孝名莫如閔損曾參參也以薄仕而親及厭為幸其志又可悲矣惟閔損拒季氏之使不及於仕必其擇於大夫之家自有義焉而非為不忍離親以行也然與顏氏子從其師車轍與於陳蔡之厄豈其得常於親之養者耶況此數者而孔門之法在焉游夏諸子之仕與顏閔之不仕也均未聞以朝夕於親之側為孝也徐君之志知法孔子而卓然必為聖賢之學無疑矣其仕其不仕自有學焉其學之至不至而孝隆污有其間矣顧君所以自力者如何而謂以政奪養汲汲焉欲釋而不得至於戚戚而不能自解則可謂惑也已吾故為是言寓君之門下士許大正輩以復於君以解君之惑志則仕與不仕君自有以擇而處之爾

手筆高古只是說四子書自爾歷落 羅應經

高義雄辯請[illegible]於義者無所藉口

送程侯習齋歸養序

人子之欲養其親者，厥有可陳之數矣。几杖席衽，槃巾敦匜，擇歛之撰之詳，而奉之必適其節；瀡滫膏芗，香腥炮蒸，甜醯之味之悉，而調之必得其物。鷄鳴而起，及乎日出而未可即安；敬其四體以親於事，雖咳嚏欠伸噦噫，而有所不敢；寒暑甚矣，而不得褻厚弱鄙以自便。至於思其可繼之志，常迎之於微形，而恐其不合；求其必得之欲，常察之於聲色，而冀其有中。蓋其煩密而勤勤如此。世之君子，乃有不難去其君，舍其國事與其民功，而退自託於事親者，以休其倦而息其瘁也，不亦異乎。

性之至者，無所待於外而不得溜於物，有土與人之盛，廣施兼濟之得志，而其樂有所不存；堂閫之上，室戶之間，羞膳服御之瑣細，願怡而體稱，竭其勤勤而總其煩密，而不知其為勞，其必有所樂乎此也。烏謂有所倦瘁於彼，而求以休息於此乎。詩人之詠也，蓋於征行而歎啟處之不暇，教於任使而惻從事之獨勞。然則其念而欲歸，毋乃遁以為休倦而息瘁歟。果其倦於事，瘁於政，而思託於事親以求休息，其於將父毋也，其數亦已疏矣。獨怪夫先王之隆，以道德役天下之賢，為之採其意而代之言，如四牡之詩，從而及於其情，而不以其性之至者形之歌，將其望之而恐不副，為之述而慮其不既耶。彼北山之大夫，雖其賢於風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憂之，為志其所陟之岵屺，蔽其瞻望，而患其不來。然汲汲於勩勞燕息之不敢以致咎，而發訴何其微於性也。蓋予陳古之義以正今之俗，而知吾郡侯程君習齋公，於是為不可及矣。且夫上有可得之君，下有可治之民，功業之美盈於前，而爵祿之休延於後，其樂宜無以踰，而乃不當為頹面而泚顙，使出於上古之階，而逢小雅之作歌者，猶將悔其所以採乎下者淺，而待在仕之君子為不

厚也。世變俗革，化外物而泯彝常，既已流放而不反。今乃及見於公，士之好德者，徒思古而不獲，顧居今而有見也，豈不盛哉。公之僚間所以贈公者於予，而予為之言其義如此。公行，遂書以為序。

讀書論古是何眼孔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司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脩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為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息，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抃，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節，纖煩勞悉，莫不究殫。勝衆，不知司訪者奚所考而名其為疲也。然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天下之有功與否，則有命，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為斷也。况於名其為疲者，乃非疲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妨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疲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寵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强，束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哽，於歠患其噎，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備其輔麻攝病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豈程君之使與其所教諸生皆假程君之去，謂其非疲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程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程君胡無疲也，聊應之曰：昔者疲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緊切而縱容

送章心壺序

予聞居抱疾，凡吾土之名能醫與以醫行過吾土，予未嘗不致而見之，各售其方藥，弭雖投彼以予腹爲試方之藪，並予疲於取水束火之役，豈若之吳過於墻戶，治洋之藥，條積若小丘，而予疾如故。醫者方且援証古經，陳說素難，上言天和陰陽六氣之官，下言血脈虛實寒腑五臟九竅之變，推焉不終。售其方而施待萬一，僥其試之獲中也。予既困於藥，猶謝諸醫，踈食飲，水瀬以永日，自是雖不敢倦於致醫，而長以藥爲戒矣。一日，客有言條姚章心壺之爲醫者，因致而與之談。未卽叩其術，幷不欲叩也。蓋將齋意深慮，備其誠心，以待他日再見而後請焉。又將飾宜起居從容，旬日庶幾脉安於體，使之一診而可得其要也。章君坐久，鑑予之色，遽詩曰：公之疾將愈矣，可以勿藥矣。吾方非不良，不復爲公出矣。繼此數相見，縱談當世之故，與其平生遊宦風土人情之美惡，其於該涉藝能，辯訂器物形証，而品別之，往往有可聽者，未嘗爲予言六氣五臟九竅，如他醫所云云也。予疾亦日日有間。君雖未嘗引以爲己功，宗其意，似陰以予疾問自負也。豈其使予一見而不齋滌備誠之心，與其數見而泛及傍涉世故形品之談，皆攻疾轉發之所存，而所謂藥物者不在草木金石之性味，治法者不在熏煎吹咀之劑量，斯於乎君之醫，果有以異於予往時之所致者，雖曰與君處不厭也，而君揖予將歸矣。予疾果日益有間，方謀娶欆遂遊訪良友於吳越之間，儻與君遇，倘當叩君爲予一鑑其色，究斯疾之根本伏藏消長分數如何也

刻壽

送詩人沈青門序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糾之害
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貴富之人宜如搖俎牢豕閑
然于中而不足逃名器寵數降所謂榮華者皆飛騰途
炭項所而朽殘也然于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
顯者為戒至卷投軸左脫右賜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
遊說之客緒軫馳叩朝失於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其
有所趣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將公卿得以薦
士師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竊失意於場屋而
多僥倖於薦辟斯人也之與世者遊固其詞藝矜矣相

為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固為不淺矣彼□□者皆有才學
詞章名一時其吟咏風格并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變
屈己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於孟浩然賀監之
於李白柳子厚之於符載杜牧之於張仲吉殆不可勝
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為貴而諸賢
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
上有能為詩歌視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
大夫取高貲都盛位蓋有不能為詩者以顯者所少在
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
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遊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

彼亦無所藉恃於此而偶相往反之間果相矜於藝而
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於今之時
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於君子之者
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也自非
而強行遊四方多與貴富之人遊其能屈己以成青門
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於諸
君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衣袍布
矣從一僮蕭然而微跛踽踽然僂也有之以詩謁顯者
一見則欲廢其半備之亦撤其一姬之費如韓分貴賤
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僂也乎用是知今之顯者之
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絕意當世好事

之徒頗辱青門枉與之遊予之不能有益於青門可知
矣獨不難屈己以為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倘
躬徜徜胡能增昂青門之錙銖為青門計當且改圖庶
幾有遇也青門頗謂予曰斯行過公歸亦將終隱矣不
復有望於餘人也斯言其為謾耶其非謾也則青門之
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勝
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為重此豪士仕公予之所為非
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於人豈不少
矣今乃持嶺外退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自可以

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為設世其不有以為謗者乎是可
笑也

諧語似雅在他人集中皆為佳構在先生集中以道
學為宗不應有此予初不欲錄然以其措注大雅風
韻朗逸終愛不能割

送易愧虛先生之任叙津序

古之為師弟子者其為學易明而為名易成也其固有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請述不敢改其師說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敢發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辭先焉從政而不敢廢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熾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哉漢施讎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此段引漢儒之成名由於從師）為之推明位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雖廢已進用然得承宮樊儵以為弟子而其位

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極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易一言卒為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卓為世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列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欲仕也既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況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此段言師）嗚呼如吾師易（弟子學成而弟不能為之成名）愧虛先生者豈有讓於古之為師者乎先生學必尊乎聖人論必放之前經孔孟之論不絕於口宓姬之文日惟於心護毗背與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沒正也微之乎

圖書之奧著之乎鑑古之法順之乎物宜之冢深之乎
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遍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
繹敷暢辭縈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盛虛齋蔡氏之易
蓋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尚可以爪師傅侯机
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乃沉淪棲遲所遇若此豈
乎先生之學既以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從延無有
能爲禹伯宮條之事者是則門人之罪也其頑鈍鄙樸
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
不背師門視先生之在下位絲絲無以自效於先生之
行愧發於面莫知所言後忍恥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

門之士庶有聞於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帝前從容爲
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如桓春卿
之歎曰何仲卒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小子亦
可以釋愧也夫

師生之誼特有發明

奉送中丞王石岡公還朝序

昔周道衰而宣王中起雄南征北伐之威其興衰撥亂
之跡見於詩之所詠者於北則有六月於南則有采芑
（此段引詩序事）
江漢之詩曰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夫一隅之地懸居之族深谷長流之所限其服其叛何
足以勤王國而勤王心之勞而詩之言如此尹吉甫固
以江漢之平爲宣王之美張大而歸之仲尼刪詩使與
常武相次列於宣王之雅之末以明中興之功至是而
成也豈非江漢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於京
周之甸而近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

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梁圍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
嚴之勢而立長久之安非若羈縻之匪茹勿用窮追氐
羌之荒忽惟其來享而已也而召公之所以經營江漢
之蹟者不以其叛而疾之不以其鄙而惡之井其田畝
正其疆畔以定其生業而平其貢賦使之頑去爭心而
恥正於中國豈其狃於戰伐之謀恃夫暴猛之用而以
兵革恥威哉故其告成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言
虎之能不以武力服人而宣王仁義之化陳於江漢則
（此段言今中興之功在于江漢）
四方無有不和者矣今天子方隆周宣之德建中興之
業順乎內而威乎外當宁懷思睠焉於四方之未寧而

尤有意江漢之間益焚鄧房隨襄沔相錯之墟其民尤爲難治而易動警煩朝廷之議而開設方略選大臣以臨制之開府於鄖而以撫治爲名者將百年於此矣然其化未洽而民未和而中丞王石岡公廷受簡命來制兹土是宣王所以屬穆公之意也公出撫於寬用武以之治文馴之以德義漸之以德教雖不廢乎征誅之律刑殺之科而其意常不在於此故其易動之氣銷靡而帖柔難治之心斂戢而悅安布宣天子明明之德徧於南土以爲四方之極持之以匪安匪舒之心而行之以不疚不棘之政告成於上而寧常宁未寧之心天子以爲其化既洽其民既和則不宜久勞於外而遂於左右公自是去南土而遂矣南土樂公經營之政憮然於其將去又知公之居中制柄所以施於用而行其志者宜益廣大而明而南人之永永有被也相與釋其憮然而頌之亦欲如召公之於王同其爲年之休而稱不已之令聞也後有欲考今中興之盛者必在於斯矣江漢之詩多述穆公之績宣王之美於是乎在臣之能有成功君之明也夫受君之命克終其事以有功又以其功載君之美於無窮而有攷於後是人臣之大義也故某屬同僚陸君幹之請欲有以贈公之歸不以寵厚崇魏爲祝而獨以是爲公願焉

典則雅[illegible]絕

說詩有湛深之思雄原之氣於漢似子政於宋似子固

送河南左方伯范滿溪公入覲序

今河南分省奄有豫州兼履徐荊兗冀之餘封有土與
民比古諸侯之國在於所履之內者以百十左使皆統
而治之古所謂九州之長得以君稱於其國天天子之
國曰牧者也所統既廣地大人衆衣履冠帶甲於四方
琴桔粟米貨賄侔餘之輸以克備太府塤給邊圉者旁
羨溢出置藩某錯商聲子之宗孫子不億如螽斯繩繩
之盛而當食於其土計日受祿數人之途蓋以多端又
且河被山絡嶺鼓鑄椎埋攻剽之間往往而有宛亟之
婆娑濮洧之相謔河上之翔翔林下之與馬蝶邪之祟

飲城關之挑達猶有未殄之風獄因以繁士皆亡伍而
人材關於學校者是皆有責於政教而左使者政教
之所出也豈不亦居勢之難者乎而藩溪范公之來爲
左使於河南也屬屢饑之餘歲流離餓餒人不相保多
救死之心榮辱不知而禮節之所難御居勢之難而兼
遭其時公仁心爲質誠發於中若疾傷之在腹肢體
惟須臾之不能安朝論夕省矻矻不倦求民之所好惡
思其取舍之方不越堂階而四遐之隅山居谷聚惡咨
願欲之情畢得出處布條授意擇吏使推明而行之孰
就餓而待哺孰思還而無宅孰有田而不耕孰嬰疾而

未療招徠休煦賑給補助開示科指求於爲左之心斯
行素約以導人之所謂則壞之賦非可罷賤皆使征科
後於緩輕度其輕重用一緩二民既懷和寧其幹止樂
生之氣還於胸內滿上之秀者於滌以三物賓而禮之
以貢於上居勢如彼遭時若此爲之未久而政教之大
者皆已其舉蕃公之爲長於兗州亦可以稱於國曰君
而不愧於其號矣而當入天子之國述其所職以修常
與公宜以其爲河南者告於天子曰自臣之至河南也
民有搏腹於道而困於役者今也病者起而餒者食膚
革充盈復完爲人也有棄屋廬井邑而能從舍耒耜而

竊發而今也荷擔而還祭拔戈鎚而緣南畝者不絕於
里閭也有官師喘機了術既所業以獨一德而尊其志
者而今也挾冊而誦鼓篋而來游父兄長老知以爲榮
也臣不佞不敢爲誇其隱賢而自激又非臣所以來朝
之實也天子方隆虞帝之德闢四門以論四方之治忽
其察聽於中州爲詳必信公所自言之不謬於其功也
且有以命公矣昔漢龔遂自渤海召入其客教以無自
言功歸美於上遂以此蒙賞而世亦以客爲好謀此特
後世佞媚之術非先王君臣相與以誠之道也虞廷之
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所言也乃其功也惟其功言

之不相謬耳公之仕也其將以自言功爲嫌哉

語抒大體而有警闢可誦處

送宋仲右明府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蒞道之方而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惡將有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徇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辯也（此段[illegible]）其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能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能者者莫如京官始仕爲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爲京官（[illegible]）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故[illegible]郡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置中而得吾宋侯一人焉蓋可謂精矣侯之爲縣能不以法勞通制其民然以忠諭慈撫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厲聲不以出已故亢桀與民俱盡不爲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伏有所爲詰語曉語不脈煩瘦惟怨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俾以利兄汚常謹於絲粟一芥之末一飯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摽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將

是以事君者知其有可行矣，豈聞之君子之欲有爲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爲之者，下焉而爲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爲諫，則不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君子，固有力足以咈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欲，而至於爲徇。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力遂於咈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辯之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咈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

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爲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辯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辯也。不盡於下者斯無所畏於上，不見孫窮孤獨之可矜，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惻然嫗煦如悲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烏能辯之。宋儒是也。

懸合爲言官說，得精義，塋然。

深刻之思，凌空鏡入，紆回盤曲，抉之無厭。此種文境

牛山以後罕見

帶於輿馬之下峯巒之奇秀泉石之幽邃而漠無所觀吁亦俗矣間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所彼而以吟咏之藻繢爲工登覽之意況自足然精高韻遠而躁於臨聽非惟不能免於苛議嗤笑而齋獄逋賦亦何以自酬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有文獻甚家而有之君皆得編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麗汪洋而該備之東南一時搢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場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夫管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擢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自療其舉廉有餘稟圄無淹人以政記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

佳勝之項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項者壁書下徵蓋以風急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皋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發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群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狎昵宴遊者不同君之才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試側駘蕩其致不窮先生之文出入經籍典則有餘而風神絕少若此類者無不發入

明王遊巖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先德選評

序書碑行狀墓誌銘墓表後告文

孔孟圖譜序

此段言圖譜

孔孟圖譜曾稽季明德先生所編輯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王氏續大事紀潘氏孔子通紀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

書參攷互證權敘行事差次歲年櫛比符締詳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論語孟子二書爲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後而繫繫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轍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留止以至或人隱士之覯接其仕止進退去處淹速辭受從遜答問屆信來往疏數密拒嚴頑常變隘厄險易舒戚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親轡問津之役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

此段言圖譜

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爲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尤足以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書因述焉而不論而存次有倫肖此不失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得之符也其功又何如哉某既復而論訂僭加折衷於其間先生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周室作增設材以東周方之士論者於水之濱復借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諸以接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側微矣禹之未與舜陶之未

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焉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將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蓧之丈人挈瓶之旅處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啟發掖引之誠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將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黨

在齊滿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從矣非必三千之衆乃爲其學七十人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儒栖爲佞之譏而與起者從之風點乎偏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久明二儀之蘊藏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有趨百族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以其微言傳諸其徒大[illegible]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及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于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

删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謬爲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因道不行而思歸也豈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墜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煖之席因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變樂之衢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耶

如此大題其力足以赴之是本領過人處 羅應辯

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孟子以時字稱之而史遷以求仕爲言周爲駁而不純然謂周流四方爲求士講學初無仕意其失不減於遷矣而文特雄悍恣肆可觀

會南豐文粹序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士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晦，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

蓋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自朝廷賦役、好賻、慶弔、問辨、說之所撰述，以至陳謨、訓誥、命令、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巷詠歌、謠諺、訛興、鳥獸、草木之誌，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爲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器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因其所見爲學，蔽於其

所向，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務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耳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詭譎之力，擅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夫，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爲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爲文莫盛於西漢，彼耳之於外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爲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免於蔽者，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之屬，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哉，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爲言者，既莫之能知出其不知之衆，則爲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歷嘉祐之間，而粲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

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擜亦已少矣覩古
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求其所行
之道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
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不
底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因於義之難精次焉
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爲惑其才不足以
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爲之說詠詠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
之愧以爲是不足爲也其弊於今爲甚則其害尤不可
不塞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
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古今文章升降之故探本窮流於此可見先生之學

唐荊川文集序

吳之有文學尚矣詩樊爲國斷髮亡而治未遑也方其僻
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於中
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稱之
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東四方之學者興言偃踰江蹈
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爲
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賴其言之有文以行於遠予於今
爲烈蓋其盛如此當長江大湖以爲國方地千餘里林
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尤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礴於
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

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
與之爲友又得 人焉毘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
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
在學者苟讀焉而思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
適於季札孰爲淺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爲先後有不
可得而辨者矣君仕爲翰林編修後爲太子司諫皆以
守道自已之志棄去不啻弊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
之節其文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
一介之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
以闕夫媮儒懼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請上下二千有

餘歲之間吾謂必有文學二人焉不爲過也季札之生其國雖侗陋然先君端委之道教猶存而子游得仲尼爲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君獨起於千載之後追二人而與之並豈不爲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學將進而不止其爲文將日益富而日精乎之所見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蔡君之學得其所爲詩文葉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其安生之趣尚如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落想高故能簡而遠

爲鼠山人小集序

昔季札觀周樂至於秦風知其辭之變也曰其將大數其爲周之舊其大也已信於他日矣然觀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蓋戰鬬殺伐之習胡云周之舊也彼皆負堅操鋭之人發乎性情播爲音節莫不有貫士名卿之風於此見文王周公之化之遠而詩之爲教亦弘矣至於專精果毅於有爲而不偷則深厚之水土不爲無助且秦之大也邠岐豐鎬之間率謂之秦而故名秦者則西傾朱圉之所表汧渭之水之所從流也由周以來至於今涵育震發宜不陋於非子秦仲之時而風未有聞於中士某蓄疑焉邇今得讀中丞可泉公之詩中丞

於詩甚宏深某不能測窺而知其爲周之道也深厚之氣於是乎生用其專精果毅之力致之於學漸服文王周公之教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夫風者物之所由動也故或萃或散故有衆人之風關乎一國亦有一國之風繫於一人以衆人繫一國者其觀也於人其卜也於國以一國繫一人者其觀也於國其卜也於人今有欲知秦中之盛且美者舍是詩其何觀而公之位望行業將益光顯於時以昌大其聲也必於是乎卜之東南方之鄙人也不足與於大風之觀

俗嘗從事先王之教學周之文而得其所遺蓋數周道之不亡者微矣俗學溺焉而不談談者又陋於爲詩曰無與於斯文也嗚呼其不達於先王之教周之所遺者宜乎微矣於讀公之詩幸周風之猶有存故本而言之以廣學者

麗以則

丁酉同年序齒錄後序

丁酉山東諸士既卒於總相與序齒而合爲志刻於錄以示不忘禮也諸生奉而見予請序其後予進而告之曰昔唐虞之世岳牧在列著賡歌之美有服在僚莫非元米俊明之賢然崇伯以刑與之跡加於前哲立乎九官之表何也人之命詞而舉其主者咸謝於其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四方學者斷斷如也蓋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於時顏回爲最少孔子獨推許之輒欲貶已以爲之先雖七十子者亦瞠乎其後遜焉而不敢伍同門之士第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以自科別則回爲之首豈是齒也非所以義於道德問學之間耶蓋亦明其不矜不伐之實以爲特標回亦退然如愚以若無若虛見稱於友彼岳牧之長者勸於耶善日宣日嚴而由賜師商之徒惟聖人之信篤於其學舍其文驕故虞廷之治謂之至和孔門之學謂之大同而出顏之德謂之至讓其先人也以之備已其足已也以之下人德之多寡勉而相師年之長少忘而相友世聖賢之學而古之道也古之告人者誘其所未至而不襲其所已知是以能開導而增益士之以文薦於有司則固有名籍矣二三子知文者之可資以進身而不足以立已故畧有司之

者誠以君爲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爲詩若此哉君既不懷其前之好自謂其詩益甚雖在郊亢煩苦簿牒之項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脈引吻決鳴呼鳴鳴從吏走卒爲之笑顰不曉爲何篇斷句落韻復自喜（此段昔序）已持其稿抵余曰先生其爲我評之豈君之意固非有心於世之莫知而尚有望於余乎余將欲藏於交詞而不能志既可於自信往往爲倫常言誚妄肆雖黃旁覩他人皆若無存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輒嗒然沮喪知不能及況如君詩之善者哉身發各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爲輕重（題析）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辱其好又愧其意也爾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李業之不可忽如此　羅應經

批點酷好處諷刺深遠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此段序其學詩之由）少從父薄游往來荊湖豫章之洞庭彭蠡九江之間（兩收已見）衝鉄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棲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此段序其爲詩不見知於人偏句）耽酒自放常其酣嬉顛倒欠呼憔悴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反意）壁戶牖題墨皆塗污抹以語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詬之曰何物可憐徒[illegible]不可食其詩畫餅也君亦竊視投擲之欲以絕其貿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用敎諭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閙市中莫識謂誰久無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敝衣穿鞋而入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敧傾檻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儲葉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嗾蠭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交故與君之交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其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

詩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
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
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貿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
知之矣若爲閉圉吟諷凄惋哀沮而不厭其刻在此也
人之不知耶其詩烏足以搖其氣而變其所案哉君嘗
誦予懷詩數十首爲贊色卑而詞於大指自喜所長不
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
腑酣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
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
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

於身後哉

其跡甚奇蓋宜於詩者詮次得史遷之妙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律乎何何協比聲律使
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
至然名公大人有爲勳偉業著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往
往竭其平生之勤乎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免快其
所欲而野夫田父閭人孝女雖其含哀蘊憂思之所感託
類切物以詠歎其志時輒造於精微盡其道之深者寓
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離其轉喉掉吻銜口
肆意而欣戚從舒中挑外引毋與深者偕乎是亦怪
矣其事之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

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蓋詩之道所以爲深而
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爲詩幸其材不合於
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衷與於匹夫匹
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
見眞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閭巷之辭未見有
偕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
或熄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
偉俗行慷慨奇節之士不遇發舒覽於酒奕混於屠釣
忿悲傲睨排突徉爲謔嘲傲風月彤績草木以泄其
氣而樂其心則不欺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應乃今得

所謂温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各有奇節怪行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爲極快旁觀皆笑爲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自得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倣焉若常所爲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絶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毅其能追古作者而倖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旦以早衰困得以窮向蓋斷道有成如五子之

王文憲公集 卷十二 序 未

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以詩之事爲微則孔子之雅頌得所俱不足稱兩漢三唐曹劉李杜以田野閭壺視畢之耶先生不工詩故有此一偏之論然其所論深處却自可味

胡公平寇奏議序

北寇

嗟乎川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北歲異趨之寇觀之山原廣人之閔川吾論人之血萬室之邑十家之聚生有長養於其中華膴繁盛一旦薦爲邱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哉亦不仁甚矣然禍亂之作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寧豈爲東南定數叢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請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眷然有屬公特代天以追其終不忍輒絶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撥其後

議論精確

王文憲公集 卷十二 序 二十

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幸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文人幸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天下之爲倫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下而莫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發於心而授莫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亦莫蹤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益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討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報章疏亦有祗嚴威嚴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敘功庸其心有所不敢

此段言奏議不能盡公之奇

托起下段

扶摘兩章

書而用司存後施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
亦有所竭而不得以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
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竟爲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
形容其籌畫耶後有寬公落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恐
無以異於諸邊帥間訊較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得
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具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爲仁
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數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
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
其在金城圖上方略所陳便宜問難數四不發人意帝
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因意見之異亦其務之術書之

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思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
利不急邊功不狥廷議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
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
謀發慮之一二乎王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嗣
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
而絕羣之氣鷹摩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
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
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即留意於兵在家時方
國家閒暇任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
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南武當山中逆異
人所授詔告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乎得之
荊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
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議序

論曲暢而氣雄偉此等文字於制藝尤近初學誦之
可窺古人徑戶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極源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譜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益信其所知，而不爲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益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遜托其成譜之務，而推本於先柱亭公、祖彝鈞公與同族松竹手八、傚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誠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者，其邑

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行於時，進用顯庸，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心徵於民物，而所以貽厥宗謀，以爲禮義興起之之本者，其用意至而爲力勤如此，是可爲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爲氏，萬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爲凡。過凡之始以一爲首，由一而下，分布衍別於其間，不知其幾，而後至於萬；反而歸之，歸萬於千，歸千於百，歸百於十，而一者，嶷然獨立於其初。明者觀之，非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於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析之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爲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窮於啟不止。使皆知過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爲也。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祖，在乎人人之篤倫序而厚恩紀，此同人之所宜爲，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爲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爲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

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爲可哉。

不纖

題游上府功卷後

余所作凱歌十二首乃古鐃歌騎吹曲之倫音節施厲意氣發伐方蒐獮講閱計軍實而陳武事之時悉笳清笳鼙鼓交作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胄之氣而克揚戎伍之色容若夫諸生之什則古之學者游於庠序慨欲至獻馘之處作爲歌頌以侈其盛蓋雅聲也以置其間厥甚不類諸生多昇與予游者必欲昔之然仲尼刪詩（此段言歌雖入雅）而秦人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與列國之風並存推其出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爲怒猛或爲寬柔皆足以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爲

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薄余之厲（此段言厲）而憲使柯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爲職雅容禮樂之誅而常有（歸於雅）戮戎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攬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閒意暇徐而謳[illegible]介胄之士役負以盛氣而發容公之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厲要歸於雅而已既書是詩遂序于其後

莊雅

與蔡道卿書

宛京相率毋動江東之思方與諸君羨二妙之諧樂也惡聲忽至訃我宅之初然聞之五內俱摧猶以駭訛屏不肯信終加詢覈乃益辛楚是日即與家叔相對歔欷不覺涕之橫集也反告室人愁面相顧慘戚無歡嗟乎豈謂吾與宅之常山野寺把酒之夕竟爲永訣之期也耶同志弟兄同首幾人而生無促膝之歡死無執手之別憫念友誼軫哀若隕其爲哀痛胡可云已自余至燕（此段言與宅之隔久）見宅之與諸同志簡札益不敢置其進然所論說間於余心未安方將吐露悃愊不遠千里相正何圖其未就

而計已報懷未及盡而哀遂無窮耶余聞顧司徒新山公云宅之未卒前十日道卿至生死終始予於宅之可爲無負矣予今雖欲出意見披胸臆致平生於宅之宅之又烏能聞之耶使予不早繫官猶與宅之有數年之聚如吾道卿也如今已矣此志長齎竟爲薄祿睽予良友新悲轉切前悔愈增予今雖與諸子憤命怨天呼鬼神而顧惋又何益於宅之宅之又烏能知之耶嗟嗟道卿昔賢酬劍於心許宣父任殯於無歸（宅之身後計）吾輩今日所以致情於幽冥者爲但以流淚爲深痛長嘆爲不忘哉托妻寄子往人所幾宅之冥冥未能無望予二三子也宅

之有餘與予翁雖辞於文詞有同方之愛予不敢有異
祀宅之翁也已與君采訂盟明年乞告還山其圖修葺
且終宅之之襄事已具吾家君想得命即可舉耳宅之
平生所有昔作俱在南都吾子不可不以爲意吾輩未
即死安可使宅之一旦遂泯泯無聞於後也宅之一[illegible]
有道卿夜手足而殺又爲之至其喪旅護而歸後有陳
常山護其危險此未足爲宅之悲少喪在宗大母將白
姑婦相賸三家娘娘此可大以爲痛耳吾[illegible]二三子不負
當使宅之慰於泉下勉之而已獨憫吾子離奈建康出
入無侶延津之分長違山陽之哀易起了之況抱吾可

逋論異域相望悼往懷別頗無意於軒冕之榮矣何日
相見罄予區區臨楮哽塞不知所云

似祭宅之文

與翁東厓書

去歲之事（此指罷官）草野所聞已不忍言況公親見其慘又膺其
責其爲痛心疾首又可知也正當使公英略傾盡一剪
此醜以雪幾輔數萬生靈之憤而遂有此罷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此自序其詩）方公起時僕聞之慷慨增氣爲賦十詩未
及尋使寄公不久而聳罷報矣然詩在篋中他日小集
載之自見一題目不但有往何爲可存也既存稿於
家亦不免使公見之遇變因亦去也[illegible]一日不能變然自休
而覽吾此詩又當增一慨然也[illegible]吾日尚見公之出爲國
家立大功而果爲生靈雪冤必報之忿也鄙人日夜望之

臨書惘惘何由得盡

圓磬

與李三洲書

頃從淨峯公處見所屬史士所爲此公紀述大抵一文，皆意義俱陋，詞采復劣，眞不足以論表盛美，將滿非鄙。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揚淳枝迺克闡韓愈紀平淮西循六，近世詞章之事。如胤侯征羲和，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營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爲後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淨峯公之功烈既已不減吉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媲降周雅，敍之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昭我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嘗與公共底平獄之績，焚多才上，宜必有能著其美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能今時所好，常欲存之以俟後，不意公獨好之故耶，及之以貧經武之暇之一談。不然，此言也其不爲妄且易與。晉人之言，善爲師者好以整，又好以暇。度公之整，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公之暇也。

公平生以文章自負，集內見之書札十居其八，已不免於倨矣，而於此淨峯公一題，亦欲自擅所長耶。然

此書郄吞吐可味　羅應經

陽明先生知行合一，故欲無言也。先生學陽明之學，獨以詞章覬傲一世，例於德行有間矣，而文學則同一時之雄。

與薛方山書

方山（此言世之識方山）天下之士也。正氣直節，爲衆人之所不能，而犯舉世之所不敢。聲名橫溢，震動時流，如鳳翔千仞，人人爭覩。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有方山者，而吾獨識之於未有所聞之時，故聞方山之所爲卓偉如此，既以加歎，而亦喜自負也。方吾以天下士稱方山於同志之中，有知吾者因以歎方山，（此段言遂）亦知方山者因以信吾。然亦有不知吾者因以疑方山，有不知方山者因以訾吾。其時吾之言猶未爲天下之言也。今則天下之人皆知有方山，而吾之言不復有記者矣。（此言已推）僕雖廢於時，然遂爲於世猶有特達如方山者，是彼爲之也，吾正何憾。況又出於吾之所知而厚者，其又何憾。區區之心，願方山益勉之而已。久（此下言作書之意惠及洪君）講方山於家，枯朋友之間，忽得洪君，乃深與方山相信而推獎講服，尤其至者，使吾喜而不忘，故因其行有此奉寄。蓋僕於當世交雅之訊，候久無意矣。雖方山之在念，亦念之而已，不復只相問爲意也。以洪君於方山如此其至，而吾又於洪君特至也，故不得無以寄方山。若夫向往惓惓之心，則不在訊問之有無。蓋緣此又不能以有寄矣。然吾豈忘哉？唯方山之鑒之也。

傲岸之氣溢於毫端，而親厚之情即見於中，故是筆

妙

與汪直齋書

學記入務役命至煩特使遠辱負罪何可言其所以避
避而負稽遣之罪者亦欲竭其鄙陋之誠貢有一言之
可觀者以不重孤挽事之托與吾兄務之意乎其文成
而鄙陋不足觀如此祗重自愧耳自有序記文字以來
諸名家之文爲記學而作者唐人皆有概詞雖韓昌黎
夫子廟一篇亦爲多益唐制立學不廣不但諸家無名
文而諸家之文爲學而作者亦少惟宋慶歷詔天下立
學制始盛於郡縣而古文之興亦自慶歷以後故宋人
之記學者其文甚多然惟李盱江袁州歐陽六一吉州
二記盛爲一代所傳一文要爲善狀人意在一公亦非
其至者至曾南豐宜黃筠州二記王荆公虔州慈溪二
記文詞義理並勝當爲千古絕筆而王公視曾猶爲善
貶爲學問文章如宋諸名公皆已原本六經轍絕而談
而記學之文其難爲工如此況鄙陋無能如不肖者而
敢妄希有一言之可觀以副執事之請耶惟望改削使
不甚紕繆然後入石庶不爲盛舉也碑成之日得搨數
十本見寄尤所望也

古文記學制藝中理題文字既須理精得其理矣而
筆力所至易落平近所以難也予覧先生記學文凡
數篇耳義深而意態雄傑然不如明倫堂記爲最故
選內止登此一篇餘俱不登

與項甌東書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得仰歎溝道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等也。承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氏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於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井爲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爲遠也。文之爲道，

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其陳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商人周任之言，舜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於前人之言時有舉爲。所舉有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子、公明儀之言，往往迭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可以發者。老氏之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賤、陽虎之暴又不論矣。惟其有取於老氏，而皆出於孔子，此所以爲學孔子者之爲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必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爲正，而豈可以爲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大反而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以語義則。所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僕於此亦自謂不爲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以見教，毋惜便風，千萬之望。

深於文者知之，老諸生枯皮帶骨者懲之

撫寇碑

汀漳於閩爲要郡上杭汀巖邑也邑溪南之鄉崇山造（此段言溪南之寇由於地者不得）天牙錯跓躍隴阪緣亙竹灣谿緜其民狎爲非義俘噬狃獲席稚戈甲嫖殺無時風氣所限非性故然長子育孫生著繁盛耳目熟習莫改厥德少視其壯壯視其老跳危超嶮逃爲盜藪厥有治者不探其性不閑其習盜視彼民猶獸望而攻擊剗鉏如農夫務惟懼不殄民不見德又弗懷威既狃於習且偷其生則張蛇怒搏奮躍躍吏既讐民民亦讐吏讐讐相積交不得已於是溪南之民惡聲膠固歷彌年所湔滌無餘豈不悲哉（此以言撫）嘉靖癸

卯之歲郡丞繆侯宗堯稷攝邑事聞而嘆曰安有爲吏而民讐讐在邑所治處溪之南而視若異壤民之不義（以上令）惟爲吏者之責吾將爲溪南之民湔滌惡聲登濟維新偕之大道侯敎布令開以誠心民聞不疑遷日戒徒往治其鄉而敎諭梁君彥錦實於繆侯之計而決其行乃與訓導鄭君夔率學宮弟子邱道充道南李如珠賴榮（此段專寫往撫情景如畫）先從焉戎器不除卒旅不具雍雍翼翼冠蓋斯戾魁首醜黨部勒有次稽首馬前爰崩厥角扶旄拔倪觀於道周歡喜歌呼激越林莽昔爲魁首今爲長正昔爲醜黨今爲編氓刮癰洗瘢復還骨肉撫瘍撫瘢再覩白日民視繆侯如出子寄奴久雖乳哺一旦還歸婉孌膝下始識慈母民視梁君如駛奔獨未識衣冠蹌蹌僛僛拱揖步趨聆顏懽喜吏既誠民民亦懷吏用行鄉飲成閔（此段寫化民成俗）壁壘日險爾平日爲爾開日豢爾易爾犢牛酒爾給耒耜爾分麻稷爾置門塾男耘女織各得其業戶誦家唫知爲士何之爲盜名爲夫如此溪南山川出塢道渦尤色殊彩若若攘攘嗚呼是溪南也在昔若彼在今如此鳥觀所謂習哉吏不能以誠撫民而惟頑之疾民之不得其性者可勝道耶梁君今爲泉州南安令以繆侯撫寇之績告予曰願有記予不識繆侯而知梁君之言可

信故特書之貽上杭之民使勸之石以詔不忘

堅義無甚奇特而聲色神韻一一昌黎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員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福，父明，封戶部主事，娶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illegible]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著。封主事君[illegible]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漢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龍，聘僉事黃燦女，孫女三人。沖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龍，聘蔣。澣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棠長子用徵，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啟，皆出高氏。璠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淳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東郊玉枕山之原。公生而魁重凝峻，頭角嶄然，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媟嫚之語不敢至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誼謹飭，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

跡所履，足於繩引繩，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觀頫。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恥所購書帙中[illegible]讀。友人謂其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illegible]於大[illegible]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暖試其文，異之，[illegible]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請。學業成，乃以文試第一。京師人曰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而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請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稅諸賦。故事，落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賄特厚，至有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遂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時大儒陳白沙先生宗書問輻輳，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蒞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徒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盃溫辭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斂手，不大為姦，遂不得恣所欲，則搆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撫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罪狀。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嘆為稱職，并舉公

宦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爲冢宰馬端敎公言公僞
逆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逆瑾輸儆遊左
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夜行
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翰林楊
公已爲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還至楊公問公何在公若
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馬冢宰孫司
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爲逆瑾罷沮然公
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以其官封父母喜
曰吾願畢矣號乞終養父母孫公勉諭再三察其誠懇
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

夫習於晏熙高亞不樂去職公之去人咸以爲難薦紳
咨嗟瞻送塡溢都門有賢大夫之歎事親養而能敬適
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燠其
適宜節陳安人好怒父御押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
公在側則欽競侍一日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
候三年而歸蓋患安人之怒也安人患痺公制軟輿自
與此安人舁之游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蹩躠然行也安
侍若公爭走代公曰非爲之使欲以用勞爲小孝耳且
吾自勝之不爲苦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爲逃樂會多微
時所交公親爲執爵于體不敢與諸長者抗拜會公必
自視肴酒致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賞俎徧獻在
席畢則屏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
乃退朴茂公出公躬爲掔裘束帶扶持登車求反盛衣
冠以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道
事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大罵服御器
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佹陳安人安人故好怒
又患痺不得有所爲益怒公惻怛寬譬由爲維護父母
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謫其用意獨至家人有不及
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錢髮無所加分田多取境埆
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朴茂公歿十

五年之間左右無方驩娛彩侍大性之樂朴茂公春
秋高公亦已老堊者渥丹立者吾自乞若盤勞之奉道
以愉色泉中傳誦嘆歎老者自恨少者自愧以爲不及
朴茂公歿於右體惟衰麻在身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
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
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祿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厚老
而爲子孫謀祿耶言者慙屢薦於朝故相桂公薦爲吏部
尚書奏以南京文選郎中就家起公公之少傅方公獻
夫代桂公爲吏部遂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
致仕方公於公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

務裁猶有中國投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備成而旁寢庖廡不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宛於時而行施於一鄉所謂發而可系於祇非先生其誰歟然未舉是諸子之不肖而小子之罪也日月有期蕆塗將啓謹次序厥官行誼論而著之以詩銘公之墓俟觀民風者采焉

瑣碎詳盡之致然須知其有逐段之法有通篇之法又有正筆旁寫之妙須善會之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士有負德起而立於本朝雖一命之微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懷救職之闕亦其志然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發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夫遂而身遂其缺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亦其危則有彼我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牽而闢之夫使身遂其志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謂其言猶有當其受任者也若夫畏遂缺為不濟而至其身擇於危為無傷而因其位則是與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蹊持全身固位之說計而假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出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平防範謹勾稽詳若能其職矣而愛盛世危聖主者目悵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也君以言獲罪傷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不得逃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州倉儲竟後榷崇文關商稅皆利權也君絕無

點睛

此下入題叙事　本業意流發

所近如置玉淖中漸而不入其自飭如也菲衣糲食披
冊吟誦不安僕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日講肄
浮[illegible]不能盡変意常以為興而譁趨捨傾擾衝突然必
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死也王
上怒其越職過乎薄遣示微非欲其死也而君不幸死
益命也使其材而不死其憂當益切其言日益多必不
為少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脩障塞忠奮激發必能以
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所以知君之心而悲其
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娶[illegible]氏[illegible]泉州晉江
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女二人以免[illegible]之子日進

為後上疏遠杖之日為辛丑五月六日[illegible]
五月八日也距生正德辛未[illegible]日為年[illegible]
其仕不久其年不永其學與[illegible]而方進其行勤修而日
敏進而未見其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
也憶君喪歸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
可使周君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
余奉唐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弟[illegible]現以狀委
予曰貧不能葬二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
徙市之里賞盜山之麓穿壙坚[illegible]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illegible]唐君之意不欲君

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則論其志
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哀其一死也然
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相勉之意而有
祇封王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
耶亦非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
好修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若此
本春秋之義而論其志是揚進一層寫法而筆力遒
決幽勁幾於不可思議

處士陳東翁及妻黎氏墓表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此段敘其賢而有壽入學）有德而壽其在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賞爵以冠服公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强與之翁乃冠服黨請改元優詔養老而翁以年七十已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月給酒肉綿帛如詔言既老且榮爲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孫子蕃茂婣皆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問學爲一代宗工呼翁爲朋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娣姒一門之內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義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長少咸歎陳翁夫妻二人之賢

而重獻其禍烈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構家禍（此段序公家難事）同里鍾姓者興巨獄以搆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於原勢不可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累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翁不能與仇爲理公不爲止榜笞楚毒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汎色爲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此段序翁不避婚事）父兄竭力榮拔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兄亦然所辭且爲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冀其出而先以不出絕之非人所爲吾有俟之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噫乎此兩人者其於爲義可謂堅苦卓偉矣乎（此段洪發案辨事）觀先王制爲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脩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捉帚箕奉席執几帶觿佩觿極卑而甚勞以爲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於蹈守艱横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故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爲可也若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足先（此段洪發）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爲難者也在於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爲兄弟使

婿致命禮之教人非爲僞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此四句）則婿有陷辟之囚縲絏之免無期而矜憐之申雖俟其不得嗣爲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不尤可以爲難哉（此段咏嘆）嗟夫（總上結）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妻而人則豈有擇便苟活後君親之忠與夫中道相棄婚姻（占地步掉尾）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滅陳翁而人之事周予所欲者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illegible]州通守陳君也

君以文學爲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頗獨深好乎文予既雅與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傾予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爲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其事徃甚而議論精暢足以發之

宗儒祠告文

夫子既沒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嘗所刪定述作者與班其存門人後記其所與弟子問答論議而爲書者行於世儒者乃謂夫子沒而微言絕蓋書雖存而所以言者則不可得而傳矣其所謂絕不虛言也千載之下乃有王先生者心領神悟於聖道之將使絕者復續其功偉矣謂先生之學不於所存之書得之也則先生之遺書可考而知皆得之於書也謂書之足以發先生之學也則千載之間讀誦而講習之者不知幾人專門名家殆數千百而獨先生得之嗚呼先生之於夫子之言蓋得其所以言者矣聖人之所以言者不外於吾心之所同然求之吾心而有以自信焉則書雖不存而夫子之言亦不絕也況其言之載於書者班班存乎今學者不能內信其心自得於己而割裂於章句之末矯揉於形迹之似皆棄於先生者也某早無師傳爲學已晚不揆固陋竊嘗盡心於先生之遺言豈敢謂能得其所以言哉惟知求之心而庶幾有以自信耳今部江州則先生之祠巍然於過化之地神與昭嚴儼若一日不勝願學之志僭告斯文

陽明先生之學心學也是聖人之學也後來學者耳

食不知心學何在動以陽明之學妄肆詆毀當同吠

聲試與之誦斯文

艾天傭文選引

通古今文章源流升降之變是非離合眞僞釐毫千里之差與夫作文首尾開合抑揚點奪之法供其議論者天傭子集是也蓋其見旣高長於論文故論無不備而動中竅郤使人心解神怡所謂有味乎其言之也神韻氣骨揖讓都雅彷彿廬陵則又其於古人中實心得力獨深之處讀先生之文旣有以知古今之文如此又知先生之文之所以如此其益寧有涯耶茲選於其論文之言尤雅者無不錄言之雅而義有復見者不錄時行稿如金正希序四家合作摘謬等序八八舊習者不錄其他誌銘諸體集內本不多載錄其尤雅者一二宜黃

誠齋劉肇虞題

元明八大家古文目錄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序書傳論書後記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在德選評

序

今文定序篇上

尊學府諸論之書，而以考亭之章句，因裁以爲題，敷陳詞義，如一出於聖人之言，其道精微變化，備矣。自秦漢以來，未有盛於斯文者也。蓋自洪永迄隆萬以至於今，名儒將相，予既論著其文，考其行事，於盛衰之際，未嘗不掩卷三嘆也。夫文章之道，始而質，終而文，然後盛極而衰，迨衰矣，又有維而挽之者，而後盛，豈不以其人歟。然二祖之世，可謂質矣，其文不甚著見。成弘而後，乃稍可紀，不獨追思一時人心風俗節義事功之槩，而祖宗朝惇尚質實、風厲學官之意，亦往往而合。然則所謂質者，可謂非盛歟。予考次其人，靑田、浦江、義烏，一時從龍之傑，不由舉業升進，置勿論。若夫西楊、南楊之論思，東楊之經畧，北塞蹇忠定、夏忠靖、周文襄之理財用人，王忠肅之典銓，于忠肅之討安社稷，馬恭襄、項襄毅、馬端肅、余肅敏、許襄毅、王威寧、王靖遠之勳伐，耿清惠、季

泰定、海忠介之淸節，逖因諸臣方、鐵、周、景等之從容就義，劉球、鍾同、楊瑄、孫忠烈、許忠節之致身，李忠文□□靖、吳文恪之經明行修，其舉業之文皆不槪見，或時爲好事者僞附其間。自數十君子而外，其他文學節行議論散歷之人，不以舉業著者，文往往皆是，吾竊悲夫文彩盛矣，而功名不立，槪視祖宗朝惇尚質實、抑退浮華之意，抑何遠也。夫數十君子者，勲業著於竹帛，其或楷模後進，廉頑立懦，至矣。然則所謂質者，果可謂非盛歟。若夫商文毅、薛文淸、王三原、羅□□□□□□□鄒汝愚、王文恪、王文成諸君子，皆以賢□名，□□□□事功、忠義、正直，兼有制舉之長，篇章流播，而愈歸所謂彬彬質有其文者，非耶。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矣。

若其奇槪處深之承之領孔不盡

論定一代之文，而寄槪於無文者，韜以行文爲義，無文爲盛。盤先生以行高一世，而文復特擅長，借題攄寫，而又不欲斥言之，微婉頓挫，直遶詞文，讀至末幅，斯令人神解矣。

今文定序篇下

今天下言舉業斷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荊川昆湖方山爲四大家果可謂之定評歟以予觀之此一時之論非一代之通評也古以詩文名者時因以名其家自蘇李以及建安黃初至於唐宋代有名號然卒未有兼綜條貫備衆家之體而能盡駭一代之耳目又況乎與聖言以爲經其理深微廣博其目繁委非好學深思而得其故者豈盡不足與續發明補四家之所未及而故謂四家之言足以盡一代之通評者非也雖然守溪荊川至矣師循其說猶若有所未見何歟或曰學者牽於所見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卑而易行是以不能深究先正之法然予考今之說猶以得失之故蓋時時有所發明或曰昔之言傳今也將觀其後夫昔之言非盡傳也當其時蓋亦汗牛充棟旣而彫零磨滅不可勝數而後傳者之言立然則今之能爲傳者可知也嗚呼聖道備矣雖儇游妄後生不能盡學庸語孟之奧然得其言要者十未五六也又進而求其性情且夫以今人之詞代聖人之言與以古人之詞代聖人之言均之非聖言也然必曰與其今也寧古又何居然則合一代之長猶恐未能盡學庸語孟之奧也隆萬而降吾取其言之不悖於聖人者附列先正之後而畧其詞太史公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若夫其言確其詞雅馴吾合先正其論與隆萬而降猶以僅矣方言鄙諺將有見者爲其言之不悖於聖人也過而存之存其言而已嗚呼昔之取士以詩賦論策士日漸於淫靡功利固無足怪今非孔孟程朱不道也宜其志氣淸明踐履純固以暢四肢而發於事業然有其言而無其行者未有甚於斯文者也可勝嘆哉

此篇當合上篇看上篇嘅前輩之無文而其他之有文者又不足珍此篇美前輩之有文亦不足以掩一代之人若隆萬而降之不雅馴更無足數皆先生自負語也其措置神韻全摹史遷

今文待序篇上

事有傳於千百世之遠而後世疑以爲非說有出於一人而天下或以爲是君子闕之至於制舉業亦然則以其說傳於千百世之遠而亦或出於一人也以予觀於今之學者不特溺於所習聞而已雖其說僅倡於一時權藉聲勢之人亦偲然若終身之奮而不敢他適焉嗚呼何其自視之後也古之君子其自許也不輕故其待人也不苟其於論師取友矜慎詳復再三而後可以韓退之之豪欲屈一李習之而不能其持論也常與退之角徽國文公以斯道爲己任其於龍川東萊象山三君子艾文所學既不苟爲同三君子亦各自持其說考其一時朋友切磋之助皆後世所不及而學術人才之盛至今令人追慕而不能已今之學者一先生之言惟恐其不合又惟恐其或攻之也相與峻其營壘嗚呼何其自許之小也至最下者又從而獵其詞吾無取焉而所録於斯刻者又間有所乙注吾求無愧於聖賢之理而已夫鄙陋而無志不深求聖賢之理而安於庸衆之說此昔賢之所棄也

先生寄潘昭度書云先輩中題意甚確而文不合時近日文有才華而題意模倣則人之今文待先輩文合時而題意確近日文有才華而無愧先輩法脈者則人之今文定是文定全璧文待節取也今於序內未言此旨俟具眼者自辨之於此見古人制作之精未易心解

今文待序篇下

嗚呼制舉業中始爲禪之說者誰歟原其始𥂮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爲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入制舉業也其徒龍谿緒山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爲亦未嘗以入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考矣衡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則今之爲此者誰爲之始歟吾姑爲隱其姓名而又詳乙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精粗爲舉業之偏者自斯人始嗚呼降而爲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其大旨不過行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也吾將有所論著而始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㦚然而思返矣

此言良知之學○此三篇當合看首篇是綱中下二篇是目蓋當時文風大壞大概不出此二種其弊由於信其傳而宗其說也此兩題序不僅爲定待言之乃先生平生得力處全集內大旨也其運思故獨深差筆力較他作亦更高古

甲戌房選序上

八年春甲戌房選成予既列其目如右而復爲之論著其首曰嗚呼今天下言正文體者何其艱與（所以不正在于士子不讀書）數年以來上所以風示士子訓厲學臣與夫銜考官黜解入法令如是嚴且具而文體終不能正何也治者主司黎悅新奇奇士未收而先收填剽割裂竄經棼子之文其文外似宏而中甚窾而天下之士既以爲變近者主司稍稍悔之思返古道歸於純雅純雅未收而空疎庸腐之人雜然並進甚則謬誕無稽之文儼然列之房牘而不畏天下之議其後豈文體終不可正歟原其心非不欲爲

國家收得士之效也而所收終不能如銜文者之心又何歟吾以爲此皆不讀書之過也（立根據要）士子淺陋而不學則弱者安於庸腐強者相競爲填剽而銜文者亦復如之銜文者淺陋而不學則以庸腐爲醇雅以醜怪爲奇古（此段言文體之所以正在于主司讀書）其識量所至固無足怪成弘正嘉以來濟之德諸君子藏籍既博故其理確其詞雅驅役百氏於筆端而不見其迹而當時銜文者能觀數君子於高簡朴淡之中見其讀書破萬卷之勢今也不然故愚謂爲禮部禮科者與其言正文體莫若勸天下士多讀書與其勸天下士讀書莫若勸進士多讀書今之進士皆將來鄉會

兩試爲主司爲分較爲提學使爲府縣提調官有師帥銜文之責者也使其皆讀書天下尚有失士之懼哉（快論）而二三大臣以天下爲己任當思年來東西交訌盜賊縱橫吏不職民不安無以副上任使者由士無實學應能請於上鄉會兩試分考諸臣無以科倖資鄰及銜門規格限其任使特命大臣考試其文必擇通經學古能文章留心經業之人以爲考官如此而文體不正未之有也善乎今翰林寄庵傅公之言曰俗樂非徒能相馬也其奇乃在於相相馬者今之大臣其必能相相馬者而後可乎相相馬者必以讀書爲主世傳王介甫爲大

名司理而韓魏公爲守嘗謂介甫君年少宜多讀書介甫頗恨魏公以爲不知己今考本傳介甫初仕爲淮南僉判夫當司理大名而魏公判大名時介甫已爲知制誥雖傳記小說稍稍謬然大約魏公前輩平時鼓舞後進之言至今猶想見其人韓忠憲宋景文同召試中書選時王武恭公帶平章事例當謁有空疎之誚武恭公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學問其後忠憲謂景文曰王公武人尚有前輩激厲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吾願今之進士皆當加韓忠憲宋景文以學問自勉而今之大臣皆當存心如魏公武恭策厲後學以成就

天下之文人文徵之正予日幾幾俟之矣

公頗不得志於場屋故有此論故益洞徹根株雜應

絡

理合如此耳勢則必不能如所云然論自暢透

陳大士近稾序

大士者（開口如纍纍紛湧）其言滿車予嘗已序而藏之矣海內之知大士者無不心畏口禁而猶若有不滿者曰是不合於有司之尺度也有司失大士不以自罪傍觀者咨嗟歎息亦不以罪有司曰是有尺度在焉嗚呼有司之尺度我知之矣是其人畢嘗視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命之以爲當如是必如是則斷了百世不易可也若猶是今日有司之所爲也有司亦人耳胥不深繩以聖賢之旨而姑取於秦漢唐宋大家之文與今日有司之尺度章摘而何比之格格乎不相中也意者今之世所

稱先輩君子若干唐諸老庶幾卑之無甚高論歟然而取有司之尺度合之則見其臃腫支離氣棘理滯而益不相肖也然則有司之尺度何爲者耶夫大士之文（此段言大士之尺度）罪王唐諸老弗論其上之合聖賢之旨次之與秦漢唐宋大家相上下而排空出險以御其自得者則雖其怨家仇人不能以相毀而猶不滿於有司之尺度何耶然則爲有司者可不自罪傍觀者可不以是罪有司耶夫天下（此言故大）亦不難於因襲而難於創始左國之後無左國騷之後無騷史遷之後無史遷韓歐之後無韓歐故大士之先無大士大士之後無大士海內故大士者老衆而終不

能肖無他創與因之分也雖然大士身爲諸生而天下
翕然宗之天下之爲大士者得其皮毛鱗爪則已皆躐
巍科躋膴仕矣此獨非有司之尺度所收乎而至於大
士則亟亟然疑之吾是以嘆夫命之不猶也有司之尺
度既無當於聖賢之言而天下之爲大士者亦未嘗不
得志於有司故吾序大士不序其深遠之所存而姑序
其沒者以見有司之尺度不足恃而世之疑大士者無
徒以是爲也

此文落筆縱橫盤奇似大士爲制藝手腕於此見先
生文心之變

王子翠觀生草序

予年十有七即與子翠以童子試受知於當湖李養白
先生是時子翠少予二歲其後予七躓而不過而子翠
以乙卯先予登賢書然十餘年來予文頗行於世而子
翠終秘不以示人予爲之再三猶豫乃始發其藏稿與
前後應試之藝而予始得論著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
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爲異也使天下皆爲異則安
見好異者之能獨爲異也予以其言而摘其尤者論之
今之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
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

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爲富求其一言
一字出於其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賓戲七發
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詞遣意如出一轍此
與今之稚子執筆爲八股文字摹倣抄襲有何差異讀
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
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爲其艷冶所惑
而錄之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衰而極衰之文亦
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於道
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
華爲異而效之者又以爲異而趨之故其文至於庸靡

臭腐而不可讀由是觀之文之好爲異者未有不至於同而文之不爲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於同則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爲稚子之執筆況其次乎制藝自震澤毘陵高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文之能事畢矣萬歷之季此風浸逸一二輕薄少年中無所得而以浮華爲尚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營館閣者則自南宮之試至兩畿各道所爲典試主校分閘者文皆其人主之居高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房稿之文爲甚於是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言代聖賢之言遂至于腐靡臭

腐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於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爲異而至於不能爲異也于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不變夫爲文而根六經本道德亦聖人之門所當然爾非有異也而一二少年又從而效之舉于三人之文摹倣抄襲蓋于三人者雖不爲異而亦發懽不能爲異矣獨于輩生於時文浮靡惡習之時能自拔於流俗卒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世俗之浮華爲異而期與世人同及于三人者出于華又能參古今文質之會卒其中之所自得不以于三人爲異而期與于三人者同夫好爲異而卒至於同此漢之詞人所以僅於稚子也不爲異而又卒不能同今於于輩見之然則于輩所爲文可知已若于輩者可謂學求其是而不爲異者也于輩今守庚侯于仍呼其[illegible]誌二十年總角之交不忍忘其朔也

議論放恣而律度嚴密

德山五義序

德山五義者吾友李宗文自京山抵武陵之德山寺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說各爲一義。既以誌其道塗之苦且有說而云然也雖然以予觀於宗文家世貴顯又年少有聲非若窮愁羇苦有大不得志者存乎其中抑何故而於窮苦之言諄諄且至如此意者抑不平之音淡蕩而愁思之聲要眇讙娛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有如古人之所云者於是乎託而出之歟夫修辭立其誠不誠未有能辭者也今宗文之辭其於窮餓空乏之狀銳意極何嘗見側出可謂誠矣既以其辭求其人而不得又詳而觀孟子之書則見孟子之所謂天者其於天所以待聖賢之道猶有所闕而未備故不能無俟天下後世之發且夫天之厄聖賢也若有不必窮餓空乏之者矣周公以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而公又負扆以朝諸侯續其所謂制成禮樂明堂郊廟受釐陳戒燕享勞來之詩雍容都雅抑何盛也及其遭管蔡之難棲遲東山風雨漂搖猶不能禁其音之嘵嘵然後知天之所以厄聖賢者果不盡出於窮餓空乏而爲聖賢者雖富貴福澤未常有耕漁販築檻車之事而其中固有大不得志者存也其後復觀夫子之門人其平居講習問答未聞有感憤不平如羿禹稷之言者疑必出於原憲回由之口而乃出於南宮敬叔敬叔固三桓之子弟也而卒不爲矜強有力者諱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厄人豈凡爲感憤不平者果不待於窮餓空乏之也嗚呼天之厄傅說諸人也窮餓空乏拂亂之而已此謂矣而迫之之說也故傅說以下諸人無怨詞天之厄周公也爲在宗社難門之視此涕泣而迫之之說也然則宗文之業在鴟鴞之卒章矣故其言愈苦而愈工宗文爲本寧先生從子海內名儒皆知其文故予不具論而論其爲五義者既以補孟氏之闕而又賀宗文之將受大任於天也。

鑿空處愈說得浹洽大家有數文字

踏花篇序

踏花篇者黄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宅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游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島其人鳥言夷面不通商賈不知醞醴者何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爲恨哉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夫是山以胡仲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乎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後爲斯遊者其愼之哉

觀此叟不許俗人說雅事 翠應經

見解高脫不爲陳言俗說纖毫粘滯而其點綴跌宕

往往令人失笑

黃章邱近藝序

常寧之爲縣在衡山之南山益高水益駛其縣不當水陸之衝士大夫東西行者未嘗過而即焉而予以謫樊貞符先生至其地先生見予於黃子章邱章邱取數年之文雜出以試予而予所取者皆其近藝蓋近藝鑄古而與衍章邱於此道可知已其門人推鄒易百朋思舜鍚嘗取其師之文付之剞劂而予爲之序曰昔孟子有言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齊如孟子之言則是荊楚之猾夏嬴秦之吞併皆天之所爲而史之所誠秦人捕斬

首虜詐誘降坑之卒幾至百萬韓魏燕趙之民自高曾至於耳孫其首世世懸於秦庭而必盡歸之於天則是天者不仁之尤者也至夫子修春秋筆削予奪之權於荊楚尤嚴不得與諸夏齒嘗恨其書止於獲麟不及觀夫子所以待秦之昭襄始皇者爲何如然而聖人之旨其欲挽強大之天爲賢德之天者未嘗一日忘也至於殷周之王千有餘歲而秦以力戰爭諸侯二世而亡若是則雖天之意亦固不樂其爲強大之天而數窮理極終歸於賢德之王然則謂天爲不仁者謬也自有制科以來待人之盛莫踰於成弘正嘉之際當是時主司之

所錄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必爲主司之所錄於是王錢兩公之業出天下翕然宗之此所謂賢德之天也至於今日主司之所錄者未必皆輿論之所推輿論之所推者未必盡爲主司之所錄以俚語謗說浮薄不根之文資後進其才又足以進退天下之士而士亦從而宗之彼非以其賢其德服人也以其強大服人耳嗚呼取空疎鹵稚之人被以冠服隆以爵寵又使其子孫身都富厚而問其所出進者則俚語謗說浮薄不根之文也天耶人耶然制科三百人中其所爲賢德之天與強大之天常相御而行故自有制科以來其人

至於三萬而其以文雄者不過數十名家自數十名家而外當其時其文非不赫然行於世而其後至於問其姓字而不可得由是觀之雖制科中強大之天終不能勝賢德之天而謂天之無意於文人者亦謬也章邱幾昔爲文以圓美濃艷爲主彼其心豈有艷於今之強大之天號令一時者然既已爲之而不遇則劃削浮華獨存古質亦猶降水涸木落歸根之意也而予所取章邱獨在近藝非故以好異動章邱亦以制舉藝之爲道其蘊皆唐虞三代聖君賢相之事業其精微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於是乎御之以才則必司馬遷劉向韓

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曾鞏之文章如是而遇於世則爲賢德之天不幸而不遇則金石可滅而吾文不可朽其爲賢德之天固在也予願與章邱共勉之人以華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典人以俚語吾以經術人以補綴蹈襲爲篇法吾以淺深開闔首尾呼應爲篇法以其俟夫賢德之天而以文之公評付之後人可也

耶義閎深發論悲痛讀之使人心憤使人氣壯

楊尚賓近藝序

予少以文章交天下士以爲士以文相推特一藝耳意必有非沉顯晦苑生禍福臨其交而不變者其人即未必文或文人而兼行其長皆予所願見苕嘗以此陰求天下之㝠士求之而不得則文章聲氣之外猶或庶幾其一遇其後乃得交西安孟旋方先生孟旋於予交雖淺然度其人眞心古貌不以顯晦榮辱一其心者也予去孟旋十年鄙使間候彼此寂然無孟旋故人來滸吾江藩及吾郡邑者孟旋必以予爲托孟旋不冀予知予亦不屑屑報謝知孟旋行古之道盡其所當爲者也

意其辭氣所在予所謂求之而不得者庶幾得之因以陰求天下謁士於孟旋之門近者讀孟旋之文而果得楊子尚賓尚賓交孟旋十年而剖其交深其語信而可發其推尚賓也以爲慷慨然蕭疏少餘悲急人惟恐不及意所不可貴勢親暱莫或强之有古豪傑之風及予交尚賓然後嘆孟旋之知人而恨得尚賓之晚也尚賓生池陽山中意常不安其鄉時時往來江淮吳越間然終寡所合獨久客曹進士元甫元甫意氣傾海內常以其身赴人之急免人之阨當其紆隱窘蹙雖妻子不及知獨時與尚賓謀元甫豪於進士尚賓豪於諸生兩君

皆天下奇男子也然諸爲元甫所振者不獨元甫不使人知即尚賓亦不使人知天下不以多元甫而益以多尚賓齊君求賤畸從世當道擠之幾不自免尚賓爲奔走搢紳諸公獄竟得解當是時君求罷居間儻從背詆無敢從者獨尚賓携手閒行比事竟尚賓終不自明及予論尚賓尚賓亦默然若無所與者然後益嘆孟旋之知人而恨得尚賓之晚也然孟旋以制舉業爲海內宗匠家絃而戶誦而尚賓以諸生故文稍不甚著於一二知已今年春予始得客尚賓與之泝泖澱間浩泉夾猶者久之發其行橐得數十首其文高華儁麗奇怪突兀如尚賓之爲人蓋予所謂文人而兼有其長者不獨於孟旋見之而又得之尚賓何予之多幸也夫孟旋於制舉業實人倫之宗然尤稱尚賓之作以爲有言人不謳不傷之致而予亦謂尚賓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得班氏之遺尚賓於此道可知已然尚賓終不自足將返九華杜門謝客其學益專其業將益工於其行也爲序其近藝遺之使海內之士不獨知尚賓之文而且以知其人也

叙次一線到底 羅應經

全用孟旋陪說文行互見其中幅忽挿入曹進士局勢增斷續開闔之勝而賓主之法益變化

朱咸一近藝序

事之至難者，莫難於御衆。一畝之宮，上妻子而下僮僕，不待智者而後能御之也。淮陰論兵過十萬不以許高祖，夫將百萬之衆如使一人，故多多而益善。不然，智愚勇怯雜糅不齊，金鼓之聲作而敗踣見矣。此符秦之師所以殲於肥水也。讀書爲文者亦然。尚其學一先生之言而止，則亦何難之有。至於上下數千載，什佰伍并然於吾心，而又融洽其神情，使達於吾之手與口，此何異於將百萬之衆，呼吸運用如使一人者哉。蓋嘗思之，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脩。用脩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老師宿儒不能悉其書目，可謂有衆百萬者矣。及觀用脩所自爲文，何其萎薾不振也。豈用脩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歟。若是則雖有百萬之衆而不能呼吸運用，如使臂指，無益乎其爲博也。假有人焉，其博無愧於用脩，其役使載籍不獨見之於古文辭，而併見之舉子業，使其性靈與其學術相輔而行乎聖賢之言，則君子於其人宜何如。然自吾求友於天下，始於豫章得王孫膺儀。膺儀者，昔嘗宗用脩，然及其所爲文，則吾不能不以假用脩者假膺儀，而又以王孫故不得見其長於制藝，則吾凡以爲歉。最後乃至新安，又得朱咸一。咸一著書不亞膺儀，而詩通文通詞通，於予意尤合。齊名一録，岐班氏人物題事而增許，未知古今人棄去者何。其於樂書鍾律尺聲器之變，則又爲儒先之功臣。咸一所編輯，必窮年窮思，精神忘寢食，殆無暇於詩章之學，而咸一游刃恢恢，讀陳因草，比物連類，有足悲者。許咸一所得於載籍，如將百萬之師，呼吸運用若使臂指，已見其全矣。而間出一二制舉業以示予，則膺儀之所無，而用脩之所備有也。吁，夫學之博者，每至舉子業而窮，何也。彼其所傳者，古人之神也。其蘊藉古今，貫其數千年載籍之理，而性靈之妙，至躋襲古人一句一字而不可。則所謂將百萬之衆如使臂指者，又在言語文字之先。此吾終身習之而猶見其不及，而咸一爲之有餘地，故予至黄岡獨深交咸一，而黄岡人竟無有知咸一者。彼將學一先生之言而足，豈能窺咸一之涯涘哉。咸一廉讓孝友，與其兄析箸而私多所推予，而獨得心耆述。然咸一於事，職所師皆有師授，與予言天下事，皆有杞憂發恤之慨。區區制舉藝與其所編輯，又其小者。天下無事則已，天下有事，不能不用咸一，則吾所謂事之至難莫難於御衆者，又豈獨於咸一之文見之哉。是日自蘭溪放舟至九江。

八比之業其分際人多不知謬爲訴病觀先生此言乃知此道深處

艾文　卷十一　序

鄭從周秣陵問業序

癸亥之冬自楚如金陵西安孟旋方先生在焉因得交其門人鄭君從周從周延刻成而予爲之言曰昔韓退之有言文章不爲當世所共怪則必無後世之傳嗟如是也則退之之不當傳於後世也久矣夫當世與後世之人心一也天下豈有不傳於當世而能傳於後世者哉即以退之之文退之只六經之文爲諸儒倡推陷廓清之力一時翕然宗之此非爲當世所共怪者也爲文而爲當世所共怪者莫如揚子之太玄至有覆瓿之譏可謂極矣以揚子爲有後世之知乎然自今觀之世特有其書而已矣求嘗有深信而篤好者也即有好之者其人不過附聲逐響苟自誇大以爲此先漢之書耳非能別其美惡之所存也其古勳取太初歷法錄兩尺寸度用其質而別爲名只新之其文如孫子學語號嗄未成穉子聽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雖使雄而後生無以自解然則爲當世所共怪者亦豈有後世之知哉從周閉戶讀書不祈人知默而好深湛之思無異於草位然其文光芒陸離根茂而枝沃源深而流長人人無不知從周者若從周可謂不爲當世所共怪矣雖然從周將毋謂乎流俗而不必見知於有識則亦

艾文　卷十一　序

何難之有何也揚雄之伍既爲當世所共怪而又不爲有識之所賞若退之之文則當時已爲有識之所賞而僅爲流俗之所怪故其文有傳不傳之異乎與從周棐何月見其每一藝成質之孟旋孟旋以爲然質之賀廷玉易驤侯廷玉驤侯又以爲然夫廷玉以吳越之靜秀其文圓細刻露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酣深驤侯以楚黃之剽勇其文豪宕奔放疎節調目而不能不推從周之雄剛至於孟旋以義法之宗表裏兼至而亦不能不推從周之安和備美也從周可謂不爲當世所共怪而又爲有識之所尊者矣若予之迂拙自命不敢自居於有

識然常欲以秦漢之氣行程朱之理而於從周之文見其鑄理會題尤三致意焉蓋將自附於當世之不以從周爲怪者之列以見其不尚爲艱深而至於爲有識之所尊則退之之摧陷廓淸亦在是矣既以是序從周而又以告天下之欲爲傳者當思爲退之無徒如揚雄之空自苦也

稠密

陳王在近藝序

太祖始定江南克武昌當是時盧陵陳公子將諸軍門上謁太祖奇其言使居幕府從中山王北征天下既定以功爲寧國守因卒於官而葬焉子孫從而家其地越數代而以文學著者常數十人至王在而又以鄉舉選於王司亦其報然也今歲之冬予始至宣城因得交王在王在辭業通敏秀外而慧中友其人讀其文以爲上下於穆川南諸理齋二君子之間甚讀之而恐其盡也然王在祖居廬陵而家宣城其舉於鄉也又出吾鄉給諫魯齋章公之門宣城佳山水謝玄暉李供奉之流風

遺韻照映千古盧陵爲理學節義之邦其風朴拙而端謹合之王在之文既若淵源二者交滙其勝而章公又以言路爲一時所景仰進耴於其師以厲其氣宜其文之兼至而備美也然予讀王在文幾百首王在若不自滿謹梓其十之一今將上奏江省魯齋於豐城然後返廬陵展丘墓而予亦理棹東湖於其行也爲序其文而弁之而又思所以益王在而無忠雖然王在行矣當元之季予將居廬陵棄其田數百畝規封而樹畜之將人不解也其後四方兵起因巢其中而溝堞以爲壘鄉人賴以免王在試詢故老按其營壘部伍必有能言之者

自茲以往順流方舟而下戰鄱湖克偽漢者太祖親征用武之地舉酒賦詩開平寧和之遺烈必有雜然而見於咏歌者視敬亭宛句為何如也

從閒處着筆寫得淋漓跌宕

平遠堂社藝序

此段序其名

是邑郡治之西平遠堂基在焉其地本以臨曠深秀高耶郭熙秋山平遠之義以名之而吾友吳延因與一二年家子弟孟侯暨諸同人結社其中因以名其篇而屬予為之言夫目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瞻焉至於江天蕩畢門盡孤鴻青山一髮杳杳天際者是者為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為文亦若是而已矣六經語孟之理平易質實天下後世求有能盡其際者也至於諸子百家之書好為艱深詭異與天下後世爭尚平之稱然推之而不能達拔之而無深遠以自藏彼亟亟然欲其言之傳也而不知其見之有物以封之也推其義以律今之為制舉藝者將何去何從乎夫理僻者詞必窒詞艱者境必狹今之雕琢其句幽渺其意者吾知其所挾矣豈成弘正嘉隆萬以來大家輩出遂不知世間有繁縟太位郭象王弼之書而待近日之摹擬割竊以為奇乎抑厭之而不為也噫何其視先輩之淺也今其文具在嘗試與諸君釃酒登臺而讀之觀其離合斷續不無滅沒此斯臺之落霞斷岸蒼然暮色也觀其萬象一毫眾理畢會此斯臺之列岫千螺春山一抹也觀其高峻簡㴱寒竹立此斯臺之層崖飛瀑飲河千仞也觀其軒

湧起伏耶態立勢此斯臺之走龍蛇蹲虎兕而翔鸞鳳也如是則吾方疑所謂平遠者倘不足盡斯文之曲折而以視世之艱深詭異眞如窮源僻塢一無所見而已矣然則諸君子之以名其篇其有耶爾也建昌於江右山水之勝獨甲他郡士生其間宜其雄深渾厚與曾子固羅景鳴之文章經術後先蔚起而逆因孟奐輩極厭奇與衍之觀雖其爲文耶諸流俗然視世之矜挾一二子語沾沾秦做以爲高偏則又若有爽然不屑者冊崖綠巘蓬山石室生物之功不與焉平疇廣野沃饒千里我黍我稷顧其名思其義諸君子逢年之利操券而俟之矣雖然更有進焉斯象也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寥寂而氣淸然後得之意夫文之至者朝氣怒生不得而與也霜降木落水涸縮而源泉見然後有以盡天下之理則信乎秋山平遠之義不以名吾臺而以名吾文此又吾序諸君子意也

得力之言對病之藥

諸子玉粒序

山陰王廣盆耶其所選諸子名曰玉粒既壽之梓而以弁言見屬竊謂經史之後能爲六經史漢之文章者尚有數大家而諸子之後無復爲諸子者何也六經之理高深廣大出其塗者千萬年而未有窮也史屬辭而幾於物所識錄衰大指成學治古文者蓋有不待勉而爲之矣若夫諸子之書其大者僅僅莊周老聃韓非管仲荀卿孫武而止既耶必於一家之說偏詖駁雜無當於聖賢之旨又況僞書百出關尹明鬻子苻文子之類皆魏晉閒稚子剽夫竊古人之名以自見卑腐已甚不待識者而辨也其中如新序說林一時君臣賢士諫言道論雖多有可存者而重見複出破碎異同不復爲大家所法至其爲語貴尚矜僻效之者不獨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也驟至於詭異巧佞傷理敗氣而降爲六朝之排儷然後知子書之後無復爲子書者蓋先輩大家薄之而不爲非不能也乃至今日而濫極矣三家之村稍識文字輒用子書之僻詭者以文其淺學嘐嘐然曰吾繁露也吾太伭也夫太伭之陋姑置不論即董子一書先漢朴拙踈莽之氣尚未漓也此豈以句字爲奇者舍其大而效其細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廣盆之選所

爲發憤而作也雖然廣益將覺諸子以正天下之爲諸子者而天下之爲諸子者將愈甚則何以正之吾以爲摘諸子之長以正天下之爲諸子與務諸子之知以正天下之爲諸子其歸一也廣益於諸子之所長既已盡之矣由吾前說而思之諸子之所知不亦盡乎故吾序有進焉者要使天下之爲文章者進而求之六經

一 即天下爲諸子者要當如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諸大者而止而爲老聃莊周管仲韓非荀卿孫武者取其醇焉而汰其疵庶其可也或曰廣益僥者甚書多藏未行則固有超諸子之選而上焉者吾將再爲之言矣

先生議論唐宋兩代文字獨推歐公予以爲先生文之佳處正在不一一規撫於歐故無俗調

郭蝶公五詩序

蝶公五詩篇什雖繁觀其旨大都爲病而發憤有作也序君詩者莫不言蝶之情形栩栩欲化員若遂豫於花粉栩槃之間而君亦員若以莊生之言自寓者然以予觀之君之病由於居毋喪哭泣哀毀幾不自全致以是瘠羸而感處不能應闈中試者五六年於茲君於斯道非若莊生之視君臣父子茫茫然若萍値於水中而不計之也而視今之序君者又徒以花香鳥囀水光山色園草芳菲竹樹濃綠以爲有至人爲寄幻其中則亦謬矣詩三百篇皆右忠臣孝子之極思而昔之不得志於

時流離放逐者常若遊神於雲車風馬上下八極閬風侶圃之間豈君之自寓於蝶夢也君以孝自傷又以自傷故靡累點試愈不得爲顯親揚名以遂其孝君之悲歌慷慨怨鬱鬱遂若有齊視天地芻狗萬物寄其身於生生化化之中然後知君之去莊生無者在幻者眞踐性敦倫無愧於詩人之教則謂五詩與離騷北征相表裏可也讀君之詩者亦可以慨然而賦矣

悲壯頓挫

王承周四書藝序

王生親賢持其文謁予於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曰。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也。詢其家世，刻失怙而受訓於毋。山中無師友，得吾先後房評，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理，而推究性命之學，以發爲文。文之合時與否，傲然不計也。然則生之習乎此久矣。予既烈文之誦，字之曰承周，而又爲序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先輩名稱，猶昔人文集之有古文也。制舉業之體，自八股而外，爲兩半、三平、四平，爲前後截，爲散體。其局雖一，然常以出於近科纖佞軟腐者爲時文，而出於先輩，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朴拙，傑然自名一家者，爲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爲碑誌序記傳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號爲時文。而中間傑然深厚雄博，絕去羈偶，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爲古文。故古學常易曉，而時文常顯於天下。推之今日，則以時文躐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一二。至於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晐，無所不入。問之以先輩姓字，已不能舉，而況於誦習其文乎。推而上之，碑誌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

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文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不復盡力於韓文。及其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與作爲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然則古學之易湮，在昔已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湮者，固當大行於世。雖今之爲先輩者，亦當如韓氏之文，久而愈光。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師友之素，一旦聞吾言，而服膺先輩，如服父師。非徒似其貌而已。其被服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之前。其言質而理正。考之於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除枝葉，如嚴霜之肅草木，獨危柯老幹，傲然風雪之表。蓋近時所稱引雜博非聖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語，反覆承周數十藝，無一犯者。若是以愛之，而與其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業不見尊於世，奚啻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古，必待進士及第，不爲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周始入庠序，其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爲時文，已能卓然如是。此不獨見守溪、荊川、歸、胡數先生之舉業，如韓文之久而愈光，而一時假導之力，使天下知先輩之必傳於後。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者，爲其尊經翼傳，本於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刬除一切

浮豔剽竊之為可貴而後天下乃有知承同為子固子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於韓文其必自今之歐陽子始也

極參差之致而森然整齊

段康侯近藝序

三代之世取士之途專於一然士之進也似易而實難戰國之世士以其術自進然士之進也似難而實易唐宋以來士不難於進而難於自立至於今日之士進也難與易兼行於世而其難者至於廢頓轉徙而無所從三代之世鄉舉里選之法士有賢能足以自興者未有不列於朝然士之致此者必有孝悌忠信素孚於宗黨而無閒言格之以誠積之以久其名非可詭立而冒偽也故曰似易而實難戰國之世士各以其說干諸侯以蘇秦張儀之才致困於秦廷辱於楚相然天下分裂諸

侯各招致賓客互收其所棄之士不得志於此者必得於其所敵故曰似難而實易唐宋以來雖有貢舉學校之設然士有以獻賦得官而當時藩鎮所辟有入為朝臣名公卿者至宋則大臣之所薦舉及其父兄姻婭所得任子皆蔚然名世偉人出其中則是士之不難於進而難於自立者也國朝以四書經義取天下士士有占一經不知大意而稍能作八股排偶之文則已可掇制科登仕進嗚呼抑何易也易者愈易則難者愈難何也主司可以易售則士之進其勢有必至於難難者於是高才積學終身而不得志蓋非若鄉舉里選之世可以其

積行自見雖有新會崇仁數君子而非取士之常制士不見用則有老困而已而天下一家又非若韓魏燕趙秦楚之君可以互收其所棄與夫薦舉任子之類他有可表見其術可轉徙者獨有輸粟入成均否其鄉郡與京之士後塵幾求其主司者而售焉然成均只與上武恥之自吾鄉羅景鳴先生以困鄉闈久始發憤輸粟入國學先生恥魏科爲名翰林並正問稱有文詞必推羅景鳴其文在韓昌黎柳柳州之上下於是有志之士相率效之爲焚舟之戰致有鬻產貿貨而爲之者嗚呼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如此吾友段康侯博雅通人也其

尊人爲廉吏家不逮中人產而康侯又有聲宜水衡湘以南爲舉子業者必以康侯爲宗宜水之士試督學則康侯冠試且指則康侯又冠而康侯竟以困鄉闈不得志鬻產輸粟嗚呼此豈康侯初志哉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如此予以楚游之暇得交康侯康侯示予以鬪雞草及近藝若干首予矣謂康侯天下承平無事吾儕無所自見故其心於其所難至於廢頓轉徙而無所從今東方多故此豪傑效功之時也取右今成敗是非之故山川地形險阨天下之大勢三韓百越控制攏廢興亡倚伏之機宜成一家言可以自見乃不爲其易而爲其難何居康侯曰此吾所謂易也必此難而彼易則李廣之不封侯豈亦爲今之制舉之科限耶予取其文讀之則信乎必良主司而後售非立於其易而亦必爲主司之所售非限於其難者也今而後有羅景鳴先生而起者將在康侯矣予困於鄉闈久亦將鬻產貿貨以從康侯於成均度幾倖其所易而不至以難自格也

三代以來代有廢頓安得歸咎於制然不得志人定須如此

寄徽○羅圭峯文思竊謂其雕琢太過不欲列入大家予于先生稱其在韓柳之間或亦未定之論歟

陳大士合併稿序

文以明道爲主，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是故有得於道，則本之中者不餙，然後知明而理足；知明而理足，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能極其心之所明，而發諸外者能窮而光且大；既光且大，然後於聖賢之言能廣其所藏之蘊，而不泥其跡，故其所有以自立，而其後可以傳。（此段言文從明道）六經既遠，仲尼既没，諸子百家皆無得於道，而學者始稍秦漢。秦漢之書，自董子繁露天人而外，未有能明道者也。下逮晉魏千有餘年，其書僅爲詩史之所述，而不爲明道者之所宗。韓退之起而振之，濬乎仁義道德，而其

言遂傳於世。至宋而南豐曾氏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而王荊國、蘇眉山並生其時，其文皆以明道爲主，而其人又當濂洛未興，故能開深純之先，無事理之隱。至王荊國，（言荊國創制所以明道）則又以六經之旨，創爲時藝，出古甫任之讀，其當時所式士子者，奇古淵博，莫不深於道，蓋非荊國之時藝，而即荊國之所爲文也。然其爲法，可以備見古今，精（爲文之道如此）道性命，故雖以高皇雄略，度越前代，而取士之法，一稟於宋。（此段言制藝有歉爲大士張起）二百年來，王、唐兩先生高步成、弘之際，學者推爲極盛，而予則以謂此中衰之漸也。今讀兩先生之文，凡守題跡而不能廣聖賢所藏之蘊，（非先生不能寫先生）視國初劉誠意、姚少師，去宋未遠，奇古高質，則有間矣，豈非有獻於光大微蘊？自荊國至於今八百餘年，金谿、靈谷之所孕育，而吾臨川後得陳大士。大士識力宜倍世，所共知，至其以明道爲主，本之中者知明而理足，高出秦漢晉魏以上，則予獨知之，而人未必知也。蓋作大士之時藝，而即王荊國之時藝也；非王荊國之時藝，即荊國與南豐、眉山之文也。故大士文雖於知者時時見疑，而大士屹然自守，不爲稍屈。又以家貧館穀二三豪富之門，爲之代筆，長短豐約，方圓平險之度，隨其人爲俯仰，莫不極其心之所明，窮之無窮，而成以光大其於聖賢之言，周情孔思，

隨方互見，皆能廣其所藏之蘊，而不泥其跡。此無他，有得於道，則本之中者有餘，故其發於外者，有不待而知也。閔氏集其文及代作者得千餘首，藏之家塾，顧兒且長，讀二三史執之文，可以千古矣。

大士先生文千古一人，惟此言之能盡。

明艾東鄉先生著　宜黃劉肇虞唐德選評

序書傳論書後記

張龍生近刻詩集序

龍生以詩名海內者十餘年而予未得觀龍生之詩今春入武陵謁郡守麥澤張公公時有分守浙西之行其屬邑之長令皆會而龍生從其尊人令桃源又麥澤先生門下士也故偕至武陵而予始得見龍生於傳舍既讀其序相數刻後取其未刻詩若干首屬予序而行之大槩皆以律詩也夫詩之有律其名何自而起易曰師出以律詩之有律猶兵之有法也其首尾結撰淺深開闔之次第抑揚點奪有餘不盡之態與夫宕流動於排偶不為律所縛而終歸於律者惟老於法者能之而思之獨造韻之沉雄皆附之以見而後能傳於世予為諸生二十年近十年而始敢為碑記敘論之文近五年而始敢為詩然於詩猶為古樂歌行而終不敢為律蓋憚其法之嚴而遂至於自廢也及觀隆萬以來以詩名海內者蓋亦有越法而棄規矩者矣其游魂厲魄至今猶

能依附草木為祟人間而予且尺尺守其繩墨而不效然則予雖憚其嚴而終不敢以無法自便也嗚呼天下事豈有以無法而成者哉即以兵論之古之善戰者無如項籍古之敢勇深入致死不顧者無如霍去病及項梁教籍以兵法籍不敢竟學而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至觀籍之所以敗高帝之所以成則高帝以法而籍無法而終漢武之世不能得志於稚斜者去病為之也高帝擁全秦之盛身自為法以挑籍於滎陽京索之間而淮陰收燕代撫全齊英布彭越往來梁楚間絕其糧道令自戰其地以分其力則籍不過困獸之在穴中乃徒恃其區區之力雖所向披靡其所恃固已淺矣去病之攻稚斜不能得其要領徒以力戰深入致死不顧為功雖有所俘斬殺掠然元狩四年兩軍之討稚斜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歸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稚之士卒之耗亡不可勝計也漢自是不能大出擊稚斜而去病之功亦止於俘斬掠獲而不能有所經制其後唐有突厥之患以太宗之強李靖李勣之智勇而頡利長驅中原至與太宗隔渭橋而陣比之稚斜勢十倍而李靖以千騎出惡陽嶺搗其不意披其巢穴一戰而擒頡利而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提

兵入不測之瀚海而徙以蹂踐焚蕩墮燹以爲是足以困稚斜者此兵法之所忌而李靖之所不爲也故太史公微示其意曰常有天幸不至乏絕而已嗚呼天下事豈有以無法而成者哉而今之爲詩文者執以去病之言爲口實曰顧吾所爲文何如嗚呼亦不思之甚矣今龍生之詩其於淺深開闔抑揚點竄之法一一致意焉其於律不爲所縛而終歸於律而思之獨造詣之雄渾附而見爲所謂老於法者也雖然龍生從其尊人念銘公令桃源其門如帝其私廨如天神離厖蓑簞僕不令外接而龍生出肅賓客如平時凡桃源佳山水龍生無不

至至必形之詩此於世法似有所不可者而吾則謂老於世法者莫如龍生夫念銘以世家子而出爲廉吏自將介特孤倚執法一以從事故雖龍生之游而無損於念銘之治龍生爲才勝人與桃源山水結千古之緣而其性又清高恥與俗士爲伍置伯夷列史於伍都之而備而不能有所磷故雖以念銘之治而無廢於龍生之游則所謂不縛於律而終歸於律者不獨於龍生之詩見之也予以孟夏別龍生去而之衡又去而之常寧大率以舟車應酬廢置覩今將理歸棹次湘潭假寓峯僧舍而始得爲龍生序前此子羨客衡湘逆水卒至經旬

不得食求賜薪令具舟迎子羨且饋白酒牛炙子羨窮餓輒飽遂以醉終衡耒相去不百里湘中人至今以爲美談今予客衡陽衡陽令與予不相識無白酒牛炙之贈不至如子羨之酷醉而念銘張公貞符樊公兩先生爲予地主亦不至如子羨之窮餓而又得爲客煙雨之膠乳龍生之請如子羨之詩者序而傳之一與子羨之流寓所得詩多故予既爲龍生序而又書逆旅以示龍生使龍生讀之知予之超然於世雖流寓之苦無往而非樂也

雅容昌博之體而細針密縷森然可觀

張培甫四書稿序

壬申東變起培甫以避地來京師攜其文沿道歌呼贄之京師顯人爲文章立聲名者莫不人人多培甫今歲之春予至京師始讀培甫文因與培甫言東事又得兀其文而爲之序雖然予何以序培甫請以東事言之古人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御寇業亦然當賊始發難也使有聲望重臣告以逆順利害禍福如韓昌黎之於王廷湊衆必心動潰解可不煩血刃其次則州縣有能吏所部機快民壯操習有素步止有法器械備具保以保甲鄉勇縣令能知其膂力精拙夫家之數以便宜從事呼吸可辦度雖中下小邑當得訓練千人以千人禦叛卒三百扁草薙禽獮之耳又其次則力不能禦慮形見勢屈而其辭智誘覆之臨道其衆可以詐阬也計無有出此者而待其燎原滔天以海爲歸墟豈非不備之故哉制舉業之爲備亦如是而已矣先正大家氣尊體具不動聲色堅凝而法肅此昌黎之所以服廷湊也其次則繁瑣曲折貫穿周浹隨其所遇性命事功學問之理左右逢源若以多算勝少算無足難我者此州縣能吏之所以備倉卒非常也又其次則學不足其才有餘避難規易舍實際而擣虛僥倖於一試苟奪耳目然亦可以集事此詐誘而覆人於險非師武臣力也然未有計不先備而能出此三者故吾序培甫序其能備者而已矣培甫爲文既已繁瑣曲折貫穿周浹其於題也彌縫其闕畧而有以待其不虞所謂以多算勝少算者於斯人見之若夫氣尊體具不動聲色俟之而已矣觀大含實際而規險道吾有以知培甫之不爲也培甫勉之自茲以往以吾之學御吾所遇之題若簡賦蒐乘皇皇然立於強大之間與如有倉卒非常之警者天下豈有難事哉既以東事序培甫又爲天下之東事有行吾意於荆陝晉豫之間則紛紛召外兵以重殘吾民者其可以閉閤却謝也夫

先生長於經濟不竟其用即此可見其槩其他所著上掛學陳公温疏戢退至水費上祭太尊論戰守事宜與鄭三尊論前哉馬政等書皆切中時宜茲以帙隘不能全登且無裨於制藝非誦讀所急也

丁喜哉近稿序

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非獨以壯其文而已，蓋將以考正六藝，究觀漢世剏置沿革之故，與夫秦所以併天下、劉項所以戰爭成敗之跡。古之君子甘學往往如是。予常以身驗之二十餘年間，北渡淮，東之濟汶，求九河故道，考之禹跡，大半非故。其後復從襄鄧宛葉過鄭魏，以入燕趙之故都，觀唐宋以來舊史所載用兵故地，或合或否。至各長老所指次靖難師南渡與中山王北定中原諸處，又往往有得於傳記之外者，於風土習俗變遷不常，究於泥古之非，然後知太史公周行天下非獨以壯其文而已也。丁喜哉爲吾師大行先生之次子，先生以節義文章著當世，發而爲子無以爲家。喜哉南踰江，至錢塘，上會稽，由汀鄱出郴陽，循徉於敬亭秦淮之間者幾二年所，而後歸所得詩文干其遊而舉業之文爲多。嗟乎！喜哉生不出國門，一旦遊歷所至半江南，所見土風地形、吏治民隱，所披見窮約隱人謀思好學之士，與艱難險阻情僞之變，以証向時所學所考按何如也。既已見之於文而梓之以行世，又喜其文之因是而益工也，故樂而爲之言。喜哉有兄半千，早知名於世，伯仲以文社相雄長，今而後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乎。

請續向戊之後以觀其盛矣。

筆筆頓挫　暴應新

文仝摹太史公論贊○江山之助，其論已高，不獨壯其文，更高。

合刻梁飲光姜開先北征草序

（此段言國初不偏重進士）國初用舉業取士其意蓋慮徵聘薦舉之長僥倖之門故概各易書示天下以至公然常多爲之埶不盡出於甲榜但使士之稍能斯道不致離經倖背者皆得出爲時用則得人之塗廣非如今之偏重進士科也又其時在位公正廉直按舉如法州縣之吏猶有一善未嘗不達於朝廷士之有守兼能者不必進士而後見明經乙榜自願以年少服官而其時所爲舉業期於暢曉通達非有洪思渺慮詭服妖言如今日士子兩不可方物也（此段言今日偏重進士）豪傑有志之士生於今日遂明舉之王欲見功

業於當世既不能如國初之舉究而勢使而內自政府外自撫按銓護資格明經乙榜雖吏治如龔黃廉如夷齊議論如陸贄直諫敢言如汲黯魏徵亦終浮沈州縣勢不得不借進士以自見而其所爲舉業以諜進士者（此段言今日舉業）理道愈微學術愈分遇合愈難主司之衡裁愈膠亂不敢誰何天下赴試之士如儀秦之游說簡練揣摩引錐自刺求當而後已不幸而不遇則亦往往有藴君之時儀何敢言之意其堅且苦如此百三年屈首所歷窮愁隱約姑置勿論雖當借計吏赴春明所過北風疾勁塵埃敝日騎乘如木冰與部從走卒爭舍與中時時聞韃

馬溲溺臭久習安若更以爲香美往往寅而作捫腹冒露而行日午始得食薄暮舍皇投止几案筆硯不能精具然猶展卷疾書揣摩時務冀幸經書題義一當闈中之目此亦蘇秦簡練揣摩時也然才窮力薄學不足以應卒者終不能爲而吾友梁飲光姜開先騁騶翩下馬疾書掀髯大笑以爲樂然予讀飲光文如讀馬史讀開先文如讀班書又以洪思渺慮如不欲戰者此甲戌北征草之所爲刻也同時行者鄭超宗孫大宗許若偁所爲文皆之以刊刻故不獲並載然予揣二君之志豈區區爲舉業計哉生今之日欲有爲於當世勢不

得不出於此也若其音節刻心枯形以求當於主司問其志不過博進士以謀溫飽究其用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其規模布置衡激震撞尚不如卑卑之儀秦豈二君志哉既以是序二君而又追思予四科（此段自序不敢北征草）北試乙丑自齊魯入燕越丁卯由襄鄧宛葉以趨中山辛未甲戌皆走濟上循直沽入通惠河所至不爲舉業獨時時下車詢唐宋金元以來攻戰遺跡及關國靖難（激昂慷慨是何意態）規模進取與運道變遷漕事得失而本業荒陋無循省今始以出位之思爲愧而以飲光開先學爲一戰之意爲雄快及觀先輩名作未有以赴試遠征行者獨躡

有此一段作波益壯

太僕有壬戌紀行太僕宿楊村華蔡庄觀遊賭故記冀宋人不能至此以幸生一統全盛之世為樂而今歲甲戌之試荆襄川陝之士有向隅而不及試有中道而剽於寇者然則為北征草者固將式歌且舞以生逢國家全盛蓮邁唐宋為幸然亦甚遂無世道之憂哉

趣中趣外極俯仰進退之妙

皇明史採韻語序

武昌孟誕先取國朝記載上自洪永迄於泰昌摘為韻語而疏注其下既成梓矣屬序於予予讀而竊有歎乎太史公之言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其意叙述古之作者如左丘明之徒以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然則孔子無論已虞夏商周之書其人皆稷契皋陶周召太公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豈必皆屈子放逐而後有離騷韓非囚秦而後有說難哉嘗試論之始所謂詩非能窮人益必窮者而後工耶使太史公遭遇漢武與平津侯並進退人主之前亦安能協六經異傳勒成一家之言乎夫誕先應公車二十年而不能博一制科謁選人以青氈教授中州五載而置之哀牢金齒黎山怒江之地拂袖歸武昌乃克著書書成數萬言其指次先朝明聖盛德賢大夫功業置之作者之林如史遷所云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是耶否耶嗚呼明興二百七十餘年人文蔚出獨史學不逮古人天下所藉以見先朝之什一頗有雷司空鄭端簡二書耳然吾獨恨司空闕誌載而端簡序述過簡傳體又多未備有能繼史遷之業而記注當代者尚有望於後之人若誕先之書較其義類於二書孰爲離

合雖然此不自誕先始也索隱述贊之矣司馬貞以史記貫穿經傳馳騁古今其意難究因爲之釋文演註又爲述贊而終之以韻語蓋欲約文敷旨約旨歸律使讀者由尺寸而得尋丈後世讀史遷之書如觀江河之水波濤洶涌變怪萬狀由是而觀索隱所爲述贊猶瀦湖止水各有涯涘先簡之義已得全旨則謂索隱非史記功臣不可也以索隱述贊推誕先韻語則誕先之志明矣合二百七十餘年而爲書合全書而爲古四言詩之韻體又後删煩取要而踐往其間馳騁亦既勤矣今而後有緣史遷而成明史記有緣明史記而爲述贊者其必以誕先爲首功也或謂誕先胡不爲史遷觀夫遷之自序曰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遷之言未嘗無韻語也至於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仰以六言五言爲栢梁體亦何差異嗚呼遷生西漢之初比於班書微爲古質自昔已有斯言其絶去排比聲律時固使然古今文章升降之際其可以概論乎哉

是史記指南 羅應註

史與韻異體也看其借端生義說成一片只是總題

而曲暢旁通神韻超然

徐思皇易解序

思皇易解成予未得讀而思皇以序言屬予何能壓爲思皇序特爲思皇言易之理而已世之爲易者多端[illegible]於經神先生所不道而世人亦附之於易予請以簡易之說告之予嘗爲易上下論其說甚詳而大約不越一語曰中庸之爲書易之書也予嘗謂易者莫如中庸中庸之一章由天而及人由人而合天及其卒章言下學立心之始而亦及於天此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說易之爲書猶之中庸而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詩後錯綜而爲之言皆欲人之以人而合天推天道而及人事以人事言易易之道盡矣斯說也莫約於吾夫子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人事之義學易之要思皇其以予言爲然乎揚荒唐其辭如京房管輅支離謬悠其說如楊慈湖輩則前人之爲此者多矣今其書遂編入老莊關尹與張道陵林靈素之藏此吾之所欲請之司敗而正其罪者思皇何以教我時思皇索予序易又索予序其所批點論衡予以中郎秘論衡此其識終囿於東漢而其文亦遂爲魏晉梁陳之佩吾不願效一言也

六經莫精於易說得如此平實此等文字可補先儒未備之旨

賀東鄉孫侯滿考序

上四十七年，東鄉邑侯養獅孫公，當是秋爲考績之期，而諸生某等，函書入都門而請一言于鄉人也。先後所觀東鄉賢令君而入，故以言紀君侯者無如予。夫論守令之賢者，視其政之廉能，事之勤惰，而尤必觀其先後官於茲土者以卜民心之向背。蓋賢令之後有賢令以繼之，民以安於乳哺之故去，而不思賢令之後無賢令以繼之，民以驟失乳哺之故，去而追憶此其人之賢否可考而知也。（此段引古以見繼仁之難）儒者之言，必稱古昔。古所稱愛戴歸往數百年，奉以爲君者，莫若夏商。夏商自禹湯以迄於季世，

中更賢聖之君六七，及其亡也，不過以一桀一紂，而遂夷爲匹夫。彼以夏商先王之澤，隆洽深厚，其民自高曾至於耳孫，世世戴以爲君，一過其子孫之不肖，若鹿駭獸竄，奔潰恐後，何哉？蓋民久安於夏商先王之至仁，而亦以至虐繼之，久安於衽席之上，而驟置之湯火之地，民情何常之有？譬於嬰兒也，撫抱而噢咻之，猶未得其歡，暫一失所，則至於啼呼叫號，不如其願不已也。然則承仁之後易於見虐，而承虐之後易於見仁；承虐之後用仁，則所謂饑易食，渴易飲，事半而功倍；承仁之後用虐，則雖一事之苛，一念之刻，而其民已嗷嗷起矣，胡不師漢唐之事以觀之。漢之文帝恭儉寬仁，亦遐在目深山窮谷、田夫野老，莫不哀慕。景帝繼之，非有大暴刻也，不過用晁錯之說，申約束，明法度，而七國相叛，襲至天下。唐之郭汾陽，于李愛戴，簡如父母。李臨淮名將也，代之而軍中生變，思欲擁子儀而拒光弼。夫漢景李臨淮豈習爲暴者哉？亦以文帝汾陽之澤，有難乎其爲繼者矣。由是觀之，今之郡邑守令，不幸而所繼者爲暴人也，則固易於見仁；幸而所繼者仁人也，則雖小有擬政，其民必輕於見虐，而重其前者大後之思。蓋十餘年間於東鄉令君得二人焉，其始爲富順傅吾曾公。曾公

之爲政也，簡易近民，覺里胥猾蠹，吏不擾民，民不畏吏。及其晉秩瓊海，以五載爲吏而不能具千里之糧，其後復得洪雅岷源劉公。劉公之爲政也，包荒恐詢乎衙，豈釋冤獄，不避疑謗，以爲民請命。及其入覲待命天官，以五載爲吏，而不能備楊補之獻。夫此二君之澤雖不能如夏商之先王，然繼之者亦其爲漢景李臨淮時也。而養獅孫公適繼之。孫公爲政，吾不知其視二君爲何若？其果能使其民徐徐于于，無乳哺之失，以重前令去後之思歟，抑使其民追憶富順洪雅，以爲不可復也？嗚呼！使公而仁人也，東之民何幸而噢咻長養十餘年於

茲士哉此禹湯桀紂之分見在公所以自勉矣或謂公方窮困居滁時環堵蕭然未嘗以尺牘干有司竊視其所不爲逆視其所爲公必有可觀者是不然亦嘗聞古之言婦德者乎其始自誓以爲宋伯姬也人人亦以爲宋伯姬也不幸而遇盜不能死遂淫佚以終其身夫貨利之誘人至於縱殺爲令而愈甚此亦其遇盜時也君侯其有以自處乎予毋惡世之爲文者類皆媚邪世以成其私故於君侯也不以諛而以規公勉之乎且月幾發望之

爲當事言全於論古處透出愈深渾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叙

古慷慨節俠之士其身雖不用於世世必有所寄焉以見其才其寄也蓋將有以用之非盡以爲息機也吾常執此以觀人有既用而蟬蛻於功名之表推其餘猶能與人主爭臣妾之利者於春秋得一人焉曰范蠡有不用而待時卒能行其志功見名立於一國得一人焉曰田疇然吾觀其人大率堅忍深毅淡於勢利而後可以有成夫蠡自去越而辭齊相指天下之中而栖於陶候時轉物致貲巨萬疇以劉虞公孫瓚之故所耕徐無山中聚而歸之者五千餘家以布衣而立殺盜諍訟之條婚嫁學校之禮此吾所謂不用於世而有所寄焉以見其材者其後疇以曹公之衆出盧龍登白狼立功塞外意雪恥然後知疇之寄其有以用之也若夫蠡之息機有不待居陶而見之矣當其陽節未盈陰節未極勾踐凡四欲用其民而蠡不可蠡之以息爲用用而後息視疇差異然至於辭會稽之封却亭侯之賞雖以勾踐之忮恐曹公之虛誠不能易其志意則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其歸一也予嘗推此道以律今之人而得吾年伯徐如山先生先生之子思臯與予同舉於鄉一時同籍兄弟逮事父母與爲其父母者莫不色喜雖其親戚交

游且以爲尤美衆能然先生是時方泊舟潯陽渡彭湖不一日可就思皇之養於南州而先生維舟東下不之顧也予已心儀之以爲度量有過人者既而詢其詳則思皇甫生而先生已爲西蜀之遊(從後段)思皇已壯與其兄桂國先後試學宮聲稱籍甚(其觸人處)而先生未嘗一歸故里若小丈夫揚揚明得意者竊計國家以爵祿名位斧天下之士士枯形剝心幾得一遇不啻如會稽之封亭侯之貴也先生之以息爲用以用爲息雖未可知而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則古之人有雖之者因是以覘先生之(此段言余以息爲用)所爲用則考其杖屨所至印變巫忠爲荊襄奧區詩者耶平分者耶宰困者耶食與衣先生部署其人如部吏士然後知先生之寄焉者非盡以爲息機也(是出入意表)於是先生(此段言壽意)年七十矣思皇遡江漢而壽先生於荊同籍兄弟謀所以爲祝雖然導引吐納其人常自廢於物外即壽如喬松非先生之志也意者以息爲用則壽先生者無如壽國之說矣古者將圖中原必有事於荊襄其經理陝右必以蜀爲進退之地非獨以其形勢便利也議者常欲推擇其豪使爲鄉導或因其智勇便利使規進取或用其財以壯軍實募屯種皆先生所優爲而數年以來西南騷動阻兵據險先生終遊其地必有如范蠡田疇

志雪佹恥而陰爲之計者督撫重臣物色其豪必在先生吾見先生之以息爲用也會稽之封亭侯之賞所以壽先生者意在斯乎皆曰是先生之志也因援諸簡而使思皇致辭焉

理深故附會生色

募修文昌帝君閣䟽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為太平閣閣之東草創而未飾者為文昌閣。當岷源劉公令貞鄉時，德洽政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為祀公之所，然以公方蒞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始以祠居老子之像，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為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為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役猶未告成，又八與士衙王孔亦與予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役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有事募施，而授簡於予，使弁其端者。按天官書文漢晉二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為士大夫，至西晉末生於越嶲張氏，始跨白騾而仙，掌司文章之籍，而棲其神於蜀之梓潼。夫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於人之神以司之，況自開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歷歷世數，必虛其職以待於晉而後有屬之帝君耶。抑帝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魔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傅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耗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及於帝君，不已誕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於天，文王之於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化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於吾邑者，釋冤滯，蠲部解，有曾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改輕齎以逃山民，設驛使以休郵傳，雖為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於色，而心勞吾邑者，用是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儀榮萬民德及遐邇，依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㒺則用之，豈山矣昞則用之清河矣。即其化蛇裂石，推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

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進於此大物之無遁鑑者至於神而止矣。群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於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為三百人，宜其為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究跡庸腐與狂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高材績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躓而不得沾縣官之祿，即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餘而用之以有為於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歟？抑世固有樂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諂詐無天行者之神以為足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
爲衆生祈孕嗣若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
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
半夫大士爲修空覺之首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
而獨舉其感應像貌之跡皆晚季於唐太宗之僉焉予
現像於宋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
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
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發明其的然之理
合於吾聖賢者則吾於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
文

未備而不能不動念於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
跡其徵固不可思議至於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
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
已棄妻子婚宦不事關宦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
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爲衆生遂子姓之樂況嗣續之事
起於男女兆狂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濁鄙
褻方厭且然斥其間何爲者則當槩疑之以爲稗談所
載僧閒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
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切徵如極齋熊君雲將李君兩
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峰冰巢子所奉白衣觀

音惟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渡河忽見有兒
漂浴水濱有浮荻聚流而下挈兒取荻去其穢因大呼
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堅而
與荻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
子事詳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
孫中丞兒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亦持白
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女授之雲將家多姬
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
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
爲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

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爲棄妻子婚宦
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不當思之西方之所謂僧
伽即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
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
賢與庸衆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
爲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
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
有賢子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
庶有賢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
事則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

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而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邪[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而起殺奪爭鬭之機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敗而爲春秋戰國生民之免於塗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爲子者幸而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illegible]亦安能怡然於丹遐祖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斯是說也不始於僧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而史記世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於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大儒不以爲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於中國也秦漢以來三代之典既廢無復有玄鳥高禖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遍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既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累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俾初持吾說以恭武陵當有踴躍指施而爲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遍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弁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其毫末乎於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揚波之言然自可諷[illegible]

曲暢

與年姪温伯芳論大家書

兩日奔走未及報命承詢大家猶之諺云人至三百武藝皆全也今夫鄉村之富民家有粟有金銀而無珠寶無古玩無法書奇畫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冠蓋仕族大人衆不惟有材第人文又有道德忠義又有方術伎學之人又有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沒神之人無所不有此所謂大家也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爲大家古文中惟歐公及[illegible]之歐公有史記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麗文[illegible]宋[illegible]時之文如蘇如王如[illegible]此所以爲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文有極波瀾浩渺文有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瀾目文有恢諧謔嘲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川有歐有曾有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旖旎文字有高文典冊又有曲折跌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年侄就所近而爲之既專既力門戶完好俊游恢廓泛及所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神而識之

版用虛字成其機軸成其結構一種老村簡勁之致

郎出其中

答陳人中論文書

（此段序舊作人家造）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務仲示我足下時藝數首。不佞讀之。（八字舊有此數語之初八）頗覺落想與人殊。中間採擬未純。然度爲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佞足下古。其評品他文。皆未嘗不佞。心竊歎足下少年。未嘗細讀古今之書。而顛倒是非。蓋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充。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評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漸案）爲悄心賦。乃始笑足下樹旌如是耶。此文乃耶明選體中之至卑至腐。歐曾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爲香美爾。故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荊川。足下所持如是。不足怪也。（以下答書）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爲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鱗王元美二人爾。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以下逃錄於答此段言神氣字句之訓）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漢後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眞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風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其神氣爾。從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於山。秦漢則邃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徒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風俗。而沾沾然遂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所撫賞於元美于鱗者爾。不佞方由韓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之不登。而坐舟中一艫一艗諸榮而詠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爲藉韓歐而至史漢。猶之乎一艫一艗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舉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

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艘卅中之一物爾足
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是嚴（此段辨法）
疏過於韓歐蘇王者荊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常無
法而未常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
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
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乎嚮言後以爲至言
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
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
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
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當推爲宋之

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
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
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
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
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
意卑其語澁乃與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
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此段辨賦）
則吳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
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
處於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糜濃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

不受也宋之記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爾以此
而病全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
吳之狙獪敗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僞也而以變
亂古法罪宋人宋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
宋人僻於俗詞理勝相掩以爲宋文好易之証然乎則（此段辨命詞難易）
日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宋開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爲
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爲辭而不知
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
如足下之以矜句儷字爲辭也故曰辭尙體要則章句
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

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
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爲經之差等
以是爲時代之升降審如是足下謬矣足下云易倍辭
最難時代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耶醉
耶易雖自伏羲然一畫爾未有文字彖爻辭皆文王周
公故謂周易尙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
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
遂稍不難而次於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爲經原由
象數其體自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爲勝則周公之書如
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

何不併作爻辭體耶初九初六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爲文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也孟子想足下所不屑至於孔子足下第排斥之得無以條達遂爲論（此段[illegible]）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耶且孔子在[illegible]則同爲介狄人而論語條達不同今傳何也又不[illegible]之六經[illegible]也然且無論論語[illegible]孔子其語皆

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拔去孔子繫詞不入易經獨存文周彖爻辭耶文各有所至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詩必不爲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爲最矣無怪足下之質質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崆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宋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嘐然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illegible]不如唐者（此段辨唐宋之詩文）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

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illegible]起奇至於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爲能與水爭順流反逆之勢嗚呼是何謬耶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名物編類分門[illegible]如今市肆

賣詩輓祭文文字者然足下以爲北地濟南之文難耶易耶與水爭勢順流耶逆流耶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曰獻吉于鱗元美譬則兒童也群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蹙頞相向何則束於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嚴而不能爲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illegible]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爲也因無法則亂家無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以聖賢禮義之（此段辨明胡論公）中而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排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

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
其時天下之言。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
然不屑。發其極口醜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
使後生尙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私更服以爭妙之論）
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不如王李。發足下一肸
耶。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恕道巖。謂其少師秦漢。此言
亦謬矣。道巖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之。乃更作古
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道巖以
其少作爲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勝
足下今日耶。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度。脩前史。

當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
或以應制。故不甚暢。（此字制語之類）其所言或一二牽附應酬。出自門
人編錄者則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姑
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
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
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
川文至震川時。驟之未晚。今恐尙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此段言當學古文務是實言段想）
故答足下亦止此。討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
業於蔣仲耆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騖稱秦漢。
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
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倘執贄往請爲師。得
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
佞論文。未爲晚也。行有勿廼草草。春復惟原炤。不一。
毋子於古文如此。其問學十百倍于於毋子者又謂
之何

謝孝子傳

謝孝子名長民字子起瑞金縣人父為永定知縣小妻
郭生子起於官署生而有異食不近腥血強予食驗之
至七日必復稍長能依道士法持斗毋戒人莫知其所
以六歲父滿秩遷官盡取群書封識之他器物無所取
九歲從父官鄂州踰年卒哀毀骨立如成人父卒後毋
與嫡幾訟子起旦夕泣毋前與居避之徐解訟相歡十
一歲暴卒三日復甦人皆以是異子起子起亦稍得自
立十三侍毋疾滌被面引鼻嗅如不欲生毋疾已復侍
嫡毋疾與婢子同臥起旦暮昇而嗅如所以事毋嫡毋
能櫛沐乃歸毋所嫡為感動量分產食之是歲試於縣
以嫡毋病不郡試十五復試於縣當冠軍聞嫡毋病復
歸縣令強之不可十七毋強之始婚十八補縣學諸生
籍兩試皆冠是時嫡始均產授之嫡兄稍昂毋詢則以
均告年二十始與同縣楊以旦楊以任楊兆隆朱恆敬
謝士芳六人結赤水社益肆志於學明年廩於二十人
中方是時舉業文字相習為剽剝割綴子起憂之作四
書辨施論著綱目諸史為君子錄文多未竟而子起復
再困場屋遂以其年丁卯九月四日死於清江之橫梁
其死也夜半盜起舟中人皆赴水子起與俱同死者為

士芳兆隆或曰孝子不當如是或曰孝子習虔江上下
灘淺石鱗立不害孝子蓋欲自全於盜也是時以任自
南昌赴禮部試聞子起死歸視殯之子起有兩女無子
以任為之立後以兄之子敬康後立為之子

史南英曰自舉子業興士多能以童學見者予不具論
論孝子大節如是孝子十歲哭父哀毀如成人父卒能
感悟嫡毋撫孝子如子如是近代公卿之子稱魄孝子
多矣孝子生而有異死復甦如趙襄王長役厭棄始聘
強之乃可而終不能自全於盜悲夫

紀年處是史法之妙

養心莫善於寡欲論

有所以治其心則必得其所以治心之術而後可以冒天下之道而無難也者無形之物也倏而此倏而彼倏而理倏而欲倏而上古倏而千百世無以治之則將潰敗四出而吾又不自知其潰敗之形於是曰蹈於糾纆困惑轇轕擾亂之衝則心之失其養也至矣服牛乘馬擾龍飼虎莫不有養而况於心乎雖然知所以養心而不得其養心之道則猶之糾纏而已猶之困惑而已請因孟子之言而申之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夫聖賢之說其於心也宜斷斷然而防錯之滅而其於欲也宜峻且絕之而且曰養曰寡何也夫人情之所必然者先王未之禁也先王以爲吾將盡禁也則彼必愀然而不樂愀然而不樂則勞將至於不自勝於是不免盡抉其閑以去而吾之教終窮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苟其有合於道則雖詩人之好色也怨誹也先王未之禁也以爲但使之不淫焉不亂焉可也夫如是則人之從之也易而吾之教未始不行於其中且夫君臣之道生於榮祿而父子之恩生於情愛以及日用人倫之衆莫不生於安其身而利其用然後百爲起焉則欲也者所以起人道之錯綜而雖聖人莫不由之也

是故聖人之養心也猶之養嬰兒也不絕其耳目口鼻好惡之常而亦不使抉其閑以去是故養之以甘食悅色也而又爲賓主百拜盤辟之禮和樂而不流嬰安而不亂與夫晝居於內而問其疾之類以防其逸也養之以宮室輿服也而又爲之采齊肆夏珩璜琚瑀以節其邪也養之以群居聚樂也而又爲之無聲不相見無禮不相瀆以制其狎也養之以琴瑟笙竽鐘鼓編磬之湛也而又爲之式號式呼恒舞恒歌之箴以戒其流也若是者未嘗絕其欲也以爲先王既許我以甘食悅色矣許我以宮室輿服矣許我以群居聚樂琴瑟笙竽鐘鼓編磬之事矣不流焉不過焉可也夫知是然後先王之教行然則人知絕其欲之爲養心也而不知寡其欲之爲養心也心之有生息也猶雨露之滋草木也心之必有所麗也猶火之必麗於木也夫人不能禁其心之有所生有所麗苟其有所生有所麗不麗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大則麗於日用事物詩書圖史搏拊依遊之頌賦當其博而相求困而相守順而爲喜逆而爲怒得之而爲吉爲無咎失之而爲凶爲悔吝者皆欲也夫欲者非必聲色貨利而後謂之欲也則夫絕其生禁其麗吾不知其何以爲養也今夫攻戰者非有敵以爲之對

則無以知其勝養心者非有欲以為之對則無以知其游移而不染安行而自得也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可寡者曰聖賢之無欲也順理而得其正非逆用而絕其塗逆用而絕其塗釋氏之說也無榮祿遇合則無君臣矣無情愛則無父子矣無喜怒哀樂則無達道無天地萬物矣是禁其生絕其類也禁其生絕其類則亦以何者為心哉故曰將有以治其心者必得其所以治心之術而後可以冒天下之道而無難也

旨在闢佛並見孟子所論之精

讀宋史禮樂志論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其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於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為宋規模褊淺蓋可知矣郊祠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出而所謂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變一二三大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無書者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辭言之而采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當之且以寓追古概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先王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情於山蹊海曠之間庶事苟且悉視事與其於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自具結構而烟波澹蕩

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

王世貞前後四部槀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叱嘗讀其書竊怪以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所傍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一則曰嚴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論已明非眞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䘏遂知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修怨於其君也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下後世視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喜獵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爰其文者既溺而不察士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只稱知是非之實而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吠聲附會而世貞之集又鼎著者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修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陵李贄也贄之書敢爲高論陰詆孔孟士子學問稍有本源者猶知其非而世貞之書則皆以票擬深秘可逐事文致時政久遠斷見無稽而材相英君千載知遇誅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竟未有知世貞之罪者霍光數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罪狀相嵩獨可信乎近日復取其書編曰史料嗚呼信史果如是哉

發瞿語故特英爽

書鈞孝傳後

（此段存案）姚仲宜以身禱於上帝請代　毋勞帝如其請而仲宜死

毋壽至今其事詳諸公傳中。然仲宜病且死其兄子雲

復請以身代弟而帝弗許也事頗迂誕然其理固然無

足怪且古有之矣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武

王果九十三而終求終之先克商二年之後王有疾而

周公請於三王願以身代王瘳而公不死予謂此皆天

也非人也聖人德雖與天合然豈能以其年齡與子且

以其身代兄哉天將開周八百之歷故以年與武使

戡殷而定亂然天下初定未遑禮樂之事使非周公典

文

章法度事制而防毖殷遷洛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文王

之能與子以齡周公之不得代其兄嗚呼天之有意於

人國如是哉夫仲宜之得代天以爲有子雲也故能成

仲宜之孝者夫不與子雲以代弟使事生者以終仲宜

之養而仲宜獨有其名高是亦天之有意於姚氏也夫

丈夫智略特患無身爾得藉尺寸之柄一死也固有重

於泰山者吾願子雲勉之自茲以往寢興食息思爲有

用之學以無負當世庶有以謝仲宜於地上嗚呼人不

死子雲而區區誦胡語渡海求普陀以請代竊意儒者

不言天則已若言天則天亦知者必周公仲尼之教爾

豈知有幻誕無稽如釋氏者而聽其許人以死哉

議論大而極乎實而極沉鬱頓挫之致

兩吏部失盜記

兒時聞某吏部忘其名。久爲小偷入宅，宅內亓扃嚴，其無所得，獨盜雞數翼以去。吏部故於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僞以金銀銅幣諸重器爲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貨焉，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識，其識爲已物，沒入之。兒時又聞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形勝山於所居曠野。一日午坐，盜僞爲其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客，盜即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拜如儀，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甕其一狀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捕，捕如法。俞月獲之，詰重器，其在盜亦自伏爲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丙類二事，爲兩吏部失盜記。艾子曰：夫誌其所有，與誌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冒其所非有不敢居其所有，當其時爲之不足深怪。

獨雖其一讀斯文也羅應經

愈風趣愈刻毒絕倫

順天府安化寺瘞旅柩記

崇禎七年三月十一日，妾左氏卒於京師。十七日寄柩於安化寺。二十六日輿歸通州，溝舟中。此寺左右延廣里許，僧房不散椽，餘盡土室，室各有寄柩，或三或五柩，各書其人男女省邑姓名，皆江南之以名利來京師，卒而未能歸者。柩寄寺有歲例，每柩僧月收錢五十文，歲久不能歸江南，或子孫微絕，無親友代輸月錢，土室滿，新柩無所容，僧利月錢，因取歲久無月錢者，裸露風雨中，以新柩入之。予愀然傷之，因與僧謀，僧曰：每瘞一柩，費銀以分計者二十，可畢事。予數裸露者，得柩二十有一，計費銀陸兩有陸銖。度行裝尚可供，又慮僧漁其費，因念予所善金剛寺野竹僧可任，使主其出，而安化寺僧主其雇役，又慮其子孫或自江南來購其柩，無所考，因爲立簿，使野竹與安化僧合而籍之，各執其一。凡二十有一坎，編以千字文，倒每坎外爲表，內以磚置柩上，表書編號，磚書其男女省邑姓氏，籍則合載其表磚所識，異日購者按籍沿坎啟磚而驗之，百不失一。又慮予所瘞有限，而將來之不能輸月錢者未可知，復爲文以記之，後有裸露者，野竹持予文告諸同志，廣吾意而行之，可也。予所知交家於京師者，皆豪傑氣誼，異時相續舉

行之予見寺北有贖地諸公眷以義舉多建土室以待不能輸月錢者頻處之三年無購而後爲之葬且以待夫不能歸葬又不能輸月錢而尚有子孫志未定者亦仁人君子錫類之一端也寺垣外尚有露柩數十詢安化僧云金華館主之其許人葬否未詳也因併記於予文以待同志者崇禎七年四月二日艾南英記。

婁愴